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四輯

沈雲龍主編

彭剛直公（玉麈客）奏稿

俞樾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彭剛直公

奏稿全書

序

彭剛直公以豐功偉略亮節清風由諸生起家而登八座負海內重望者垂三十年雖窮海絕徼無不震懾其威名雖邱里細氓亦知倚之以為重咸望同治以來諸勳臣中始終壓服人心無賢不肖交口稱之而無毫髮遺憾者公一人而已公雖以戰功顯而翰墨固其所長數歷中外幕無僚友上而

朝廷章奏下而與友朋書札皆手自屬稿不假手於人光緒十六年公薨於里第余命孫陞雲往弔得其奏疏若干篇以歸公一生戰績及其出處大概具見於斯是不可不傳之於後世余乃粗為排比釐作八卷其中數篇已見曾文正集中蓋當時公與文正會奏者或疑此殆由文正主稿宜從其難余謂不然

國家定制凡朝臣會議之摺摺尾必聲明云此摺係某衙門主稿若疆臣會奏初不聲明篇中臣某臣某各陳己見在當時既未嘗以某人主稿明告

君父則後人何能臆斷為某人之筆乎若必削而不列則兩集皆不宜載而此文竟無可入之集矣文字不存事迹湮沒後人何從徵信乎又有謝

恩諸摺照例用四六文者或謂亦可不存余又謂不然體雖駢儷而感激之意出於至誠忠憤之氣溢於詞翰豈他人捉刀者所能道乎余見近時諸名公奏疏尋常例報之摺備列無遺公皖撫江督力辭不就故此等例摺無一焉然則又何刪乎至於每摺所奉

論旨他集或有載入者綸綍之重附錄於後竊謂非宜唐宋人奏議亦無此例故未敢同也公晚得風疾言語不清每發一摺稿成於腹而口授於人或猝不能曉發憤以手擊案又嗚呼而授之稍涉繁冗職此之由悉仍舊文不敢增損每讀其文至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未嘗不肅然起敬又云士大夫出處進退關繫風俗之盛衰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而在士大夫進無禮退無義大哉言乎自古名臣奏議未有見及此者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剛直公之文歟

光緒十七年歲在辛卯冬十月德清俞樾

彭剛直公奏稿目錄

卷之一

謝授廣東按察使 恩摺

遵議苗逆剿撫事宜并再詳皖撫摺

會商防剿苗逆情形摺

謝授兵部侍郎 恩摺

會奏克復巢縣等三城并攻奪沿江要隘摺

會奏克復林陵關等要隘摺

會奏巢縣小柱銅城兩要隘摺

會奏再克巢縣等三城摺

謝賞 文宗顯皇帝御製全集 恩摺

謝賞黃馬褂 恩摺

辭署漕督并請開兵部侍郎缺摺

請開缺回籍補守制摺

遵 旨暫緩回籍片

批選大破運赴衡州片

詳酌水師事宜摺

為水師提督請開缺養病片

請開回籍養病摺

詳安徽巡撫請仍督水師剿賊摺

三詳皖撫并陳明不能改歸陸路摺

謝以兵部侍郎候補 恩并陳防剿事宜摺

會奏迎剿上竄賊匪獲勝摺

會奏克復太平蕪湖並金柱關東梁山要隘摺

會奏水陸獲勝力保各要隘摺

會奏攻克東關銅城關兩要隘摺

會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泆洲摺

會奏疊復水陽等隘及高淳等四城摺

謝賞世職並加太子少保銜 恩摺

再辭署漕督并請開侍郎缺摺

謝准開缺回籍 恩摺

遵 旨暫緩回籍摺

批閱長江摺

長江水師不果習弓箭片

謝著兵部侍郎 恩并陳明未能到任摺

謝准開缺 恩并遵 旨暫緩回籍摺

奏報巡江并定每年巡閱章程摺

額請節哀摺

謝賜剿平粵匪方畧 恩摺

請祠於江忠源等片

奏報巡江章程摺

覆奏水師宜練陸戰片

保舉人材摺

遵 旨酌度分駐處所摺

遵 旨酌度摺

卷之二

奏報巡江章程摺

籌辦焦山以下江陰以上海防片

遵查兩江總督參數摺

辭署兩江總督并請開巡江使摺

謝京察優叙 恩摺

會商海防事宜摺

補缺前摺未盡之言片

遵查湖北操防營兵丁滋事摺

遵查湖廣總督參數摺

奏報巡閱事宜摺

敬陳管見籌自強之計摺

會商江防情形摺

請附祀吳炳堯片

遵查英口情形摺

遵 旨整頓水師預籌布置摺

遵 旨調操兵輪船片

奏報巡江并會操兵輪船摺

請造小輪船片

力阻鐵路請造小輪船片

覆奏加意籌備片

請籌費造小輪船片

再辭江督并請明差使摺

會覆侍講張佩倫海防事宜摺

遵查兩江管務處被參各員摺

保舉將才片

密陳籌畫片

辭兵部尚書摺

奏報赴粵部署大畧摺

密奏軍情片

請飭賑會通商各國片

請飭湖南巡撫應付軍需片

奏報到粵布置摺

請撥軍餉片

設儲備局請免抽米釐片

遵旨加意鎮定片

會奏派營駐守瓊州摺

會覆潘行桐請用土兵摺

暗結暹羅裝取西貢摺

奏覆鄧承脩罰捐貪吏摺

謝賜福字并荷包等件 恩摺

遵覆所指各節片

會奏廣東團練捐輸事宜摺

會奏派將出關摺

籌防瓊廉并省城門戶片

卷之三

會覆欽廉進兵摺

進紮虎門外要隘摺

會奏籌防瓊州摺

籌防廣東守禦情形摺

力阻和議片

安插投誠台匪片

會奏廣東積弊摺

再陳廣東積弊摺

請接濟劉永福片

緊要事件益加慎密片

密籌選羅布置片

遵旨覆奏并陳今昔情形不同摺

密籌補放越南片

會查兩廣總督參政摺

會奏為前總督請卹摺

會覆長江太和改用輪船摺

謝賜 御書匾額 恩摺

奏覆龍湛霖出奇制勝片

飭總兵回任片

代陳海防管見摺

謝賞福字及荷色等件 恩摺

嚴備戰事以應後患摺

改建船山書院片

請開缺專辦粵防摺

請收賞馮子材李秉衡摺

卷之四

會議廣東開姓摺

海防善後事宜摺

飭道員回滬片

請撤防開缺銷差摺

會查副將知府參款摺

為病故弁勇請卹摺

請以李宗義軍蹟付史館片

報銷節賞及補給行糧片

謝賞假回籍調理 恩摺

報遺留營勇事竣由粵起程摺

奏報廣安水師現已成軍片

請撤月餉摺

會奏大舉規越摺

謝京察優敘 恩摺

報銷軍餉摺

奏留丁憂知縣片

會奏廣東援桂獲勝及遊 旨報兵摺

創設廣安水軍摺

密保海防將才片

遵查廣東藩司參款摺

會查營弁參款摺

飭遣主事回京供職片

為廣西出關病故弁勇請卹片

為募賊臺弁勇請獎片

長江水師不宜改用輪船摺

為王水章請卹摺

飭遣知縣回原省片

安頌金滿片

請卸姜維賢片

會查廣東學政奏教摺

粵防報銷完竣遵旨回籍摺

扶病起程巡江摺

巡江事竣請開缺除差使摺

巡江事竣再請開缺除差使摺

奏報回籍日期摺

會請已故潘司俊郵摺

報銷第二起軍餉摺

請開缺并開除差使摺

謝賜人使恩摺

假滿未愈扶病巡江摺

謝開缺並暫免巡江恩摺

子田子田子田

子田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一

謝授廣東按察使 恩摺 咸豐十一年 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咸豐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接奉湖廣督臣行知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奉 上諭廣

東按察使者彭玉麟補授欽此竊 臣楚南下士知識愚庸於咸豐三年隨同督臣曾國藩營帶水師疊蒙 恩

賞錄及微勞由知縣升 簡放浙江金華府知府廣東惠潮嘉道 賞加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均因水

師軍務瀟留未能赴任方以鯨鯢未靖莫展尺寸之功豈期驚馬無能更荷 九重之寵闡 命之下感悚

難名竊念粵東乃嶺海要區臬司為刑名總匯懲奸剔姦責重事繁 臣識淺力微大懼弗克勝任惟有學以廣才

勤以補拙瑣戈敵愾常究四奇四正之兵嘉石建窮兼晰五罰五刑之律所有 微臣感激下忱謹附兩江督臣奏

報之便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解安徽巡撫請仍督水師剿賊摺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陳下情仍請督帶水師親赴下游剿賊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十月十三日承准湖廣

督臣官文咨開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安徽巡撫著彭玉麟補授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

未到任以前仍著曾國藩署理欽此聞 命之下感悚難名竊 臣衡陽一諸生父母棄養終鮮兄弟孑然一身少

時操習舉業不知乾幹亦無搏擊之勇徒以逆賊猖獗激於義憤遂從帥 臣曾國藩於軍旅之中矢念賊初時

創立水師曾國藩以 臣粗有膽識 臣同今福建提督 臣楊載福製造礮船編立營哨候習風濤沙水之性久而

稍諳駕駛與賊轉戰湖湘屢獲危險幸不覆沒此皆仰賴 聖主威福諸將帥精心維持士卒用命非微 臣之

力所得與也中間疊荷 鴻恩超擢不次每一除授 臣必具稟帥 臣自陳材力粗疎不諳地方公事請為代奏

開缺曾國藩亦深諒 臣愚衷非出矯激屢請留辦軍務皆蒙 俞允不圖 恩命有加無已 臣亦何心敢自

外於 高厚生成伏念封疆大吏有節制文武之權鎮撫軍民之責措置一有未當必致上負 朝廷下誤

蒼生以臣起自戎行久居戰艦...

身受風濕筋骨痛疼心血虧損...

君父為此顧懇 聖恩准開臣缺...

皇仁實無既極所有衛臣叩謝...

奏為欽奉迭次 諭旨恭摺覆陳...

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奏...

等應撫應剿等商具奏昨日據...

沙河直隸陳郡進履汴梁賈鍊...

楚境肅清請飭官文等或撥隨...

三河大馳援額部規復壽州並...

撫在額因守莫辱一善若額部...

撫為名莫緩我師自當合力痛...

至任其要挾著官文會國藩彭...

是否可以分撥務當統籌大局...

上諭據奏...

甲三奏苗沛霖願求撫而另摺又稱剿撫兩難已諭知素甲三將應剿應撫速行的辦官文等惟當飭令帶兵各員與素甲三商定辦理彭玉麟身任皖撫應將此事悉心籌商等因欽此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賈臻奏稱苗沛霖自入壽城後殺害大戶不少翁同書所奏苗沛霖求撫各情乃係博崇武等受意把持非翁同書之所欲苗練現回下蔡留軍二千餘人占據壽城探聞傳集逆黨先攻臨淮次攻穎郡又有分撲蒙城占取穎上之信並令阜東各圩悉眾東下勝保能抽身一到數旬即可底定等語苗沛霖就撫情形本因皖省兵力不敷暫為一時權宜之計昨據素甲三陳奏各情朕亦洞鑒其毫無把握是以嚴旨切責現在賈臻所奏該練有先攻臨淮次攻穎郡分撲蒙城占取穎上之信是該練陽張情形以乞撫為援兵之計已可概見前經迭諭官文等籌商令彭玉麟或帶隨州黃郡之兵由三河尖馳援穎郡現在彭玉麟能否前往未據奏覆該撫有地方之責設任苗練占踞臨淮穎上則將來辦理愈形棘手自應酌度情形倘苗練尚可就撫即當速為聲援俾知畏懼兵威如情形反側亦宜迅速進兵與素甲三會合攻剿其駐紮霍六之提督成大吉等既與壽城相去甚近能否即移師前往並著官文曾國藩彭玉麟李續宜妥為籌商相機辦理另片奏首先投苗之守備趙森保為賊內應之遊擊朱佩分都司柏雲錦千總吉玉成外委朱淮潮均著交彭玉麟查辦副將黃鳴鏗是否被苗練戕害並著彭玉麟查明具奏等因欽此十一月初五日奉 上諭苗沛霖心懷反側勢日熾張雖口稱待撫而攻奪附近各圩焚掠自如此時淮北兵力較單設為苗練乘虛竄踞則豫東兩省均為該匪侵擾勢將益滋蔓延曾國藩彭玉麟均有地方之責著即迅速籌商仍遵前旨由彭玉麟統帶楚師馳赴穎阜一帶嚴扼北路要隘相機辦理如果苗練萬不可撫即與駐紮霍六楚軍分路進攻並約會素甲三李世忠各軍東西夾攻為一鼓殲除之計彭玉麟身任皖撫責無旁貸該能遵奉諭旨迅速統兵北上也等因欽此伏念 臣前奉 恩命權授皖撫尚在湖北途次旋回至安慶具摺恭謝 天恩仍請督水師赴下游剿賊並願懇 俯准開缺另簡各情於十月二十四日專弁賈陳嗣聞豫捻梗阻未知曾否到京茲迭奉 寄諭飭 臣籌商苗沛霖應剿應撫親赴穎阜一帶嚴扼北路要隘相

機辦理仰見 聖謨廣運訓示周詳曷勝欽悚 臣查苗沛霖自咸豐六年精練勇剿捻為詞裝旗據糧其行為

與捻匪無異經勝保倡議招撫素甲三翁同書均具摺保獎迭加超擢該練遂挾制官府以顯優其權煽惑鄉愚

以漸增其黨馴至今日並未為 國家克復一城而反佔踞懷遠霍邱壽州形勝之區自為犄角並未為

國家專打一賊而反勾通陳玉成張樂刑各股之逆肆行竄擾叛迹昭著巢穴已成始終皆誤於撫之一字本年

苗沛霖初圍壽州託名報仇迨孫家泰蒙時中徐立壯各家先後屠戮獻級以快苗逆之心而圍攻如故張學臨

博崇武等開說萬端餽錢輸送而圍攻如故直至攻陷壽城殺戮淫擄慘酷異常而反以不叛為詞速堅踞壽城

窺伺臨淮圍竄穎郡而反以求撫為詞近接各路探報苗沛霖勾結髮逆陳時永率黨萬餘人上竄將由商固以

犯湖北之羅田麻城等語是彼並無願撫之心而我猶存竊賊之說必為該逆所竊笑用兵之道貴先明順逆以

彰 國威次禁擄掠以定民志皖北民風強勁非不可用惟陷溺日久正氣不伸苗沛霖背 國如此虐民

如此而尚復議撫則逆黨愈以得志良民誰不寒心若不准再撫則未從苗者必齊團以自效已從苗者將畏罪

而來歸苗逆之應剿不應撫可一言而決矣惟苗沛霖現恃勇逆為與援廬州要地尚為狗逆所據楚師分屯於

桐舒霍六廬江無為運漕等處暫不能越廬築而攻壽州 臣等悉心籌商必俟廬州攻克南路局勢穩固然後可

盡撤各防併力攻苗以期一鼓殲滅其詳細情形應由督 臣官文主稿會同曾國藩李續宜與 臣另行覆 奏

臣謹奏 聖恩奉任皖撫責無旁貸本應恪遵 指示親赴穎阜一帶先固北路相機援剿無如 臣從軍八

年專帶水師未曾募練陸師亦未曾在陸路打仗久習江湖之性舍此良非所宜日居戰艦之中接受撫篆紛多

未便現在長江上下千有餘里水師船隻千餘號自楊載福假旋後 臣督率布置未可遽離將來楊載福回營如

下剿蕪湖金陵 臣與楊載福分路督剿如皖浙之賊再竄江西湖北 臣與楊載福當一駐下游皖江一帶上游

鄂江以資控扼就皖省大局而論形勢則陸多於水軍情則北重於南為皖撫者必須有素能得力之馬步大隊

調派應手方足以利攻戰而防北竄穎州一帶距 臣江面水營不下七八百里實有鞭長莫及之勢前剿黃州之

成大吉等軍本係李績宜之部已遣某官山六安前到隨州之劉徽昭一軍本歸歸東章調度已由施南順道入
蜀臣即一旦棄舟而陸無一旅一併供其指揮若倉猝召募臨敵必致僥倖若強統空軍恩信又難相孚臣聞
命以來日夜悚惶頃自運漕回至安慶與督臣曾國藩熟商曾國藩亦以水師責任重大楊勳福尚未假旋囑
臣不可舍水而就陸臣素性愚蠢固知趨避亦無絲毫矯飾惟晚撫宜帶陸兵微臣難離水營不得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伏懇 聖主鑒 俯惟准開日缺仍令督水師進剿另簡賢員接任防剿北路頭岸一帶不勝懇
切待 命之至臣前由安慶下駛池州無為秋港運漕東關察看前敵水陸各營十二月初始回安慶黃陂夾
老營是以覆奏稍遲合併聲明所有送奉 諭旨欽遵覆陳各緣由謹專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
鑒訓示謹 奏

三藩皖撫并陳明不能改歸陸路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為欽奉 諭旨再行懇陳下榻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二月初十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苗練跋扈疊經諭令彭玉麟速籌馳援賴壽崧稜素甲三奏苗沛霖未

能帖然歸順已派員前赴六安迎探楚師約會夾擊繳回前次寄去明發諭旨並稱賈臻才不勝任兼係病軀彭

玉麟現在安慶到任自必迅速請飭該撫幫辦軍務賴壽各軍悉歸調遣各等語已明降諭旨令彭玉麟幫辦素

甲三軍務矣檢首張樂刑欲渡淮河經素甲三諭令苗沛霖截剿未肯允從其存心巨測顯而易見該大臣已密

派六員由間道馳赴六安約會楚師夾擊應已辦有眉目彭玉麟身任皖撫現復幫辦素甲三軍務於剿辦苗練

事且責無旁貸者即遵照前旨設法馳赴賴壽會同素甲三妥為辦理並多帶楚勇以資得力賈臻既不勝任

兼之多病自應即行撤任惟所帶兵勇現在乏人統率一俟彭玉麟到潁州後派有委員接辦一切即行覆奏以

便明降諭旨飭令該布政使送部引見再有人奏安徽按察使張學鵬福建汀漳龍道徐曉峯所得軍功多係冒

濫張學鵬以知縣帶勇赴和約銀捐并知府與苗沛霖結拜兄弟委曲逢迎不顧大局以致叛練鴟張徐曉峯帶

國攻余家圩三月之久未獲一匪迨該匪遠竄後該員即以攻破賊圩斬獲千餘級具稟等語軍營人員尅扣餉銀官果邀功最為可恨至張學醇如有逢迎苗沛霖以致該練日益橫行之事尤應嚴加根究者素甲三彭五麟將該二員被參各款密速查明從嚴奏辦毋許稍涉徇庇原奏著抄寄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固封守德名責實之至意聞 命之下兢惕莫名臣前奉 旨并授皖撫當經具摺懇陳下情專弁廣送進京嗣

迭奉 寄諭飭臣馳援頓首復將苗沛霖重懲剝辦皖撫宜帶陸師從臣難離水營各情於十二月初七日由

驛具 奏在案伏念臣自咸豐三年隨同督臣曾國藩創造水師轉戰湘鄂江皖各省積有微勞荷蒙

文宗顯皇帝擢至司道我 皇上訪落之初又蒙簡膺驛寄際茲 國家多難兩宮皇太后親裁庶務擇人

任使中外臣工罔不竭智盡忠及時報効臣雖至愚極陋而以一諸生忝竊至此具有天良何敢自外 生成

稍存諛飾惟目下之苦情與將來之局勢有不能不披瀝上陳者臣久帶師船於風濤沙水之性船廠攻守之機

力凡帶勇之事必須親自募練恩信素洽調度方靈無論水勇改為陸勇其勢斷不可行即換他人之陸兵強隸

微臣 之部下亦不能得其死力今日楚勇聲名較著者如多隆阿李續宜鮑超曾國荃諸軍皆稱得力然各有防

剿之要地各有分帶之編裨勢難多撥與人上年都興阿揚州之行奉 旨七次募兵半年而卒之所撥不滿

千人即其證也若使東撥一隊西分數哨雜湊成軍何足濟事苗沛霖所踞皆形勝之區所部多兇狡之黨而又

南通粵逆西勾捻匪一經交手斷非一年半載所能了事又兵弱將孤軍所可制勝 諭旨以素甲三奏令額

魯各軍悉歸訓練臣聞壽州兵將多與苗練暗通潁州一軍人數無多驕疲更甚臣即隻身往統其眾有兵與無

兵等徒長苗練侮弄之氣反累 朝廷知人之明此臣目下無陸兵可帶之情形也楚軍水師血戰數年俸保

江面千餘里之地近歲以來大股賊匪分路上犯臣與提臣楊載福分投截剿竭蹶不遑現在揚載福請假歸籍

固不可遽離水營明春揚載福回營以後若陸軍進剿金陵蘇常臣與楊載福當一赴下江一留上江若賊匪

臣

回觀江西湖北臣與楊載福當一提鄂江一留皖江江路太長實非一人所能照料況此後剿蘇浙以太湖為重剿廬州以巢湖為重剿苗捻以淮水為重剿無湖寧國以丹陽石臼各湖為重長江而外又處處不可無舟師臣若不改歸陸路効力之處尚多報國之日方長此臣將來難離水營之局勢也反復思維殊無長策惟有仰懇皇上天恩收回幫辦軍務成命方簡賢員接任皖撫俾臣得效命江干殺賊圖報不勝犬馬佈懼之誠至按徽按察使張學鵬福建汀漳龍道徐曉峯皆久在素甲三軍營應經保擢其被忝各情謹以平日所聞略相符合應由素甲三查明恭辦所有欽奉諭旨再行懸陳下悃各緣由謹專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皇

上聖鑒訓示遵行謹奏

會商防剿苗逆情形摺成豐十一年 月 日

奏為遵旨會商防剿苗逆情形恭摺覆奏仰祈聖鑒事竊臣等疊准部咨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成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昨日據官文等奏遵派成大吉等統率馬步官軍馳往霍山六安地方擇

要駐紮與壽州聯絡聲勢各等語所辦甚為妥協前因苗沛霖攻破壽城謁見城內各官尚聲稱求撫朕因於

正當攻剿喫緊之時苗沛霖如可就撫則兵力得以專顧髮捻是以諭令彭玉麟李續宜酌量情形辦理昨據

錢奏稱苗沛霖自破壽城後意圖西竄豫豫欲分股撲犯陳州光固等處雖係探聞之嗣已諭嚴樹森嚴密堵剿

現在成大吉等已抵霍六等處李續宜想亦仍遵前旨駐紮楚皖之間均與壽州相距不遠如果該練尚有可撫

之機見我兵威較盛則克談自戢素甲三等辦理撫事亦可較有把握若仍肆反覆即可會商素甲三李忠忠

連進兵會合夾擊著官文等飭令帶兵各員酌量情形妥籌辦理其曾國荃多隆阿兩軍如果辦理得手並著催

令前行相機協剿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又疊奉 聖諭苗沛霖應剿應撫著官文曾國藩彭玉麟

李續宜妥為商辦等因欽此又成豐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苗沛霖攻破壽州剿撫情形疊經

諭令官文等妥為商酌辦理令彭玉麟或帶隨州黃郛之兵由三河尖馳援穎郡現在彭玉麟能否前往未據覆

長設撫有地方之責設任苗練占據臨淮類上則將來辦理愈形棘手自應酌度情形倘苗練尚可就撫即當速為贊成俾知畏懼兵威如情形反側亦宜迅速進兵與袁甲三會合攻剿其駐紮霍六之提督成大吉等既與苗城相去甚近能否即移師前往並著官文曾國藩彭玉麟李續宜妥為籌商相機辦理或乘苗沛霖赴下蘇即將壽城攻克奪其所恃並解散其黨羽則無均易得手於皖省必有裨益等因欽此仰見 聖心憂勞顧念大局之至意臣等跪誦之餘欽佩莫名竊以苗逆包藏禍心傾危反側實屬罪大惡極應壽之後猶復挾制弱國書說言求撫藉為緩兵之計亟宜臬列罪狀殄滅兇渠以伸 天討臣續宜前已將應剿情形恭摺 奏在案

臣官文因川匪竄路來廬上游情形喫重劉燾昭一軍原係入川之師克隨州後已飭其順道馳往剿辦雖屢經督軍章維調赴蜀尚須來廬軍境方能盡行且楚北襄業諸郡各郡縣接洽不時須伺亟應力籌捍禦而頭頭是道各路防師均礙難抽調即駐紮霍六之成大吉蕭慶衍將擬學等軍一以屏蔽鄂疆門戶一以防守六安使苗黨據我運道藉得解散仍從其羽翼推各處留防以至兵力未厚刻難遽行前進多隆阿一軍留防桐舒三河已商同相機規取廬州先清皖北祇以備多力分兵力不敷前經派員回楚添募勇丁尚未成軍又曾國藩自克無為運道東關等處在在皆須設防近攻巢縣賊潰而復聚因慮難分兵守禦節節連剿業經 臣國藩飭令回湘添募勇丁尚未到皖 臣王麟部下尚止水勇別無陸路之兵近因楊載福請假回籍尚未來營長江天整 臣王麟統籌籌顧礙難遠離此楚皖各軍現在分別防剿之實在情形也 臣官文 臣國藩等任返函兩決計劃苗特是進兵機宜顧繁大局不敢不通盤籌畫以期慎密方操勝算就此時地勢賊情行軍次第細加審察自應以全力先剿長逆皖北之變逆一清則苗勢已孤剿辦亦易為力蓋討叛之義在明順逆而不爭強弱用兵之道在審全局而不尚近功機候多隆阿抽撥勁旅圖復廬州曾國藩等勇回皖規取和合皖北稍清使髮捻二逆無由勾結則

我軍聲威倍振即當飭令成大吉等各軍會剿苗逆直搗下蘇進奪正陽合圍壽州務期殲賊渠魁並即分師東征合謀掃蕩俾金陵蘇常冠期得手以仰副 皇上軫念大局之至意所有 臣等會防商剿苗逆緣由謹會同

幫辦軍務荆州將軍多隆阿繕摺由驛六百里覆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謝以兵部侍郎候補 恩并陳防剿事宜摺成豐十一年 日

奏為叩謝 天恩兼陳水師防剿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同治元年正月十八日准兩江督臣曾

國藩咨開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昨因安徽巡撫彭玉麟自陳不習吏治懇請開缺當

經俯允所請降旨以水師提督記名遇缺題奏惟該員本屬文職出身現在帶領水師有節制鎮將之任驟令改

膺武職轉恐不足以資統率彭玉麟著以兵部侍郎候補欽此 臣聞 命之下感悚難名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 臣自奉皖撫 簡命迭蒙 指授方略重事權 臣前後三次具摺懇辭無投

袂遽起之誠愧拜表即行之誼自分當獲 嚴譴乃蒙 聖恩寬大屢降 溫綸鑒 臣之愚戇也而有誠

實不欺之 衷諒 臣之水陸異宜也而有善商人材薦賢自代之 諭茲復渥荷 殊恩榮膺內轉躋 臣

於卿貳之班專 臣以統率之任深維 寵遇彌切悚慙 臣向統水師八營上年八月安慶克復後 臣自鄂江駛

還以後營防九江湖口一帶聯湖北之聲援以前營防安慶鹽河一帶固皖城之根本其駛赴下游者以左營駐

含山縣之海子口分巡東關白馬嘴等處以右營駐無為州之神塘河分防泥汊運漕鎮等處其親兵一營則駐

銅陵縣之大通鎮總守定湘兩營分巡上下數百里江南遇警則往來策應以上各營悉與提 臣揚載福一軍暨

淮陽水師互相防剿分段守禦長江幸尚無虞 臣自帶中營駐黃陂夾為老營距安慶較近便與督 臣曾國藩籌

商軍務仍不時親赴上下江梳巡湖河港汊等處察看各營以嚴軍政日下雪融春暖金陵廬州踞逆必將南北

勾結突犯要隘戰事方殷無論何處有警 臣即當親赴前敵調度上以紓 宵旰之憂下以竭涓埃之報所有

微 感激下忱兼陳水師防剿事宜繕摺專奏具奏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謝授兵部侍郎 恩摺同治元年三月初一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二月十二日准兩江督臣曾國藩咨開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兵部右侍郎著彭玉麟補授彭玉麟現在水營著桑春榮署理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

恩說竊臣材識庸陋勝大任前經查次具疏懇陳下情仰荷 聖慈俯從微志卸皖疆之重寄躋樞部之清

班曾未報於涓埃正抱慙於衾影迺復仰承 恩詔遽拜真除贊九伐之洪猷陪六卿之末秩重叨 寵遇

祇益悚惶臣惟有勉竭血誠拚奮戰士常枕戈而待旦誓擊楫而渡江日進無疆快頌周宣南征之什風利不泊

願襄王藩東下之勳所有 微臣感激下忱恭摺附驛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迎剿上竄賊匪獲勝摺 同治元年三月初一日 聖鑒事竊粵逆盤踞東西梁山等處時圍上犯臣

奏為水師迎剿沿江上竄賊匪獲勝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粵逆盤踞東西梁山等處時圍上犯臣

王麟前經督飭各路水師分段守禦並親赴各營指授諸將相機防剿二月初三日東梁山偽愛王西梁山偽親

王裕漢口偽善王糾合雜家鎮榮天福振天安雙天福諸逆共率黨六千餘人分三股由蕪湖等處上竄一至五

顯殿一走水家村一撲湯家溝管帶水師正右營福建漳州鎮總兵李成謀飛商各營四路迎剿健捷營副將左

光培帶所部礮船沿江而下新右營總兵李朝斌帶所部礮船由三山飛棹過江一同駛至五顯殿分隊登岸由

下而上抄賊後路賊眾大駭紛紛狂竄適李成謀率親兵左營參將何昌登正後營都司郭仕林各派水師作旱

隊是為左路從白茅嘴江邊迎頭掩擊敗賊無路可逃撲湖亂奔溺斃無算維時中路進剿之新前營副將羅進

賢親率水勇會合德字營五品軍功戴德祥練勇登隄列陣賊由水家村直前拒敵鏖戰逾時抵死不退戴德祥

分隊見水過港出賊不意攔腰衝入將賊隊截而為二兩軍奮力合攻擊斃紅衣賊目一名陣獲偽傳宣王勝富

一名賊始敗竄檢斬尤多其迎剿湯家溝之副中營總兵李濟清與親兵右營副將彭楚漢帶同團練卡勇為右

路南經出隊見賊沿隄布列勢甚兇悍當即排隊施槍悉力轟擊賊亦往來盪決自辰至午相持未下彭楚漢帶

同練勇下隄繞出田坪大呼陷陣該逆前隊不料我軍猝至懼斷歸路倉皇欲遁其後隊經李濟清乘勢督勇騰

蹕而前賊即潰亂不復成隊前後砍斃盡斃一百餘名追殺數里餘匪仍竄回雍家鎮裕溪口一帶是役也我軍

四路獲勝賊尸枕藉大受懲創計各營生擒髮賊一百餘名內有賊目傅宣丞相指揮軍政使等偽官四名概行正法並呈繳偽印二顆偽憑多件奪獲旗幟四百四十餘面大小槍九十餘桿刀矛劍叉一千餘件該處團勇亦繳首級三十二顆旗矛多件據李成謀等稟報前來臣等查梁山等處賊匪各率悍黨分股上竄其氣甚銳經此次痛剿洵足以寒賊膽而沮狡謀除傷亡弁勇查明另行辦理外所有水師迎剿沿江上竄賊匪獲勝緣由理合繕摺由驛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克復巢縣等三城并攻奪沿江要隘摺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奏為水陸各軍克復北岸巢縣含山和州三城並攻奪銅城閣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沿江四要隘恭摺報仰祈 聖鑒事竊自逆匪分踞江岸以上援廬州下衝金陵全恃分布堅城據守險要以通上下之氣而阻進兵之路江蘇布政使曾國荃到防以後與水師營總兵李成謀成發翔等熟商以為欲制賊命必先從巢縣下手欲攻巢縣必先從銅城閣下手因分撥陸隊會合水軍剋期進取三月十五日曾國荃自率十二營由林台過河以偏巢縣東北一路令劉連捷副後商後等營赴望城岡堅修營壘以扼巢縣正南一路復令朱寬義朱惟堂朱洪章楊鎮南馬步各營助之詎營壘甫築數尺巢城之賊繞出田梗分股來撲我軍排隊迎戰賊方少却把總鄭安盛張興富衝賊過猛殞於陣中朱洪章馳斬賊首劉連捷朱寬義等揮軍縱擊斃賊四百有奇餘悉潰走我望城岡之營駐紮既定曾國荃派原駐澤漕之陳浚蕭孚泗周惠堂等往約名總兵成發翔帶內河師船暨王東華蔡東祥等帶淮揚師船夾剿銅城閣之賊惟時成發翔先撥數營駛入清溪河而親率所部同淮揚後營蔡東祥前營賴榮光右營成東友中營陽利見來會於銅城閣渡口十八日議以水師攻關東石壘陸軍攻關西石壘我軍齊進賊即出扼戰不逾時成發翔陽利見帶隊登岸繞壘大呼眾勇抽刀環刺遇者輒斃賊乃棄壘散竄石壘既破土壘亦平立將該鎮克復銅城閣之前則有雍家鎮為焦湖之鎖鑰亦巢舍之外藩水陸兩軍謀於十九日乘勝進取陳浚分制字營趨鎮之南蔡東祥及親兵營分旱隊趨鎮之北仍以戰艦數十密排水次萬礮同轟

警徹天半適總兵李成謀李朝斌彭楚漢羅進賢等帶外江水師由白茅嘴飛棹而來分路登岸四面環攻岸上賊眾悉遁入船河中賊划悉擊入水停脫之賊十不及一此三月十五日擊退望城岡竄賊十八十九等日攻復銅城開雍家鎮之情形也先是雍家鎮一隘尚在攻而未下曾國荃親率陸師星夜渡河已至巢縣之背連營旗山鼓山放望岡一帶王東華水師亦由清溪河進次巢縣之東門外至是成發翔陽利見各率駁划先後駛抵河下併力奮攻時至夜分城上更鼓忽絕城中煙燄橫飛旋獲賊謀訊供逆酋偽顧王吳于孝偽封天義徐同江恐巢北陸師進而合圍歸路已斷焚屋燒糧圖向含山宵遁曾國荃急令劉連捷朱洪章朱寬義朱惟堂等營協同水師於二十日辰刻會復城地而自將張勝祿武明良李成典等十三營及楊鎮南所部騎卒三路跟追縱軍截剿伏尸數十里乘勝馳抵含山城外該城守賊甫見敗賊之狂奔旋駭官軍之踵至聞風喪膽不敢拒戰相率竄奔各軍遂入含山縣城搜獲賊糧逾二千石撲殺餘匪近三百名會以日暮雨集徹夜不停次日駐軍少息二十日曾國荃拔營疾進行未中途偵知巢含漏網之三賊渠收集醜黨尚在鉞魚嘴過江乃以偏師向鉞魚嘴而以正兵進襲和州逆首偽東天義劉惟久偽伺天安尹賢端未及糾眾交鋒各營哨以火毬火箭環城壘而轟乘賊譁亂克城毀壘立復和州殺斃甚眾得礮械米穀尤多乘勝追賊至鉞魚嘴合軍剉洗江流盡赤此二十日連復巢縣含山二十二日克復和州之情形也北岸要區悉為我所未得者裕溪口而外尚有西梁山為第一重險二十三日曾國荃統全勝之師循江而上將與各水營共設攻取之謀乃師次木橋鎮忽遇零匪七八百眾排列洲上呼舟爭渡即派信字仁字巖字三營及馬隊一營繞出洲前圍而殺之無一得脫維時李成謀外江水師成發翔內河水師及蔡東祥淮揚水師早至西梁山下令水勇各執長炬鎗斷截江鐵索飛駕師船環轟不下比曾國荃一軍馳至見該處倚山為險深溝高壘礮眼層列勢難仰攻商令水師扼江面以擊賊船陸師布長圍以困賊壘商甫定江陳湜蕭孚泗亦引軍來助具述彭毓楠周惠堂等於本日會同蔡東祥成東友成俞卿等水軍攻裕溪口克之隨戰於江心洲殺賊無算賊向北岸下游而竄乃知我軍在木橋鎮洲上圍殺一股即裕溪口

遣出之賊也是夜曾國荃雷雨結營偽壘而陣另挑銳卒守要路以杜竄旋有數賊持書自投詭稱賊目偽說
 天教汝萬起已偷渡南岸餘願舉旗乞降曾國荃察知情偽姑執之以觀其變二十四日黎明賊乘猛雨火器不
 然竟志眾踰壘而出向江洲一路衝走水師陸師爭起堵擊該逆先有降約復有退志眾心紛亂引頸受誅尸駢
 洲次罕有脫者遂奪取西梁山撥軍駐守此二十三日攻取裕溪口進剿江心洲二十四日旋克西梁山之情形
 也臣伏查長江天塹久為賊踞自進兵北岸以及漢甸之間連克巢谷和州三城並克要隘四處西梁山古稱天
 險該逆所恃為金陵門戶茲以輕兵奪獲此關實足伸天討而快人心除曾國荃不敢仰還讓叙外此次尤
 為出力之提督銜福建漳州鎮總兵李成謀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請 旨簡放提督銜浙江
 處州鎮總兵李朝斌請 交部從優議叙經靖鎮總兵李濟清記名總兵成發翔左光培均請 旨加提督
 銜總兵銜副將彭楚漢羅進賢均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儘先副將鄧萬林請
 旨給二品 封典儘先副將何昌登請 旨給勇號儘先游擊郭仕林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選用五
 品軍功戴德祥請以千總儘先補用並請 旨戴德祥加守備銜候補道劉連捷請 賞加按察使銜提督
 銜記名總兵張勝祿請 交部從優議叙副將蕭開印武明良朱寬義朱惟堂請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
 出請 旨簡放花翎副將蔡東祥王東華均請 旨給勇號花翎參將成東友賴榮光均請以副將歸兩江
 補用參將朱洪參李臣典楊鎮南均請以副將儘先推補道銜候補知府陳湜請以道員歸部遇缺即選花翎知
 府彭毓楨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 旨簡放花翎遊擊陽利見請以參將儘先補用並請
 賞加副將銜花翎遊擊銜都司成前和請以遊擊儘先補用並請 賞加參將銜陣亡把總鄭安盛張興富
 請 勅部從優議卹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可否各 旨開單奏獎出自 恩施所有水陸官軍克復兩縣一州
 攻奪沿江各要隘緣由謹繕摺會同大學士湖廣總督 臣官文安徽巡撫 臣李鴻章恭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
 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克復太平蕪湖並金柱關東梁山要隘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

奏為水陸各軍渡江夾剿克復太平府城蕪湖縣城並克金柱關東梁山各要隘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自逆匪竄踞金陵以蕪湖為屏障以東西梁山為鎖鑰尤以金柱關之偽城為關鍵官軍既克北岸之西梁山賊
於南岸三處防守尤嚴 臣王麟與曾國荃定計必從金柱關入手則蕪湖與金陵老巢橫中截斷賊勢乃孤遂飭
總兵李成謀於四月初五日會督各營師船由鎮魚嘴駛近采石磯江口焚船毀壘率勇登岸突薄金柱關偽城
萬礮轟擊將得手以東梁山援賊大至整隊而還 臣等知該處地險城堅非水陸併攻不能制賊死命乃將上
游水師悉調赴裕溪口以下二十日曾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自西梁山駕舟南渡近逼金柱關下沿堤結營 臣王
麟恐銀壘未固賊將擾我陸師乃派李朝斌帶外江新右營暨喻俊明任星元王吉內河水師三營從上游奮攻
以躡賊後派成發翔鄧萬林帶內河左右營暨王明山萬化林郭明熬唐學毅外江水師四營黃翼升陽利見陳
東友張元龍成俞卿楊宏勝王東華蔡東祥淮揚水師八營從下游環擊以遏賊前曾國荃立營既定料金柱關
之賊有水軍牽制不暇顧及太平府一路乃率各營哨潛分隊伍捲旗疾馳遙望賊在北門修卡立即揮軍掩襲
斷卡突進賊方駭走入城閉關不及我軍擁進北門羣逆狂奔驅出南門截殺三百餘級遂復府城蓋賊不料官
軍趨蕪湖而先攻金柱關尤不料甫抵金柱關賊即城此四月二十日克復太平府城之情形也是夜水師眾營
輪攻金柱關並未收隊二十一日王明山率外江四營先赴下游鎮魚嘴一帶 臣王麟親率成發翔李朝斌任星
元王吉張元龍等循堤周視布壘若垤中峙偽城雖互數里未易猝攻旋又瞻見曾國荃一軍已繞出三汊河上
游漫對河而陣慶戰方酣遂相率還營分水師為三隊以一隊守定江路以一隊衝入內河直逼塔下以一隊擊
破登陸環城而轟礮絕練折屋瓦皆飛賊亦矢石如雨敵空而下時近夜分黃翼升李朝斌成發翔東草為炬指
揮督戰陽利見王吉帶同弁勇地行而進將越濠溝外委王有章中槍殞命眾軍愈戰愈奮群以火箭飛射西門
哨樓賊於列隊中衝突而出各水勇躍上堤埂短兵擊刺積骸滿渠即時攻復金柱關而分撥黃翼升成發翔賴

榮光募東祥張光泰王東華楊宏勝張元龍等數營乘風上駛往襲東梁山時值曾國全陸軍擊退內河西岸之賊引軍來助兩將偽城及三汊河上駟渡數十壘一律毀平獲大礮二百七十餘尊旗幟刀矛萬餘件而謀者又報東梁山經黃翼升成發翔等一戰而下已移軍進次蕪湖此二十一日連克金柱關東梁山之情形也先是蕪湖賊目陳星斗沈國萬陳太和黃品來等經選用同知曾貞幹密令黃潤昌設法招撫本有大兵臨境舉眾內應之約至是金柱關東梁山相繼攻援無賊已成孤注正可乘其自疑而圖之二十二日曾貞幹自率所部將領及周萬倬劉祥勝新後祥後等軍循江而進備壘立營並會商李成謀決開隄岸駛入小划四面合圍適黃翼升成發翔所統淮揚內河各水師自金柱關乘勝飛檣而來萬礮同轟聲震天半群賊內亂棄壘潰奔圍而殺之幾無脫者城賊惶懼失措悉向官陡門漢家店而逸維時曾國全親督部隊躡賊至戴橋地方聞蕪湖已復搗該縣逸出之賊必折竄而東一面令彭毓楨設伏於薛鎮渡口一面以輕騎追及於賈家灣乘賊半濟突起奮截殺斃其夥生擒近二百名賊乃轉走護駕墩掠舟偷渡李朝斌帶各哨舢板自小花津橫出截之薄暮鏖戰至三更水師傷亡甚多李朝斌不肯稍退比及黎明賊趨薛鎮渡口適為彭毓楨伏兵所敗除殲斃溺斃外生擒至七百五十餘名之多釋放面有刺字者餘皆誅黃翼升擊賊於清水河俘賊亦以千計蕪湖東梁賊黨漏網無幾此二十一日克復蕪湖縣城並追賊登勝之情形也王明山所帶四營之赴鎮魚嘴若二十二日抵烏江鎮該鎮對岸有烈山石壘二座對九洲洲為犄角之勢王明山帶各船渡江備壘攻擊逾時壘中旗亂我師各船分泊上下兩岸俟賊出壘登岸截擊斬無算立破堅卡其九洲洲之上而又有大勝關賊壘一座礮船護之王明山環攻逆壘未透得手萬化林將江中賊船全行焚燬賊大震奔路狂奔我軍四面圍之刻平逆壘奪獲槍礮極多此又王明山等攻克太平以下兩卡之情形也日等伏查太平府屬真要於蕪湖一城尤真重於金柱關一隘自攻奪此關未逾三日上下名城要隘悉為我有從此全局一振上而寧國下而金陵均有可乘之機除曾國全曾貞幹不敢仰邀議叙外此次尤為出力之員相應繕具清單錄懇 恩施以昭激勸陣亡各將弁俟查明另單請卹其

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可否容臣等查明奏獎之處恭候 訓示遵行所有水陸官軍連克府縣兩城沿江各

要隘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安徽撫臣李續宜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克復株陵關等要隘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奏為官軍水陸並進奪復株陵關江心洲等要隘六處圍逼金陵駐軍雨花臺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

水師陸師渡江夾剿攻克太平蕪湖兩城江岸數隘臣等於五月初三日會奏在案旋報丹陽鎮大股賊黨因詳

鎮戰敗焚糧官道江蘇藩司曾國荃於四月二十八日率所部各營乘勝前進破周村卡遂駐江甯鎮之板橋地

方熟察形勢必從大勝關三汊河下手陸師乃有運糧之路水師乃有立營之所然橫距三十里外尚有株陵一

關環水勢峙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也賊備未嚴是可襲而取之五月初一日曾國荃引軍馳抵關下毀

礮殺賊轉戰無前守關賊酋汪伍登尚彪周蘭馨等舉眾獻關得驢馬二十一匹收降卒四百餘人餘悉解散仍

飛飭前隊十二營進大定坊繞出三汊河後緊逼大勝關編木作橋為誌朝進攻計初二日曾國荃派撥軍士先

伏橋邊而以後隊六營捲旗疾進將謀合圍賊見我軍抄後懼為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巢而逃公守敏字義字

長勝等營踰橋追襲賊數百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此五月初一二等日攻復株陵關大勝關三汊河

之情形也維時臣玉麟駐師金柱關聞曾國荃懸軍深入恐其為賊所乘急約提督王明山率水師各營分載和

州守卒渡江策應甫由烈山駛近頭關適曾國荃亦於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薄關下寨眾水勇於狂風巨浪中

排礮仰擊無或少休陸師乘之立拔頭關過此以往則為江心洲堅大石壘倚洲雙簷對岸賊眾如麻臣玉麟會

同王明山親督萬化林王吉成發翔郭明齋唐學發陳百燾喻俊明彭楚漢等八營直逼洲次飛礮入壘賊亦穴

牆還擊群子蔽天而下士卒傷亡裹尸更進戰至日晡各勇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偏壘縱火燒及蘆葦一片

火光江面人聲喧若鼎沸我軍振臂齊呼躍入賊牆燒雉群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賊船百餘號賊數百尊悉

為我有登岸水勇仍上師船鼓漿飛行並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曾國全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入
備紮雨花臺距城不及四里賊數來窺犯輒行擊卻此初三日連復頭關江心洲蒲包洲之情形也臣等查金
陵城大而堅未易猝拔前向榮和春等屯兵七萬歷時八年師老無功此次水陸兵數僅逾二萬雖濱江重險先
後攻奪尚難遽為仰攻之策應俟曾貞幹六營多隆阿一軍增調到防再籌大舉所有出力將弁兵勇可否各
等歸於太平蕪湖案內擇尤保獎出自 恩施所有水陸各軍查復沿江要隘圍偏金陵緣由謹會同大學士
湖廣督臣官文安徽巡撫臣李績宜由驛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水陸獲勝力保各要隘摺 同治元年十月十二日

奏為水陸各營屢獲勝仗力保蕪湖金陵關要隘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閏八月中旬蘇杭群賊大舉

內犯北撲金陵南擾富國中犯蕪湖金陵關所有金柱關等處水陸防守及九月十八日之捷臣國藩已將大概
軍情兩次具奏在案先是偽護王陳坤書等首擁眾四五萬突入太平府之張公橋圍犯金柱關橫斷富國金陵
之氣臣玉麟以該隘下達高濂水上通灣汊蕪湖為中段第一關鍵閏八月十三日飭成發翔鄧萬林等於各
營中挑集未病礮勇舢板十船會合唐修已外江水師一營王可陞周萬倬羅逢元朱南桂陸師數營禦賊於花
津護駕墩五戰卻之退踞薛鎮十八日諜報賊以戰艦數百由東壩拖壩而出布滿固城南漪兩湖臣玉麟親率
王吉左光培等各駕飛划入湖迎擊詎薛鎮之賊節節延竄潛約賊船銜尾而西環泊花津上駟渡之下臣岳斌
一聞此警留羅進賢萬化林水軍於大勝關幫助金陵陸師而自帶丁泗濱彭楚漢等五營力病赴援金柱關適
羅逢元朱南桂等陸軍先在姚老圩毀賊浮橋獲勝一次得此水陸依護賊乃數日不敢過河九月初五日賊糾
大股至龍山橋先以排礮拒我師船遂於淺流中結筏偷渡朱南桂率三哨馳擊賊無逾時羅逢元帶隊突至直
搗賊心王明元力戰死之朱南桂斜刺而入截賊數段縱橫掩殺未及濟者悉驅入河不謂賊又增黨數千倚河
築壘形若貫珠以冀乘間再逞初六日賊以大隊進偏金柱關水營各船齊開排礮逆眾稍退復合營帶親兵前

營郭明齋與副後營丁泗濱等帶勇登岸奮擊馳逐里許慶戰方酣郭明齋突被洋礮子打穿左喉即時殞命幸
 得丁泗濱等奮力衝突敵退賊眾搶護忠骸回船初八九等日朱南桂張定魁商令守蕪湖之周萬倬吳坤修等
 各率新後國防等營分巡查家灣梅塘嘴一帶而於十二日自率勇士涉流而渡盡焚隔河諸壘擊斃數十人羣
 賊始遁往魚壩此間八月十三至九月十二等日水陸禦賊晝夜嚴防之情形也臣國藩時以金陵事急調向守
 蕪湖之王可陞先拔三營往援金陵而調向守廬州之梁美材三營填駐蕪湖水師之由安慶下駐者則有巡湖
 副中兩營其由上海折回者則有正前副右新右三營兵數較增可以一戰於是諸將弁會商十八日水陸大舉
 周萬倬帶所部並國防兩營哨由查家灣渡河朱南桂朱寬義帶吉左營羅逢元帶振字營由龍山橋渡河曾泗
 美以右營戰船扼橋下兼分水勇登岸助陣丁泗濱胡俊友率副後親兵前營水師由星子橋決隄駛入攻賊之
 後蔡國祥嚴定國彭楚漢率巡湖正左親兵右營水師由三汊河攻賊之前唐修己分船守太平府護定吉左振
 字老營仍親帶礮划同往三汊河會剿天甫向曙分道並進遇賊於花山兩鋒相交喊聲雷動鏖戰數時賊不少
 挫周萬倬一騎當先所向辟易曾泗美同國防兩營哨橫躍入陣刃子環刺賊不能支且戰且走朱南桂羅逢元
 帶隊從九山埂上壓下朱寬義張定魁從九山左右兩路抄出賊益震懼不知所措爭向上駟渡紛紛竄遁殊不
 料彭楚漢蔡國祥等攻破三汊河釣魚臺賊卡後早與丁泗濱胡俊友唐修己嚴定國各水營衝入上駟渡斫斷
 浮橋賊船五十餘艘悉非所有該逆猝見橋折舟沈回戈轉鬪眾軍合力圍殺攔刃而死者半橫河而溺者半棄
 尸駟積河水不流自上駟渡至龍山橋懸賊不下萬餘無一存者奪馬三百餘匹旗械倍之此九月十八日擊賊
 大勝之情形也龍山橋上駟渡之賊雖一鼓剪除而審頭護駕墩大小花津官圩青山等處延袤百餘里尚為賊
 踞臣王麟復飭成發翔喻俊明水師梁美材周萬倬吳坤修陸師暨王可陞留守蕪湖之二營於二十日進次馬
 音街約會吉左振字等營及水師李朝斌楊友德李助發等十營於二十一日裹飯傳餐侵曉出隊先用礮船渡
 陸師過三汊河毀平審頭墩王可陞梁美材等即由中路搜剿官圩大龍口朱南桂羅逢元等復由右路搜剿

青山周萬倬吳坤修等同水師逕取護駕墩各水勇登陸焚橋周萬倬等率隊直進賊乃竄散花津我軍緊躡賊後與賊搏鬪移時周萬倬困入重圍適王可陞梁美材等由官圩聯騎衝至李朝斌喻俊明等率礮隊排擊水次周萬倬立刃數賊突圍躍出三面夾攻遂破花津兩岸堅巢獲賊划七十隻焚賊所據聚之糧數萬石各營遷駐馬音街而朱南桂羅逢元兩隊亦盡洗青山踞賊以歸三十三日周萬倬王可陞等軍冒雨巡哨襲賊敗之二十四日風雨轉猛至晚稍霽議於次日攻洞陽象山之賊王可陞梁美材遵陸而進羅逢元朱南桂周萬倬吳坤修分兩翼傍河而進李朝斌各水營自太平府東循隄而進甫至小橋望見賊旗數十層掩映林谷間周萬倬率哨官洪得勝縱轡衝入往來盪擊賊盡披靡正欲圍而殲之俄聞鼓角一聲象山後突出大股火機觸發槍子群飛周萬倬見洪得勝中槍墜馬馳救不及輒復躍入賊陣右膝受傷裹創猛戰幸王可陞帶隊來助羅逢元朱南桂亦自洞陽振旅而來合軍搥襲既焚象山賊館並將采石磯另股賊援悉驅入許鎮小丹陽一路二十八日成斌翔喻俊明聞高瀆賊船出石臼湖聚泊小丹陽之背以護新市鎮四壘乃於二十九日留曹泗美右營堵守塘溝親帶左營定湘營進湖雕剿破壘殲賊成發翔得船十二號喻俊明得船二十八號自是賊船之由東壩擡來者存留無幾距蕪湖金柱關六十里內無一賊矣此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疊次剿賊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金柱關一隘與蕪湖輔車相倚此次偽護王等既由陸路全力攻撲復於東壩擡船過湖圍竄出江以截金陵諸營之糧路安危得失關係至鉅幸仗天威大彰捷伐保全重險江介肅清足寒諸逆酋併力一逞之心各將士苦戰五旬始終不懈可否俟金陵賊退後容臣等彙案酌保出自逾格鴻施至花翎總兵銜儘先副將勝勇巴圖魯郭明齋忠勇性成英毅罕匹咸豐六年克復九江府城進攻安慶大通樞陽等處十年派充營官攻破南陵賊圍十一年攻克安慶收復池州本年攻打運漕無為東西梁山及金柱關蕪湖縣各要地均屬異常出力戰功最著茲因登岸殺賊中礮捐軀實堪憫惜合無仰懇天恩追贈提督銜即照提督陣亡例議卹以昭激勸又花翎游擊銜都司洪得勝擬保守備藍翎千總王明元擊賊陣亡並請敕部各照本銜從優議卹以慰

忠魂所有水陸各軍疊獲仗力勝保無湖金在關要隘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合詞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會奏巢縣小挫銅城關兩次獲勝摺 同治二年正月十二日

奏為官軍攻克運漕鎮後進剿巢縣小挫旋在銅城關兩次獲勝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北岸官軍攻克
運漕鎮臣國藩兩次具陳梗概聲明繕奏戰狀在案嗣據各營稟報偽對王一枝竄聚巢縣分據西梁山經周惠
堂節次督軍剿退後遂踞運漕銅城關東關各隘偵知無為州產米最富守兵又單於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擁
三四十眾撲近州城北門外李昭慶率樹字等營開城迎戰曾泗美帶水師右營從新河口橫出擊之適劉連捷
亦自金陵來會賊乃負創卻走越數日臣國藩所調之蕭慶行毛有銘兩軍先後馳至議以毛有銘所部嚴備巢
縣東關之賊蕭慶行所部專攻運漕銅城關之賊十二月初九日臣玉麟令右營定湘營師船駛抵運漕上游二
里許渡蕭慶行陸師過河築寨未及盡濟乃該鎮踞逆糾股突出偏營而陣圍數重我軍在水次燃礮仰轟仍
分舢板數號接渡後濟之軍環起縱擊殲獲頗眾毛有銘正帶兩隊渡黃維河履勘形勢一聞運漕礮聲飛騎助
戰賊知不敵敗遁歸巢初十日我營修築既成臣玉麟飭曾泗美右營喻俊明定湘營護定陸師向運漕自上攻
下親督成發翔左營王吉嚮導營唐敏義澄海營向三汊河自下攻上該處有三石卡一大石壘堅峙街心未易
攻取成發翔帶飛划由水路進王吉帶水勇登陸由北岸進唐敏義帶水勇登陸由南岸進戰不兩時遂斷浮橋
悉焚卡壘賊之攔刀墜河而死者不止數百人臣玉麟自三汊河引軍西上與曾泗美喻俊明遇乃知大馬頭一
橋二壘亦就毀平蕭慶行督率馬步等營四面縱火斬隘直入縱橫抄殺立復運漕一鎮乘勝躡賊直至黃墩誅
斬無算餘匪歸併銅城關而去此十二月初十日水陸各軍會克運漕鎮之情形也運漕既復而後毛有銘率親
兵馬隊回駐石澗埠即於十三日部勒各營出哨東關見賊對河列陣止與曾泗美礮划往來拒敵急派湘右營
渡河夾擊斬賊二三十級賊仍縮入卡內連日增築修壕堅伏不出毛有銘知東關之未可遽圖也不如選取巢

縣以為攻心之計二十日就各營中抽撥六成隊伍越芙蓉嶺進寨有五千餘賊在前由山岡揚旗吹角
張兩翼抄出毛有銘隨令信中溥左溥右三營禦左路湘中湘右二營禦右路兩鋒相交曹不少却乃以馬隊橫
掠賊陣賊始披靡我軍奮力進賊馳逐一里許正思撤隊回營詎林木間鼓聲忽起巢縣悍賊擁擁而來徑抄信
中溥右兩營頃刻合圍彭星占與諸弁勇左右馳突襲入城心胡得勝陳東祥謝濟佩呂鴻榜李春生等力戰死
之彭星占憤怒填膺自傷決戰手刃數賊並殲於陣毛有銘飛飭湘中湘右溥左等營合軍併擊賊漸解退比見
劉義勝匹馬衝入中槍而殞該逆仍復回戈轉鬪且却且前各軍以糧礮乏擊賊斃前鋒數百人乘賊隊散亂爭
相駭奔之際遂擒獲彭星占尸骸而還此二十日毛有銘一軍在芙蓉嶺擊賊小挫之情形也其銅城關一路賊
於要衝築四卡以阻我陸師又築一水卡以阻我舟師蕭慶衍先於十四日移軍黃墩張家渡旅派營勇平渡口
土埂俾利戰船駛擊十九日且王麟飭令喻俊明成發翔王吉唐敏義等攻破水旱諸卡隨結小划為橋渡過陸
師全隊二十一日蕭慶衍令趙太和率為左營郭鵬程率毅右營攻陶家嘴第一壘洪致祥率亨中營胡發連率
強右營攻陶家嘴第二壘復令朱吉玉率為右營蕭恆書率為前營攻大甲邨賊壘仍自率貞中營及劉長槐之
元左營為各路策應天甫向曙諸道並進賊正欲出壘迎拒我軍已環逼邊邊火器飛擲燃及哨棚賊勇於列隊
中躍過溝溝摩肩而上一壘既破各壘盡亂賊益千並斬偽安燕福文姓黃姓諸酋水師亦分隊連毀沿堤數
卡乘勢進取岷山岡逆壘賊皆惶遽失措踰牆欲遁蕭慶衍馳軍直進立焚二壘擒斬尤多遂繞出銅城關後營
攻石壘尋以援賊應集相持未下二十二日蕭慶衍派趙太和朱吉玉蕭恆書劉長槐四營於近接該關之黃龍
口地方相度營基分隊移紮又派洪致祥胡發連郭鵬程三營親帶貞中一營營軍以為之備不移時而關中群
賊糾台陶家嘴關門鎮銅城廟洋獅背新塘街五顯集百旺市東關各股分三路來犯蕭慶衍率各營縱兵抄擊
少挫凶鋒中路之賊敗過關口左右兩路之賊退聚關後眾軍乘之賊又從關後出兩大股一走關西堤埂一走
岷山岡之東蕭慶衍令蕭恆書朱吉玉堵住東路潛遣洪致祥郭鵬程趙太和等分伏黃龍口村內而以劉長槐

胡發達等隊赴關口誘賊賊果欺我兵蜂擁齊出劉長槐胡發達欲軍伴退後賊撲過村口伏兵突發亂刀交刺該逆無心接戰衝出重圍維時岡東一股聞風竄遁關西一股亦經水師擊走我軍日暮收隊略有擄折此二
十一二等日議慶行一軍進攻銅城間段量獲勝之情形也臣等查賊在巢縣應聚悍黨踞守數隘意在分竄皖
北郡縣冀解金陵之圍此次克復運漕進規銅城間苦戰兩日尚屬得手惟肅慶行毛有銘兩軍不滿八千人兵
單賊眾未能遽期掃蕩現飭諸軍堅守各城隘俟春水稍漲再行水陸會剿恢復要區所有在事出力人員擬請
酌保數員附入類西剿擒案內彙求 恩施外總兵彭星占數年征剿嚴明勇敢報險不辭臨陣捐軀深堪憫
惻應請照總兵立功後陣亡例從優 賜卹都司銜藍翎守備胡得勝藍翎守備劉義勝陳東祥藍翎千總謝
濟備藍翎把總呂鴻榜藍翎外委李春生同時陣亡並請 敕部各照本職本銜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攻克連
漕分道進剿各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由驛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攻克東關銅城間兩要隘摺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會克東關銅城間兩隘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自偽忠王李秀成在六安州解圍下竄鮑
超跟蹤追擊即從柘皋進兵以攻巢縣之北劉連捷彭毓楠蕭慶符等從迎珠塔進兵以攻巢縣之東臣國藩於
四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惟是欲圖巢縣必先力取東關銅城間以毀其門戶初五日臣玉麟商令蕭慶符彭
毓楠等專攻銅城間派水師曾泗美會合劉連捷毛有銘專攻東關踞東關者為偽閩天安蕭逆高崇深溝擁眾
堅守劉連捷知該隘之未可力爭也乃於初六夜令師船由蟹子口進潛渡陸師緣隄堦而進伏於九峯山下另
派譚國泰帶勇士數十人從東關近處以木盆偷渡設柵越濠突逼壘下肉薄而登賊以礮石外擊密若飛蝗胡
德雲石太和從煙淡中架梯直上中礮死之劉連捷遂督副後南後兩營奮力繼進曾泗美從水際列礮環轟聲
徹天半壘賊惶遽欲遁九峯山下伏兵齊出合軍衝殺立破石壘遂於五更克復東關黎明七陳村打鼓山南水
坳之賊一齊來援劉連捷令譚國泰守定石壘親率副後等營由九峯山斜刺而入賊乃却走我軍以賊未受創

必將復至遂於石壘之旁增修一壘以為倚角嚴陣以待之俄報賊又從林頭鎮吳家村揚隊而來毛有銘隨令
為清泰向雨水塢進自率湘右營繼之劉連捷令李瑞二向打鼓山進自率副將營繼之王載泗向九峯山進劉
秉珩向七陳村進分道並進轉勝特王載泗等聞雨水塢打鼓山之兵已將得手即帶部卒擄上九峯山曹四
美率船板從河曲中出斷賊歸路擒斬甚眾盡焚各賊卡賊壘而還此四月初七日攻克東關並擊退賊賊之情
形也其陸師之分攻銅城關者蕭慶行彭毓橋等軍於初六日由黃墩渡河過八角廟下寨會約喻俊明成發翔
張錦芳唐敏義水師四營營攻一日夜賊但堅修老巢伏匿不出並於南北兩街各添四壘為負隅死守計時值
河水泛溢圩田皆成巨浸臣王麟於初七日令喻俊明成發翔等乘開土壘師船從決口駛入南北兩圩直薄賊
巢之下更番擊之初九日各軍會商留彭毓橋所部扼守八角廟分蕭慶行所部移剿百旺市五顯集一帶先清
銅城關之後路分軍為三百旺市接戰正酣三汊河雍家鎮兩文亦至遂將兩處卡壘一律平毀振旅而旋水師
之入南北圩者乘勢猛攻環賊壘之三面皆有船板小划拋擲火球陸軍亦萬槍齊發五更時端毀南街土壘遂
攻破銅城關一隘駢尸塞道無脫者而林頭鎮另股亦旋為水師擊走此四月初十日續克銅城關之情形也
臣等查賊踞北岸以巢窟為根本以東關銅城關為屏蔽據重險賊計甚堅仰賴 聖主威福將士同心數
日而下兩隘從此絕起攻其北劉連捷扼其南蕭慶行彭毓橋圍其東巢窟必有可克之機此次力戰陣亡之藍
翎千總彭勝華把總曾彩雲把總胡德雲石太和等應請 勅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所有水陸會克東關銅
城關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再克巢窟等三城摺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

奏為水陸各營會克巢窟含山和州三城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自官軍克東關銅城關後遂由望城

岡攻復巢窟 國藩於四月二十七日附陳大槪在案先是銅城關既克劉連捷與蕭慶行彭毓橋謀欲以巢窟

必自進兵望城岡始十六日劉連捷率所部各營會各營毓橋陸師成發翔水師分道並發行不數里調和首策

彭則直公長高 卷一 十一

山麓伏有賊股劉連捷恐為所乘姑駐軍以觀其變俄而賊已大至一枝由陳村來一枝由斬龍崗來旌旗迷目
布滿原野我軍整隊禦之賊恃眾悍往來狂撲數次互有損折旋分賊騎掠陣而過劉連捷知有狡謀麾兵稍退
賊已半抄後路適礮艇連檣駛至彭毓楠亦帶馬步六營從斜徑刺入三路合圍擒斬賊眾劉連捷乘賊戰敗遂
於曾箕山搶築營壘彭毓楠驅賊至七八里外仍回駐迎珠塔下十八日蕭慶衍率師來會遂於十九日進次洪
家山輕騎至望城岡履勘形勢遂見賊於巢湖口岸踴水為壘水際密排賊刳阻我進兵之路成發翔曾泗美會
督海清江左右四營決開圩填灌水入圩更擊圩內大堤將移舢板以入巢湖賊乃增壘塞堤百計撓我卒不
得遂二十日蕭慶衍劉連捷兩軍拔赴望城岡未及下寨賊即擁眾過河成發翔俟賊半渡令各水營由決口飛
槳進圩由圩達湖抄過賊後賊方逡巡却顧我舟師已橫截圩中萬礮齊轟斷其歸路成發翔曾泗美等又分水
勇乘勢登陸四出痛剿賊酋蕭王將梟悍絕倫左營裨將李宏試縛而斬之羣賊奪氣不知所為我軍水陸交攻
築破二十一臺壘中壘外積尸若阜罕有脫者此四月十六日大戰曾箕山二十日偏紫望城岡堵剿獲勝之捷
形也望城岡既紮定則巢縣之南賊無竄路陸師可灌城而營水師亦可繞湖而陣二十一日彭毓楠由迎珠塔
拔隊進擊東門外之窰廟地方蕭慶衍撥軍護之次日水師成發翔唐敏義從南隄入五聯圩轉攻西門張賜芳
攻五聯圩堤上之石卡曾泗美喻俊明同攻東門石壘並約陸師彭毓楠移偏城根揚隊搗賊據城壘矢石交
下我軍且却且前相持竟日二更後水師環礮猛擊焚湖中賊刳毀其浮橋大礮橫擲入壘火箭飛射入城喧
聲鼎沸劉連捷亦自河南飛馳馳至共破窰廟沿河六石壘賊競向東門進城曾泗美喻俊明即躡踪從東門
而入成發翔等從南門攻入適鮑超亦派數營自廬郡西來遂於二十二夜克復巢縣二十三日鮑超由柘皋督
軍出清溪鎮擊賊勝之略地而東是晚蕭慶衍亦截尾賊於林臺圩旋合劉連捷彭毓楠等營渡河前進於二十
四日與鮑超會師合山而賊已宵遁鮑超蕭慶衍等以賊去未遠星夜往蕪和州比入州境天雨晴也但見賊旗
靡亂不絕於道而水師成發翔約駐泊鎮魚嘴之楊占營已駛入和州港內城賊逃遁不及半聚壘中鮑超蕭慶

行與水師環擊攻賊大怖出壘已降其驍將而斬其頭且以拘於是各整部伍入城稍息所獲遺穀甚多
此二十二日攻克巢縣二十四日連復含山和州之情形也 臣等查賊渡北岸由和州而含山而蕪湖力爭
要地取踞數月意將西渡鄂省北犯淮甸舉動上游之全局竊竊金陵之重圍幸仗 天威大張捷伐四日之
內迭下三城從此進取江浦九洲或可剪其枝葉圖拔金陵此次苦戰數月記名提督江南京口協副將成榮
翔功績最偉應如何優加獎勵之處恭候 聖裁按察使銜記名道彭毓楠請 賞給勇號記名提督蕭慶
行請 賞給提督應得封典記名總兵張錦芳副將李宏欽均請 賞給勇號副將曾泗美請 交軍機處
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總兵銜儘先副將劉長槐朱吉王趙太和均請以總兵記名請 旨簡放
並 賞加提督銜副將唐敏義請 賞加總兵銜其餘出力人員容 臣等查明擇尤酌保備懇 恩施以
資鼓勵至力戰陣亡之花翎副將銜泰將陳邦榮楊繼隆傅堂春花翎游擊鄭相祥藍翎游擊劉春福都司丁文
彬藍翎守備張彪藍翎外委屈傳芝顏隆許李連勝及因傷身故之花翎副將黃福田花翎遊擊潘宏勝二員均
請 敕部分別從優議卹所有官軍水陸會剿迭復三城緣由謹繕摺摺由驛五百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攻克江浦浦口及九洲洲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奏為水陸各軍會克江浦浦口二城官軍峽燕子磯等數隘并力破九洲洲一關江面一律肅清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巢含和三城相繼攻克旋破雨花臺等處石壘 臣等於五月十二日陳奏在案厥後賊超
與蕭慶行劉連捷等在和州集軍數日正擬席捲東下疊據探報賊中以雨花臺連破石壘起官軍大舉攻城又
以蕪新既克恐滬軍大舉圍蘇李秀成與諸偽王紛紛改圖議由江北返援近救金陵遠救蘇州於是天長六合
來安等處次第解圍群醜南渡而賊之分踞橋林小店者亦於五月初五日冒雨掠舟紛紛搶渡江面人聲喧闐
不絕蕭慶行渡江浦浦口各賊股將無同志兵乃遣騎隊襲之行未中途聞浦口之賊先已棄城遁走江浦之賊

多引軍公奏高

獻書請營已降鮑超劉連提察知其詐於初九日引軍疾進蕭慶行出烏江與各水營會師約戰適李朝斌統太湖水師將赴滬上亦於是時道出金陵初十日李朝斌派部將郎桂芳李助發江福山等師船由大江衝下先駐浦口以扼忠酋餘黨之未渡江者臣王麟自率定湘澄海清江三營臣岳斌自率親兵左後護衛等營並調正中副後副右親兵前四營同入內河詎師次江浦而賊又聞風宵遁遂會合陸師將江浦浦口一併收復仍沿途追剿抄過逃賊之前賊正竄併九洲洲上偽城之賊不納我舟師截江圍擊賊不得渡爭向蘆葦中駭竄不知叢蘊密處水深丈許或數丈昔道光年間備夷之濠張國樑禦賊之濠及群賊歷年添修之濠溝港縱橫人馬紛逐一蹴即溺死者駢積以數萬計至十一日餘賊飢啼江邊既為新開河所隔不得仍回北岸又為大江所阻不得徑渡南岸各水師分隊登陸盡日輪攻擣刃就戮者半墮江自沈者半惟新中營副將郎桂芳飛檣前驅徑奪洲隘中礮死之此五月初十日克復江浦浦口兩城之情形也二浦既復我軍將有事於九洲洲曾國荃乘夜至新江口與臣王麟臣岳斌會勦該洲在驚流急湍之中高峙偽城巨礮層列對岸有礮江磯中關諸石壘又有草鞋峽下關七里洲燕子磯十數堅壘賊艦賊划與為倚護斷非陸師所能飛越亦非水師所易猝攻計莫如先取南岸數隘庶撤其藩蔽而九洲洲乃有下手之處十二日派丁泗濱許雲發楊明海胡俊友等四營為頭隊從下關進派喻俊明唐敏義陶樹恩嚴定國羅宏裕楊占鰲等六營為二隊從草鞋峽進更派彭楚漢傅敏才顏海仙張錦芳等為三隊以應之臣岳斌仍與李朝斌往來督戰臣王麟親督成發翔任星元兩營據九洲洲上游作欲攻不攻之勢使洲賊不暇兼顧南岸調派既定十三日天未曙明丁泗濱喻俊明彭楚漢等仍循南岸飛駛而下將遍賊巢賊竟萬礮齊轟猝不得近其壘我軍預以枯荻灌油縱火江上先焚其舟數百賊艦一時俱燼眾勇乘勢躡臺有緣牆而上者有從礮眼中槍險而入者遂平下關草鞋峽入賊壘移師轉向中關該關內倚小河水濱大江水流箭急師船不能上駛胡俊友舍舟連陸突出壘下方將一躍而登勿為槍子洞腹遽殞於陣陶樹恩許雲發憤極搏戰復裹重創士卒亦損折過取回軍暫息乃於次日分兵襲破燕子磯殺賊毀壘而還此十三十四等

日登克下關草鞋峽燕子磯三隘之情形也先是臣岳斌詢諸土人知江濱蕞莽中有堤埂一道可達九洲賊
濠之外至是商令陸軍劉連捷楊鎮南數隊由堤埂缺處島水而進派彭楚漢傅敏才賴海仙三營從洲尾攻上
派張錦芳成發翔任星元三營由洲頭攻下派喻俊明唐敏義嚴定國等及李朝斌所部之李助發周正林江福
山等營各駕舢板繞洲奮擊另飭丁泗濱羅宏裕楊占鰲等由南岸分領水師直趨中關十五日昧爽兩岸並舉
人人皆殊死戰賊之在中關者自恃附城為壘卒不稍動其堅踞九洲者下有賊划上有偽城千礮環轟片刻
不息又於東西南三路分伏洋槍悍隊伺隙出擊搗我精銳幾不可以數計彭楚漢唐敏義負創角戰誓得此隘
而甘心戰至日晡賊少怠矣乃於初更時謀之成發翔喻俊明賴海仙張錦芳等乘月色昏暗中移船潛近賊壘
會西南風大作眾軍以火箭擲射立焚水中拖罟數隻風引火猛燃及洲上卡房喻俊明李朝斌度軍直上成發
翔任星元張錦芳在左彭楚漢賴海仙傅敏才在右各率弁勇大呼岸丁泗濱亦自中關鼓棹而來躍過重濠
肉薄齊登前鋒既殲後者更進踰者被戕踐尸復登竟以二更後越牆撲入聚殲群醜無一脫者遂奪九洲偽
城一座並獲大礮數百尊牛馬旗械無數此又十五日力克九洲之情形也臣等查九洲為大江關鍵與金
陵相倚甬甌逆首所必爭之地幸賴 天威震疊奪此要隘北岸盡為我有江面一律肅清從此圍攻金陵較
有把握諸戰士酷暑鏖兵血戰至五晝夜之久傷亡至二千餘人之多實亦可嘉可憫此次尤為出力之提督銜
浙江定海鎮總兵喻俊明浙江黃巖鎮總兵丁泗濱記名總兵彭楚漢楊明海均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
督缺出請 旨簡放彭楚漢一員臣國藩曾於堪勝水師總兵案內特保應請先擢總兵實缺記名提督浙江
處州鎮總兵李朝斌因赴滬之使竭力助攻應如何 加恩之處恭候 聖裁記名提督江南京口協副將
成發翔前於克復巢縣案內推為首功此次應如何酌獎仍候 聖裁總兵銜副將楊占鰲李助發嚴定國副
將賴海仙羅宏裕傅敏才周正林李宏誠均請 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楊占鰲並
賞加提督銜李助發賴海仙羅宏裕傅敏才並 賞給勇號記名總兵張錦芳請 賞給提督銜已保總兵

銜副將唐敏義請 賞給勇號副將銜恭將許雲發陶樹恩均請以副將儘先補用並 賞給勇號許雲發

並加總兵銜游擊江福山請以參將儘先選用並加副將銜其餘出力人員可否由臣等專摺奏獎出自 天

恩至總兵銜副將郭桂芳副將胡俊友力戰捐軀深堪憫惻均請照總兵陣亡例從優 賜卹以慰忠魂此外

陣亡各員弁容俟查明彙案奏卹所有官軍克復各城隘及九洲洲緣由謹會同大學士湖廣督臣官文江蘇巡

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驛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賞 文宗顯皇帝御製全集 恩摺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旨頒發 文宗顯皇帝 御製詩文全集

奉為恭謝 天恩仰祈聖鑒事竊臣接准兵部咨稱奉 旨頒發 文宗顯皇帝 御製詩文全集

一部共六本謹遞到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頌欽惟我 皇上孝思維則文命祇承 橋山

之弓劍未忘緩行 慶典洛水之圖書已出先煥 天章藁六為七之經悉本十一年之競業成五登三之

盛幸開億萬世之治安 呈極之敷言 命史臣而校上 詩兼風雅頌非韓毛齊魯所能銓 文

躡夏商周躡羲軒唐虞而尚友虹飛繞室溯孔門絕筆之年龍負渡江是以氏錫疇之後遂使秘笈頒於天祿寶

書落於人間臣衡陽下士嚮序諸生蒙刻夙愧於雕蟲班聯倖躋於司馬窮年操甲皆 先皇教澤所陶成

擇日拜庚亦微臣平生之結習惟當書萬本而誦萬遍襄平淮入蔡之勳協八音而調八風上墮山翁河之頌所

有微臣 感激下忱謹附兩江督臣專差之便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奏復水陽等隘及高高等四城摺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 奏

奏為水陸各軍剿撫兼施查復水陽新河莊東壩等隘高瀆甯國連平溧水四城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

官軍攻克水陽新河莊並復高瀆東壩等城隘臣國藩於十月十二日附陳大概在案方鮑超進軍仙人橋王可

陞進軍東門渡出金寶圩之南將并攻新河莊臣王麟以該處地窄勢險未可以用眾也因率喻俊明唐敏義水

師兩營並約吳仲修劉祥勝傅家桂等陸師六營出金寶圩之北將有事於水陽臣岳斌亦率李濟清羅宏裕王

仁和等戰船來會師次寧遠見有堅大石壘礮眼層列能越水陽等處而遙擊我軍九月二十六日風雨蔽天賊
備少懈喻俊明唐敏義乘夜連礮過河密排洲次徹夜環轟比曉石壘半圮遂合劉洋勝等鼓噪而前李濟清吳
坤修亦駕小划入亮陡門平圩堞數處併攻水陽破之其南路則有成赫翔張錦英等帶舢板進南湖毀夾岸兩
卡即於次日衝過新河莊從油榨溝倒擊而下時鮑超浮橋未成弗克東渡王可陞偏師獨進正與賊眾相持各
水勇岸大呼踰濠競入力攻新河莊又破之水陽東北曰滄溪距滄溪十餘里曰塘溝為直達高瀆之要路臣
王麟於二十九日令吳坤修萬化林往取滄溪親督水師及傅家桂等陸師襲取塘溝進塘溝數里曰高瀆湖口
東西兩壘萬槍齊發阻我陸軍進步十月初一日唐敏義王仁和於檣子如雨之中會台各舟師疾駛而進拔其
壘又數里曰長樂鎮街市之中賊築石城礮臺旌旗迷目我軍略不停槩衝入湖心忽一橋洋槍集於橋下
喻俊明羅宏裕李濟清傍兩岸悉力衝擊唐敏義王仁和爭拔橋木斫斷橋梁一躍而上舉火立燭石城該鎮既
克劉祥勝傅家桂亦渡旱隊來助吳坤修萬化林亦自滄溪戰勝而還乃合軍謀進高瀆先是高瀆賊目楊友清
乞撫不許至是該賊目遣人通款伏地涕泣自陳臣王麟察其情詞可信令與偽輔王餘黨自相攻闕始許之降
初二日率師前往受降及至西門外煙燄上騰殺聲未絕楊友清率眾扣馬告曰偽輔王府餘孽有變頃已計斬
之矣於是入城安撫悉遣降眾是夜略地而東並取固城一鎮此九月二十七至十月初一日水陸連破七隘初
二日收復高瀆縣城之情形也自太平旌德背盟叛去之江中二酋下竄東安鎮圍與偽匡王賴文鴻合股易開
後以旌德初復賊未遠颺利在遠戰而又慮廣德撫議未成仍為該二酋挾之以叛也乃遣降人彭國鈞間道入
廣德馳諭招之一面部勒營伍於初三日度環雲嶺將抵東安鎮市口賊館如雲蔽布村落間歐陽廷易致中步
隊及蕭章開騎隊騰蹕而入所遇輒殲隔岸賊援涉水來爭又得陳裕英等渡河抄擊陳名鈺等沿河兜剿賊受
大創聞然而清維時寧郡守將劉松山方揚隊於白果樹湯村何村一帶詢知林木店增賊四五十眾悉自東安
鎮戰敗而來乃引軍突出截之賊正傳餐將無不虞我兵猝至悉無關志棄全駁奔劉松山親督各勇馳出廣德

大路旋即移師東營將攻甯國縣城詎賊賴文鴻先經聞風宵遁而易開後所派之陳裕英等軍適至遂與劉
 松山會復城池初四日彭國鈞返自廣德引降將鄭魁武部眾萬餘人詣東安鎮軍前乞降易開後曉以大義簡
 留一營餘則概予資遣惟鄭魁武舉眾來歸廣德一城又為江會義申法喜叛黨乘虛竊據矣此十月初三日收
 復甯國縣城之情形也初新河莊沈克尚有東夏四壘為建平東壘之樞紐初八日鮑超合馬標周有勝王行慶
 等屯軍清塘進攻東夏賊恃牆圍濠深堅伏不出馬標摩壘而進于刀悍酋周有勝王行慶率眾爭抽鹿角奮力
 齊登一壘平而東壘俱下自是東壘守賊黎立新等上書水營請為內應建平守賊張勝祿等上書陸營請獻城
 池定議建平撫事使馮標任之東壘戰事則鮑超與臣王麟同任之初七日臣王麟率水師八營及吳坤修劉祥
 勝等率勇六營馳赴亦率馬步十三營各趨東壘見上壘高峙三大壘環繞有偽城橫亘數里正議分軍立寨
 為隨王楊柳谷馳告壘賊梗命楊輔清為謀主乞速進兵以踐黎立新之約鮑超即令譚勝達李文德鮑鐵生
 黃海清孫得友等繞壘圍攻臣王麟亦令喻俊明唐敏義等五營依護吳坤修劉祥勝各隊直出壘下適臣王麟
 飛檄而來督令李濟清王仁和羅宏裕等專向水路助陣戰不逾時賊盈千賊多踰壘而逸者楊輔清從亂軍
 中敗往溧陽而楊柳谷立獻偽城乃克東壘專監東壘復而建平之捷書亦至自馮標入境宣諭張勝祿等十二
 人感極涕零矢志不貳即於是日新橋跟王藍仁得舉城以降建平復而溧水之降書又至溧水者為楊英清
 黨眾萬餘願隨軍械各散回籍十二日臣王麟會同臣岳斌帶隊進城溫詞撫慰肅賞之行不復稍留餘眾另立
 新營此十月初七至十二等日剿撫兼施克復建平溧水二縣及東壘一隘之情形也伏查江皖接壤之區以東
 壘為關鍵仰賴天威震疊擊服羣酋旬日之間收取四城并奪東壘重險臣國藩現檄鮑超全軍駐守東壘保此
 三省扼要之地即為附近游擊之師撥派王可陞守溧水李榕守建平洪容海守高淳朱品隆喻吉三兩軍分守
 青陽石埭太平三城易開後劉松山兩軍分守甯郡旌德涇縣三城此外無一可撥以故廣德一州未能進剿甯
 國一縣未能置守致皖南不克一律肅清悅款實深諸賊自革面自新有裨全局似宜以其罪而并錄其功合無

額懇 聖恩准將楊柳谷鄭魁武張勝祿等三人 賞給都司虛銜頂戴楊仁義黃儒翰李明魁黃勇江

元泰陳永爵董明玉湯桂風陳世清周珍全汪保發等十一人 賞給守備虛銜頂戴以昭激勵其餘大小頭

目可否酌給虛銜此次在事出力人員可否各等查明併案保獎之處出自 鴻施逾格至陣亡各員弁均

俟一併確查彙案請卹所有官軍剿撫並籌復入城隘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賞著馬掛 恩摺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兩江督臣咨稱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兵

部侍郎彭玉麟督帶水師剿賊江南所向有功本年五月間克復九洲要隘八月間解青陽之圍迭著戰績此

次收復高昌梁水城池及東壩要隘剿撫兼施亦屬甚為得力彭玉麟著加恩賞穿黃馬褂以示優獎欽此當即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謬統舟師未宣凱奏雖會同水陸倖收尺寸之功而規復金陵尚

愧遲延之役涓埃莫報夙夜懷慚通荷 優獎特加 聖慈曲被 溫綸下旨且逾榮哀之榮章服仰邀頓

壯行衣之色 恩光至渥感悚難名 臣惟有効助東征冀戴南服督履軍而益奮鯨鯨浪以管平三千里天塹

離清東奏瑞穴擒渠之捷六五文坤蒙元吉長依垂紳正笏之班所有 微臣 感激下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賞世職並加太子少保銜 恩摺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兩江督臣咨稱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兵

部右侍郎彭玉麟前在江楚等省屢著戰功及與楊岳斌同領水師擊克魯漢南陵無湖金柱關銅城關東西梁

山等要隘招撫高濂水降眾克復東壩肅清江面奮勇敢有為若加恩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加太

子少保銜等因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早陪醫序謬列戎旃溯及癸丑之年始

多...

造舟於衛郡甲寅之歲初試戰於湘漕嗣是攻克鄂城長驅田鎮回援楚北馳救江西破湖口之石區剋潯陽之劇寇以泊陸兵安慶決策無湖斷鐵鎖於西梁權金戈於東壩三山鎮下九洲頭雖無役之不從實靡功之可錄荷 兩朝之恩 恩賜躋九列之崇班曾未報於涓埃久抱慙於夙夜今年以秦寇之南來 微臣率舟師而西上救兵似火稍愆金陵會剿之期報捷如飛正值璧沼告成之候此蓋 聖主如天之福兼賴諸軍累月之勞 微臣區區何力之有近蒙 宸輝俯照錄微績於 芝綸 溫語優加賞 殊榮於華表大與世澤增白屋之光輝四輔曾延陪青宮之僚佐 恩施逾格感悚尤深 臣惟有運籌習勤抗戈勵志兢兢業業常懷冰淵悚惕之懷子子孫孫無忘 高厚生成之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

太后 皇上聖鑒 奏

解署漕督并請開兵部侍郎缺摺 同治四年三月初二日

奏為欽奉恩旨懇陳下情并請開兵部侍郎本缺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

四年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漕運總督命彭玉麟署理等因欽此聞 命之下感悚莫名竊惟臣以諸生從

戎十有三年仰蒙 文宗皇帝暨我 皇上逾格恩施海擢至兵部侍郎前年蒙 特恩賞穿黃馬褂去

歲金陵克復又蒙 賞加太子少保銜并給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自願何人叨竊寵遇至於斯極夙夜祇懼

若涉春冰茲又欽奉 恩命署理漕督以臣之愚再四忖度有不能不披瀝上陳仰冀 聖聰者伏查東南轉

漕關係 國計甚鉅軍興以來河運久停現幸軍務將竣自須規復舊制本年漕臣吳棠試辦河運三萬石似

因實創始費經營此後通籌全局重立新章全改海運既無成案之可循盡復河運又無賴船之可用督撫雖各

任其責漕臣實總攬其綱臣於斯世全未諳究何可冒昧嘗試貽誤京師此臣之不敢受 命者一也臣於咸豐

十年蒙 恩簡任安徽巡撫自揣才力難勝封疆之任三次具疏力辭仰荷 聖慈察察改補今職彼時粵

逆猖張苗練捻匪文相構煽皖江南北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臣方專力水師其艱難與皖撫相等區區愚忱既

為 皇上優容亦天下共諒以目前情形而論漕臣責任雖重較之十一年之委撤應無則有勞逸之別難易之分若辭皖撫於昔日而任漕督於今時未免辭費而就逸舍難而就易既變易乎初心恐貽譏於物議此臣之不敢受人者二也臣本有失血之證年中時時發久居水次積受風溼傷身筋骨疼痛左手右足老作麻木近來心血過虧逐漸加甚早欲以疾上陳惟新設長江水師上自岳川下至崇明相隔四十餘里中間設汛分官事事創始兩江督臣曾國藩以臣久領水師於風濤水之異宜江而港汊之歧出較為諳習屢屬以立章程無可推諉頃於舟中篝燈屬火深思稍久即覺心搖搖不能自主執筆在手偶一停頓心手不能相貫往往筆落手儿而自不知自訝蒲柳早衰萬難再膺重任此臣之不敢受命者三也竊此數端踴躍萬狀惟有仰求 皇上天恩另行簡員署理漕運總督俾臣得稍安愚拙之分不勝幸甚抑臣更有請者臣久失怙恃終鮮兄弟本無妻子室家之戀兼少期功強近之親祖宗邱墓祭少闕如抱恨在心時時隱痛早擬營中安置稍安乞身修墓結廬其旁稍贖十餘年罪疚前此金陵未克不敢顧及私家去秋大功粗就欲上陳而 恩施疊沛有加無已欲固辭則跡涉矯情既拜命則又不敢遽作陳情之請且彼時楊岳斌曾慶奎鮑超相繼遠駐與督臣始終兵事者只臣一人金陵新復裁撤各營不能不幫同彈壓是以未敢冥然引去今幸江南諸事均有頭緒長江水師已由臣規立條目即可與沿江各督撫會同具 奏微臣身在行間濫廁御戚揆之於心更有未安惟有再乞 天恩俯准開兵部侍郎本缺臣亦不敢遽作歸計容將營中事件料理清楚再行具摺請 旨回籍此後有生之年皆出皇上之賜臣不敢輕率從事亦不敢矯激鳴高所有濬陳下情緣由理合專摺因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訓示謹 奏

再辭署漕督並請開侍郎缺摺 旨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為接奉 諭旨再陳下悃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初二日具摺力辭署理漕運總督之命并請開兵部侍郎本缺茲於本月十八日兵部火票遞回原摺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仍着迅赴署任毋庸固辭欽此

跪請之下用知所措臣上次自江甯拜謁後馳裕漢口營次春令木旺舊時失血之症屢屢復發較前加甚夜不成寐正調理間復奉諭 諭旨仍令迅赴署任以嬰疾未愈之身蒙 皇上期望之切身皇恩深懷有不得不再行懇陳者臣本寒儒備書養母咸豐三年丁母憂聞粵逆之亂激於義憤慷慨論兵曾國藩著錄來虛譽屢次寓書強令入營臣勉應其招星經從戎初次謁見即自誓不求保舉不受官職曾國藩察臣語出自誠而許之乃十餘年來不求保舉而膺破格之獎者已非一次不受官職而蒙非分之榮者幾蹟在品通之初心媿汗浹背然臣猶有以自處者分職雖居卿貳而辦事尚不離水營歷數自知府而擢至巡撫由巡撫而改補侍郎未一日居於其位且從前每轉一階即具稟督臣曾國藩請其代奏懇其將臣以軍中辦事不能不畧崇名位既未赴任何以因諱故有時以溫語答臣有時以峻詞拒臣除代臣一拜巡撫外餘業均未代奏而臣則始終不敢以寔缺人員自居歷任應領養廉俸銀從未具絲毫誠以 恩雖受而官猶虛寄也此次欽奉 恩命署理漕運總督并飭迅赴署任臣自度福急之性迂愚之識羸病之軀斷難勝此巨任若強不能以為能譬猶責弱者以舉重命跛者以急行其為顛隄可立而待與其債事而追悔何若量分而瀆陳伏乞 皇上天恩另行簡員署理漕運總督仍准并開兵部侍郎本缺俾臣以間員効力軍中料理長江水師善後應辦事宜實為至幸抑臣更有請者現在粵東淮北兩處防堵均極緊要臣未能迅速赴淮吳棠即未能交卸赴粵前次具摺請辭往返已逾半月此次重申前請若 皇上責臣以必行臣惟有負罪 再辭在臣因辭官而獲 展體固屬究有應得而兩處軍務未免耽延貽誤實非淺鮮惟有仰求 聖慈曲諒允臣所請庶幾微臣一身幸免隕越之咎而粵淮兩地速得主持之人不勝踴躍屏營之至所有再申下悃緣由理合專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請開同籍補守制摺 同治七年六月十八日

奏為臣病勢日深懇陳懇請開缺同籍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四年二月十六日欽奉署理漕督之

命兩次陳情力辭並請開兵部侍郎缺申明不敢遽作歸計容將營中各事清理再行具摺請旨仍籍奉 旨
鑒奏情殊懇摯出於至誠彭玉麟著准其開漕運總督署缺所有長江水師善後應辦事宜仍著該侍郎妥為辦
理欽此跪請諭旨感悚莫名茲於同治七年三月初五日兩江總督臣曾國藩會同臣擬將補水師長江各缺詳
晰陳 奏經軍機大臣會同各衙門履議具奏五月初三日奉 上諭未盡事宜十條及大街借補小缺章程
均着照所議辦理等因欽此跪誦之餘仰見 聖慮周詳規畫久遠曷勝欽佩惟念臣自出從戎以來與水師
相始終今幸東南肅清髮捻平靖軍事已完長江水師新設衙署泥地均皆勘定其善後應辦事宜有長江水師
提臣黃翼升精明強幹練達營務辦理有餘臣之下情苦衷有不能滌陳於 君父之前者臣少孤苦零丁備
書養母咸豐二年丁母憂未終適遭粵逆之亂義奮所激遂應營國藩之招墨旌從戎創立水師非敢云移孝作
忠良以先臣曾受 朝廷一命之榮臣生母亦時以忠義相勗當 國家多難之日義不得顧私情也臣素
無聲色之好室家之樂性尤不耽安逸迨軍中餘年未嘗一日移居岸上誠以親服未終而從戎既難解免
未嘗請一日之假同籍調治終年風濤矢石之中雖甚病未嘗一日移居岸上誠以親服未終而從戎既難解免
於不孝之罪豈敢復為惜身家之畧然先入祠廟未成墳墓久缺祭掃每一念及哽咽於懷今荷 聖主如天
之福東南軍事業已肅清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係風俗之盛衰臣母喪未終出而從戎專以殺賊為志今
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資位長江既設水師提督責有攸司臣猶在此似乎戀權臣前奉安徽巡撫漕運總督之 命
自陳才力不逮再三懇請開缺疊奉 恩諭有誠實不欺情辭懇切出於至誠之譽今忽改易初心戀戀官爵
則前此之辭疑於作偽聖人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若從軍殺賊猶可曰仰承親心今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
於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以傷風俗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而退無伏惟
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道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 朝廷之雅化况人之才力聰
明用久則竭若不善藏其短必致轉失所長臣本無經濟之學徒以負性愚誠力精強壯恃勇往直前之氣妄欲

掃蕩賊氛幸荷 聖主福庇保全性命於十六年出入風濤經患砲火自愧性情偏燥又苦才具疏庸無舉事
 之長才恒揣心而過計思慮傷脾傷肝月積年累遂成怔忡國量近年當春夏木火司令血不榮筋心空無
 主同治六年春夏又大病六月二十九日咯血傾盆立時暈倒幾不起今年春夏發更劇臣今僅餘殘喘過
 事善忘言語多妄舉動常乖右手足曾受砲傷自五十歲當春發損痛苦難名時近麻木往年狂風猛浪肉薄血
 飛怡然無懼近年奔馳江上稍覺清甜則心神搖悸寔心血虧盡不能自主故也危險震撼疾疢侵陵精力日衰
 心氣日耗飲食短少夜不成寐遇事一加思索則恍惚不能貫注自治治人皆覺精神振作不起若再不安心調
 理必致貽誤 國事古來臣子往往初年頗有建樹而晚節末路隕越貽譏困由才庸亦其精氣已竭也臣每
 讀史至此竊嘆其人不知善藏其短又惜當日朝廷不能善全其長是以知進不知退聖人於易深戒之也伏維
 皇上以孝治天下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開臣兵部侍郎本缺回籍補行終制藉可修理祠墓以讀十餘
 年遠離先寵之憾不致時抱終天之憾靜養病軀得以醫治臣雖至愚感且不朽如果治復元則報 國之日
 正長斷不敢永圖安逸所有懇陳下情懇請開缺緣由理合專摺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
 謹 奏

謝准開缺回籍 恩摺同治七年七月十一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調任直隸總督臣曾國藩咨稱八月初二日接准吏部咨開同治
 七年七月初十日奉 上諭侍郎彭玉麟奏病勢日深請開缺回籍一摺據稱治軍十餘年身受重傷積勞成
 疾咸豐二年間母喪未能終制現在東南肅清髮於平靖軍事已完懇請開缺回籍等語情辭懇切出於至誠自
 應俯如所請兵部侍郎彭玉麟著准其開缺回籍補行守制該侍郎帶領長江水師多年戰卓著近年辦理善後
 一切事宜悉臻妥協朝廷倚畀甚深著於終制後即行來京陛見聽候 諭旨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
 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以書生從戎十餘年來備嘗奇險皆記 朝廷威福轉危為安沐 高厚之恩愧

清埃之未報屬以水師康事上疏陳情惴惴焉惟以不得請為懼茲乃仰蒙 恩命許令還山惟 聖主四

體夫人情使微臣得行其素志况乎 龍加幾與術錄戰功 九重特錫年 温綸一字已祭於華表臣

何人斯磨茲 異數五中循省感激涕零現在商同曾國藩將長江水師沈歸善後各事一一清釐頭緒尚多

約須時月方得交代清楚啟程回籍擬俟到籍後虛墓補制稍贖愆尤如果病體得以就痊即當趨赴 闕廷

跪聆 聖訓斷不敢稍耽安逸有負 生成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遵 旨暫緩回籍片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臣正不獲摺間接准湖南巡撫臣劉崑崙咨稱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彭玉

麟奏病勢日深兼未終制懇請開缺回籍當經降旨允准仍令於終制後來京陛見候旨錄用惟現在曾國藩調

任直隸總督長江水師營制係屬初創恐黃翼升一人不足以資控制着彭玉麟於百日後迅赴江皖地方扼

要駐紮兼以養病朝廷仍不畀以員缺於該侍郎本意亦屬相符諒該侍郎素性忠義朝廷如此體諒當亦不敢

再行瀆請即着劉崑崙傳知該侍郎於百日後迅赴江皖擇地駐紮庶黃翼升得有商確而各舊部亦有所秉承也

欽此聞 命之下欽感莫名伏思長江水師事宜本係曾國藩會同臣一手經理數月來趕將分汛各事一一

布置約須時月方能啟程回籍業於摺內陳明現又欽奉 諭旨慎重江防伏讀再三仰見 聖慮精強體恤周

至憐臣疾病已久許為開散之員因臣閱歷較深畧責馳驅之效臣雖至愚能不感激奮興圖報萬一惟水師章

程業已大定但能恪守規條即遠資控制黃翼升資格最老廉潔勤慎所有補缺各員大半曾隸麾下情誼相聯

不虞隔閡目前曾國藩奉 旨調任直隸臣當慎之又慎回籍之期并不以年內為限總須條理精密交代清

楚俟明春再行起程將來到家後遇有緊要事件儘可寄書商確或須臣親面承酌亦可輕軻東來徑赴皖江會

同料理仰副 聖主履念南服之意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暫緩回籍摺同治八年二月初九日

奏為遵 旨將水師分汛事宜布置周妥再行回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奉到十二月初一日 上諭彭玉彭奏回籍起程日期各摺片所陳各節籌畫雖極周密而相距較遠深恐呼

應不靈且責任不專亦不足以資統攝著該侍郎將水師分汛事宜布置周妥明春再行回籍一俟百日期滿即

着標遠前旨迅赴江皖擇地駐紮用資控制以副朝廷重念江防曲體重臣至意諒該侍郎素矢公忠必不至再

行請請置身事外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仰見 皇上慎重兵防體恤下忱無微不至竊長江分標

歸汛諸事宜十條萬緒臣清理數月朝夕不遑至歲除幸皆妥帖所放營哨員弁均於開正陸續抵任各分防守

以專責成臣一介書生素非有經濟才名足膺當世之用方粵賊之興不過一念愚慮遂忘其無官守之責慨

然置身局中至於今日竟受 殊恩消埃未報而反欲置身事外臣雖至愚斷不出此奈稟質孱弱痼疾日深

頭暈心忡神憊目眩一日數起加以咯血之證交春即發近日咯血不已復加氣逆胸滿夜不能寐疲因萬狀年

力日衰氣血日耗誠回籍後醫治未能速愈有負屢次 溫綸惟有仰體 皇上慎重江防之至意暫緩歸期

先於本年正月十五日交卸軍符歸黃翼并總理長江事務布置一切臣亦不敢遽行回籍擬乘暇赴江浙就醫

一次仍返長江巡視察看各標營次上下周歷兩月敦勉各員弁無忘操練以備不虞無圖安逸以儆盜賊無好

酒色以離凡地無貪財貨以擾商民冀其勤勞而教誡其不逮上以宣而 朝廷之威德下以申十餘年統帥

之私衷總期合五省水師意洽情融雖為一氣自是以後惟黃翼并一令是聽庶幾仰承 諭旨專責任以資

統攝而不至或有廢弛之端天下事創始實艱而守成亦不易至新舊交代之際尤為動情之所乘除今水師改

勇歸標雖守成實同創始此次交代之後巡視告誡至再至三振作其精神聯絡其恩義諒諸員弁各具天良自

無敢不力加勤奮以圖報効 高厚於萬一臣不學無術僅以鄙見所能及微力所能到者盡心布置上答

鴻施至見所不及力所不到籌畫或有疏虞與異時或有富補救更張之處應請 諭令沿江各督臣撫臣

隨時會商提原精心籌度請 旨施行以資整頓而免廢墜所有臣遵旨將水師分汛事宜布置周妥再行回籍身理台專摺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前在營刊用兵部侍郎木質關防一顆業經銷毀此次發摺借用兩江總督關防台并聲明謹 奏

挑選大砲運赴衡州片

同治八年二月初九日

再咸豐初年髮逆下窺曾國藩以衡州一府地居上游物產齊備率臣等創立水師為規復金陵之計仰蒙

朝廷威德幸賴成功臣查衡州為水師發凡之地實長江上游扼要之區域垣壁雖堅武備實少前次髮逆屢次三面圍攻全仗眾志成城而城上實無大砲殊非經久有備無患之道臣在營歷年製辦洋莊大砲今除分歸長江水師提鎮各標外尚有存餘謹挑選一千餘斤至六百斤大砲三十尊為衡州防守之用查有江南板山鎮總兵王吉尚未到任現在請假修墓飭委帶同湖南交衡州協副將收存軍裝局以資城守而備不虞理合附片陳明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選閱長江摺同治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奏再臣於五月十五日在江西途次准署湖南撫臣王文韶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王文韶奏彭玉麟起程日期據情代陳一摺彭玉麟病體未痊殊深屢念該侍郎已於三月十六日因

長江起程渡湖即下即着王文韶傳知彭玉麟將沿江水師各營周歷察看妥善整理並一面加意調治俟簡開

畢病體稍痊即遵前旨來京陛見等因欽此臣何人斯仰蒙 聖慈軫念病軀飭令加意調治仍令疾痊後進

京 陛見凡臣下難進之隱均荷 俯加體恤無微不至聞 命之下感悚莫名伏念臣自八年開缺回

籍仰沐 天恩得以養病鄉里雖舊疾不致增劇而咯血心中筋骨疼痛等證每至春夏必發數次至秋後始

漸退長江水師係臣與前兩江督臣曾國藩創辦之事臣雖退職聞居而係懷大局迫維叢事深愧才智短拙既

於創議章程之時未能斟酌盡善又於將弁歸標之時未能逐一訓誡以致頻年以來時招物議夙夜兢兢不勝

祇獲登泰巡閱長江整頓水師之 命何敢再以兵辭本年春間帶病起程以一葉扁舟渡洞庭經武漢觀鄱

湖按部查順流東下行抵九江及鄱湖等處略由湖甚深恐巡閱未能周備仰託 皇太后 皇上福

庇冒暑遠行竟得直達狼山海口統計五省之中上下五千餘里周歷二十四營考核官兵七百數十員一一認

真查辦示以峻厲力戒因循各將弁之庸劣不職者從嚴參劾不敢稍存姑息惟其中有從前打仗立功實係身

經百戰者臣愚難與共知之實確該員等補缺後未能稱職雖未便仍留定任致有遺誤亦不得不酌留虛榮稍

示體恤除於清單內分晰註明外不敢不將微臣酌度苦心直陳於 聖主之前臣抵狼山後因精力疲憊暑

作休息先將參劾各員弁定稿後咨送署兩江督臣何璟會銜馳奏一面將擬補各員確加遴選專摺奏補並將

長江水師未盡事宜酌核條款再行會商具奏仍俟料理清楚病體稍痊即當啟程北上恭請 陛見跪聆

聖訓以稍持十餘年來懋 閱之忱仍懇 天恩准臣回籍養病稍延殘喘不勝感激屏營之至所有有

明長江水師事竣緣由理合 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詳酌水師事宜摺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聖鑒事竊臣奉 命查閱長江水師所有參劾各員及應補各缺

奉為詳酌水師事竣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查閱長江水師所有參劾各員及應補各缺

業經會同各督撫隨時具奏外臣竊查愚昧以介書生隨同前大學士臣曾國藩從事戎行十有餘年自維材識

迂疏生平未嘗學問於古人取將治兵之道未能窺見一二徒恃一味撲誠激厲士卒以此稍得其力俾立戰功

茲奉 簡命查閱長江仰維 聖慮慮維整頓江防為東南久遠之計而臣智慮短淺深恐無以上副

聖懷伏查長江自荆湖下訖海滬以南北論之則天暫之險也以東西計之又建瓴之勢也而水師一軍據其要

善莫可左顧右盼雄視四方惟是地面遼闊卒賢否不齊為統帥者非有深沈大畧而又出以兢業小心至誠

為 國則一時之利或為異時之害是以曾國藩無恙時每與臣論及水師即謂宜隨時變通以防流弊不可

操守成法寔係確有所見臣此次簡閱所至竊見此軍改歸總制甫及五年而弊端已伏不可不為謀整頓俾無

失設軍初議以仰制

聖主顧慮東南之意管見所及約有四條用敢分晰舉為

皇太后

皇上

陳之一曰將材宜慎選也長江水師管轄五千餘里而提督一人為之統帥必其精神智力無所不及而刑賞職令實有不出戶庭生制遠近之勢乃為勝任非徒一年一巡循行故事而已也故將材極難其人臣竊謂能當其任者有三等智識宏遠天資忠亮其上也秉性剛方威克厥受其次也撫守清廉敬慎畏法又其次也前明武臣中如周繼光文臣中如王守仁此不獨水師可任而寔水師之奇才至技藝之精練情形之熟習則微末而不足道矣此等人材若不預儲於無事之時而倉猝以求之則必至於僮事困弊以用之殆無異於棄師深可慮也今自軍興以來謀臣猛將以及中外文武大臣才守兼優為 皇上所真知灼見者自不乏人發蹤指使惟上所用而臣以為尤宜責成統兵大臣及各省賢明督撫隨時保舉將才無論其現為將帥現為偏裨但視其志趣才畧果與前三項略能相應即行密疏保奏 皇上再博加詢問或遇事飭令來京 召見果其所舉不誣隨時不次擢用而又假之以便宜之柄臨之以不測之威務使有才者得以自盡其用不才者不得承乏其間擇將馭將道無過此至於各營弁勇如有心地樸實智慮過人者即責成各鎮將隨時甄錄上之提督及該管各督撫亦即隨時察看視其可用者次第擢用以儲異時統帥之材庶幾人材日出而折衝禦侮可以惟我指揮矣一日積習宜方除也國家設立水師各營所為者殺伐之事所恃者勇敢之氣所服者勞苦之役使無其勇而畏勞則將何以行殺伐乎臣每見前史所載凡在開創之初用兵不多戰功獨傳至於承平既久日益增而益不可用故粵寇之變至於捨兵募勇者豈兵獨弱而勇獨強乎兵有習氣而勇無習氣故也臣與曾國藩初起義旅湘軍所向有功其時自將弁以至士卒大抵非書生即農夫也不知有衣服玩好之娛不知有功名勢位之樂不知有趨踰應對之文當時湘軍所以勝人不過兩端曰樸曰勤乃數十年來將事漸平鎮將則狃於富貴士卒則習為恬嬉於是樸者以奢而流勤者以惰是今日之勇又將化為昔日之兵矣豈不可慮哉則居今日而欲整頓水師之弊亦在統帥之先去積習而已臣查閱所至所見鎮將以下樸實者尚不乏人而亦時有修飾厨傳講

多司

司

司

究應酬者均經臣隨時戒飭甚者至於未刻頗聞每屆巡閱儀節繁縟沿途迎接開放大砲甚至合隊排砲如攻大敵是但知聲威之壯而不顧火藥之虛糜也業已由臣通飭禁止所到馬頭支搭五色棚帳鼓亭饒吹儀仗甚都是徒飾觀瞻之美而不知攤派之難支也且此習一開則儂巧者必因此見長推曹者必因此而見短喜怒愛憎隨之而轉移即非是實虧隨之而顛倒其與承平年間儉營氣習又何以異乎臣於擬派一節業已嚴札申集其各營紅白磨帚及祭祀禱賽時有萬不得已之需商之湖廣兩江督臣畧籌間款俾資辦公此後再有攤派名目應即照例扣軍餉例從嚴參辦所有無名費用徒飾外觀而有損軍實者應請 嚴旨飭下懸為厲禁務使上行下效無失樸誠之舊以養勇敢之風庶於水師可以久遠無弊一日軍政宜實講也臣所議慎選將材既足以收賢者之用力除積弊又可以開不肖者之心而鎮將以下中材居多則利弊所在必持有成法以制之此軍政之所宜講也查水師定例用人甚嚴原以風水沙線舟楫器械非熟習江海情形難得力長江水師原奏第十五條兵部議定水師缺出不得撥用別項水師人員是長江用人之法必須長江水師人員方可補用自曾國藩創立水師以來十有八年除已充營官外其勇目以戰功保至參游都守千把外委者人數甚眾現已改為經制員缺即該參游以下名額為兵其實皆候補人員也臣前與提臣再三定議即以此等兵中之官作為水師候補遇有缺出擇其人材可用酌量拔補不得濫收外來人員至二十七十餘員之多各鎮營或三四十員或五六十員詢其來由在提標者皆曰自各處荐引在鎮標者曹云由提督飭送迨按冊點名則有向在水師各營因事撤革者有向在陸營僅於履歷中聲明暫在某水師效力者并有僅於冊上註一銜名並無出身履歷而熟閱之概非其人者可謂冒濫已極而一經收標即津貼薪水糜費尤甚日復一日數年之後長江水師必盡雜出不倫而營制不可問矣惟此項人員收標既久一時難以盡遣臣擬限以定制提標止准留三四十員各鎮只准留一二十員其有不安本分或別有嗜好者隨時嚴加沙汰此次嚴定額數俟隨時用竣即不准再收候補人員如有出缺專於長江水兵中拔補以免外來別項人員紊亂務使水師人材純歸水師拔取以符定制其各營額兵

以前類多湘勇查各省水師兵丁向由本地招募是以生長其土情形較熟今擬凡在水師地面漁戶水勇人等如有年力精壯心地樸實諳悉風水沙線者皆可酌量募補且使湘軍士卒主客並用以杜勾結忘為之弊於軍政亦有裨益至原奏二十七條不准私設砲船所慮最為深遠而近來民間砲船未能禁絕其行劫巨安往往有假冒砲船之事良田各營砲船但有旂號並未援照沙船漁船定例於船梢兩旁大書應刻標列字號盜船私船無可分別以致營船之攬私開卡匪船之假冒行劫漫無稽查官民均受其害應飭令各營所有砲船均於船梢兩旁大書某營某號第幾號砲船務使旂幟收捲之時猶可一目了然遇有攬私滋事即可按號查究則營船不敢妄為而盜船亦無從混跡矣一日體制宜復舊也查水陸各營設提督為總轄即設總兵為分轄提督固有節制各鎮之權而總兵即有標緘一鎮之責是以定制提鎮相見用資主禮文移往來一切平行蓋重總兵即所以輔提督也茲查長江水師提督與所轄各鎮公牘初擬用札既而改用照會經臣再三商論始用咨至各鎮之於提督則概用申文定非國家舊制至提督出巡所到各總兵必須迎送出境掛刀謁見尤為禮所未有雖苟自卑屈類出於不肖之逢迎而妄為貴倖亦何以存方面之體統况提督之體愈尊則總兵之權愈奪遇有大事能望其引義以諄身用人天當能望其秉公弗阿乎又長江水師原奏十五條哨官出缺都守千把外委五項應全歸提督主政原以統一事權惟委署一事未及分別聲叙長江分汛地段每哨所管汛地或二十里或三十里不等該汛官遇有事故而出缺若必由提督委署則如湖南岳州鎮標出缺提督適在江南太平江南瓜州鎮標出缺提督適在湖南岳州上下數千里懸缺久待往返需時萬一本汛出案勢必無所責成鄰汛出案亦將巧為諉卸關係軍機實非淺鮮提鎮皆係統兵大臣即皆有用人責任總兵用人失當提督秉公參劾可也豈宜總兵竟不預聞若補缺既由提督主政而總兵不得委署一缺則輕重過甚流弊頗多且亦非提督一人精力所及於營務獨有窒礙應請 飭令提鎮體制仍遵 國家定例一切平行其各鎮將弁出缺即由該總兵就近委署再行咨明提督請補其提督缺補非人各總兵即行咨明更正則提鎮有相維之勢即提鎮有相濟之功矣右臣所

陳四條就今日水師已見之弊而言而其弊之未形者防微杜漸尤賴隨時整頓臣與曾國藩等創立長江水師之意原以十數年苦戰藉此一軍奪據長江之險俾賊束手待斃而百戰之士卒之可惜且東南有此一軍居心腹要衝之地一旦有事可以無腹背受敵首尾橫決之虞此微意之所在也臣等誠庸魯受 恩深重既有所見不敢不罄竭以言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為此專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聖上 聖鑒訓示再臣此摺係借用兩江總督關防拜發合併聲明謹 奏

長江水師不兼習弓馬片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再查長江水師章程第三十條水師以便船為第一義善放砲次之凡考獎根須令一人駕一小划渡江一二次凡考砲根須令連五炮無走火遲鈍等弊等語並無考核弓箭之說惟內有哨官仍考試技藝以定等差一語以致近年以來提臣開辦操習弓馬各弁勇等紛紛講求既荒本業兼多廢費其尤為貽誤者借比肄習已前之名因即開登岸陸居之漸查水師陸路原為向來之積習臣與前兩江督臣曾國藩初次定章嚴行禁止不准陸居俟後隨時講議禁止三令五申豈可借端登岸敗壞營規况水師人員向不以弓箭為重即赴部考驗亦只試演燃砲並不考以箭射以臣愚意不但長江師不准兼習弓箭即江蘇新之改外海內洋內河水師亦宜專習花砲不習弓箭庶幾專精一技既可免旁顧之心亦可杜陸居之弊相應奏明請 旨飭下各該提臣嗣後隨時操演及考校各款均應遵照定章不准再習弓箭以仰副 聖天子慎重水師名寔相符之意理合附片陳請伏 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為水師提督請開缺恭摺仰祈 聖鑒訓示謹 奏

再長江水師提督曾國藩於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內江本由出身隨前兩江督臣曾國藩及臣帶兵江上頗著戰功同治元年現任直隸督臣李鴻章統兵馳援江蘇以上海為進兵之路寔惟該提臣淮揚水師一軍與之偕行厥後攻克江蘇等城無役不從御安 天恩簡授長江水師提督自五年奏定章程各歸汛地上下江路五千餘里每年循例巡閱

一次前內江督臣曾國藩以長江水師關係緊要時時督飭竭力整頓該提臣亦思振刷精神力圖報稱惟因從前軍營受傷病根早伏精力漸不如前屢欲引疾求退曾國藩未經允許此次臣巡閱至九江與之面晤又申前請並因本年無軍政之年未敢遽請自行陳奏臣再四籌度長江之責任太重斷非病軀所能整理竊惟主優待下臣凡軍營打仗著有微勞者無不溥邀 恩澤曲予成全我 朝寬大之政寔為互古所未有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開缺回籍養病出自逾格 恩施所遺員缺應請 旨迅賜 補授以重職守理合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謝署兵部侍郎 恩并陳明未能到任摺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六日

奏為恭謝 天恩并一時未能到任緣由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五日内閣奉 上諭彭玉麟

着署理兵部右侍郎童華毋庸兼署前據彭玉麟奏懇恩於陸見後回籍養病本日召見時復再三陳請彭玉麟辦事認真深堪嘉尚刻下傷疾已痊精神亦健特令留京辦事用示朝廷倚任之意該侍郎毋得固辭欽此同日內閣奉 上諭署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前在軍營叠著勞績打仗受傷現在留京當差允宜優加體恤着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竊臣由諸生從戎查得 恩施海濱鄉戴養疴鄉里報稱毫無本年奉 命查閱長江水師事竣後遂 旨入都 陸見懇 天顏於咫尺荷訓誨之周詳感勒私衷非可言喻茲復仰承

恩特 獲蒙疊加開 命之餘彌深慚悚惟念臣力疾從公甫經入 覲尚須從容調攝能否到任俟

大婚禮成後再行具摺奏 聞所有微臣感激下忱並未到任緣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開缺回籍調養摺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奏為滬陳德保未痊懇懇 天恩准開署缺回籍調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五日欽奉 諭旨署理兵部右侍郎又蒙 賞給紫禁城內騎馬當即具奏陳謝並將傷疾未痊一時難以到任情形具奏奉

彭玉麟上公奏稿

旨知道了欽此伏念臣一介書生從戎鄂皖幸仗 威福江面肅清微臣盡副其間曾無寸勞之可錄適蒙 聖恩由速 異數頻叨臣之微忱已難瀾報此次進京 陛見又荷 天語褒嘉疊奉 寵榮自顧何 人庸拙 恩眷自當磨頂捐踵稍酬高厚之恩况臣自幼讀書粗知忠義誠如 聖諭何敢固辭惟是臣之 苦衷有不得不披瀝於 聖主之前者臣自十餘年帶兵江上風餐露宿左手石足積受重傷每逢春夏之交 肝氣發動血不歸營稍一用心遂至神識昏迷舉動失措本年奉 命巡閱長江事竣入 覲沿途復咯血 數次因至狼山略作休息始行就道是以臣於起程摺內即陳明 陛見後回里養病迨蒙 召見復又陳 請現在秋涼氣爽尚可勉力支持轉瞬冬盡春來舊患必熱復發臣於部務本末通曉加以素性矯急愚事不能 含容造事備事之餘即治臣罪而誤公已屬不小與其履而知艱不如量而後入且臣初到軍營自知才短不能 服官與軍士相約不任職守是以咸豐年間歷辦浙江金華府知府廣東惠潮嘉道廣東臬司之 命俱未履任 迨 皇上御極畀以漕運總督安徽巡撫亦俱具摺固辭仰荷 生成鑒臣愚懇不忍拂其初志由先所請 今以衰病之餘忽忝卿貳之列是臣之始終不能一轍上不免有欺於 君父下無以對江上各營前年臣請 開缺回籍渥荷 恩綸許不昇臣以員缺臣之私計仍欲竊懇 聖慈俯鑒前旨准開署缺俾赴江浙一帶 就訪名醫取道回籍或者枯朽之餘仰託 矜全將來長江水師如有廢弛需臣整理之處拜奉 詔書即 刺就道斷不敢稍有遷延推諉以期仰副 宸廑總之臣漫受兩朝知遇犬馬餘生一息尚存此身無所愛惜 惟願保孱軀而報 國非敢辭高位以沽名若其問田求舍適志山林以為娛老之方臣寔取之區區微忱敢 邀 慈鑒所有微臣傷疾未痊請 署缺緣由謹繕摺摺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臣不勝惶悚 屏營之至謹 奏

謝準開缺 恩并遵 旨每歲巡江摺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五日內閣奉 上諭彭玉麟奏傷疾未痊懇請開缺回籍一

摺侍郎彭玉麟平日辦事認真勤勞夙著前於陸見時令其署理兵部右侍郎以資倚任茲據該侍郎奏稱帶兵江上十有餘年傷疾未痊仍懇回籍調理覽其情詞懇摯姑允所請彭玉麟著開署兵部右侍郎缺回籍調理新授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初膺重任一切情形未能盡悉着該侍郎順道馳赴長江一帶會同李成謀布置周妥再行回籍嗣後每年着巡閱一次遇有應行參劾及變通之處准其專摺具奏應需辦公經費着兩江湖廣總督籌款奏明交該侍郎支領以副朝廷慎重江防至意欽此竊臣懇以非材備員卿貳曾無報稱負疾五中昨以傷疾未痊陳請開缺干瀆 宸聰無任悚惕乃蒙 聖主察其真誠 俯允所請凡此 宏恩之曲逮定非始願所敢期仰荷 生成曷勝感戴伏查咸豐年間原任大學士曹國藩創立水師臣曾從事其間迨江軍克復各軍凱撤因此軍糧有益於江防酌立規條留為重鎮不期日久漸有廢弛臣不敢自謂力能整頓而在防既久畧識指歸惟有恪遵 聖訓先行會同提臣李自謀妥為布置嗣後每年巡閱一次遇有應行參劾及變通之處斷不敢稍涉徇隱以冀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微臣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奏報巡江並定每年巡閱章程摺同治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奏為恭報微臣由浙起程巡江日期及所需公費酌量提用毋須另籌並分年居住上下游各情恭摺奏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彭玉麟奏傷疾未痊懇請開缺回籍一摺侍郎彭玉麟平日辦事認真勤勞夙著前於陸見時令其署理兵部侍郎以資倚任茲據該侍郎奏稱帶兵江上二十年傷疾未痊仍懇回籍調理覽其情詞懇摯姑允所請彭玉麟著開署兵部右侍郎缺回籍調理新授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初膺重任一切情形未能盡悉着該侍郎順道馳赴長江一帶會同李成謀布置周妥再行回籍嗣後每年着巡閱一次遇有應行參劾及變通之處准其專摺具奏應需辦公經費着兩江湖廣各總督籌款奏明交該侍郎支領以副朝廷慎重江防之意欽此 何人斯仰蒙 聖慈軫念病軀准開署缺回籍調理仍令每年巡閱

長江水師一次遞有應行參劾事件准專摺具奏尤勞 宸厯慮臣公費無出飭兩江湖廣各總督籌款奏明

文臣支領 天恩高厚無已有加開 命之下莫名惶悚深夜退省感激涕零旋於十月十六日 陸辭請

訓出京於十二月初八日行抵江南瓜洲江岸適新調長江提督李成謀由福建航海到此面晤臣謹遵

諭旨督同該提督將長江應辦事宜商酌周妥交代布置一切該提督李成謀老成諳練強幹精明所論長江

情形防務均中肯綮足以上副 朝廷慎重江防之至意臣因病擬入浙就醫曾經奏明在案此次在途復發

失血乘此暇時即行渡江而東於去年年底到浙江省避居湖濱養病調理入春以來心冲氣逆筋骨疼痛等証

依然次第舉發茲屆春深應行出江巡閱之期未敢以病料為藉延茲定於三月二十日由浙江起程自蘇河江

陰一帶巡查浙江逆流按部西上認真察看不敢姑容臣費受 殊息消埃未報惟有盡此血忱寔乃定行以

圖報効 朝廷於萬一惟每年自上游湖南長沙起至蘇省江陰以下止縱橫五省凡湖河之歸長江分防者

均應周歷合之長江程途五千餘里一往一返共萬有餘里須八九閱月始能差竣回籍及抵重調理為日無多

又須出巡姑無論老病年增尚體不支且年年歸途川費似是空糜茲擬自上游本籍出巡到江蘇下游差竣即

在浙江客籍度歲一次次年由江浙下游起程逆江浙流巡至上游湖南長沙差竣即在本籍衢州度歲一次似

此可節省運川費兼免長江經過各營員弁一年兩次迎候之勞臣無家室之累在籍修退省第庵三間孤居獨

處擬在浙江湖上亦修通菴三間以為巡江往來差竣調理病軀之所至於巡江公費臣素省儉輕舟減從用

費無多前於八年交卸長江水師兵符回籍時餘有閒款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未敢攜帶分文概行清釐咨

交兩江湖廣總督發南北兩鹽道存為修理長江水師提鎮各衙署以及長江辦公要需茲查除修理各衙署已

告竣用去外尚有餘存在兩江生息臣擬每年巡江公費即在此生息項下節省提用以公辦公定為兩便無須

兩江湖廣各總督另籌他款以節糜費而免報銷臣愚昧竊直不敢稍存欺飾謹將由浙起程巡江日期及所需

公費酌量提用毋須另籌並分年居住上下游各緣由專摺由驛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報巡江事宜摺 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為恭報微臣巡閱長江水師事竣日朝並陳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巡閱長江水師擬從本年

起由下游江南汊流而上為一周次年由湖南順流而下為一周業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浙江省派專摺具奏仰

蒙 上諭准如所議辦理在案臣拜摺後隨即自浙起程入江沿途按營查閱先與長江提督臣李成謀函商

囑其先由太平府啟程上巡不必與臣同在一時以以後臣如由上江出巡該提臣即先巡下游臣如由下江出

巡該提臣即先巡上游一年之中彼此周巡互相稽察較為嚴密仍與該提臣約每年於長江適中之地晤面一

次會商應辦一切事宜該提臣深知長近年積弊失之於寬此次巡查以嚴厲為主每閱一營掃淨淨文講求實

際往往親棹輕舟抽點各哨船兵丁不准稍有缺額其營規一切守定曾國藩初次章程不准稍有違背臣所過

之地該提督已巡閱一周察看各營似均深知警備臣又與鎮將營哨各官再三教誡勤慎操防恪守營規恐定

水師立營太寬其勢耐苦力除積習惟查長江水師員弁義勇出身者多行伍出身者少不謹細行因知大體者

多恪守官箴晚暢事理者少初莅任途氣質未化若不曲為開導總難期其一律諳練臣於巡閱之次除面行教

勉外又慮其日以懈生特就各員并巡防差操船砲軍火各利弊逐細講求大而忠孝節義細而日用起居不潔

煩瑣求其易知酌以訓言一百條刊刷成本頒發鎮將以及各營哨員并俾各朝夕展閱以冀互相勸勉日有奮

興氣象並抄訓條咨明兵部備案至此次巡閱遇有應行參劾者隨時咨交提臣李成謀並各督撫彙案參辦上

年參劾留營効力各員并有以過自新仍堪造就者亦咨商該提臣酌量奏請開復庶事權歸一賞罰不致參差

臣巡閱長江至湖南長沙事竣後於九月十六日回衡州原籍綜計周歷長江五省水師各營雖較上年均有起

色不敢遽信為可靠惟有彈竭血誠歷久不懈以仰副 聖主慎重江防之至意至巡江經費一欵臣於長江

公款所存兩江生息項下提銀四千兩撥節動支已可敷用前由兩江督臣李宗義湖廣督臣李瀚章奏准籌撥

之一萬兩臣並未提用以節經費而昭核實所有巡閱長江水師事竣並陳事宜緣由理合恭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此次拜摺即用奏明刊刻之本質關防合併聲明謹

奏

欽此
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奏為叩泣懇陳願懇

聖躬稍節哀情仰祈 慈鑒事竊臣接准浙江撫臣來文准禮部咨據聞十二月初

五日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伏地搶呼真知所措欽維

大行皇帝御宇十有三年孝治克諧規模擴

於無外武功大定聲教洽於羣生凡在臣工靡不涵濡

德澤何期奄棄黔庶遽慟

宵天我

皇上寅

紹 丕基至情馳擊當此追攀莫及伏願

聖懷稍節哀傷勉紓悲痛上以慰在天付託之重下以副率土

謳歌之誠臣不勝哀慕願懇之至為此懇誠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敬陳管見善自強之計摺 光緒元年四月二十日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少更憂患長從軍旅近則鋒鏑餘生久搜痼疾自問生平無日不在憂危

困苦之中目睹時局艱難內患外侮伏於無形我

皇上冲齡踐阼

兩宮

皇太后垂簾聽政日理

萬幾臣受

恩深重不能稍分

宵旰之憂敢取此心如負重負每當午夜徬徨為國計民生通籌大局

有亟宜自強不容一日稍緩者然如購備船砲廣儲軍火籌畫餉需似自強矣而非自強之根本也論今日之時

勢譬猶大病之後元氣久虛治衣猶須治裏又如樹木欲其枝葉茂盛必先培養根株竊不自揣妄抒愚蘊之見

孰籌自強之策請為

皇太后

皇上總晰陳之一曰清吏治州縣親民之官最關緊要苟不得人即為

地方之害卑劣貪鄙固當參革完辦庸劣委靡亦當分別降調兵燹以後民生多困寔由吏治多疏各省候補人

員流品不一大吏往往優容不知優容於知恥者尚可激厲自新優容於不知恥者適足養成不肖近來各省風

氣往往因候補人員擁擠輪署州縣而寔缺轉少從此官場愈壞百姓之受禍愈酷何也官員之署事譬之住屋

之租賃自家住宅稍有破壞急急補治責無旁貸故也若借屋暫居明知非我之屋不特不加修葺甚至任意

糟塌折屋作新久之展轉租賃勢必至棟折榱崩而後已今之委署人員大半類是天下百姓具有天良豈肯甘

心勃逆從前叛逆滋事之地非地方會聽追即地方官寬縱禍後此中消息甚微關係甚大欲求州縣之得力
處在統率之得人督撫者通省之統率也司道者各府之統率也知府者州縣之統率也從前承平之時
廷視知府甚重京察一等人員道府並用凡擢任知府者屬吏之賢否黜陟得稱其權頗得上下相維之本意近
十餘年來知府之權輕矣各州縣之於司道督撫分位懸殊情事扞格其中貽誤寔非淺鮮臣愚以為欲辦州縣
之賢否必專責成於知府各自知府果能勤慎廉明嚴察屬吏於賢者准密保於不賢者准其密參仍由督撫司
道詳確考證總以有寔據為主不逞私意不徇情面吏治一清天下何患不治抑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廣求
循吏久於其任勿以委署為調劑之具庶不致視官為傳舍而吏治日有起色矣此自強之根本一也一日嚴軍
政自古談兵之書以一語賅之曰兵貴鍊而已 國家養兵數百年司農所入大半以供軍餉乃專逆創亂量
之推厚祿顯爵者所率弁兵莫不望風披靡豈兵之真不足恃歟將帥習於委選官弁習於驕肆兵丁習於怠惰
各積習餉老弱充數不但兵不知兵將亦不知兵無怪糜爛半天下也今日之糜爛又不然向時所謂驕肆怠惰
之官弁兵丁業已化為烏有各省水陸提鎮多因戰功存羅各首兵丁亦多另行招募非曩時不知戰陣不習操
鍊者可比自此訓練有方不惟沾染習氣自必事半功倍恐防微杜漸不可不嚴備提鎮稍事安逸則官弁即習
為驕肆兵丁即為怠惰天下事挽之甚難敗之甚易今日而不痛加整頓則天下之兵又成虛設豈不大可惜哉
然徵練兵必先足食兵餉原有定例兵米亦有定數近因經費支絀所發兵餉或七成八成不等且有同在一省
所發不一或七月八月十月亦不等至兵米有向在各州縣給領者現亦隨餉或七成八成不等又或每石折銀
若干展轉積扣不足以贍一身又安望其專心操練乎臣愚以為各省之兵缺額不補則可缺餉少發則斷不可
擬論 旨飭下各省督撫查明舊制發給滿餉兵米亦照定例發給不准折銀扣食足則兵足老弱不太目去
如有扣兵餉扣食洋烟者官弁兵丁殺無赦庶幾軍政日嚴緩急可恃此自強之根本二也一日端士習吏言
自強而端之士習其說似近迂濶然士為四民之首人心風會因之轉移軍興二十餘年卒能削平大難由於士

義固結故也古者教士於庠序學校今日之教官猶其遺意然名存而實不符矣近時士習政行並名者固不乏人而不顧名義趨利若鶩甚至武斷鄉曲挾持官長者比比皆是州縣容忍調停希冀了事而教官不敢過問此就士之弊點者言之若夫良儒之儒安分守己偶有小事與官場交涉地方官庸懦之或辱之而教官亦不得過問以至士氣不振刁生劣監更得肆行無忌此皆教官無權也或曰教官冷曹閒職無法律以正人心無恩賞以激士氣其隨波逐流委蛇遲退亦有無可如何之勢不知教官之不足有為者由於在上者視為可有可無之官耳誠能顧名思義問所講教諭訓導者其義安在昔宋臣胡瑗為湖學教授設經義治事兩齋以教從學之士千古稱之彼獨非教官乎誠得訪求一二稱職之人樹之風聲予以拔擢天下聞之靡然向風未始非挽回士習之一策願請 旨飭下各督撫學政時時訪察教官之賢否賢者量加保升不賢者量加參撤庶幾士林觀感而人心日歸於正風俗日趨於厚此自強之根本三也一日蘇民困民之困不因於 朝廷之法令而因於奉行法令之人瘡痍之氓生計窮感錢糧原屬正供而浮收勒折民不聊生訟獄本末伸冤而拖累種種水無了結人命盜案一役下鄉數家破產至於抽釐助餉出於萬不得已各首苦累極矣而百物昂貴其受困終歸於民是今日而欲蘇民困其 果安在哉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仍不外乎開地利而已兵燹後江浙粵徽等省荒田極多至今未能 墾闢者輒欲辦屯田屢經奉 旨飭查各省大員俱以為難行前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復奏亦以為墾闢多註不能試辦然則今日之荒田竟將任其廢棄乎臣愚以為欲開荒田仍應聽民自墾欲民自墾非寬其賦稅不可荒田之不墾固由於耕種人少資本太重而究不敢承墾者實由地方官徵斂太急其中報上司者不實不盡其取諸百姓者搜括無遺耕種之計朝定催科之吏夕來按籍而稽不遺餘力一經入冊即使墾荒亦必完此空糧相彼小民何堪此苛政乎誠能寬其禁令雨澤開荒者一概不問或種麥豆或種蔬菓或種竹木悉聽其便總使小民有利可蓄數年之後利息果厚酌量科徵必須別厚薄絕不能照向來未數一律起科一鄉如此一縣如此推而至於各府各縣皆如此安見大利不可漸興乎或謂禁令一弛下則墾荒

上則中飽無弊而公家獨受其損此誠難保其必無然地方官果能盡心民事嚴懲奸役則諸弊悉除利原不涸
豈可因噎廢食坐令數千萬頃地畝竟成石田乎擬請 旨飭下各督撫就各省地方情形剴切籌論多開荒
田寬其賦稅以厚民生而培元氣并通飭地方官嚴懲牙蠹訟棍速理詞訟案件不准姑息遷延至釐捐雖不能
停不妨酌減二成恤商即以愛民自古富強之策未有不從百姓始自強之根本四也以上四端就臣管見所及
分析縷陳如果根本既端一面寬籌餉需廣購船砲軍火等項以備不虞之需庶基址既固規模益宏內外本末
無不具矣是否有當伏乞 采擇施行若夫輔翼 聖德以端本原遴選賢才以膺艱鉅嚴官寺以抑僥倖
減營繕以裕度支伏請 聖旨俱在 皇太后聖慮之中無俟臣工總總過慮臣尤伏願 皇上
兢兢業業慎終如始力杜紛飾因循之習而絕無急功近名之心常抱卧薪嘗膽之忱而不作耀武觀兵之舉天
下幸甚區區愚誠不勝戰栗屏營之至所有敬陳管見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示謹 奏

謝賜剿平粵匪方畧 恩摺光緒二年七月十一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准兩江督臣沈葆楨咨承准軍機處咨開奉 旨發剿平粵

匪方畧一部剿平擒匪方畧一部由差弁敬謹齎送前來臣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誌伏

念臣以諸生從戎十有餘年統率舟師馳驅江上當夫潢池盜弄積寇橫誅 文宗廟皇帝命將出師

威伸捷伐 穆宗毅皇帝繼 志述 事運啟中興臣身在行間親承 指授迄乎寬瀛波靜函夏風

清 異數殊施叨竊逾分竇始願所不及豈夢想所敢期每與從征將士歌詠 聖恩追述 廟略愧無

鴻臚摹繪乾坤茲者 鉅典告成 賜書下建捧函莊誦益啟類蒙無時事之多艱更寸心之滋懼兢兢業

業常懷軍中鼙鼓之聲子子孫孫永守 天上琳琅之賜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商江防情形摺光緒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奏為會商江防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岳斌前於抵金陵時敬將到防日期陳明在案隨於七月十三

日由江甯起程上駛十九日至江西湖口鎮與臣王麟會晤適提臣李成謀亦由上江巡至湖口臣等三面會商

總求實濟將領則以訓練并兵慎重操防為要兵丁則以熟習水性勤操漿艇為先每至一汛必令汛船漫遊中

流察看其生熟精孰者獎之生疏者責之力不能勝者革換之哨弁自都守以下悉試其槍砲分別中的不中的

鼓勵而嚴加教訓之此外緝拿奸究護送行旅均須照章認真辦理不准稍有怠忽至總兵領將則與之講求陣

法精益求精務期江防與海防相表裏以俟將來扼要設守為慎固吾國之計臣等受

恩深重報稱愈難惟

有力戒因循亟圖振作期無負

皇上慎重江防之至意臣王麟入夏以來舊病續發不敢以精力疲困稍懈

巡察於會商後即往九江上游巡閱湖北荆州湖南沅江等處臣岳斌即東下視山海口查看吳淞崇明等處再

行返棹巡閱上游所有臣等會商情形謹繕摺具陳再臣等分道巡歷相距每四五百里會銜奏報實恐往返艱

難擬請於尋常事件自行單銜具奏遇有大局緊要事件仍遵

旨會銜以昭慎重合併陳明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祠江忠源等片光緒三年三月初十日

再臣往來長江道經湖北間與該處紳耆接晤據稱前安徽巡撫臣江忠源任湖北臬司時值武漢甫經收復招

來流亡撫輯瘡痍善後事宜盡心經畫前署湖廣督臣張亮基湖北撫臣駱秉章深賴其力旋率所部募勇剿辦

崇陽通城廣濟等縣土匪以少勝眾剋期肅清地方護保安全功效尤為昭著該員殉難廬州 文宗顯皇

帝萬念蓋臣准建專祠其安徽江西及湖南原籍皆已次第修建而湖北亦該員立功省分祠祭未舉思念難忘

等語伏思江忠源陳臬鄂中在咸豐三年春夏迄今二十餘年治績戰功猶傳輿論立祠崇祀允洽人心合無仰

懇 天恩准於湖北省城建立江忠源專祠如蒙 俞允查武昌城內蛇山之麓曾國藩祠之左為湖南會

館祠之右為三忠祠祀嚴澤南李續賓李續宜三人應請即於其間並添江忠源木主江忠源為曾國藩所保存
平日以忠孝氣節互相砥礪羣賢畢至洵堪永受子幽靈 曠典優加兼冀振興乎風尚又前湖北撫臣胡林
翼撫鄂之日整頓吏治清釐漕政誠懇果斷規畫久遠不分畛域決策東征轉餉調兵躬任艱鉅卒成東南勘定
之功與曾國藩羅澤南等講學則同方同術討賊則同力同心臣時從事行間見其報 國之誠和衷之雅寔
足以敦薄俗而表人倫曾國藩祠宇寬大毗連會館歲時祭祀藉資觀感擬添造一龕並立胡林翼木主於中庶
湘人士既獲展敬恭仰之恩而來觀者亦共作忠義勇敢之氣又前湖北撫臣陶恩培咸豐五年二月因武昌
城陷殉難同治三年前翰林院侍讀高廷祐奏請於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奉 旨允准以購地創造所費不資
至今祠尚未建查黃鵠樓側原建胡林翼祠後湖廣總督臣王文韶即附其內以請將陶恩培木主一併附入分
龕合祠經費無須另籌而忠魂並邀俎豆或冀仰副 聖主獎勸忠義之至意臣與湖北督撫臣函商所見相
同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請附祀吳炳崑片 光緒三年三月初十日

再前甘肅殉難湖北候補道吳炳崑於咸豐三年初立水師時經曾國藩札調入營襄辦水師營務由諸生積功
歷保花翎道員留湖北補用同治三年前陝甘督臣楊岳斌奏調赴甘五年三月甘肅省城兵變該員因彈壓遇
害由楊岳斌奏奉 上諭加贈太常侍少卿給騎都尉世職入祀蘭州省城楚南昭忠祠該員自入營以來隨
同克復湘潭岳州轉戰東下疊克沿江賊壘及各省城池攻剿六七有襄贊十餘年 介自恃艱險不避誠操堅
定心氣和平其汲引賢才駕馭將弁尤能化驕悍之氣服士卒之心非獨水師甚賴其維持即陸營亦資其聯絡
曾國藩胡林翼皆數為軍中不可多得之才至今水師將士猶思念不置現在湖北湖口安徽金陵均建立水師
昭忠祠據安徽候補道陳煥等稟請將吳炳崑 奏懇附祀前來查該故員係水師最為得力之人各該處又
係宣力立功之地應懇 天恩准將湖北候補道吳炳崑附祀湖北湖口安徽金陵各水師昭忠祠以彰忠盡

而謝士心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奏報巡江起程摺光緒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奏為恭報微臣巡閱長江五省水師由籍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每年巡閱長江一次上年

九月事竣回本籍衡州退省菴調理病軀業經專摺具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在案臣楚南散材以久病之殘

軀沐 聖恩之優渥不責臣以官守得以差事餘間歸籍養病自願何人膺茲 殊眷捫心午夜感激涕零

自交冬令肝氣稍平仰託 朝廷福庇所有心中沖氣逆咯血筋骨疼痛左偏麻木等証不至增劇惟血氣日衰

一日精神年弱一年非草木藥物所能投效今年立春以來舊病加增稍一舉動目眩心搖不能自主呻吟仰臥

苦壯萬分臣一子承釗以廕生於上年五月 朝考仰蒙 天恩內用主事籤分刑部山西司行走請假回

籍福薄災生途次抱病冬月抵家醫藥罔效於今年二月二十七日身故孫承釗未成童家無次丁此皆臣殘廢病軀

於長江差務心神貫注不及未能補救時艱辜負 恩慈罪戾滋甚命蹇德薄所致撫躬內各隕涕深宵莫名

惶悚竊念臣受 累朝深仁厚澤未報捐埃 皇太后 皇上慎重江防畀以專責斷不敢以夙疾久

擢遺家不造因私廢公稍涉遲延茲定於三月二十八日由籍起程巡閱東下與前陝甘督臣楊岳斌和衷共濟

督同長江提督李成謀先後分道接營察看務期各鎮將員弁兵丁勤慎操練勿奈壞習劣者嚴參怠者重懲隨

時咨明沿江督撫並長江提督彙案辦理以一事權臣智愚所及不敢循隱示恩私執已見其有稍涉嫌怨之事

自當遵 旨專奏以仰副 宵旰憂勤慎重江防之至意除俟查閱五省情形事竣另行具奏外所有扶疾

起程巡閱日期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遵查漢口情形摺光緒四年九月十九日

奏為遵 旨查明漢口地方江水入湖之處必經修補老堤建築新閘以衛民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上諭前據李鴻章奏湖北武昌等縣刁狡攔河築堤有碍水

利調派兵勇前往平毀茲有人奏樊口堤閘關係農田民命委員勘報不實請飭覆加查勘等語樊口地方應否
建築閘垣為商民利害所係亟應詳細查明以昭慎重著彭玉麟楊岳斌前往詳細查勘悉心酌度據實具奏原
摺及李瀚章前奏摺片均着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四年八月初九日奉

上諭前有人奏樊口堤閘關係農田民命請飭覆加查勘當降

旨着彭玉麟楊岳斌前往確查據李

瀚章等奏武昌縣匪徒違禁復欲集謀請派營勇前往查拏解散獲犯懲辦等語樊口地方究竟應不築堤該督
撫所奏匪徒兇橫不法分別正法究辦各情辦理是否允當着彭玉麟楊岳斌迅速前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
稍徇隱原摺着抄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聖天子軫念民艱實事求是之至意跪誦之下欽服

莫名臣玉麟於八月初十日在瓜州巡閱差次先奉八月初一日

寄諭當即奏報起程日期並聲明先行密
查等因拜察後即改裝易服搭坐民船星夜上駛於八月二十三日行抵湖北武昌黃岡兩縣所屬之樊口匯小
划入樊口三里餘即築堤毀堤與訟之處該堤雖毀形迹猶存橫不過數十丈直寬不十丈由此再進則名九
十里長港屬黃岡縣者六十里屬武岡縣者三十里此港九十里內港汊分枝旁通各湖如蔓藤瓜其右有洋湖
魚湖月山湖涇頭湖鴨兒湖江夏湖荊洲湖等湖共 二湖其左有棧洲湖夏新湖三山湖係安湖等湖共六湖
每年江水未漲之時各湖十餘里數里不等若江水盛漲由樊口入港右則薛家溝東港沈家溝等處灌滿各湖
左則由楊澤溝曹邱溝東溝等處灌滿各湖九十里長港盡頭處日磨刀磯過磯始入梁子湖湖心有山有市鎮
此湖於江水未灌時長圓不過三百餘里而東而南而北俗稱九九港東通武昌黃岡所屬之長港距樊口港也
西通咸寧興國所屬各汊北通江夏所屬各汊又南通大冶武昌等縣所屬各汊而總匯出入之路則實在樊口捨
此無路消瀉每年江水灌入各湖港汊不分一片汪洋湖各田無不變成澤國周圍則七八百里小民流離轉
徙慘不忍言此樊口以內之湖河港汊江水浸灌之實在情形也查梁子湖各港汊兩岸皆平曠沃野農民賴以
安業江湖各州縣所屬田畝惟武昌縣十居其五各縣又居其五以武昌縣地犬牙相錯多毗連各縣故也而武

昌縣之田畝又莫廣於三板口上西洋坂中西洋坂下西洋坂此人獨地寬俗稱九堡半若每年不被水災計僅
 耕種可播穀種三十餘萬石若石穀種如遇豐收可得穀十石有餘約計可收穀三百餘萬石又加各州縣所屬
 濱湖之田畝雖地有寬窄田有肥瘠綜計亦可收穀三百餘萬石而此六百餘萬石穀之收成全賴濱湖田地之
 不被水淹欲求洪湖田地之不被水淹全賴樊口地方之建築閘壩無閘則水無堵禦而田淹田淹則溺者轉於
 溝壑強者流為盜賊有閘則水有關阻而田熟田熟則農得倍收之利 國多維正之供此事利害甚鉅是非
 甚顯關係甚重該處居民各執一說不盡以建閘為業者何也樊口內乃魚米之鄉百姓謀生有二一則有性
 產者以耕田為業一則無恆產者以捕魚為業耕田者惟恐江水內漲而禾稼被淹捕魚者惟恐江水不內漲而
 網罟失利利本相反勢不並存加以一築閘壩則商販貨物有盤垣起岸之費此亦稍有不便處然以人數計之
 則耕田者十居七八捕魚者不過十之二三以 國課計之收田課則利倍千百收魚稅不過千百之什一至
 於商販之盤垣更屬害之至輕者况樊口入湖生意大半皆油鹽雜貨分銷於江夏所屬之豹子潭山坡街賀聖
 橋等處武昌所屬之謝金埠牛鎮大冶與國所屬之保安街長嶺街碧石渡等處皆有陸路可通本不專走水路
 惟梁子湖心之梁子街一處不通陸路來自湖內小划可以往來轉運倘因小有損於客商漁戶而舉數百萬
 生靈待食之穀年年付諸洪波巨浸之中因小而誤大得少而失多可不煩言而解矣然而農民恒弱漁戶恒強
 農民恒愚漁戶恒黠各湖濱魚業之處曰三山湖月山湖橫山湖銅山湖惟三山表姓月山楊姓為巨族該漁戶
 最稱強家有與貢生並恃為護符占奪大利表姓楊姓二族所置田地皆在湖外不患水淹每年江水愈大則
 網魚愈多一築閘壩雖不失業而利則減矣漁戶楊辛葵楊鳴遠即土棍楊光朋等只圖利己不顧害人的結大
 治訟棍袁甲甫即增生袁兆麟互為瓜牙創議斂錢包告包准包挖橫堤盜借各人名紛紛上控肆言恐嚇以
 聳堅壁而所有呈詞寔出袁甲甫一手致令被水地方全家困於追呼餓夫尚在紳縲無怪各鄉農民恨責甲甫
 次骨皆欲食其肉而薦其皮也至胡炳盧江帽沅向來皆係好事之徒近年自知斂迹不預外事樊口內各屬百

姓前因築成橫堤悉得豐收地方安堵自去冬挖開橫堤今春江水漸入百姓逃生無路急於重築橫堤公請胡炳盧為首江州沈制之炳盧願履道福再三不允眾姓泣求救命始允出而與築萬人勸助每日千百小划折廢屋竹木載廢隄觀石奔赴工次以期不日告成不使江水灌入以救禾苗此實愚民不諳法律情急勢迫非真玩官親法也當聞水陸隊伍將往彈壓之時內有不識輕重之民詳稱堤不成不能活命堤成而毀仍不活命不如一闕而散稍舒憤氣胡炳盧涕泣勸阻而耆老紳事者亦悉戒其子弟不准妄為自取滅族故官兵一到即時散去否則禍變不堪設想矣以上各節皆臣五驛草笠短衣親身查訪耳聞目睹異口同聲不敢妄參臆說經聽訛直再四思難悉心酌度欲全樊口內各屬湖濱生命不能不修補老堤建築開填所謂老堤者洪江黃柏山起樊口四十里向有大堤足捍大江前而之水隄身漸已坍塌而堤脚尚屬堅結急宜趕緊修補並須於黃柏山以上添修里許方為有濟以該山上面尚有塌口可以入水也樊口以內則宜修一石閘其橫直尺寸之寬廣可以度地布置惟必宜速石閘斷不可築土堤土堤易於衝決石閘活動而便於啟閉如今年水勢本非常有但使春夏播種之時偶有湯惠則江水與湖水消長隨時可以斟酌宣洩實為兩全無弊之策諺者或謂樊口內自古並無橫堤何以從前並無歉收之患不知山谷且有變遷何論江湖湖沙所淤朝暮迭更情形迥異臣咸豐初年從戎江上目睹形勢淺深通塞不知凡幾未便泥昔日之成規誤目前之要務似須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通渠子湖一帶現近冬令水勢依然浩瀚居民多未歸業被水災區殘廢必須核實蠲免良鴻滿地編戶與嗟既無可救之策不敢不為民生請命上達 宸聽至建築石填後並應設立埠頭搭運貨物並由民間自行經理官則嚴立規條重懲需索此則地方官稍能盡心民事即可令行禁止絕無沓推湖北有湖通江之口尚多而情形與此不同好事者不得以此為例臣受 恩深重應遵母稍徇隱之 諭據實陳險松栝表甲南楊光朝二名由臣咨明湖北督臣李瀚章無臣潘震嚴飭督率務獲盡法嚴辦外其餘提運關及被水災區免做錢糧等事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伏候 聖裁飭湖北督撫臣統遵臣原擬俟前陝甘總督臣楊岳武到此

再行會同查勘一次頃接揚岳試來文因其父病重業已奏明請假在案一時未能前來會勘臣未敢遽遵謹附
臣王滿道 旨查明開口地方江水入湖之處必應修補老堤建築新閘以衛民田緣由恭摺田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拜摺後隨即起程仍赴瓜洲以下巡閱合莊聲明謹 奏

覆奏水師宜練陸戰摺 光緒五年十月三十日

奏為欽奉 諭旨水師宜練陸戰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巡閱五省長江事竣八月十六日
奏明同衡州本籍退省養病在案茲以六七月間暑熱進行積受伏熱歸里後感時時在臥病而月止始調理
就瘳茲於十月初九日水在軍機大臣寄字光緒五年十月十七日奉 上諭尤程寺少卿劉錫鴻奏水師宜
兼練陸戰之技一摺據稱師船水手必當兼練火槍刀牌跳躍擊刺之技其利有四不可專恃大砲等語水師各
營練兵之法原不專恃船砲劉錫鴻所陳有各營向來兼習者惟當加意訓練精益求精其未經兼習各營著李
鴻章沈葆楨彭玉麟李成謀按照所奏情形酌量籌辦並著分別知照沿江沿海各督撫一體酌度辦理原摺均
着抄給閱看將此諭知李鴻章沈葆楨彭玉麟並傳諭李成謀知之欽此跪讀之下欽悚難名遵即恭錄分別咨
飭長江提鎮並遵 旨知照沿江沿海各督撫一體欽遵酌度辦理臣查五省長江水師自咸豐初年創立以
來即行兼操陸戰火槍刀叉跳躍各雜技以備不虞嗣於同治四年前兩江督臣曾國藩與臣會奏長江水師營
制事宜聲明小槍短刀長矛噴筒隨宜取用並定各營輪流更調之法總不令其廢弛安逸所慮正與劉錫鴻之
奏相同臣歷年巡閱各營除使船濱砲外均隨時考試雜技以定等差茲復仰蒙 聖諭周詳惟有督同長江
提臣李成謀嚴飭各水師將弁兵丁於刀牌火槍跳躍諸技認真講求以期精益求精諳陸戰仰副我 皇上
整軍經武慎重江海防務之至意所有奉 旨水師兼練陸戰欽遵辦理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 旨整頓水師技藝而實國 光緒六年三月十六日

奏為遵 旨整頓長江水師預籌布置恭摺由驛履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初十日承准

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此次崇厚出使俄國議辦條約章程擅自回京現已降旨

將崇厚革職等因着各該將軍督撫等預為籌畫等因欽此又於二月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六年正

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王大臣等會議籌備邊防事宜一摺長江水師着彭玉麟李成謀認真整頓隨

時加意巡防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太后 皇上宵旰憂勤 睿慮周詳無微不至跪誦之下欽悚難

名臣伏查西洋構難垂四十年大率由英人主其議而各國隨之俄羅斯立國較強遂於此乘間取利蓄謀愈狡

為害愈深早為 國家隱慮近復吞并西域各回部與中國緊相毗連自西而東周環萬餘里乃以疆遠伊犁

多方要挾藉端開釁日本與俄接壤又以擅廢琉球方與中國相持更慮兩國相為比附以逞其計臣愚於洋務

素未諳習應剿應撫 朝廷自有權衡惟就目前情形計之海防與邊防既須並設即內地水陸防務不宜稍

有疏虞蓋自髮捻苗回次第戡定仰體堯舜好生之德賜從罔治故所在多伏莽咸豐年羣盜內擾外顧未遑致

洋人乘間而入茲設海外有事應嚴防內地奸宄不令乘間而出籌兵籌餉權在疆臣至於長江水師臣奉

命巡江督率操防是其專責惟有盡心竭力期策萬全已密商提臣李成謀慎選久於戰陣將弁抽調江南安徽

提標瓜州鎮標板板戰船為前隊江西湖口鎮湖北漢陽兩鎮標板板戰船為二隊湖南岳州鎮標板板戰船為

三隊其各標未派出師將弁各戰船不獨各守本汛並派兼防已調出師之汛地嚴密緘巡使江面不致空虛預

防土匪竊發茲已規模粗定一聞有警即可照派出師不致顧此失彼目下無事臣惟有扶疾督同提鎮認真

預不勤聲色照常操防仰副我 皇太后 皇上疊次 諭旨妥慎辦理以期周密之至意臣賦性愚

戇仰荷 累朝知遇最深目擊時事艱難一息尚存斷不敢顧惜身家亦不敢因循苟且事惟當靜以待動隨時

應變情以謹慎小心冀以維持大局至長江水師臨陣除槍砲外尚有應用前敵器具臣當與沿江各督撫臣和

衷商酌隨時咨取應用以免貽誤所有遵 旨整頓長江水師預籌布置緣由是否有當理合恭摺由驛馳陳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舉人材疏 光緒六年五月初一日

奏為遵 旨保舉人才謹就所知恭摺隨陳仰祈 聖鑒事臣巡閱長江於三月二十九日在荊州途次欽

奉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諭前因時事多艱需才孔急迭經諭令各省督撫等保薦人材以備任便

惟恐奇才異能之士伏處尚多該督撫等見聞難周尚未盡登荐剋必須周咨博訪以廣搜羅着大學士六部九

卿各直省將軍督撫及曾任統兵大臣彭玉麟楊岳斌加意訪求其有器識宏遠通達治體為守兼優長於吏事

以及才學過人足任將帥驍勇善戰足備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曉各國語言文字善製艦械精通算學足

供器使並諳練水師事宜者無論文武兩途已仕未仕均着各舉所知出具切實考語秉公保存不得徒據虛名

濫等充數亦不得以無人可保一奏塞責庶幾人材輩出緩急可資以副朝廷延攬人才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

此 皇太后 皇上殫精圖治延攬人材之至意伏讀之下欽佩莫名臣賦性愚陋衰頹昏眊常存

以人事君之憂愧無真知灼見之明固不敢濫舉以市恩尤不敢謬舉以貽誤願念 國家以得人為本人才

以及引而彰我 朝深仁厚澤養士二百餘年英奇蔚起循資格而登進者固不乏人軍興以來文武諸臣

德建功績大半由於荐擢或拔自田間得諸偏裨滲家 特達之知立加 破格之賞以故寰宇肅清地方

綏輯今者海外各國重譯修和每有中外交涉之事用才愈多需才愈亟奉 諭大學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將

軍督撫虛心訪求秉公舉荐必有魁奇穎異之士以副 聖主求賢若渴之心臣愚以為才難得其全惟明體斯

可達用才必假其寔雖片技亦可奏功 訓旨分別器識為守以及才畧驍勇與夫曉習西文製造算學之人

是即制治之大原器使之妙用臣不敢不博道 飭以效一得之愚昔曰戎行轉戰當注意於人才近年江上

遊巡亦留心以訪察或臣見未敢自信詢諸學論而無疑或人言稍有不同必證諸實事而始決臣平生所知者

得文員六十八武員十七人開單臚列銜名籍貫出具切實考語恭呈 御覽其應如何擢用之處 朝廷

日有橫街非臣下所敢妄擬臣昔年從軍進接多條楚人故所舉將弁楚人為多未敢存避嫌之見但就其才具切實應原所有遺 旨保舉人才緣由理合恭摺田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謹祈保薦文武員弁銜名籍貫列清單恭呈 御覽

謹 旨調操兵輪船片光緒六年五月初一日

再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六年三月初十日奉 上諭吳元炳奏密陳江海防務各摺片覽奏均悉吳淞

口為江海入江要道江防海防本屬一氣必須互相聯絡隨事方無隔閡之虞彭玉麟李成謀於輪船駕馭操練

各事宜素所諳習著各於每次巡閱長江之便就近赴吳淞口會同李朝斌於常操之外將各兵輪船調操一次

嚴核勤惰分別賞罰以期互相參証精益求精彼此呼應較靈更為得力等因欽此臣查吳淞口係長江咽喉最

關緊要海防較江防尤須慎重該處所設兵輪船自宜加意操練與長江水師聲勢連絡互相策應庶有備無患

臣一俟巡閱長江事竣即當欽遵前往吳淞口會同李朝斌調操各兵輪船認真合操分別賞罰以期悉成勁旅

謹附片先行履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遵 旨酌度分駐處所摺光緒六年八月初一日

奏為遵 旨酌度擬臣分駐處所以聯聲氣而赴事機密摺復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二十六日在

鎮江府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六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廣東府右庶子張之洞奏應防要地

事宜關匪呈覽所稱江防應專派重臣督辦宜令彭玉麟親駐吳淞江陰等處及早籌備一條自係為扼要設防

起見彭玉麟能否身駐各遠處善辦即着酌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憂念江防不虞求詳之至意欽佩

維名籍以言江南海口防務者悉謂吳淞口扼長江之要宜於該處併力設防臣愚非謂可置吳淞口於不問也

但以水道變遷應定分昔情形不同偏注一隅恐有顧此失彼之患是以奉 命巡江以來隨處隨時留心察

看謹擬舉形勢並酌擬臣分駐處所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吳淞乃外海入內海進浦江必由之

口為蘇松扼要門戶於長江不相涉也外海入內海之輪船左為吳淞口其右尚有崇明懸島一路東西相隔百數十里一片汪洋敵船若不進黃浦江即不必由吳淞入口但由崇明北繞白茅沙便可直抵狼福山徑趨長江江陰福山屬南岸近來遠涉梗礙洪路輪船不能直行悉繞狼山北岸而入江陰非吳淞口之防所能總扼也此時防長江海口似應並顧狼福山方為周密吳淞砲台堅固江南提臣李朝斌每月在該處督操兵輪督臣劉坤一恐其為數無多擬再以北洋撥來蚊子船四號益之吳淞黃浦口寬不十里得此布置敵船當不敢再犯蘇淞惟狼福山入長江之口南北寬百餘里敵船若由此路徑衝江陰其勢甚順似狼山江陰之防與吳淞宜並加嚴不可偏廢而又不易扼守心竊憂之臣似宜往來吳淞狼福山江陰焦山上下無事則督飭在防兵勇勤加操演有事則相度緩急隨機策應總期彼此兼顧聲息相通臣既兼顧各該處一有警報自宜朝發夕至以赴事機長江舢板長龍各船不能經海上風濤擬由商督臣劉坤一酌派兵輪一號暫交臣乘坐出洋以為分赴各該處之用一俟海上無事此兵輪仍歸防所臣於七月初巡抵江陰以下狼福海口由該處返棹入江現暫行駐泊焦山就近整頓南北岸砲台防務而今年舊病增劇近復為瘧疾所困秋暑尚盛已披重綿自顧羸軀深恐難以任事第 君父焦勞於上為臣子者豈容一息偷安江防更責無旁貸設有風鶴之擾謹當相機分赴各該處督同各將領實力嚴防不敢藉病稍涉推諉除江防應辦各事隨時函商督臣密為籌備外所有遵 旨酌度微臣分駐處所是否有當謹由驛四百里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各省均在籌辦防務各兵輪一時未能齊集吳淞臣已函約江蘇浙江兩提臣於八月底巡海會哨之便齊集該處由臣親督會操一次俾本位不致拋荒亦藉以節省經費合併陳明謹 奏

奏報巡江并會操兵輪船摺光緒六年九月十八日

奏為恭報微臣巡閱長江事竣并在吳淞口會操兵輪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每年巡閱長江本年復奉調操兵輪之 命三月初九日在衢州本籍起程十六日行抵長沙恭摺 奏報在案臣拜摺後派

江下巡查蘇湖兩湖北江兩安蘇五省水師考驗各弁兵號能並登岸校閱洋槍又矛刀牌各雜技隨處展
加告該分別責懲八月二十六日信長江提臣李成謀乘輪船由江陰出海駛抵吳淞其時安徽省之定海江蘇
省之馭遠威靖測海靖遠浙江省之伏波超武元凱各兵輪已先期齊集該處合共兵輪八號臣隨會同李成謀及
江南提臣李朝斌署浙江提臣喻俊明督率各操先演大砲中水鼓者八成九成不等復於吳淞大校場調集各
船勇登岸演放洋槍中砲者亦八成九成不等巨量給獎賞以示鼓勵其未能命中者則面予戒飭示懲并與各
管駕官三令五申令其勤加訓練察看各船員弁勇丁營規整肅勤奮耐勞則提臣李朝斌認真講求之所致也
各兵輪製造尚堅濶以涉歷風濤惟一得之愚竊謂用以接仗衝鋒尚須注意頭梢兩砲較為得力臣今年體氣
之德較甚於前秋來猶略血虛疾至今尚未全愈昨扶病出洋被風浪顛簸嘔吐不堪目眩頭昏強為支林而江
防喫緊不敢稍涉偷安現雖巡閱事竣仍駐泊焦山不時往來江陰狼山吳淞等處督飭各將領加意護防其應
辦事宜隨時與督撫臣就近商榷俟上海無事再行奏請入浙就醫調理病軀所有微臣本屆巡閱江海事竣緣
由理合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酌度摺光緒六年九月十八日

奏為遵 旨酌度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六年九月初九日在狼山洋次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紫酒王先謙奏長江水師請飭彭玉麟酌度或將各營量為調撤審擇要隘歸併

屯紮船隻砲位有不合用之處酌量變通務求盡善閩滬船廠所造兵輪船請併歸彭玉麟總理並令保舉賢員
協同管理將弁兵勇丁嚴加節汰由長江水師中選擇換補其不合用之兵船由該侍郎會商船政大臣奏明改
造等語所奉各節是是否可行着彭玉麟體察情形酌度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博采兼諮不厭求詳之至
意欽佩難名臣承辦江防責無旁貸天良具在斷不敢稍存推諉之心而再四籌思惟求於事有益若不自揣其
勝任與否而淨募注事之名亦非臣之所敢出也既荷 聖明垂問謹將愚慮所及者悉心酌度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原奏長江各營量為調撥擇要屯紮勒加操練一節查各營分汛地段本係其要者嗣或
由分歸總或移密補疏前督臣曾國藩等因地布置百費經營臣玉麟定與參末議目下事機未定結好即禦侮
先聲似兩者須為兼顧兩江督臣劉坤一新於鎮江并國山關南北兩岸添駐防營應以壯長江聲勢臣復定
提標瓜州鎮標為前隊迎擊之師江西湖口鎮標湖北漢陽鎮標為二隊接應之師湖南岳州鎮標為三隊分擊
之師於本年三月十六日奏明在案將領各有專責臨事當不至張皇水師兵丁便船演砲外復遺 旨為操
刀牌各項雜技平日勞其筋骨乃能開擊即行其隨時督督提督臣之責也原奏長江船隻砲位酌量變通一節
查長龍船板等船以之抵禦外國兵輪其力誠有所不敵第水勢湍急港道紆曲之處為輪船所未能到者則非
長龍船板不為功敵船若入內江此項船板等船未始非間道出奇之一助不但為平日緝捕所必需也其砲位
之大小輕重皆就船酌配船既仍舊砲位自無須更換原奏開流輪船管駕官於操練駕駛毫無實濟宜汰換將
并兵丁及不合用之兵輪會商改造一節查駕駛之效顯而易見聞局各輪船尤屢經涉歷重洋者臣此次調攝
各省兵輪於水陸分操大砲洋槍命中均在八九成以此類推其未經會操各船當亦不失之遠至將并兵丁其
不得力者自應隨時察驗汰換以曾歷海上實境者為尚似不必拘定長江水師中至於各兵輪之缺憾者無頭
梢砲蓋船之衝鋒破敵蹤尾追以及禦後防危其得手全在頭砲梢砲之力此一定之理不可廢也吳淞口昨
泊有英國兵船一號李朝斌親登察看該船已改用當頭大砲此其明証惟已成各船其船頭限於地位碍難拆
改若強屈社柳之性更恐所費不資應請 旨飭下閩省將軍督撫臣及船政大臣俟後續造兵輪務須預謀
地位妥設頭砲梢砲則盡善矣原奏兵輪歸臣總理並保舉督員協同管理一節查臣自出師以來往來江上已
二十餘年海上波濤實非所習今已老病頹唐於長江大風猛浪已苦眩暈外海顛簸愈難勉支以臣受 恩
深重衰朽殘年復何所措惟是事求有濟力不同科現正講求兵輪操務之時若統帥不得其人恐益起外人輕
視之心而阻將士奮興之氣事後即治以冒昧從事之罪於大局所損已多且江南及各省兵輪前督臣沈葆楨

奏歸江南提臣李朝斌合機署督臣吳元炳復奏由臣及長江水師提臣李成謀每年調操一次似此互相考校將士益當懍懍日習於勞如有懈弛因循者臣不敢引嫌謹當隨時參辦江防係微臣專責疊蒙 皇太后

皇上諄諄告誡更何敢稍遺餘力上員 生成李成謀李朝斌及福建水師提臣彭楚漢皆前陝甘督臣楊岳斌舊部之三臣者朕識其優操守廉潔勇於任事臣寔自愧弗如其體 國之忠尤不分畛域隨事和衷

江海已久聯為一氣臣愚以為江南及各省兵輪不如專責成於李朝斌一手合操信用不疑俾得逐漸整頓仍因臣及李成謀每年調操一次以期參觀互証益密益精似更無庸另立總理協理之名反致不能盡其用各將

士日久相習指臂熟則驅遣亦靈矣以上各節謹就愚慮所及者悉心酌度上達 宸聰不敢巧避其難亦不敢自貶其短為其所能為之事盡其所必盡之心力衰而志未衰臣所藉以少達 高厚者也所有遵 旨

酌度緣由理合恭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造小輪船片 光緒六年九月十八日

再昔之所謂海戰者多係剿辦中土水寇前明之倭患棘矣未聞用兵輪也彼族社黨風濤船堅砲利我舍海口可扼之險而角逐於茫茫巨浸中臣愚未敢信其確有把握前兩江督臣沈葆楨所以於鐵甲船三致意者其大指恐彼族以鐵甲橫截海口則內外之氣脈立斷他船非鐵甲之對不俱不以勢均力敵者掛與一術兵家所謂救急之兵非謂有鐵甲船而諸船可廢也若用以爭勝洋面則我少彼多彼不妨置破斃於不顧我不能為孤注之一擲執贏孰能得失判然臣博訪周諮講求數四似宜多造十七八丈長之小兵輪以期利用閩局所造各船分撥各省外存者無多且尺寸亦未能恰好此非通力合作不足以濟急需此項船至少須有十號方可自成一軍每號工料約須七八萬金稍充其數有百萬足以集事其船重在頭稍兩砲亦酌配邊砲以輔之由長江運派久經戰陣之員為管帶官再選通習洋語算學之學生為幫辦管駕募沿海各島漁戶為兵勇既可收熟習風水沙性之人材為將來推廣之用又可免敵人招此漁戶作奸細為害內地該船不爭大洋衝突無事時則巡緝洋

西有事時則防堵海口若敵船竟衝入江則以之四面環攻跟踪追擊或誘至淺處彼已如陷泥淖我則游泳自如尤為勝着臣與長江江南兩提臣及狼山福山蘇松三鎮熟商至再詢謀僉同不敢不將一得之見上乞宸裁如蒙 俞允應請 旨飭下兩江兩廣督撫臣福建將軍督撫臣及船政大臣分飭廠局趕造此項小兵輪十隻以為江陰以下海防之用仍交江南提臣李朝斌合操以資熟手而壯軍聲是否有當謹附片陳伏乞 聖鑒採擇施行謹 奏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二

奏報巡江起程摺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出吳淞海外會操各兵輪船由江南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出吳淞海外會操各兵輪船由江南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

旨每年巡閱長江並出海會操各首兵輪船一次上年八月事竣以俄事吃緊不入浙江休息暫駐江南不時往來江陰吳淞操防業經專摺具奏奉 旨知道了欽此在案旋以海防警報頻來臣每月出海督操查看水陸防務一次即在江南度歲未敢休息調養病軀開年以來海防安謐刻下俄事已結自長江焦山江陰以至吳淞水陸操防如故未敢懈弛此時無事其海防事宜應歸南洋大臣兩江督臣劉坤一專政以一事權無庸微臣兼顧春水方生長江是臣專責長江湖河縱橫萬里在在防閑宜謹臣自應仍遵前 旨出巡臣楚南散材以久病之殘軀沐 聖恩之優渥不責臣以官守得以差事餘閒隨處養病自顧何人膺茲 殊眷感激涕零雖碎骨粉身莫能圖報萬一往年冬令肝平病不增劇可借調理休息稍蓄精神去冬以海防吃重十一月在吳松防次曹咯血一次十日始痊今年正月立春後心中氣逆咯血以及舊創筋骨發痛疼痛逐病加劇心動神疲恆難自主願唐老病苦狀難名然以一介書生受 恩深重一息尚存不敢以夙病久擗因私廢公稍涉遲延難仰以伸吟不須奔走有舟可行茲定於三月初十日由江南海防差次起程先出吳淞海外會同江南提督李朝斌閱操兵輪船水陸槍砲技藝再行入江督同長江提督李成謀先後分道按營按看務期各鎮將弁兵安不忘危勤慎操練槍砲槳舵刀矛藤牌跳躍各雜技精益求精方者急者嚴來懲責隨時咨明沿江各省撫並長江提督彙案辦理以一事權臣智慮所及不敢徇私示恩其有稍涉嫌怨之事自當稟 諭旨專奏特參於此海上得一日平安無事正海內得一日整頓武備之時臣不敢自昧天良因循頹頹以壞 朝廷功令而疲軍政惟知盡職盡心以仰副 宵旰憂勤慎重江海防務之至意除俟查閱五省情形事竣另行具奏外所有決疾起程巡閱江海日期理合先行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出吳淞海外會操各兵輪船由江南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出吳淞海外會操各兵輪船由江南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出吳淞海外會操各兵輪船由江南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 奏為 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出吳淞海外會操各兵輪船由江南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

力阻鐵路請造小輪船片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俄人遠攝 天威革面革心敬服 懷柔刺已無事可漸舒 宵旰隱憂其從來和局漢唐所有而單

于匈奴之遠摩仍復屢開滋擾為患者蓋彼族性同犬羊貪狼無厭只知畏威不知懷德伊古以來如是也我

國家承平日久邊海之防久疎未備復因洪楊粵逆之亂兵力不暇及遠以致英夷各國乘間入我內地屢肆

明喝屢歸和局在我 朝廷厚澤柔遠無微不至而彼族類則得寸進尺得尺思寸至於今日不可收拾臥榻

之側已為他人軒睡普天之下稍有血氣者莫不髮指實以我不能自強學尚西法食其唾餘非借彼不行此所

以不能威服遠人俾該族肆其犬羊之性玩我於掌上故也今俄事倖和兵事不興實賴 朝廷威德兼施所

致幸此時海上得一日平安正我海口得一日預備疆臣大吏臥薪嘗膽同心合力和衷共濟正在此時機不可

失也趕緊添造輪船廣儲軍火拔擢人材籌餉善兵不當用者宜極力持節有不可附和以備事應當用者萬不

可節省務期實事求是以成事方稱木雨繩綯老成謀 國之道除一面講求武備以先固藩籬外仍一面講

求吏治軍政士習民風以固根本庶可日漸於強以服遠人可見無事備或此時倖免無事苟偷旦夕之安不防

轉盼之危得過且過甚至因循泄沓粉飾頹頹以固爵祿亦或好大喜功徒炫才能虛糜庫款專講洋法舍己求

人用夷變夏不復顧後三思則為禍非臣所能知也從來強兵必先富 國未有不富而能強者此時國濟民

貧求富之法只在節省鉅款以不宜用之費以分濟當用之費則費歸實用矣一處費不糜處處之費悉不糜如

居家飲食酬應不稍浪費而月積年累不求富而自富於無形之中治 國如治家理在宜然也即如購鐵甲

船造火輪路此鉅費之糜何為乎不思自強之法而欲借他人之法以為強是自欺也是欲糜餉 國數千百萬

巨帑為他人作嫁也從來有海防無海戰之法棄海口不設法嚴防以固門戶而欲以鐵甲爭勝於大洋果確

有把握乎茲不具論即以鐵路而言無非欲求自便不思便於己者亦可便於人我能於此鐵路往來彼亦能於

此鐵路往來官軍可於此鐵路往來盜賊亦可於此鐵路往來且往年雲南之警為鐵路也吳淞之費亦為鐵路

也固有不准洋人開鐵路而永禁在案者今乃自開鐵路不但使洋人借為口實亦且即此開洋人多事之端我自作備能復禁彼洋人不於中國舟車所不能至之處而造鐵路以至之乎長江萬里之險天所以限南北也

能戰能守鐵路成則長江天塹失王營到京千五百餘里程途供行李往來為生者數十萬人鐵路成則此數十

萬人生計絕饑寒所迫必至聚而為盜此可慮也大河南北近歲水旱頻仍仰賴 兩宮太后 皇上恩

惠賑恤得以無事然人事無常天時亦無常倘或雨暘不能時若加之王營至京失業數十萬游民難保不萌亂

階 微輔切近此尤為可慮也是言鐵路能獲大利者臣恐大利未獲而大害隨之孰重孰輕不言而明況此

時各海口急宜籌辦要務無費可籌莫若節此鉅款分作海口防務之急需使固海口之防靜以待動有備無虞

而後內地始能從容謀及強否則永不能富強而能外侮不入內患不烈乎應請我 皇太后 皇上

聖智獨斷不准開此鐵路先節此慶費之大款以解急需臣去年秋奏請於吳淞海防添造十八丈長兵輪船十

隻為永遠固長江門戶之要務仰蒙 天恩俯允飭江南等省分造以期速成此軍查此款經費無多而急需

籌備應請於節省此鐵路鉅費中分十分之一 飭沿江各督撫同力合作籌款酌助南洋大臣迅成此功以

先立自強之一端臣一介書生不學無術加以老病頹唐無能為也而愚驥成性不知忌諱時際艱難不安履

雖無位之可尸實有職之當盡用敢直陳是否有當不勝悚惶待命之至伏乞聖鑒訓示謹 奏

善辦焦山以下江陰以上海防片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臣去秋巡江事竣奉 諭旨善辦焦山江陰以下至吳淞一帶防海事務維時俄事吃緊奏報頻來臣學

淺才疎惟有盡職盡心以力之所能為者而為之力疾籌辦未敢稍存欺懈查江陰以上焦山以下其中有南岸

團山關山岸東生洲江面最為險隘臣以前兩江督臣李宗羲興造沿江砲臺時所擇之地歷年以來兩江督臣

屢易悉以軍需總局司道所議庫款空虛於此要隘未及修理臣去年八月親赴該處確查舊有道光二十二年

所築兩岸砲臺基址尚固稍為損壞尚易修理所有以前存隄廢砲年久為風雨銹爛多不可用然其地柳林蘆

陰砲臺統領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吳淞口砲臺統領紀名提督吳忠治以及各部下將官均身經百戰誠為精實不尚虛華有為有守又帶帶教子為陸師江蘇候補道王之春鎮江府參將姚增戎均有為有守遇事可靠堪以上行 宸廑合併聲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覆奏加意籌備片光緒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再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與日本國商議琉球一案降旨交南北洋大臣等會議日本使臣穴戶璣於未經議定之先即自棄前議悻悻而去其所請各節於中國存球之意尚未盡善未能即予准行該國不遵所求尤難保無藉端要挾情事所有沿海各省防務自應嚴行戒備著李鴻章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吳元炳譚鍾麟勒方鈞周恆祺裕寬督飭各營妥為備設不動聲色靜以待之毋得稍有疎懈聞日本遣小鐵甲輪船兩隻可以駛入長江並著彭玉麟李成謀加意籌備毋為所乘定海一廳四面環海應增調閩省輪船以助兵力並著何璟勒方鈞譚鍾麟黎兆棠會商辦理將此由五百里密諭李鴻章劉坤一何璟張樹聲彭玉麟吳元炳譚鍾麟勒方鈞周恆祺裕寬並傳諭黎兆棠李成謀知之欽此臣當即恭錄傳諭李成謀一面飭長江水師各營不動聲色嚴密設防靜以待動不敢稍涉疏虞查定章今年巡閱臣係由下江湖流而上長江提督李成謀街署向駐下江臣並由商議提督從後出巡以便就近督率水師將營嚴防由海入江各要隘此時日本尚無舉動臣自應仍照章巡閱上駛設或下江有警該提督李成謀著成請練調度有方極為可靠再會同瓜洲鎮總兵吳家榜率督水師三板壹志同心相機辦理必可得力臣無論巡歷上江何處一聞警報立即附搭招商輪船晝夜下駛以重防務而慰 宸廑合併聲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遵查兩江總督參款摺光緒七年七月十六日

奏為遵 旨確切查明據實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七年七月初五日在江西翻湯湖口巡次奉 准軍下大臣字寄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有人奏兩江總督劉坤一嗜好素深又耽逸樂年來精神疲弱於公

事不能整頓沿江砲臺多不可用每一發砲烟氣迷目甚或坍塌又有入奏該督嗜好過深廣善短委務見官者且從容家丁收受門包在廣東所築砲臺一經雷雨盡行坍塌各等語現在東南海防正關緊要所奏是否屬實著彭玉麟按照所奏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江南海防辦理有年究竟有無把據著彭玉麟擇要駐紮將水師各營認真整頓不必拘定巡視長江原議以專責成原摺片著撤抄給與閱看將此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素性迂謹恭膺巡視長江之命惟期與沿江文武諸臣和衷共濟思慮預防職任之外不敢與聞今奉諭知查明督臣劉坤一被參各節自應據實覆陳不敢稍有徇隱查劉坤一心地寬平向無嗜好始隨江志源任剿粵逆屢樹戰功及任封疆勤勞素著皆在 聖明洞鑒之中惟勞瘁多年體氣漸弱前在廣東復受瘴溼致有脾瀉痲疾專醫為言洋烟有升提之力因而夜吸數口以期止瀉解公人之欲禁則舊疾復然畏病故遷延難斷劉坤一常自忍艾尚非耽於逸樂又查劉坤一年逾五旬未有子息置妾為嗣情計亦誠有之在言者未嘗真因在劉坤一勢不得已與耽於逸樂者情有不同劉坤一到任之始公事原欲整頓客至應時立見家丁嚴行管束臣曾見其張貼示諭犯者極速惟兩江總督管轄三省公事浩繁非精神四週整頓實大不易非因公衆見之亦不無謝絕之時家丁收受門包吞首已成陋習往者惟聞督臣自國藩前督臣沈葆楨所官之處真能禁絕風清餘則精神一有不到積弊即有難防若縱容家丁細訪劉坤一實無此事至 諭旨飭查劉坤一在廣東時所築砲臺一經雷雨盡行坍塌一節臣相去甚遠無從訪查竊思海防砲臺關繫緊要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防防備不實與無備同屬請 諭令兩廣督臣張樹聲確切查明始事如有未周繼任即宜補救封疆大吏青無旁貨應改造者力圖改造應修葺者力圖修整必思於 國事有濟豈得以前後相推張樹聲素性公忠曉暢軍事自能熟籌善防慮未然而至 諭旨飭查沿江砲臺多不可用每一發砲烟氣迷目甚或坍塌江海防務辦理有年究竟有無把據一節查沿江砲臺非劉坤一一人任內所辦前督臣李宗憲於同治十五年定始經營以固海疆之防惟砲臺之設首在得地次在得人次在得法李宗憲志清始格吏治足以表率群僚

而兵事更務閱歷較少當與礮臺之時高臣擇勘要隘臣愚以為礮臺守險須在緊要易守之處可省兵力為
要不在散漫難守之處貪多為壯再四詳勘謹擇海船由狼山福山口入江之江陰楊鼻嘴劉閣沙南北兩岸對
峙可守為第一重門戶次則團山關東生洲南北兩岸江面最窄有險可扼為第二重門戶再次則象山都天廟
南北兩岸象山雄峙中流相為犄角有險可守為第三重門戶江陰以下形勢寬漫似可無庸浪費象山而上險
隘雖多然皆長江之臺廡金陵之臥榻矣李宗義復委司道軍需總局各員往勘數次定議興工局員候補道趙
繼元專司其事以李宗義為不知兵性復和平遂一任己意而行目空一切只修焦山象山江陰兩處至團山關
五北岸各隘盡以為非棄之不築所築者多用礮臺故每一發礮烟氣眯目事屬誠然復於鵝鼻嘴之外大小
石灣黃山港等江寬散難守之處任性主持修築多臺不問有砲無砲焦山而上至金陵亦復如是所謂登砲墜
土坍塌者即此等處也沈葆楨總督兩江後趙繼元丁憂回籍北岸各隘砲臺臣復商之沈葆楨親往察看始修
成之焦山象山砲臺之不善者始修固之去歲劉坤一到任趙繼元起復入局臣約劉坤一親赴下游查閱操演
臺砲目見其弊雖守江陰統領福建提督唐定奎公同酌議折去無關緊要之砲臺三十餘座移出砲位以寔無
砲之臺復修改明砲臺數座以免烟味木塌石墜傷人之弊且砲臺操練以子藥為先務戰船相輔拒敵以火器
為急需江寧總局子藥稀少領取不易如噴筒火蛋火珠火箭火包之類皆水陸諸軍打仗之急需乃該局全無
製造時際艱難經費原屬支絀然似此要需豈可概行節省且善善者凡事必擇輕重緩急之分彼無益之工
不急之備往往糜費巨萬置諸無用之地又復聽其損壞而應急備者反委以無款可尋名為樽節實則因循難
有砲臺徒壯虛聲難期實濟臣未敢言有把握也欲求實有把握仍以得地得人得法為先要隘之臺須常增築
加修添置砲位製造之法尤須精益求精所有團山關要隘於今春經劉坤一親勘明白近始修理封疆大吏固
須得人委員辦理亦責得人劉坤一稟實素弱前在廣東時奏懇終養未蒙 俞允時會艱難受 恩深重
遂不敢復上乞退之章上年與臣察看團山關形勢及各砲臺操演水陸兵勇並出洋一次終日登山涉險步履

尚便於臣惟難耐勞勞則疲倦精神不如前兩江地大政殷值海疆之重防全該督之晚節出目逾格鴻施臣
臣未敢妄請伏讀 諭旨令臣擇要駐紮將水師各營認真整頓不必拘定巡視長江原議以專責成一節查
巡視長江是臣職所當盡之事不敢不竭盡微忱惟整頓水師必須巡閱往來查訪方周操練方熟勢不能擇一
妥地駐紮反覺散漫難稽見在俄事已結海宇澄清而防患未然正當乘此無事之時力同海疆之屏障臣久病
之軀難兼海防重任仍請 天恩派南洋大臣專辦海防俾得專巡長江免致貽誤所有遵 旨確切查
明各節恭摺實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善費趕造小輪船片 光緒七年七月十六日

再臣愚見凡砲臺必須另有水陸二師互相輔助不成孤注始有把握如長江內各砲臺有長江水師船板臣已
商定長江提督李成謀預為派定若為前隊若為後隊若為接應臨事即由李成謀會同各鎮將分派到臺相機
相輔不致有誤至敵或舍舟登陸則非長江水師所能兼顧必有砲臺後路遊擊之陸師方免僨事此最要者萬
不可不預為籌及至於吳淞砲臺懸在海濱長江舢板戰船勢不能往助於洪濤巨浪之上此時雖有李朝斌所
調練之江浙皖省各輪船臣愚以為無事時虛壯海上聲威則有餘有事時輔助砲臺實用則難恃何也海疆無
事各省輪船不難前來會操一旦有警則各省自有門戶俱需輪船保守方且應各本省差遣探報之不暇何能
舍己從人悉來吳淞以保長江門戶此情理所不能強即軍令亦不能施故臣去冬奏請須自行修造十八丈小
輪船十隻專為防吳淞海口一軍已蒙 恩准飭修造第慮經費不足難應急需尚祈我 皇上飭催南洋
大臣善費解閩局港局趕造若能迅成操練精熟與沿江地臺相輔而行江海防務始敢言有把握夫事在人為
隨機應變彼以智來我當謀以愚法制之彼以巧來我當謀以拙法制之因地制宜用物制輸人力未始不可勝
天惟經費餉餉為第一緊要萬不可不先為籌畫臣前次奏明請 諭飭各省籌海防者即有用無益之費以
濟有益無費之用實是求事及深慮遠意在於此應再請 旨飭南洋大臣廣籌軍餉經費認真未雨綢繆以

免臨事倉皇幸甚臣年近七十心血虧盡病骨支離一第無子今暮病亡尚未入土臣孫孩提不能理事臣撫念時艱不敢以私廢公稍耽安逸惟此時江海無事似不必臣復行擇要駐紮惶惑人心致起謠傳臣拜摺後即循舊章上駁湘鄂俟巡江事竣仍懇 天恩賞准臣如往年定章回籍稍養病體藉以下養且弟設或有緊要事件當即星夜下駁扼要駐紮臣一息尚存報 國之志不敢稍懈帶延時刻致誤事宜合併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辭署兩江總督并請開巡江差使摺光緒七年閏七月二十日

奏為欽奉

恩旨懇陳下情請開署兩江總督缺並額懇

天恩開除每年巡閱江海差事故臣回籍調理

病軀仰求

聖鑒事竊臣查辦兩江督臣並祀臺事竣拜摺後即上巡武漢按水師各標營操閱獲牌跳躍並

打洋鎗鐵靶諸雜技行抵湖北荊河口於閏七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兩江

總督著彭玉麟署理並兼署通商大臣事務等因欽此聞 命之下惶汗無地感悚莫名竊惟微臣以諸生從

戎奔駛江上三十餘年蒙 累朝逾格恩施由浙江金華知府洊擢司道至皖撫漕督兵部侍郎自顧何人叨

竊 寵遇至於斯極夙夜祗懼若涉春冰臣自知德薄才疎不學無術所有各缺皆再三懇辭未敢躬行履任

所有履任廉俸皆再三奏明未敢支領絲毫均經仰荷 聖恩俯允臣於同治八年告病回籍十一年春奉

召京京復蒙

天恩著署兵部侍郎亦以病軀懇開缺旋奉每年巡閱長江一次之

命並蒙 飭兩江

兩湖總督籌議每年給臣公費銀一萬兩臣以長江水師由臣與前兩江督臣曾國藩會議設立巡閱是臣之責

不敢懇辭整頓水師為臣職分內之事從前廉俸尚不敢支今茲公費復何敢領迄今巡閱十年所有每年公費

銀一萬兩亦並未支分釐僅於協濟長江水師項下生息銀內每年酌提撥而費用足以年數一年臣以寒士始

願以寒士終自揣才力難任封疆均經奏明各在案竊又欽奉 恩命署理兩江總督並通商大臣以臣愚

再四忖度有不能不披瀝上陳仰瀆 聖聽者伏查天下各直省惟兩江地大政殷素稱煩劇加以鹽務洋務

戰事時尤為難治以曾國藩沈葆楨之才力勵精圖治尚形支絀臣久病之軀特以受 恩深重不敢稍偷安

逸勉力從公年來勉閱長江心血久虧思慮不及挂一漏萬內政方深豈復能當兩江並通商大臣鉅任此不敢

受 命者一也 臣秉性淡泊不善理財查兩江總督以善董餉務充儲 國課為第一要務若臣任之必致

餉絀課虛上誤 朝廷下誤蒼生此不敢受 命者二也 臣迂拙愚直但願用夏變夷不敢用夷變夏查通

商大臣時與外洋交涉臣不諳夷務不習夷情遇事每與該夷人忤彼族又視臣為怪物不合時宜彼此成見在

胸任之必多決裂萬一或生變端深慮貽患將來此不敢受 命者三也 臣昔年力辭兵部侍郎今以侍郎即

總督其責任輕重以及治事難易相別天淵臣才力不足任兵部侍郎是轉足任兩江總督既變易乎初心恐貽

誤於物議此不敢受 命者四也 臣昔年督率水師剿賊身處前敵右手足三次受重傷五十歲後遂煩時略

血又以水師責來清苦臣善無朋友公私事件係臣一手經理心血愈加耗散神智不時昏耗過時每不知所裁

去秋奉 諭籌辦海防不時出海奔波其咯血心中氣逆及筋骨疼痛等證較昔更甚精力因之愈衰兩江督

臣劉坤一年小於臣一紀其步履精神尚健於臣言者且責以精力難勝臣年近七十古宜致仕心血精神更遜

於劉坤一雖署任為日無多而在任一日即有一日之事實非病軀所能嘗試此不敢受 命者五也 緣此數

端踴躍書憤五中氣急血更大咯惟有仰求 皇上天恩另行簡置署理兩江總督俾臣得安愚庸之分就醫

於治荷延緩鳴謝 幸甚兩江地方幸甚抑臣更有請者臣乃若病在籍人員蒙 聖恩高厚賞給每年地閱

長江差事不責臣以官守臣感涕零思以肝腦圖報是以扶疾勉力支撐每年奔駛五省江海湖河縱橫萬有

餘里其時病在春夏不在秋冬者近十年來不獨春夏病而秋冬亦病去冬海上大咯血曾經奏明今夏六月

查辦江西贛州事件秋七月事竣巡江至九江湖口縣大病兼旬迄今不能復元臣自六十歲後怔忡氣逆筋骨

疼痛無有已時皆由臣性燥智疏無辦事之長才恆揣心而過計思慮傷脾禍急傷肝月積年累故成此怔忡胸

膈滯悶事多心緒多憂舉動常乖左偏亦麻本不仁似此殘廢無能久擬請開除地閱長江差事以藏其短

而保晚節祇以海氛不靖未敢請令荷 聖主如天之福四海昇平各直養年豐歲稔地方安堵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繫人心風氣之盛衰臣因前長江提督黃翼升急情營務應 召抗疾每年巡江力圖整頓今長江提督李成謀謀勇素著有守有為精明強幹軍政可靠近年謹遵 特諭操練長江水師兵弁操牌練跳刀予諸雜技精益求精江防漸多起色該提督責有攸歸五省水師應歸該提督整頓以一事權臣已委歷不振若復往來長江似平應權况老病頹唐不能領整無能兼恐轉以牽制李成謀不得盡其才力與其勉肩巨任究無濟於時艱屆若冒昧直陳甘獲罪於今日臣受 累朝深恩斷不敢喪昧天良偷安旦夕臣前辭安撫巡撫漕運總督兵部侍郎之 命疊奉 恩諭有誠實不欺情辭懇切出於至誠之褒今若改易初心貪圖官爵差事則前此之辭疑於作偽寔足以傷風氣壞人心士大夫進無禮退無義微臣實有所不敢也伏維我皇太后 皇上洞鑒微臣不欺之苦衷曲盡 允准開兩江總督及通商大臣署缺並開除每年巡江海差事回籍醫治沈疴此後有生之日皆出 皇太后 皇上之賜臣當生生世世感泣不朽如果調治復元再當效犬馬之勞圖報 天恩於萬一所有滯陳下情懇懇開敘署及差事緣由理合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辭江督并請開差使摺光緒七年八月初十日

奏為 微臣 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並操海防兵輪船事竣病愈加劇難勝重任再行陳情懇請開兩江總督署缺並開除巡江海差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巡閱長江並每年出吳淞海外會操各省兵輪船一次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海防專摺馳報三月初十日起程奉 旨知道了在案臣拜摺後先出吳淞會同長江提督李成謀江蘇提督李朝斌調各輪船出大洋打砲靶旋回吳淞操各輪船檢校畢即由海入江自江蘇狼山福山江陰以次按營認真校閱於四月二十八日抵江甯府奉 命查辦江西省並贛州鎮事伴旋又奉查復兩江總督被參各款並查復各砲臺之 請臣往返查察均據實陳明於拜摺後仍巡江皖上駛湘鄂

所有五省湖河江漢紆迴縱橫萬有餘里巡歷一周於水師提鎮各標除水操外均分營按閱陸操所有奉

旨新練藤牌跳躍刀矛諸雜技均尚操練認真於各鎮將嚴加訓誡不准稍涉因循顯預市恩見好於各哨弁兵

丁嚴行稽查不准稍有嗜好怠惰防務者嚴參其次撥任摘頂或重責軍棍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均隨時指明

各督撫並長江提督景崇咨部辦理以一事權臣自奉 命巡閱長江迄今十年向祇有罰而無賞近年該提

鎮各標弁兵兼操陸師雜技未免多著勤勞江海水師原相表裏江海巡閱事同一律臣徐自備獎賞外擇其技

藝尤精者給與功牌虛銜頂戴以示鼓勵庶幾該弁兵等知所勤奮精益求精以備將來長江提督李成謀挑選

材武出眾之用臣與李成謀在途晤會二次商酌整頓一切事宜惟臣自去冬至今老病愈覺頹唐神智時昏

既渥蒙 殊眷不獨時局艱難毫無補救即長江分內事宜亦無起色實在孤負 聖恩慚疚彌深不能勝

任各等情已於閏七月二十日奏詳著兩江總督缺並領總 天恩開除巡閱江海差事在案尚未奉到

諭批拜摺後仍行巡閱上駁茲巡抵湖南有垣事竣煩發咯血舊證神智彌昏心中氣逆方寸無主遇事多形顛

倒因於八月初六日回衡州本籍退省養正醫治沈疴間復奉閏七月初五日 諭旨飭臣迅起兩江署任毋

稍延緩貽誤疆事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淚背汗流莫知所措伏思臣以擢疾未愈之身蒙 君父期望之切傍

徨惴惴有不得不再行遷陳者所有臣此次不敢受 命實存情節已於閏七月二十日摺內據實陳明無庸

重瀆 聖聽臣自度病急之性迂愚之識痼病之難醫難勝此巨任若強不能以為能猶責弱者以舉重命跋

者以疾行其為顛躓可立而待與其備事而追悔何若量分而清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天恩另行簡

員署理兩江總督並准開除每年巡閱江海差事俾臣得在鄉里靜心專治沈疴倘獲稍痊不即就木是臣有生

誤關係寔非淺鮮惟有仰求 聖慈曲諒允臣所請庶幾微臣一身幸免隨起之咎不致有虧晚節而兩江重地連得肩任之人不致貽誤疆事所有巡閱江海事竣再申下悃緣由理合專摺由驛馳陳不勝戰慄屏營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經行五省大都風雨調和江水亦不甚深人情亦甚安靜足以仰慰 聖懷謹 奏

謝京察優叙 恩摺光緒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奏為叩謝 天恩事竊臣恭閱邸鈔光緒八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巡閱長江

水師宣力有年任勞任怨著交部從優議叙等因欽此聞 命惶悚感激涕零伏念臣猥以庸愚濫蒙 知

遇諒其衰頹多病難勝職守之煩勞使之巡閱長江俾獲餘閒之調養戴 高厚生成之大德非捐糜頂踵所

能酬頌歲馳驅方愧涓埃之莫効撫躬循省敢希甄錄之 殊恩乃荷 溫綸 賜之優叙查定例三年

考績惟賢官得仰沐 隆施而微臣一介迂儒以奉差而特選 曠典凡此 寵榮之異數實非夢想所

敢期臣惟有益殫血誠力圖報稱務整軍經武之實濟佐安內攘外之遠謀以其上答 鴻慈於萬一所有感

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覆侍講張佩綸海防事宜摺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為遵 旨會議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八年正月初十日奉上諭諭

林院侍講張佩綸奏懇陳保小打邊雷謀自強之計一摺據稱江南形勢當先海而後江宜改長江水師提督駐

吳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鎮均隸之專領兵輪出洋聚操責大臣以巡江兼領五省責提督以巡海專領一省

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轄陸路閩浙同一總督轄境宜改福建水師提督為閩浙水師提督以浙江之定海海門兩

鎮隸之浙江提督專轄陸路等語即著在案宗棠何璟彭玉麟等將海防事宜通盤籌畫會同妥議具奏等因欽此

仰見 朝廷博采兼諮慎重海防之至意欽佩難名臣宗棠欽奉後恭錄咨商籌畫查原摺稱江南形勢當先

海而後江於是乎有改設提督之議所陳正自有見臣玉麟謂就江海大勢論之若由吳淞南岸進口係入黃浦江為蘇松扼要門戶與長江無涉其北即崇明縣島若由外海入江但由崇明北繞白茅沙便可直抵狼福山徑趨長江而入江陰是則江海昆連非經營海防無以固江防之門戶而非經營江防則江先不靜何有於海有並重之勢斯不可無分任之人江南提督所統水師凡三大支曰內洋曰外海曰裏河原據水師章程擬遣兵輪四號分撥提督及蘇松狼山福山三鎮為專巡外海內洋之用以無船可撥至今關馬三鎮互率巡洋之師艇隻番迭出月有常期提督亦時出會巡常至浙省東省之界而止本省之洋面蓋無勿至者焉李朝斌自督揚兵輪以來出洋是其專責而從前限於經費船輪無多尚須兼顧解餉應差各事欲其絡繹洋面一意操巡則非增造多艘不足以壯海師之職舊章長江提督以半年駐下江太平府以半年駐上江岳州府誠以長江水師管轄江面汎地上自荊州岳州洞庭沅江西進湖口吳城饒州鄱陽湖下及安徽沿江直達江蘇江陰為止水程近六千餘里合兩岸而計之路逾萬里僅以六百二十一哨分佈其間恐其照料難周乃為此按年輪駐之計而本署有應辦之公事巡次有遠及之地段臣玉麟每歲與李成謀定遠為上下輪駐長江諸鎮星羅棋布節節鈐束兼顧若斯之難也今若以長江提督駐吳淞口外而以江南提督移駐淮徐兩鎮之外益一專轄陸路之提督是偏重也臣玉麟自奉 命巡閱無日不以江防之利害引為身圖而平時聯絡諸鎮申徹軍實使將士無敢即安者嘗惟李成謀是賴長年僕僕非臣玉麟之所敢辭為一海上有意外之波瀾江防豈有獨安之風哉逆遠天塹到處戒嚴臣玉麟相其緩急赴之可也若移李成謀遠在外洋斷難回顧別道指臂之助恐以未習而不靈獨任手足之勞或因奔命而滋困顧此失彼其勢顯然臣等竊以為事不難辦而謀宜審定海防江防宜因緒推廣就勢變通斯為兩得之道江南提督責在海防者也尚宜多募以得力之兵輪使海上一軍卓然有以自立委任而責成功焉目下先就現有之兵輪無事率之出洋操巡並重有事則以戰以守或取資焉其有平時督率不力臨事退縮不前者惟該提督是問是為推廣之說防海乃能防江也長江提督責在江防者也乃由臣玉

麟每年督同巡閱而以分駐岳州府之半年改駐吳淞口外俾與李朝斌就近會操兵輪以通江海之氣脈有事仍專力江防使防海者無後顧之慮是為變通之說防海者須防江也似此則江防海防兩有所屬矣又原奏內稱浙江定海與海甯皆屬連閩中閩浙又同一總督轄境故以浙隸江不如以浙隸閩宜改福建水師提督為閩浙水師提督割浙江之定海海門兩鎮隸之浙江提督仍駐寧波專轄陸路各等語臣何璟臣岑毓英查以福建水師提督請改閩浙水師提督自係為閩浙沿海水師事權歸一起見當經咨商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復稱以閩浙洋面合之臺灣相距約三千餘里無事尚難兼顧有事則重洋往復風汎靡常呼應恐難便捷等語臣等悉心查核自裁兵加餉以後閩省水師各營實存兵六千九百餘名陸路各營實存名一萬六千二百餘名臺灣各營實存兵四千五百餘名福州駐防八旗營兵二千名水師旗營兵三百四十名統計存兵祇三萬餘有事尚資勇力是臺內滿漢兵數並無六萬餘及一萬五千餘之多也閩省內地水師各營原設拖雷戰船除裁減外僅存二十七艘并新設小號龍漕快艇共四十船臺灣各營見存戰船四號小哨船二號船政先後造成輪船二十三號除損壞二號及撥配各省外實僅留閩十船另有購存輪船三號蚊子鐵甲船二號是閩中師輪各船亦實無三百艘之多也論閩浙兩省前明迭被倭患時以兩省事權無所統屬乃從巡按楊九澤言設浙江巡撫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軍事嗣後添設總督專主任調而閩浙沿海營衛一循其舊大抵海防之道不外戰守二端戰則宜厚集兵力非通力合作聯南洋五省為一氣不足以備徵調而資應援守則因勢設險各就形勢所在及財力所能為者密為部署其勢又非分疆別界無以專責成而期鎮密似提督之改設與否皆於至計無關也但前明之倭形同盜賊今之倭則學步泰西儼為勁敵勢固強弱不同前明防閩浙多在近岸故威繼尤得義烏練卒三千而所向克捷今則門戶遠在臺澎自非水陸兼營何能擊氣聯絡事之難易正復懸殊現在琉球既廢政情巨測閩省首當其衝臺灣尤為彼族垂涎騰戶網縶英容稍緩臣何璟歷年籌辦海防臣岑毓英兩次渡臺布置各節已節錄 奏報有案張佩綸謂中西戰事所恃主客勞逸可兼練陸軍以勝之不敢專主水師誠為確論

閩省水陸各軍前經

奏明變通善章批立練營數年來行有成效現復會商各提鎮酌籌推廣認真訓練務

期精益求精悉成勁旅至閩浙水師應如何期會聯絡聲息相通並將散處各輪船隨時酌調操防用固疆宇而

規久遠并當與浙江撫臣船政大臣分別妥善辦理期舒朝廷南顧之憂臣等遵旨通盤籌畫如有應行改

雖易驟之處斷不敢存畏難苟安之心而再四熟商體察情勢實有未敢輕議更張者謹各竭其一得之愚上備

聖明採擇除海防應添造輪船由臣宗棠會商臣玉麟另摺具奏外所有遵旨會議緣由謹合詞恭摺

管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因往返函商致稽時日合併聲明謹 奏

會商海防事宜摺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奏為會商海防事宜恭摺並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會同何璟張樹聲衛榮光等議海防事宜正具摺間臣

玉麟適巡閱長江水師馳抵江南省城臣宗棠遽入署中面商海防事宜實以張樹聲何璟衛榮光之議所見均

同除具 奏外謹將臣等思慮所及莫有裨於海防者一併陳明以備 聖明採擇竊聞省設局製造輪船

臣宗棠於同治五年浙總督任內奏奉 諭旨允行嗣請設船政大臣總理局廠事務交卸後赴陝甘總督

任於船政事務時復預聞臣玉麟於長江海口涉歷最久所言防務情形尚為確鑿蓋就臣玉麟所見長江海口

防務陳之凡言長江海口者多指吳淞而吳淞實進黃浦江之口為蘇松扼要門戶於長江固不相涉也外海入

內海之輪船左為吳淞其右有崇明縣一島外洋輪船若不進黃浦江即不必由吳淞入口但由崇明北繞白茅

沙便可順抵狼福山徑趨長江綠福山南岸近年新長遠沙梗礙洪路輪船不能直行須繞狼山北岸而入江陰

故吳淞設防不能扼其來路查吳淞口南北寬不過十里狼山福山口南北寬百餘里由此衝入長江其勢甚順

此時防長江海口以狼福山為重兼顧吳淞口底期周密現查吳淞江陰及團山關焦山象山都天廟等處沿江

砲臺均修整堅固其守砲臺之記名提督吳宏洛唐定奎章其作曾萬友等均能認真操練結實可靠惟水面空

虛時切操臺長江長龍私板不能禁海上風濤其蚊子船砲大船小頭重脚輕萬難出洋對敵祇可作水砲臺之

用其餘各省兵輪船隻奉制試每月調操與臣玉麟每年巡閱一次者亦不過於無事時虛壯海隅軍威而已設一旦有事該各省各有應防之海口方且自顧不暇何能舍己甚人置本首不顧而應長江海口之調縱以功令軍令督責之而亦有不行至謂此時江防緩而海防急宜先善海而後防江亦非確論長江各省伏莽甚多歷年竊發有案倘海疆有禁則乘間揭竿而起勢所必然腹地多虞防剿之軍時被牽掣適足啟盜賊之心而張寇營之缺因思自強之道宜求諸己不可求諸人求人者制於人求己者操之己張佩綸原奏各海口可自為一軍是不必求於人而求諸己也與其購鐵甲重笨兵輪爭勝於茫茫大海之中毫無把握莫若造靈捷輪船專防海口扼要之地隨機應變緩急可資為愈臣玉麟於六年冬奏造小輪船十隻專防海口不爭大洋即是自成一軍為自強之意奉 旨准照辦在案因南洋經費維艱部議暫從緩善至今尚未開造張佩綸原奏謂淮揚瓜洲等水師宜改西式江船夫西式即大輪也與其花費添造輪船於淮揚瓜洲兩標營紊亂長江營制轉不得力不如節此經費趕造臣玉麟所奏小輪船十隻派長江久於戰陳之員管帶選通習洋語算法之學生幫辦駕駛以熟海道善海上各島漁戶強壯者為勇丁既可收熟諳風水沙性勇敢之人才為將來推廣之用又可免敵人招此等漁戶作奸細為害內地誠一舉而備三善也該輪船編提督統領勤慎操練使砲火技藝純熟精益求精不爭大洋衝突只專海口嚴防無事則巡緝洋面盡其力所能到以靖海盜有事則齊集海口堵禦或誘敵攔淺我船環而攻之可以制勝或伺敵船長驅大進我船跟蹤追擊斷其後路以便前途師船堵剿斷不致坐視縮突狼奔任意猖獗也臣宗棠細繹臣玉麟所議專就長江海口而言力主有海防無海戰之說據實之談洵足見諸施行微其實效與張佩綸原奏江南可自為一軍之說通相符合惟就長江江防海口而言兩江總督為固圉之謀無以加此若善兼顧南洋則遇有警報各省同一洋面自顧不遑何能為兩江之助江南海口守宜亦難應各省之援其於兼顧之義終鮮實濟自宜亟善增製大輪船數隻以資調度而速戎機前聞閩廠開造快船馬力甚速船亦合用昨與李鴻章晤商亦以為宜詢快船一隻工料費若干據稱并槍砲計約每隻需銀三十萬兩臣宗棠

計經費雖難亦祇宜竭力籌維未可稍存顧惜之見計增製快船五隻需銀一百五十萬兩若求之南洋各省恐等諸築室道旁無以應手合之巨玉麟擬造小輪船十隻每隻需工料砲價合銀八萬兩共銀八十萬兩兩項船價共需二百三十萬兩江南財力搜索已頻本難善措惟事關海防大局不容束手而細察淮鹽加引一案加意料理倘可有為竊計增置大小輪船無論購自外洋與在閩港各廠局製造均須分年辦理所需經費亦可分年解濟以應要需現在淮鹽加引試行之初就案費一項劃撥支應一年內外輪船經費計可有餘此後銷路漸暢雜款亦可奏請酌撥俾能接濟解濟要需庶海口有備南洋相庇以安外海有船巡駛更可常通聲應似於防務較有把握臣等與李鴻章所見亦同謹合詞據實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謹 奏

查復兩江營務處被參各員摺光緒八年八月初一日

奏為遵 旨確切查明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八年七月十四日在江南江陰縣巡次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六月十九日奉 上諭有人奏劣員招權納賄有損勳臣聲望請 旨飭查一摺據稱兩江

營務處道員王詩正知縣柳葆元狎妓浪遊權勢熏灼賄賂公行又有遊客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內外串通

招搖撞騙捏報商名請引漁利等語著彭玉麟確切查明據實奏參無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 聖主信任勳臣扶正黜邪以示保全之至意屬勝欽悚臣伏思自古君明臣良之世

上下相與以誠臣責難於君君責善於臣則誠布公盡言無隱此所以上下交而為泰也左宗棠忠直性成動積

卓著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方今海宇清平封疆任重皇上以兩使相分為南北洋大臣臣如周召之分陝而治

知人善任媲美成周左宗棠職任兩江總督兼奉命為南北洋大臣察吏安民籌餉練兵鹽漕河務江海防營地

大事殷固皆責無旁貸然年逾七旬難盡瘁殫誠而一人之精神自難周密况到任未久人地生疎須用向來親

信得力之員以資任使此亦勢所宜然 竊思貴總辦大臣而大臣亦必慎簡僚吏得其人庶足以資佐理

不得其人即難免受欺蒙昔尹吉甫佐周中興成功之後必以孝友之張仲為首僚然後足以受多祉此萬世勳臣之法則也道員王詩正係前道員王鑫之子當與逆初起之時王鑫以諸生首練相軍應樹戰績後以帶勇進剿江西吉撫瑞臨等府受傷病亡蒙

文宗顯皇帝賜詔壯武優予蔭卹而其所遺老相營東征西剿勳勞

大著於天下王詩正以難陞從戎陝甘左宗棠以其年少有才久習戎事又以其為忠盡後嗣派委總辦兩江營務處以造就之出於公忠之忱無私意也兩江營務繁難為吏治軍政上下公事之樞紐文武員弁交涉事多權勢所在趨承者半踴躍者半亦王詩王初到江南資望本淺少年意氣難免驕矜言者謂其浪遊狎妓招權納賄臣查尚無確據然舉錯頗多輕率言語不無放誕矜才使氣行事不檢用致物議沸騰實不得謂為無因而至前知縣柳葆元係留甘補用之員左宗棠以其嫻於詞章派司文案帶至兩江用資熟手此不過隨才器使無其事權查柳葆元文采翩翩不至如言者之所訾惟江南風土景物素熟於左宗棠巡閱之時署中文案事少柳葆元偶爾間遊事亦有不思而著關防嚴何得任意遊覽致生疑謗是一員者皆不免負左宗棠之任使至道員張自牧知府郭慶藩均在湖南本籍且郭慶藩有奉旨交貨日本之行臣再四訪查實未未遊兩江則串通內外請引漁利之說俾言者得諸傳聞之誤惟查有廣西候補知府關於貴州案內保升道員之張崇澍少年嘗舉貪鄙性成博事蠅營放達不檢當左宗棠整頓錢糧奏請添票添引之時張崇澍聞之意圖買票充商漁利遂在長沙商同統太和錢鋪代向銀號挪借銀六十萬兩滙兌親來兩江捏報實全福鹽商牌名請運商辦鹽三百票每票銀五千兩設法鑽謀先交見銀六十萬兩希圖撒票到手在外招搖加價賣票與人須臾運鹽行銷而本利先已俱獲然後繳清票銀歸還錢鋪而彼收無本之利左宗棠等畫軍國大計鹽政係其職分所當經營整頓錢糧收回楚岸引地添票添引皆前督臣曾國藩沈葆楨等所欲為而不能遽為者左宗棠嘗回奉

皇太后諭旨并非不候

旨遵行故見有來案稟請買票者行鹽先交見銀後交欠銀似在情理之中自應照例批

准毫無私見也惟求效太急委巧小人乘間而入從中漁利左宗棠被其欺蒙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耳又查有

武巡捕參將柳國瑞前投効甘肅充當勇丁打仗尚能出力左宗棠保至今職派充巡捕原冀其感激知遇實心從公不意小人得志昧喪良心與竊案門丁唐鈞陽為謹慎陰肆鬼域又有遊客附貢生王代英湘潭縣人附生蔡熙霖長沙縣人至兩江圖謀館地宗棠念係故舊子弟留食署中并未授之以事乃乘左宗棠閱兵外府乃邊勾引交遊少年子弟肆行不謹在外招搖原奏所謂狎妓浪遊內外串通漁利者實皆張崇澍柳國瑞諸人之所為言者因姓氏多同故風不無訛舛見在諸人多已為左宗棠查知分逐矣臣維近君子遠小人自古聖君賢相莫不守此為兢兢然豈有知其為君子而不近知其為小人而不退之理大抵君子多直小人多佞君子多正大小人多回邪左宗棠勦高望重慈卹位崇苟非有碩德者儒參其幕府真節正士為其佐僚而又虛心訪求獎進直諫則用人行政之是非孰敢盡言無隱彼二三人或貌為謹慮於其前或外似有才故作忠言至計以投其所好而實假公以營私所以左宗棠受其蒙而不覺昔漢臣諸葛亮下教參佐曰願諸君勤政吾短明臣王守仁懸牌示眾曰求通下情願聞已過古之名臣大德深防壅蔽也如此即前兩江督臣曾國藩亦諭僚佐曰願諸君常攻吾短勿事迎合以壞公事兩江幸甚王詩正職司營務為左宗棠信任之人當何如感激報效乃如張崇澍之奸巧營謀柳葆元之外出遊覽柳國瑞唐鈞等之昧良喪心王代英蔡熙霖之在外招搖遊蕩豈得委為不知而反為蒙隱實孤左宗棠裁成委任之心言者謂今左宗棠數十年重望為之頓損查左宗棠清操大節偉烈豐功信及豚魚忠貫金石固已中外咸仰士庶皆知即今僚屬一時行檢有虧而左宗棠生平心迹雙清自仍皎如白日然不即連 旨參奏則不惟累損勳臣之聲望誠恐墮我 國家之屏藩道員王詩正以忠蓋子孫不知自童年少氣盛致招物議應請 旨恩施格外暫行革職撤去營務處差使交左宗棠嚴加管束不假事權如能降心請書改過謹言慎行再准左宗棠奏明候 旨加恩錄用以示曲全知縣柳葆元職司文案雖無狎妓納賄情事究不應私出遊間應屏出督署仍至甘肅候補以示薄懲知府張崇澍既作奸商巧謀漁利參將柳國瑞身充巡捕貪鄙且汚昧良之極皆有玷縉紳均應革職永不叙用以儆官邪附貢生王代英附生蔡熙霖既

居督署何得浪遊招搖雖經左宗棠斥逐不足示警王代英應革除附貢生蔡照林革去附生衣襟以弔士習門
丁唐鈞已經左宗棠嚴辦逐解回籍應不准其再至江南文武衙署俱不准收用以生弊竇專員張自牧知府郭
慶藩查明實在事外應均免其置議并請 諭令左宗棠廣求賢才以為輔佐采納直言以通下情凡傳屬僕
隸遊客有似此類者皆屏斥勿用俾勳臣之令譽永終而 國家之封圻永固庶 聖主賢臣之頌萬世垂
型矣所有微臣違旨查明分明參辦緣由理合據實恭陳 皇太后 皇上訓示再臣巡閱長江各省水
師水旱操所過湘鄂江皖江南頗有蛟患水災人民亦多困苦幸高岸秋收可望豐熟各省督撫均實力發賑極
恤盡善不致百姓流離堪以上慰 宸廑臣在江陰拜摺後即赴吳淞出海會操各兵輪船合併陳明謹
奏

補陳前摺未盡之言片光緒八年八月初一日

再臣敬閱 飭發原奏謂大吏聰明宜防墮塞勳臣聲望務示保全誠如言者之所云實大有關於 國體臣
既確切查明盡言無隱惟原奏謂左宗棠於淮軍有心裁抑將士各懷疑慮一節臣查實無其事惟淮軍任年在
北地米糧最貴所折米價稍多今駐紮江南出米之區糧價稍賤左宗棠因鈎絀為節用之計諭令各將士折減
米價各將士亦皆輸誠臣此次巡閱已抵江陰沿途接見江南北淮軍將士均能振作精作操防結實於左宗棠
之開誠布公亦皆心服毫無異詞適李鴻章奉 命馳往北洋過此亦所親見則謂淮軍將士各懷疑慮殊屬
傳聞失實原奏謂員缺補署不由司詳徑自擇委盡屬同鄉一節臣查亦無其事惟高郵州因案撤委該缺
虛懸無人值左宗棠大閱過州時江水與洪澤邵伯等湖泛漲正治淮堤工程緊要左宗棠慮不及修將成澤
國急不能待即在巡次徑札候補知縣龔定瀛委署修堤以該員素稱勤慎能耐勞苦適是同鄉故致人言其實
各缺并無不待司詳之事臣伏思 朝廷之於封疆大吏無不信任不疑而大臣之職任疆寄者全在行事
適合機宜而不在顧避小嫌以致貽誤米價如果當減豈能因是淮軍而不隨時以變通員缺如果需才豈能因

是同鄉而不因才以器使補署固須由司申詳而時有緩急則道有經權豈能拘定執例以致事機之遲誤存成心私也避嫌疑亦私也要在一秉大公事事為君國生民起見耳臣愚昧之見有前奏所未及者理合再陳

伏候 聖鑒 奏

保舉將才片 光緒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再臣巡閱江海水師與江南提臣李朝斌會議因在講求操練有方尤以留意將才為急而海防將領更以深明洋務洞悉夷情為先查有提督銜留江儘先題奏總兵操練輪船營務處吳安康先在黔省剿賊歷著戰功經前貴州 欽差大臣田興恕前雲南巡撫劉岳昭先後保奏洊至今職後隨前臺灣道領兵輪船吳大廷在上海幫辦營務多年實力講求光緒二年十月初四日由前兩江總督沈葆楨奏留江南仍以總兵遇缺題奏奉

上諭著照所請兵部知道欽此四年九月復經前兩江總督沈葆楨江南提督李朝斌會同保奏提督銜留江儘先題奏總兵吳安康等熟悉海洋風潮沙線尤為出色之員開具清單請以原官留於江蘇外海內洋水師補用十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奉旨著照所請兵部知道軍併發欽此欽遵在案又查有提督銜留江補用總兵現署南漚營遊擊王金楮前在湖南水營並在陝甘江南隨征打仗出力屢立戰功經前湖南巡撫駱秉璋前福建水師提督楊載福前兩江總督曾國藩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前長江提督黃翼升及臣等歷奏戰績保至今職後經臣及前長江提督黃翼升委署狼山鎮標海門營左哨都司副委署蘇松鎮外海水師中營輪船都司光緒三年前兩江總督沈葆楨委署內洋水師蘇松右營遊擊四年九月經前兩江總督沈葆楨奏請留於江蘇外海內洋水師補用十月十二日奉 旨著照所請欽此現署外海水師南漚營遊擊臣查該二員皆隨征出力十餘年及在江南操練海防最為熟悉實屬海防不可少之員惟該二員前在黔在甘曾有革職處分旋經立功奏保奉 旨開復原官例應送部引 見當今海防緊要而將才尤為難得該二員身膺防務多年未便離營致易生

手臣與兩江總督左宗棠江南提督李朝斌會商所見相同相應請 旨可否准予該二員暫緩引 見遇

有外海內洋水師缺出由督臣奏請補缺即行咨送部引 見此臣為海防需才起見理合附片陳明仰祈 聖鑒謹 奏

連查湖北採訪營兵丁滋事摺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查明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在浙江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十月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涂宗瀛奏湖北採訪營兵丁滋事當經諭令涂宗瀛等將實在情形查奏茲

有人奏此案把總楊姓與錢鋪商人口角江夏縣知縣袒護商人以致眾軍鼓噪民心搖動涂宗瀛等將實

張皇辦理不善請飭查參等語著彭玉麟將此次滋事及辦理各情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

欽此復於十一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因有人奏湖北營兵滋事情形當

諭令彭玉麟確查具奏茲又有人奏此次滋事由江夏縣知縣蔡炳榮稟告所致涂宗瀛等前既明復自用辦理

操切事後又不將蔡炳榮撤任敷衍了事請飭查辦等語著彭玉麟歸入前奏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原摺著鈔給

閱看等因欽此 臣伏思此案既已 諭旨該督查奏實在情形該督近在同城職任所在自應據實復奏不敢

欺蒙其如何覆奏之處臣無從過問謹遵旨於十一月初十日恭報起程即乘小沿河出江船所過各省謠傳不

一匪俱不敢輕信謹按照所奏各節嚴密確查得其底裏先咨令將起釁之知縣蔡炳榮督標中軍副將鳳昌摘

頂以靖民心十一月二十日日馳抵湖北省城復詳查確實不以謠傳為憑謹以共見共聞公是公非者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緣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有湖北撫標右營把總楊得魁因父病危急便衣往就近營

務處候補道程春藻所開同利昌錢鋪換銀錢鋪歷年互相喧爭通江夏縣知縣蔡炳榮路過查問該鋪聲稱店

棍鬧事并不言其歷年之由該縣知是程春藻之錢鋪不免存見好當於街市喝令各責經該把總訴辨自言

銜名及路過眾人俱為乞恩該縣不照章稟明督官遽行掌責此始初江夏縣聽斷未公任性徇私擅責把總之

實在情形也該把總受責回營羞辱不說然眾目周知一城傳播聞營咸為憤憤撫標中軍參將焦克勝右營遊

多...

擊周禮並城守營參將樊國泰出為調停該把總自覺慚愧求職差而眾兵曉曉不已督標中軍副將鳳昌係該營統領明知眾兵不平既不善於調停又不以奉令任私擅打把總之事代達督撫以求持平辦理九月初四日該縣出門拜客路由閱馬殿時值鄉試武生雲集借殿跪馬先是該令曾任外縣因案憤責武生諸多忌恨適值擅責武生眾武生藉鳴不平眾口沸騰差役勸繞道省事該縣恃氣直經該縣見有在道旁謾罵者飭差拘拿遂被瓦石擊損肩與該縣及與夫均帶有傷樊國泰焦克勝等聞信馳救幸而獲免此該縣擅責把總以後所以致毆之實在情形也該縣被毆之後不言當日積怨於武生但眾是標防營兵滋事督標中軍副將鳳昌前既未稟督撫致督臣於啟營緣由未能周知僅憑該縣之詞批飭養傷將該把總楊得奎發交武昌府管押今焦克勝交出滋事之人惟時兵民考合之眾無從查出逾數日焦克勝撤任所有該管標防哨官四員全行更換而蔡令始終未撤查焦克勝廉明正直操勇兵丁恩威並用輿論昭彰今見撤任兵心愈為不平業已搖動經武昌府知府嚴防將該把總轉交城守營參將樊國泰管押蔡炳榮總未撤任仍令兼署撫標中軍參將璞玉交人副經鳳昌璞玉交出四人并非確切查明不過聊以塞責亦交樊國泰看守候審實無非刑拷問之事十八夜二更外聞忽喧傳督臣欲將此四人交親兵正法謠言一播合城譁然該營兵丁一時情急齊赴統領鳳昌衙署為四人鳴冤時鳳昌及眷口已先得信趨避眾兵見署內無人并未動及物件惟隨看人多門戶稍有擠損處復赴城守衙署求將在押四人放出并呼該把總楊得魁同行該把總長跪不行樊國泰以眾情洶洶諭使暫去再行請罪督臣聞知急欲親出鎮撫經文武各員并在籍紳士勸諭眾兵登時漸次歸伍人心始定督臣至此時始知啟釁之由旋即出示曉諭次早督撫臣又同出示曉諭二十一日牌撤江夏縣知縣蔡炳榮任眾兵立即心服旋具公稟乞恩并有在籍紳士帶各營官隨率哨弁等赴督署請罪督臣面加訓諭均已俯首無辭繼復往各營謝罪照常回營差據當十八日以後訛言四起民間實有冒雨遷徙者嗣經督撫臣出示曉諭人心已安此又滋事及辦理各節之實在情形也臣伏查 朝廷設官文武並重辦理案件貴持正尤貴持平持正則不致粉飾目前

釀成異日之禍本持平則不致徇私任性激成當下之爭端查此案決裂之由一誤於蔡炳榮負氣任性徇私見
好不遵定例當街擅責實缺把總致動眾怒又執性徑由閱馬廠行走致攪眾武生報怨之鋒乃又不肯據實稟
請查辦徒欲歸罪武營以洩忿再誤於該統領鳳昌平時既不善訓教兵丁有事又不下情上達致督臣不知
政弊緣由幾致釀成大患若不從嚴參辦則為州縣者徇私生禍無所懲戒將致人人效尤為統領者粉飾釀禍
無所畏懼將致事事欺罔幸而敷衍了局一時偷安而吏治軍政毫無實心為國為民終將日即於敗壞而
不覺應請 旨將政學參之江夏縣知縣蔡炳榮釀禍之兩湖督標中軍副將鳳昌一併革職以為文武弁罔
上徇私之戒其兵民武生烏合之眾均應請 飭該督撫從容詳查平心辦理竟其既往警其將來確懲其一
二實在倡首滋事之人其餘明示寬宥確守憲章嗣後有犯定即照例嚴辦以正軍風而肅軍政至程春霖以司
道大員既為湖北省城之官身領要差何得謀利在本省又開錢鋪當舖多字以致官吏迎合激成事故現又改
換鋪號意在巧避名色以欺輿論亦應請 旨交部議處以挽官員營利之風其標撫中軍參將焦克勝向來
樸實操練認真楊把總被江夏縣掌責之後焦克勝稟請鳳昌轉詳并為該把總認過其後江夏縣被武生報眾
怨焦克勝實無從查人交辦以致撤任不但兵丁不服公論亦咸為咄寃至十八夜間之事焦克勝先已撤任更
非其罪應請免其處分至臣初次欽奉 諭旨飭查徐宗瀛彭祖賢竭張皇辦理不善臣查徐宗瀛正直有
為清潔有守彭祖賢勤慎精明士民感德該督撫俱久任封疆向無貽誤此案顧全大局安定人心雖難免竭蹶
之情實無有張皇之事似尚可免辦理處分之咎二次欽奉 諭旨飭查徐宗瀛事前剛愎自用辦理操切
事後又不將蔡炳榮撤任敷衍了事臣查徐宗瀛向來辦事認真持躬穩慎此案係誤聽鳳昌之言始之認真近
似採切後之穩慎近似敷衍然近而聞兵丁滋事為整飭軍政起見後則見人心搖動為鎮靜兵民起見尚無剛
愎自用之事竊以湖北為長江之上游中原之屏障非有威望知兵而又能通達權者頗難勝此重任軍政不
可不整軍心不可不固而刁風亦不可漸長紀綱亦不可不存伏求 皇上嚴加訓飭凡事當持平守正謹始

慮終勿存己見用人聽言尤須精密威克厥愛必須公乃生明廉以持躬必須寬則得眾庶不負 朝廷委任高厚之恩臣迂拙性成不敢稍為蒙弊理合將遵 旨查明辦理緣由是否有當謹據實恭摺復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此次摺拜後仍 浙江以便明年巡閱五省出海入江查察水師各營上馳以符定制合併聲明謹 奏

密陳籌畫片 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再密陳者臣今年八月於吳淞海上忽見長星光如噴瀑憂心如構怪異非常又前五月間各處蛟災至有穿城垣破鎮市毀村莊且在端午前後兩日各省皆同不特為災實亦異事大雪後冬至前雷聲復大作亦非時令所應有上天示警必有由然凡我臣工皆宜深加儆懼務求各盡職分潛感天心憂民忠 國勤政明刑總期弭患於無形制治於未亂南省克復至今元氣未培風俗日靡人心日薄往往易動驚爭吏治兵事在在皆關緊要伏求 皇上念南方收復之功同於再造武漢為長江之要害南北之樞紐必須威名素著德望允孚方足以整兵保民控制全省關繫半壁安危甚重此番營兵滋事亦由吏治未嫻急切整頓慮生變故敷衍苟安亦釀禍胎一處如此他處恐因而效尤小事如此大事將何以調度是皆足為隱憂不能急辨而亦不可不早為籌畫者也經權悉當思成並濟要使兵畏民懷足以禦寇而不為寇是全在督撫之行事通機宜風裁可畏受庶幾可以長治而又安也是否有當臣等直無知謹密為我 皇行陳之伏乞 聖鑒謹 奏

遵查湖廣總督參款摺 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續行查明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年內十一月初十日奉 旨往湖北省查復操防兵丁滋事一案事竣回浙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始抵西湖退省隨即於是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有人奏湖北營兵滋事一案諭令彭玉麟確查具奏茲又有人奏滄宗瀛專以封殖為務揚州上海暨安徽本籍貿易產業甚多江寧藩庫存銀十六萬兩交藩司深慶煌經管其在湘撫任內於保

甲續據並不認真辦理惟事關勇自衛正月初二日撫標聚眾折毀中軍衙署亦不擊辦一人敷衍完案及任湖廣總督收受川鹽陋規新設關稅仍蹈舊習秋間鄂省兵變該督首將眷屬私送過江以致民心驚惶等語著彭玉麟按照所奏各節歸入前奏一併確查據實具奏原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查前次 諭旨業已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覆奏在案此次 諭旨因臣越鄂往返數千里行蹤無定驟遞轉折是以奉到稽遲臣病軀衝寒怔忡咯血肋骨疼痛諸證益加觸發眠食減少交春更甚受 恩深重未敢偷安復於本年正月初四日出江沿途訪查謹遵 旨續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涂宗瀛係由舉人於同治元年大挑知縣分發江蘇前任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先官京師留心人才即已賞識及督兩江駐節安慶軍務糧運最關緊要因涂宗瀛樸實廉幹委司設米局三年籌辦數百萬石軍糧轉運前敵絲毫無誤金陵克復委總辦金陵城內保甲局署理江甯知府復經前任大學士署兩江督臣李鴻章奏補江甯知府辦理善後事宜是時大亂初平兩督臣興廢舉廢利刃除弊諸政如同再造涂宗瀛皆矢勤矢慎盡力匡勸一府之事亦毫無貽誤至今口碑載道兩督臣屢次列保人才由是上達 天聽存摺今職其任上海道湖南藩司廣西河南巡撫亦曾無貽誤之處此其出身升用之所由來言者乃謂由報捐同知升用是其履歷尚未深考請涂宗瀛專以封殖為務揚州上海安徽本籍貿易產業甚多臣查涂宗瀛生平最講操守歷官數省同官屬吏共信共知何有專務封殖之事揚州上海貿易產業者原自有人涂宗瀛廉恥自持謹小慎微實不為此惟其歷任缺分尚優居身過於節儉在本籍六安州鄉間買有莊房兩所田數百畝分與兩胞姪為世業本身子孫兩房鄉間有老屋一所城內新架住屋一所買田計不足千畝留為遺老及子孫教育之資此皆人情之常且從節蓄而致似亦不足為異六安州亂後書院並考棚防雨公舍片瓦無存涂宗瀛倡首捐建成功因此遂託為置產甚多與至謂其江甯藩庫存銀十六萬兩交藩司梁肇煌經營臣查藩庫非代人有私財之地藩司非代人經營私財之官涂宗瀛久離江甯梁肇煌非其舊屬未謀一面未通一音何至相輕許與此不辨而明者也惟查涂宗瀛在上海道時前運司洪汝奎管理

金陵軍需局兼書局涂宗瀛與之同鄉同年寄存銀一萬兩託其代刻朱子大全集二程全書近思錄朱子年譜
理學宗傳辨正倭文端遺書並醫書多種又因前刑部右侍郎吳廷棟是其同州先達涂宗瀛少年嘗從問學業
吳廷棟清德冠時年逾七十告歸之後上無一瓦之覆下無一籠之殖流寓山東曾國藩李鴻章迎居金陵清操
飲水安貧樂道涂宗瀛託洪汝奎為刻其書並經理身後及入祀鄉賢祠一切用度所餘不足二千涂宗瀛調河
南巡撫時已將廣西湖南積存廉俸一萬兩奏明買米捐賑因提前存洪汝奎餘款帶至河南應用言者又或因
此而傳誤與至謂其在湘撫任內保甲緝捕并不認真查涂宗瀛辦事向來結實撫相未久升任而去自未能從
容辦理又謂調兵自衛查各省督撫年節皆於頭門左右支帳駐兵以肅體制係屬實情撫署圍牆素矮涂宗瀛
不肯因陋就簡加高數尺外間稍有議論然實是理所應為至謂正月初四日撫標聚眾一節查中軍參將施鴻
恩素行約束兵丁甚嚴冬季派兵協同更夫看守各街巷木柵該兵丁以為非其本分多與怨言新正飲酒戲賭
營兵以為歲時伏獵不在例禁之列施鴻恩必欲嚴責以整營規該兵等遂逞醉滋鬧事誠有之然為數無多尚
無擊束折署之甚涂宗瀛聞之立即委候補道劉鎮長沙協副將春祥查辦該兵丁酒醒知罪共舉四人杖責收
監正擬嚴辦經在籍紳士憐該兵等悉有老親懇求保出約束復行重責枷號革職釋回該管官撫標千把總游
定澤等俱已摘頂撤任此係照例辦結并非未辦一人敷衍完案謂任湖廣總督收受川鹽酒規新張關稅仍蹈
舊習一節查涂宗瀛素慎操守亦時以操守繩人其任內分所應得未必能一介不取其同流合污之陋規當不
至仍蹈故常所參收受川鹽酒規及新張關稅細查與受過付無有實據謂印着兵丁滋事時首將眷屬私送過
江以致民心驚駭一節臣前次往鄂查復時據通省官民謂該督臣治兵過嚴辦理前事稍近操切者有之未嘗
聞有人言其眷屬首先私送過江者耳目眾著公論昭然臣督辦長江水師多年涂宗瀛始以大批知縣到省其
後存至大用臣與之但有公事相接並無私交深知其居官為人辦事勤慎治躬清儉居心正大與人誠樸廉於
取財亦未能惠以濟眾嚴以守己亦未免苛以繩人愛民敬賢而惡惡不無稍過隨才任使而知人未能盡明於

吏治是其所長於兵事是其所短往者督撫中如曾國藩胡林翼體用俱備文武兼資而又能專賢養才知人乎任議量宏遠不計身家加之軍務雖繁而學問進德日勦不懈數求哲人博訪周咨以為輔翼虛衷納善毫不矜所以能為我 國家撥亂反治義成 中興大業洵足為督撫將帥之法也徐家瀛局量規模不能及此然在今日督撫中實為廉正老成精勤任事之員是其才具品行固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不敢稍為徇隱理合遵 旨查明確實緣由恭摺覆陳伏乞 聖鑒再臣於去冬往返湖北登略血怔忡諸證至今痼疾精神愈頹此次行抵安徽省城略血怔忡更甚春愈深病愈劇拜摺後仍回浙江調理俟舊恙痊可方能出海入江巡閱合併聲明謹 奏

辭兵部尚書摺光緒九年三月初二日

奏為欽奉 聖旨恭摺叩謝 天恩謹瀝陳下情伏懇 收回成命以重兵樞要職以全 微 臣 軀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浙江省城承准吏部咨光緒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

刑部尚書著張之萬調補彭玉麟著補授兵部尚書未到任以前著閣部欽銘兼署閣部欽銘見在出差兵部尚書著

張之萬暫行兼署等因欽此自 天降 命惶悚靡安臣當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謝 天恩伏念臣

以一介書生素非有經世之畧祇以時艱感激慷慨從戎溘被 鴻恩屢受實職臣非不思高官厚祿上可光

榮祖父下可貽穀子孫政與攸關敢自立異惟非才大受實慮曠官病軀重任尤虞失職是以疊次陳情幸俱蒙

朝廷矜全俾得完其素守惟一念舍身報 國未忍自安故受巡閱長江并出海操練水師之 簡命

輪船而不敢辭乃不意衰病日增時憂貽誤去年八月巡閱江海事竣奏明遵 旨在西湖調理未幾兩奉查

辦湖北撫標兵滋事之 旨遂不及養息帶病馳往湖北事竣略血怔忡症發奏明旋浙就醫乃又奉旨查湖

廣督臣被參之 旨復帶病馳往江蘇上海揚州金陵安徽等處查明各節經年往反於風濤之中而病不得

息延途略血更甚血不歸經心神不交眠食日減急思奏請 恩施另簡大員放臣回籍俾兵政不致廢弛而

臣命亦或可苟延因去歲巡閱下駛擬在浙養息數月醫治稍痊勉力出江巡閱上駛然後請 旨加恩賜除
差使庶幾成始成終或得稍減內疚前年仰沐 皇太后 皇上 殊恩厚予京察至今惶悚履積未
安乃忽被非常 寵命無已有加愧悚彌深震驚莫措伏思我 皇上用舍黜陟自有權衡或以臣補授兵
部侍郎在金陵未復以前至今已廿有餘年資格似應與考績之列或以臣辭兵部侍郎奉巡閱長江之 命
至今又十有餘載叙勞似可在升擢之中此自是 朝廷論官授職之宜至公無私臣雖至愚豈敢但為身謀
而不對揚 天子之休命且蒙 皇上知臣痼疾已深未能到任特簡大臣署理是欲以榮名寵臣並不責
以責任俾臣職守無虧仁至義盡體恤周全臣更不敢固執成見况以臣十餘年總 關之情亦思正入都仰
覲 天顏時依 堂陛但能圖報何忍偷安惟臣私念前此之微績既已由諸生存至卿貳加以 賞賜
疊至久被曠代之 恩榮後此之馳驅則係臣職所當為在病軀雖盡瘁殫誠而於 國事實毫無補方
今民窮日甚人心日偷竭正供以養兵兵未見能掃穴犁庭而多耗 國計取釐捐以養勇勇未見能安內攘
外而徒索民膏吏治與疆事相輔而成苟非大法小廉何能使元氣不虧足以禦風寒之漸入 國脈與民生
相頤而治苟非心勤民瘼念切民依俾民情無隱而不可以上通 上恩無時而不可以下究何能使民心安
靖不擾而邦本日固外侮潛消臣雖巡閱江海之防究皆僅治其末而未能治其本日夜疚心深虞罪戾即此侍
郎虛聲已覺忝竊清夜懸惶若復加官進秩豈不致 朝廷有濫賞之愆左右思維功既不足以掩罪何敢復
飾非以為功才既不足以當官何敢復受官以濁職病既不足以履任何敢復虛職任以忝榮名臣聞德高者福
厚祿薄者祿微臣無德可言斷不足以享厚福一子早亡長孫今纔十歲臣年已老而病日集氣不壯而體久衰
祿祚之薄已可想見不但難膺 朝廷之艱鉅實亦難承 聖王之寵榮且兵部縮天下之軍政尚書總一
部之紀綱豈可以做臣朽材曠 國家之官守更貽誤於將來惟有叩懇 皇上明目達聰 收回成命
知人善任另 簡賢才補授兵部尚書以重要職俾 聖恩不致久負庶臣心亦可稍安臣衰病已深難期

振作俟稍就痊可勉力上駛巡閱事竣再請 天恩開除巡閱差事所有微臣感悚下懷謹披肝瀝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報赴粵部署大畧摺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奏為法越構兵廣東防務吃緊遵 旨前往會同籌辦謹將部署大畧情形呈起程日期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法越構兵一事法

人自攻佔順化河岸砲臺後迫脅越南議約十三條該國情形危急法使脫利古現乘兵船來津並有以大隊兵

船至廣東粵感之說恫喝要求詭計巨測南北洋防務均關緊要亟需實力籌辦以期有備無患廣東兵力單薄

守禦尚虛著彭玉麟派酌帶舊部得力將弁酌量招募勇營迅速前往廣東會同張樹聲裕寬安等布置該尚書

接奉此旨後即行部署起程毋稍延緩南洋海防著責成左宗棠悉心規畫妥慎辦理長江防務著責成左宗棠

李鴻章督飭各營認真籌辦均不得稍有疎懈北洋防務著李鴻章慎選本月十九日諭旨迅即籌議復奏前據

吳大澂奏吉林所練防軍堪以抽撥民勇三千人聽候徵調等語著該京卿即行統率此項勇丁航海來津以備

調遣現在事機吃緊該大臣等務當悉力經營妥速辦理以裨大局等因欽此臣一會書生罔知將畧自咸豐初

統帶水師至今數十年仰蒙 皇朝恩遇存摺今歲巡閱江海事竣本應遵 旨陛見因奔波靡靡

疾增加失血過多時形昏眩不敢曠職誤公爰於八月十八日復添苦忱願懇 天恩開缺並開除差使俾臣

靜養病痊再圖報効尚未奉到 批諭今廣東防務吃緊時事艱難 朝廷宵旰憂勤臣一息尚存斷不敢

因病推諉違即力疾遄征以身報 國畢臣素志前趨即蒙 恩准開缺并除長江差使臣亦萬不敢辭此

次廣東之行以免另簡他員往返辭延月日致誤大局惟查法夷與越構兵初謂唾手可得不期越將劉永福起

與相持且屢為劉永福所敗刻下形見勢繼已成觸藩之勢不得已改途尋覓廣東獲詐樞矣伏思聖朝柔遠仁

至義盡該夷應如何感激恭順乃竟自外生成日肆欺侮得寸思尺搖蕩邊疆凡有血氣者莫不髮指皆裂咸思

多川 一八

奮力一戰以申同仇敵愾之氣為今之計惟有協力同心與之決戰若再容忍成何國體將來老成宿將日益凋
零恐至民不知兵兵不知將帥安富尊榮更不知兵大局何堪設想有心世道者清夜以思真若芒刺之在背
也所幸民心堅固未泯天良官兵不足民兵尚多可用除主戰外則無自強之策若論實在把握雖漢臣諸葛亮
再生亦不敢言操勝算所恃者眾志成城通力合作人定足以勝天理亦足以勝數而已若必藉善善全畏首畏
尾其如外侮日肆憑陵何哉臣德薄能鮮不知兵尤不諳陸兵調度治水師三十餘年我行我法惟東城實無取
之血忱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仰仗 皇太后 皇上威福得以肅清五省江面二十餘年無事臣故祇
有水師舊部並無陸師舊部江海原相表裏海上有事江防即甚吃緊是臣長江水師得力將弁不便調歸陸路
招募勇營則強所不能以為能恐遠地勾良易壞不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臣既未嘗統過陸師非若鮑超有
舊部陸軍將弁一招即集可比且鮑超奉 諭招募高須部署三兩月始能成行臣妙手空空軍械口糧無從
支取即或求助他山至少亦須募勇二十三營始足以壯 天威更非數月不能成軍成軍不練即行是驅市
人而使戰也且由湘至粵二千餘里新軍初立紀律生疏雖有軍令難保沿途不滋事端廣東待防至切而此間
緩不濟急倘因遲延而誤大局臣更無所辭各再四思維與其在湘招募新勇糜費而不能救急莫若於粵東就
地取材查粵中義憤果敢之士尚多臣已函商張樹聲裕寬選擇公正廉明紳士速集團練俟到粵後臣按照陸
營規制給與口糧慎選營官統領勤加操練嚴定賞罰無事則主守以保衛桑梓有事則主戰以報効 朝廷
有功者保獎傷亡者賞卹當可傳力以應目前戰守之需較之待客兵客餉緩不濟急者固不侔矣閩浙督臣何
璟籍隸廣東臣已函請其違約回鄉正紳竭力舉辦以期眾志成城惟軍興以來餉源久絀臣一身孤注百事躬
親少壯不善謀生至今依然寒士年近七十老病頹唐兼以迂謹性成不能開展於實餉寔非所能應請 勅
下各省直督撫及兩淮兩廣運庫指撥月餉源源解粵以收飽騰之效臣一面函商左宗棠於江南調撥湘軍記
名提督淮揚鎮總兵章合才合字勇二三等暨候補道王之春毅字勇一營並請撥濟糧餉尚不知能否允調又

於長江抽調水軍二百名以作親兵的調候補人員以資差遣一面函商李成謀派記名總兵三江營都司顏世玉前田鎮營都司記名總兵梁永學以充管帶接晤湖南撫臣潘鼎新已調撥二千勇派記名提督王永章管帶除接濟該軍糧餉外並助銀一萬兩就近調輪船由海道先赴廣東以安民心臣輕裝隨帶跟丁數名於十月初十日即由衡州起程單騎入粵臣從前足跡未至嶺南於水陸形勢不熟必須趁法兵未到之先察看佈置若法兵先臨城下臣到任後即當另籌辦法現已附片密陳除俟會商張樹聲裕寬安等布置再行會奏外理合將遵旨部署大畧應急情形並起程日期先行恭摺具報上慰 宸廑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密奏軍情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再法兵雖經別由西貢奪佔越南順化河岸砲臺而查據洋報七月二十八八月十八九等日劉永福屢獲勝仗有擊沈兵船之說證以官商家信事屬不虛法人進退維谷遂爾舉軍東為虛聲恫喝之計臣此次赴粵如法兵先已薄城則順化河一路守備自必空虛緣遠涉重洋數萬里人數必不能多也臣擬一面協守一面密咨雲貴督臣廣西撫臣各派驍將率領精兵數千督同劉永福所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疾掃順化河及西貢敵營履其巢穴使該夷無地盤踞則犯越之軍勢將潰退越南未必不可保全應請 密諭滇蜀各督撫預先布置乘機赴會莫成通力合作之功查法人之富強不及俄人遠甚前歲俄人百端要挾若非 皇上赫然命將戒備森嚴彼亦何由俯首就約今法兵屢為劉永福所敗使倘已可概見而議者必謂法兵不可輕敵未免為虛聲所怵隨彼術中倘再任其要脅勢將何所底止此次能力圖自強則各國皆不敢存輕視中國之心可以一勞而永逸矣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照會通商各國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再師以曲直為老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古之制也現在通商者二十餘國而法人獨敢吞噬越南志在窺我滇邊垂涎銅鑛之利各國坐觀成敗殆先以法人嘗試中國耳然使法人竟獨擅富強之利則諸國又將因如生忌

不令獨占便宜此情勢所必然也目下既命將出師自應將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國使知其曲在彼因以構其黨而敗其謀應請 欽下總理各國衙門照會通商之二十餘國告以各國通商年來彼此利益各

守條約無詐無虞此萬國公法所從出也乃法國包藏禍心明知越南世奉中國朝貢乃競恃強陵弱違約稱兵朝廷早欲應援以恐傷和好隱忍未發前月法使脫利古乘兵船來津有大隊兵船至廣東尋釁之說恫喝

要求詭計巨測我 皇上赫然震怒命將視師彼若前來即與決戰兵端開自彼國不得已而為應敵之師曲直之判皆諸國所周知也第海上用兵商船裹足於各國通商事宜不無妨礙以一國違約之故致礙全局各

粵歸想諸國有自公論又中國軍民不識外國旂號將來戰守之際誠恐各國商船經過軍民誤認敵船致有波累亦須預防以免輾蕩如此立言明示利害曲直之故諸國必不敢暗中助逆至預杜輾轉一層尤屬自佔地步

竊謂無論有戰事無戰事而此項照會似在必行此後倘別有要求亦斷不可輕易允許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施行合再附片密陳謹 奏

請飭湖南巡撫應付軍需片 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

再臣此次奉 命赴粵因時事緊迫未敢開募勇營遷延時日應俟抵粵後察看情形再行覈辦查從前故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故湖北撫臣胡林翼辦理軍務增兵轉餉皆以湖南為根本即臣此次赴粵所需軍火應

用之件皆不能不取給湖南應請 旨飭下湖南撫臣凡臣在粵所需均項即時應付以期辦理得手無誤要需謹附片陳明伏祈 聖鑒謹 奏

奏報到粵布置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為恭報微臣到粵日期並與督臣同赴虎門一帶會籌布置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月初十日由籍起程業經報明在案茲於十一月初四日行抵粵東所調提督王永章振字四營提督陶定昇合字三營候

補道王之春毅字營均先後航海到粵臣晤商兩廣督臣張樹聲廣東撫臣裕寬即於十二日與督臣督同司道

鎮將乘輪船出海馳赴虎門一帶相度海口形勢以十四日旋省臣查海南要隘舊重澳門明史所稱濠鏡澳也
今久為西洋貿易埠頭則專以虎門為門戶距虎門有一百八十里西有大小虎二山砲臺久廢中有橫橋二山
砲臺孤懸海上東有威遠山現設威遠砲臺大小砲三十六位又有一字平水砲臺大小洋砲十五位其一重七
千斤偏東有露天砲臺洋砲一位重三萬三千斤又二位各七千斤三曜月臺砲十位重八千六百斤不等以上
各砲臺均經督臣張樹聲派署水師提督方耀所領潮普營陸路提督蔡金章所領廣濟軍分駐之處足資捍
衛尚少游擊之師又有鵝嶼山定洋砲臺亦屬險要砲位稍遜兵力甚單臣會商督臣張樹聲擬添營分紮以厚
兵力此首城第一重門戶也由虎門進至常洲為入省水路總口是首城第二重門戶為黃埔為白兔岡白鷗山
皆常洲要隘提督吳宏洛領淮軍駐之水道至此分南北兩路進省左邊對岸之漁山珠山等隘距省僅數十里
敵人登岸可以直達省城地勢最為緊要總兵鄧安邦率銳勇駐之尚形單薄臣添派王永章率振字營紮為村
滿守與吳宏洛常洲之軍亦可聯絡彼此接應再進為中流砥柱此八首城扼要之北路也由右邊對岸再進為
沙路為海心岡為大黃滯其沙路已經督臣張樹聲添派署潮州鎮王孝祺領勤勇駐之大黃滯有綏定砲臺大
小砲二十五位鎮南砲臺大小砲二十七位水固砲臺大小砲十二位保安砲臺大小砲八位以上共砲臺四座
均在大黃滯左右特角相派中皆備有海礮此乃入省水路要隘原駐健勇六百名經督臣張樹聲調紮黃埔以
厚吳宏洛兵力臣現派陶定昇之營守三營分紮該四臺以專守隘責任此八首城扼要之南路也中流砥柱有
砲臺向係德勇駐守尚不為單惟虎門前敵兩邊崖岸舊有砲臺林立大半廢而未修且無砲位可據然我棄之
則無用夷人得之則有用倘更以大砲兵船環泊山下自船中扛砲上山入臺安置換我於前敵各砲臺之中縱
橫轟擊則我守臺之兵不能立脚縱添派勇營分途扼守且籌各臺後路接應之師則又為不可少者也從
來海防者謂能守而後能戰而守不若守近于多不若守約守正又不若守奇故口門以內則守急而戰緩
守正而戰奇臣等擬以全力守虎門若得大砲船分布口門內外不與浪戰於重洋專以護砲臺而衛前敵自屬

握要之圖今砲船不能猝辦鹽務緝私之輪船亦多脫海難以出戰一旦有急則擬堅守前敵各砲臺水陸互相
 策應寇船若聞入內河則守口砲臺一面擊轟一面以預行備用之木牌蔽舟沈塞其去路省河河口一帶木牌
 綿亘十餘里皆可應急需也歸路既塞然後乘風潮擊重帶用大舟水雷以夾攻之可創敵吳惟魚首向無大輪
 砲船可以出海兼以日下砲位未齊俟春初方能購到今但就現有之砲位砲臺先行布置以守為戰而已至門
 虎外沙角舊砲臺四面環海非有大隊水陸兩軍保護不能守道光中砲臺失事正由前敵孤懸後路無從救
 應故雖力戰殲敵終莫能克至今故未修復巨竊謂砲臺原不在多在得力而能固守與其備多力分不若萬眾
 一心以自固門戶也惟既守守口門則擬定砲臺現有之二萬二千斤及一萬二千斤之洋砲鎮南砲臺現有之
 六千斤之洋砲應酌量移設專於虎門而以其小者互易之蓋砲大則力能及遠可遏寇船之來路內河地狹
 人稠大砲礙難施放故遠地乃可為良耳臣謹
 旨採選舊部得力戰將數員到粵現委記提督名前正定鎮
 總兵李雲慶添募度字中左右前後五營加緊訓練擬於虎門前敵為水師提督方耀之助以厚兵力而扼要衝
 又所調江蘇候補道王之春毅字一營不敷分布今加募一營為毅字右營歸王之春督帶擬駐紮海心岡並於
 岡上安土砲臺一座藉以保障省城至舉洲圍練亦經會商督臣分飭各營次第舉行又閩浙督臣何璟抄臣函
 寄歸梓里鼓舞人心現擇鄉望風采之員紳率領其眾有善則調集分守省城河岸以壯聲援刻已解有項儲又
 查虎門以外尚有橫門崖門虎跳磨刀等門可以統至省城之右支河以港防不勝防前督臣劉坤一曾與李雲
 經委員編查沿海沙戶漁船約計數千艘此種人惟利是趨不為我用即為寇用擬仍會商督臣擬臣嚴飭該管
 各州縣認真編查不得視為具文如有戰事即選募成軍擇幹并統之一以分守港以一令潛放火舟水雷當可
 收指臂之助此連日察看險隘分別布置之大概情形也臣察看粵中將領署水師提督方耀精明強幹有勇知
 方南韶鎮總兵鄭魁忠剛毅勇毅總兵鄭安邦樸實勤能嚴耐勞苦統領海軍之記名提督吳宏洛英
 毅果決曉暢戎機與所調記名提督李雲慶王永章陶定昇候補道王之春皆係久經戰陣之員自能相表共濟

同心協力以奏膚功抑臣更有請者辦理防不可無戰船一定之理縱難俾辦然三年之艾不蓄則終於無濟大局所關難惜小費臣擬會同督臣張樹聲飛咨閩浙督臣何璟等款趕造兵輪船四五十號以固粵防如閩局有可借撥之船則更為妥辦容即會 奏請 旨辦理臣才識短淺老病頗深勉事支持同肩鉅任所有一切防務惟當與督臣張樹聲等悉心商酌實事求是仍當持以鎮靜不敢遇事張皇以期仰副 宸廑倘粵防有警臣自應親赴前敵萬一法人專嘔越南不煩東粵臣雖夜過叨司九伐時切枕戈擊楫之忱當此外侮憑陵豈忍偷安株守查督臣張樹聲曾 奏請赴越督軍尚在聽候 諭旨惟督臣有地方之責誠難分身臣布置粗就擬即添募陸勇請 旨親率出關直趨西貢度上以紓 宵旰之焦勞下以伸衰年之積憤所有微臣到防日期並同赴虎門會壽布置各情形理合會同兩廣督臣張樹聲廣東撫臣裕寬恭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皇太后

請撥軍餉片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再臣軍月餉已准部咨由兩淮鹽庫撥銀三萬兩湖南撥銀二萬兩其兩淮所撥之三萬兩業經解到驗收署湖廣督臣下寶第湖北撫臣彭祖賢署湖南撫臣潘鼎新均謹為公忠無分畛域臣在相啟行時先經潘鼎新籌撥銀一萬兩解到粵又收湖北籌解銀二萬兩安徽撫臣裕祿江西撫臣潘霽函來亦允助餉尚未解到不知助撥若干此外無可籌畫矣而臣所調王永章之振字四營計二十人潘鼎新仍許以後照章源源解給惟該營在湖南防守係屬生糧每月支銀三百廣東食物昂貴應照湘軍舊制按月由臣處加足行糧以示體恤其所調候補道王之春毅字一營記名提督陶定昇所統合字三營共二十人已由大學士兩江督臣左宗棠於起行時發給四個月口糧放至明年二月十九日為止以後該四營月餉仍懇 飭下江蘇撫臣衛榮光責成蘇藩庫及各釐局按月如數撥解庶收飽騰之效又臣前奉 諭旨酌帶舊部得力將弁招募勇營現委前直隸正定鎮總兵婁雲慶新募慶字五營計二千五百名人委記名提督張拔萃新募數字一營五百名共添六營三千人

其口糧按照湘軍 奏定章程給發又調長江水師親兵二百人目前口糧雖可支持以後尚無著落若軍食經費一有短缺雖孫吳之智賈育之勇無不立時受困况如臣不才老病衰朽心血虧損思慮難周者乎臣素不善籌餉前已歷陳倘此次粵海設防如前此山海關之役為時不久尚易運毒萬一曠日相持兵聯禍結而未奉指撥有著之款何以贍軍伏查光緒六年正月曾經戶部 奏定由各省開籌解東北兩路邊防經費二百萬兩按年解部本為辦理防務而設前此鮑超駐防樂亭軍餉即於此款取給今廣東所辦海防與東北邊防一律又本年九月 諭部籌銀各二十五萬撥解廣西雲南應用仰見 聖主軫念邊軍之至意廣東亦同一律臣軍除合字穀字營現請由江蘇發餉振字營由湖南發餉僅由臣加足行糧現於廣東就地取材所募慶字五營穀字一營及調到親兵二百共計一年軍餉不及三十萬兩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南洋海防吃重餉源無出 欵部如數指撥俾臣得一意辦防不至紛心貽貽則感戴 鴻慈實無既極所有懇請 飭下江蘇撫臣籌解合字營月餉暨 餉部指撥東北邊防經費分贍臣軍各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請 旨

設儲備局請免抽木釐片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再粵省戶口殷繁五方雜處所需食米均由海口裝運入城城中無論貧富不存旬日之糧蓋專恃船木故自常平各倉而外別無蓄藏也萬一海防不靖則米船必裹足不前百萬軍民饕餮焉繼不能不未雨綢繆從前浙省被圍賊斷甯紹二府米船來路浙民至抱金珠鐵死其股監也 臣惟足兵之道足食為先現商督臣撫臣擬設儲備局於省城從藩運兩庫借墊本銀派廉幹之員馳赴廣西海梧諸郡及各省產米之區採買米穀先行官運以為眾倡仍出示勸諭各紳民高富家為備趕緊採辦以備不虞惟官民購米既多前途價必昂貴各商預恐虧折或不及踴躍運行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粵省軍糧民食關係非輕凡廣東官運商運買米裝入省城者查照護票印文驗明石數免其抽收釐稅立予放行夾帶者罪之或借官運為名販往他處而不入省城者從重究

治運米到省時按驗報明總局仍由商民自行收買無事仍可出易金錢有事更可藉充月餉此法專等自
城日食他處不得誤以為防務解嚴後仍照舊章辦理如此則軍民兩有可恃眾心大安根底之計莫急於此
理合附片願請伏乞 聖鑒施行謹奏請 旨

遵 旨加意鎮定片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十月三十日奉 上諭茲聞彭玉麟擬曉諭粵民有准其仇殺法人及禁
各國商船進口違禁者取其船貨等語按之目前事理均係必不可行法人侵擾越南究未與我先開兵釁此時
自宜靜以待動不宜自我先啟釁端至各國通商以來尚屬相安現在並無戰事遽行封港必致激怒各國釀成
事變所關於全局者極大粵東人心浮動沙面滋事一案尚未解結尤宜加意鎮靜認真彈壓俾民情安靖不致
別生枝節該尚書所擬告示著毋庸張貼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遠慮深恩明見萬里之外無任欽佩伏查臣
前擬示諭粵民係准其圍練內云法國若以師旅相加定當決戰爾士民認真圍練眾志成城圍成之後祇准視
法國為仇靜以待動聽候調遣至各國商人爾等素與相安此次務為保護不准干犯更不准妄生事端致干軍
法原因民情浮動有鑑於沙面之役故於獎勵中即寓彈壓之義也其論洋商示稿與前月附片 奏請
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諸國詞意相照內云如果中法戰爭所有各國船隻皆宜守萬國公法局外旁觀
之列一概停止不得入口違禁者即照萬國公法取其船貨又云法國用兵之地洋商貨物碼頭設有焚毀搶掠
等事各國應向法國議賠不得向中國過問蓋欲預杜輕輟耳所援公法語有來由且有平白遠禁商船違即取
其船貨之理原編咨行有案可覆視也然臣性本粗疏未能遠慮西洋語言文字不同尤恐斷章取義誤會文意
轉足以啟釁端致違 諭旨前示概不張貼臣惟有力持鎮靜以期仰副 宸廑理合附片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會奏派駐守瓊州摺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為遵 旨酌派四營駐守瓊州恭摺仰祈 聖鑒事本年十二月初五日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雷寄
十二月初四日奉 旨現據各處電報法已早路山西將犯瓊州據以為質圖索兵費等語瓊州備禦空虛著
彭玉麟迅速前往擇地駐紮即飭所部各營與鄭紹忠一軍會合吳全美師船扼守瓊州所需餉項軍火著派張
樹聲隨時接濟毋任缺乏王孝祺即毋庸赴關彭玉麟威望素著務當相機調度不必親赴瓊州以期慎重毋稍
疎虞至各國商船照常貿易自應格外保護並著嚴飭水陸各營毋得別滋事端致生枝節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軫念海疆之至意臣等莫名欽佩遵查法人深入越境已得山西現正戰守吃緊之際或未暇分兵以窺瓊
州所云先取瓊州圖索兵費等語或擊擊粵西之辦亦未可定然而海疆重地之當先事預防昨得電報後臣
樹聲已措辦軍餉三萬及軍火等件飛飭該鎮道添勇嚴防臣玉麟又會札通飭沿海各州縣嚴辦水陸團練以
資捍衛欽奉前因臣玉麟即議親率所部相軍前赴瓊州擇地駐紮正在籌措軍火干藥雇備船隻刻日成行查
據省城士紳分稱廣東為南洋首衝尤以省城為根本未便專守瓊州偏隅一郡之地且粵海運志三千餘里東
石惠潮西有肇高雷廉亦有防不勝防之勢願請暫緩撥營其解其力臣等再四斟酌妥當擬奏總理營務處候
補道王之春奉所部毅字二營又於鄭紹忠抽調二營仍歸王之春調遣即日開赴瓊州會同該鎮道實力防堵
一面催辦沿海各州縣團練如此兩面兼顧似足以鎮定人心萬一敢犯瓊州脅索兵費則亦宜先事預防為先
發制人之計兵端本自彼開反向我索補我宜先向彼索補仍請預 飭總理各國衙門照會各國使臣再
飭駐英 欽差大臣曾紀澤照會法國外外部告以此次法國欺眾販盟不遵萬國之公法不顧歷年之條約
吞噬我屬國侵及我軍駐紮之地現又聲言欲取瓊州以便索補兵費如果犯我瓊州即當專絕法蘭之互市封
其行棧拒其使臣所有各口岸之貨財請憑各國公同查封抵我兵費又當盡毀法國之教堂扣留各教頭待彼
請我兵費方許釋回我 聖朝於通商諸國愛之護之於背約收盟之國則拒之絕之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古
之遺也如此據理責問先為之防各國素不以法為然當必不為之助但使有先以安慰各國之心法亦何所恃

而橫行哉或慮措辦太直慮其激變則又不然我 聖朝之大度包容也至矣蓋英越南本我屬國西貢被奪二十餘年德忍不較不特未與援越之旅亦且不居助越之名然而接濟劉圍口糧軍餉眾目昭彰掩耳盜鈴遁形怯弱而法人則已明目張胆曾越訂約不許中國預及越南之政又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雲南蒙自縣通商蓋預見中國之隱情惟恐開釁是以益肆倡狂愈讓愈進幸近奉 奇瑞總理衙門業已給予照會告以法如侵及我軍駐札之地不能坐視等語請正師名然昨准廣西撫臣徐延旭來函前月十七山西之戰正官軍駐紮地也旗號如林伊竟及顏政繁是彼已大肆決裂無所庸其顧惜矣伏見本年九月曾紀澤照會法臣洋洋千餘言逐層辨詰義正詞嚴而法亦理屈詞窮可見其欺弱而畏強並不能變曲而為直也夫身佳彼鄰者尚能抗辨不屈則又何必顧忌多端有言不盡乎為今之計必先明示決裂然後可望轉圜此固一定之理伏乞 聖明天斷飭將前請列入照會據理直陳庶大局立有轉機各國皆不敢效尤輕視矣臣等往返熟商意見相合所有遵 旨酌派四營會同鎮道駐守瓊州及請 飭照會各國預為防範各緣由謹合辭會覆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奏

會廣番行樹請用土兵摺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為防兵以精練為主土客之分不宜膠執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承 准軍機大臣寄字光緒九年十月十八日奉 上諭國子監司業潘衍桐奏再查海防宜多用土兵不宜多調客兵現在淮湘各軍到粵務宜區分地段勿與土兵雜處倘有城兵力單薄即責令總兵鄭紹忠鄭安邦添募數千百名以非難事不必取材異地等語著彭玉麟張樹聲裕寬倪文蔚酌度情形妥籌辦理另片奏宜擇紳士總辦省團鄉團查有黎北崇慶寶常二員熟悉團練事宜若專意委任防務必有起色等語並著彭玉麟等酌議具 奏原摺片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欵此伏查兵以衛民量地設軍歷代皆有常制及其崇大 敵平大亂則必調各路之兵以赴一方之急元明以前兩廣制兵且由更戍謂廣東宜專用土兵者比近日粵人

之論也自來鄉兵義勇倉卒團集非得訓練精整之勁旅以為之主一旦擊以臨敵則驚然無紀為敵則一蹶四散有斷不可深恃者廣東居南洋首衝海防以禦外侮非內地土匪亂民可比臣等以越俗強悍尚氣善鬥而不嫻軍律不習勤苦雖成節制之師是以臣等督辦回任訓練壯勇二千人臣等以此來粵調派壯勇四千餘人原期以久練之精兵為粵軍之倡遂潘行桐原奏所陳各兵未宜散事相進軍到此以來於水土山川均無不習勇營駐紮之地無百姓亦無不相安民間因事糾鬥且有憤於兵威而自行止息者現在築臺守隘部伍區分本與土兵不相參錯至於道光中湖南勇至廣州專殺平民邀功自係當日帶勇將領不得其人之故未可一概論也溯自道光咸豐軍興以來曾國藩胡林翼諸巨倡率義旅肇立湘軍進軍從而繼之削平寇亂征討流於天下其本則在於苗匪爾爾練破除積習務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鼓同仇敵愾之心故不特相維沆瀣一氣即如塔齊布多隆阿八旗之士屹起西蜀之材亦無不與湘淮諸將契合無間指臂相聯用能共建大功名垂竹帛粵軍之興久矣咸豐中黃勇潮勇紅單艇船長江南北所在潏然此鮮令舉卒無成說臣等初至嶺南考求其故見粵將中如方曜鄭紹忠鄧安邦等謀誠忠勇才畧俱優無不傾心倚任而其餘智勇雖可節取大都將不講紀律士不習操練軍尚血氣一得自務者比比而是往者道光季年紅匪之亂外夷之禍以視今日西國之船砲陸隊何啻霄壤而粵人徂於當日之事每與言湘淮軍訓練之道聞者輒心焉非之其視湘淮將卒固非我族類即壤地相接之粵西亦欲畫分畛域始慨然於粵東之風氣高強士習材武而向徒聞里勳業不宏者其本在此臣等哀庸無狀惟軍旅之事閱歷稍深天下事變未有紀窮方今海上多故竊謂閩廣之間必應有濟時之策深願粵人勿足已自矜介介於土客之辨務廣其心取人為善以宏遠畧此人區區之私人積於中幸藉潘衍桐之言而一發之者也至廣州團練事宜業經在首城設局公舉前戶部雲南司郎中葉衍蘭前直隸大順廣道黃槐森等分投舉辦前光祿寺卿黎兆棠才望俱隆臣等業經延致前因患病未能遠出現已調理痊痊該員素為忠貞必當投袂而起吏部主事岑寶常敢極情殷現已任以九十六鄉團務此外尚有太常寺卿龍元信耆年碩德尤

人望所歸臣亦已手書敦勸八局共濟時艱以期仰副 聖主履念南疆之至意所有臣等謹
由謹合詞恭摺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調任廣東撫臣倪文蔚尚未到任是以未經會
銜合併聲明謹 奏

暗結暹羅襲取西貢摺 光緒九年十二月初十日

奏為 竊暹羅襲取西貢以拯越南而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法夷吞並越南占踞西貢已二
十年現復由河內奪占宣泰山西北折勢頗危急其逼迫越人立約欲中國不預紅河南界之地及許在雲南蒙
自縣通商關係固我滇疆莫專五金之利不特滇越邊境不能解嚴即廣東天津亦未知撤防何日彼以虛聲我
以實應數年之後疲以奔命必至財力俱窮臣早夜思維寢不安席疊奉 寄諭飭各軍堅守北圻以固滇粵
門戶然自唐炯無故退兵劉永福大受其累旋至山西不守前奉 寄諭飭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告以法如侵
及我駐紮軍之地即不能坐視等語然昨准廣西撫臣徐延旭來函前月十七日法夷攻犯山西正官軍駐紮地
也旗號滿布竟敢直前進攻是彼族業已明目張胆無所顧惜刻下滇粵官軍分途進取皆是正而文章必須用
間出奇別開生面以假康代統之謀為圖魏救趙之舉大局庶有轉機昇端生續股後下針此之謂也據臣軍營
務處候補道王之春密稟現有二品銜候選道鄭官應廣東香山人自幼從海拍遍歷越南暹羅新加坡等處熟
悉洋務現辦上海招商局及織布機器局南北電報局與王之春共事有年母誼及法首躡越尋孽廣東同深表
憤據云暹羅國王鄭姓廣東人尊敬中國用漢人為官屬現有掌兵政者六人如中國之總督督粵人也其人夙
重鄉誼與鄭官應熟識談及法越之事亦為不平且引為伊國切膚之患伊國與越之西貢毗連嘗欲出其不意
攻其不備由暹羅襲師以晉西貢先覆法酋之老巢又暹羅極東邊境為英國所闢者曰新嘉坡地極富庶粵人
居此者十餘萬中國設有招商分局即西貢現亦有招商分局均係鄭官應所司擬懇重賞密約兩處壯士俟暹
國兵到時舉火內應先奪其兵船焚其軍火以期聚殲此二端似有把握惟未奉 朝旨未敢舉動私相歎息

而已今疊奉 諭旨明示決裂與法更決戰鄭官應怡有信來求為 奏調由滬回粵親赴暹羅西貢新嘉

坡等處密約布置機有可乘等語臣查越南所都曰會春而以廣南嘉定為西京即西貢也距富春千餘里法苗

國越以此地為根本壤接暹羅通考圖志雍正乾隆兩朝先後 賜御書匾額於暹羅曰天南樂國曰八服屏

藩乾隆三十六年暹羅為緬甸所滅遣臣鄭昭粵人也復土報仇眾推為主昭卒子華嗣五十一年 錫封暹

羅國王十年一貢其人止尊中國而不知有他國用漢人為官屬理國事掌財賦皆粵人為多與鄭官應之言皆

相脗合則其言可信矣又考明萬曆中平秀吉破朝鮮時暹羅自請出兵擣日本以牽其後滇撫陳用賓約暹羅

夾攻緬甸緬疲於奔命遂不復內犯永歷困於緬暹羅復起兵攻緬以援李定國之師其忠於明若是乾隆中緬

甸不臣得暹羅夾攻而緬始納貢阮光平篡黎氏養海盜寇重洋及暹羅助阮福映滅新阮俘獻海盜而南洋始

肅清其忠於 本朝又若是然則暹羅之能助順可信矣今越南事棘滇兵未到劉永福獨力難支北圻萬分

吃緊臣擬密訪鄭官應潛往各該處妥為結約告以封豕長蛇之患轎車唇齒之依該國又夙稱忠順卿誼素敦

倘另出奇軍內應外合西貢必可潛師而得惟是言易行難其中有無窒礙先令密速探明事有端倪臣再派王

之春改裝易服同往密籌屆期密催在越各軍同時並舉而不明言其故西貢失則河內海防無根法人皆可驅

除越南或可保耳昔陳湯用西域以破康居王元策用吐番以擣印度皆決機微外不由中制用能建非常之功

我 國家厚澤深仁自應有此得道之助惟此舉若成則西貢六府自應歸併暹羅度能取亦復能守蓋西貢

為越之南圻係嘉慶初阮福映兼併占城及真臘北境非安南故土志稱安南南北三千七百里東西一千五百

里係專指北圻言也阮氏有西貢而不能守被法人奪佔二十餘年暹羅能得之阮氏豈能復問傾覆栽培在

聖朝亦因材而駕而已臣現附片奏調鄭官應伏乞 飭用電報傳知以免南北洋大臣奏留致稽時日除

俟辦有端緒再行密報並預籌越南善後事宜屆時密奏外所有暗結外援乘虛襲擄西貢各緣由理合先行密

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此舉惟臣與王之春鄭官應等數人知之其餘軍中將領粵中督撫概

未與聞以昭慎密合併聲明謹密 奏

奏覆鄧承脩捐會受摺光緒九年正月二十日

奏為遵 旨查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正月初四日接准部咨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上諭給

事中鄧承脩奏請旨責令貪吏罰捐巨款以資要需一摺據稱該給事中所聞贓私最著者如已故總督瑞澂學政何廷謙前任粵海關監督崇禮後啟學政吳寶恕水師提督程國序鹽運使何兆瀛肇羅道方濬師廣州府知府馮瑞本潮州府知府劉桂年廉州府知府張丙夫南海縣知縣杜鳳治順德縣知縣林灼三現任南海縣知縣盧樂成皆自官廣東後得有巨資若非民膏即是國帑等語著彭王麟將各該員在廣東居官聲名若何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遵查各員中已故者二人去位者十一人事過境遷自難得其貪贓之實據而官聲優劣人品清濁公論自不可誣臣於接見僚友時按名採訪參觀互證得其大凡故大學士兩廣督臣瑞澂公事明白當紅匪肆亂能次第剿平洋務大端亦能堅持定議在粵十一年俸入本自優厚雖未能峻絕饋遺此外實無貪迹故學政何廷謙按摺各屬未能約束家丁致有惠州府歸善縣不出印結等事其子道員何維楷現在天津業鹽前粵海關監督崇禮舊有勒索書辦參案可查後啟兩任監督信任家丁及革書傳廣商民故有怨言前學政吳寶恕考試草率聲名平常有參案可稽前提督程國序承修砲臺不無浮冒以致物議煩興前運司何兆瀛詩酒風流親戚子弟用事致壞聲名曾經勒免回籍囊內無餘前肇羅道方濬師兩署運司收受門包節壽補署皆有餽遺而素性揮霍及歸時宦囊已空前廣州府馮瑞本由潮調廣以知府署運司恃才傲物因而謗議沸騰總辦安良局時亦有參案前潮州府劉桂年久任潮廣二府皆係優缺公事委之劣幕宋華廷致滋物論前廉州府張丙夫曾調署肇慶優缺然無劣迹可指前南海縣杜鳳治歷任優缺兩任南海頗有貪名前順德縣林灼三曾任揭陽優缺在順德五年政無足取現任南海縣盧樂成在東莞任內濫押斃命藉案勒罰被參有案幕友沈少梅係前撫幕沈梅生之子其調南海人謂其有粵援惟到任未久尚無其劣迹此各員居官聲名之大畧情形也

伏思故大學士兩廣督臣瑞麟曾邀諡法並祀賢良 聖朝寬大保全臣子今名似應毋庸置議其餘已故及

去位各員無不書可訊無專案可推亦難確指其職私之實據然經奉 旨飭查則大小臣工益知蓋其當飭

否則已故已休之後指揭仍不能辭自當秉公潔已大法小廉於吏治不為無益臣不敢徇隱亦不敢過事吹求

謹就所聞據等因覆伏候 聖裁其虛樂成一員擬請 飭下粵中督撫臣另補簡缺或勒令改教以息人

言所有遵 旨查覆各緣由理合專摺履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賜福字并符包等件 恩摺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光緒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咨開由 內交出年賞福字

一方大小荷包一對銀珠銀錢食品等件驛遞到臣承准此當即恭設香案望闕 叩頭祇領訖竊臣協戎海

疆歲慶國慶雲騰 北極正殷就 日之忱春滿春郊忽荷自 天之寵 璇題錫福仰 義畫以

斟元 玉食方映傍 堯厨而合哺椒盤薦蕙華并舉運碧荷綉紫鳳之囊白銀著青蚊之幣醍醐飽德祀

狗餐英仰承 丹宸之遙頌滿馨素餐之滋愧 臣惟有感深扶藹惠普投膠力清函夏之氣共進熙春之頌以

叩答 高厚生成於萬一所有微 臣感激下忱理合附驛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謹 奏

遵覆所指各節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再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彭玉麟密奏略結暹羅

襲取西貢一摺具見善事苦心未始非出奇制勝之策然兵家用閱貴有所因暹羅國勢本弱自新加坡滿加利

等處為英所據受其控制朝貢不通豈能更出偏師自挑強敵道員鄭官應雖與其國君臣有知人之誼難

以 口舌遊說趣令興師且西貢新加坡皆貿易之場商賈者流必無固志懸賞募勇需款尤鉅亦慮接濟難籌去人

於西貢經營二十餘年根柢甚固中國無堅輪巨砲故未能渡海出師持其巢穴即使暹羅出力而無援兵以繼

其後法人回救勢必不支况英法迹難相忘實則相資彼見連羅助我則精刺之心益萌併吞之計益急恐
西貢未能集事而消南先已慮亡以上各節皆宜會同慮及該尚書所奏者多採近人魏源成說移其所以制英
者轉而圖法兵事百變未可徇臆度之空談故無窮之邊警倘機事不密先傳播於新聞紙中為害尤鉅該尚書
原奏所稱言易行難者諒亦見及於此除鄭官應一員業經由電寄翰南北洋大臣准其調粵差遣外者將所請
各節迅速覆奏各事因欽此仰見聖慮精詳洞見本末踧踖之下欽悚難名臣不諳洋務節節使陳明在案徒以萬
日時艱忘其迂謬今屢蒙訓示昭若發矇道員鄭官應昨已到營經臣密為傳諭無庸差遣尤不敢稍有與備致
干咎戾請釋 宸廑該員血性機警留心時艱於洋務尚稱熟悉臣現札委會營總務處密亦可期得力所有
遵 旨覆奏緣由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會奏廣東團練捐輸事宜摺光緒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詳查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張之洞奏法警已成故陳戰守事宜暨滬陳不可罷兵各一摺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會

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於二十四日由本衙門會同軍機大臣議復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恭錄 諭

旨節抄張之洞原奏防粵一條並節錄覆奏咨行臣等欽遵詳查覆奏等因承准此伏查張之洞原奏若與各國

約不得接濟則法人不能飛渡北來戰事必自粵東始洵深識敵情之論而王大臣等覆奏所稱粵民可用要在

用之者有人粵財可捐要在捐之者有道片言居要尤粵省善防之策的也粵民風氣強勇神視洋人從前三元

里九十六鄉團練義聲素著誠如王大臣等覆奏所稱均有成效雖今日之外夷其將才兵力船堅砲利迥非道

光年間可比而先事預防主客異勢以精練之營勇為正兵以各鄉之團團為援應未必竟不足相待前太常寺

卿龍元傳光祿寺卿黎北棠前戶部郎中葉衍蘭前直隸大順廣道黃槐森吏部主事麥寶常等臣等均相延請

主持團事西路高廉雷瓊各屬團練亦請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前廣西左江鎮總兵李起高戶部主事潘存等任

之均經 奏明在案臣等用粵民之望以用粵民慮衷倚任當可激厲眾志共天同仇至廣東風潮富庶者多言此邦財力為東南之冠誠以地極南海向擅番舶之利咸豐以前各口均未通商外洋商販悉聚於廣州一口當時探奇計贏坐擁厚貨者比屋相望如十三家洋行獨操利權豐年積大尤天下所難稱遇有集捐之事巨萬之款吐嗟可辦自南北洋各口通商而廣州尚利遂散於四方香港澳門復為叢淵於堂戶之間物力漸匱釐榷繁興補苴之計愈亟魚鱗之政愈甚蓋今昔通商聚散之分即粵中地方豐耗之故矣况軍興以來捐輸之舉疊矩重規此時已如弩末現在奏准援照山東賑捐章程開局勸辦而昔年各省捐輸派辦減折粒珠為捐生所習聞今欲實收列銀能否踴躍殊無把握去冬臣樹聲以餉源艱窘倡捐廉銀一萬兩臣玉麟臣文蔚各倡捐五千兩前撫臣裕寬亦倡捐三千兩徵飭司道商請各紳廣為勸諭現惟粵海關監督崇光捐二萬兩廣東藩司剛毅兩廣運司周星譽各捐四千兩廣東臬司沈鎔經捐一千兩潮州府知府朱丙壽捐五千兩均已解充海防經費其餘各道府亦陸續各捐數千百兩不等現未解齊至於紳商殷富已據各紳允即商勸尚未有來者能否集成鉅款亦難預擬張之洞所稱民間慷慨捐輸已成鉅款自係傳聞之誤所有通 旨詳查履奏緣由臣等謹合詞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臣玉麟入春以來舊恙心中氣逆筋骨疼痛等症次第察發正月二十四日咯血二十六日又大咯血血碗餘精神疲困不可言狀時際艱難粵防緊要不敢告勞只有聽之盡此殘喘以圖報效 朝廷而已合併聲明謹 奏

會奏承將出關摺 光緒十年二月十四日

奏為遵 旨派將添營迅赴前敵恭摺履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欽奉電寄

諭旨北軍兵力尚單著彭玉麟與張樹聲籌商選派得力將領添募數營配足軍火迅赴前敵以資接應等因欽此並准李鴻章電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屬臣樹聲在粵將內酌遣一員就募東勇往助餉由西支軍火由東派足兼程出關等因當經臣等以越將方耀鄭紹忠等均不能遠東西勇餉厚薄不同募東勇赴前敵各軍相

形不平轉慮誤事電復總理衙門酌核請 旨旋奉十二月十九日電旨張樹聲職任兼圻布置冬防固屬緊要豈能置關外於不顧前敵兵力軍火均不足著該督於方耀鄭紹忠等外仍遵前旨選派得力將領在邊境募勇出關並設法接濟精利軍火毋得遲誤欽此仰見廟堂 厘念邊軍 訓辭嚴切下懷惶悚莫可名言經即欽遵辦理當查廣東營務道員方長華向在皖省統軍飭令選帶得力准將數員於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東省起程馳赴梧州一帶仿照廣西營制批募精壯勇丁五營刻日出關聽候廣西撫臣徐延旭節制調遣營哨各官均由東軍派撥薪費一切不得查照東省章程其餘勇丁長夫皆在西省招募口糧亦酌照西省章程至精利軍火從前購存本少近年已撥發罄盡去年臣樹聲由北洋奏撥槍砲帶粵已悉數勻給分發各處及駐守各砲臺之湘淮粵各軍茲以方長華派赴前敵復從各營抽回毛瑟馬梯光云噴士得並堅利前門等洋槍一千數百桿奏撥車輪開花各砲十五尊一律配足藥彈交方長華帶往並督同司道竭力籌墊五營四個月行糧以利邊征業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電請總理衙門先行 奏聞本年正月十七日欽奉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旨諭道員方長華現已起程著張樹聲飭令迅率所募勇營馳赴廣西關外勿稍遲延等因欽此復經欽遵節次飭催去後方長華本擬遵照在邊境招募就近出關嗣准廣西撫臣徐延旭咨會粵海州等處教民甚多就近開募該招人營恐滋擾慮應赴北路平樂柳州各屬開招又經飛飭該道遵照辦理據方長華稟報於正月行抵南寧後因飭各營官統赴北路分途招募二月初四五等日各營始陸續募齊初十後均可齊集成軍一面趕緊部署即當刻日星馳出關該軍月餉本因查照李鴻章奏請總理衙門函屬所言即由西省支給惟關外近來驟添多營屢接徐延旭來函餉項亦正在竭蹶之時當暫由東省撥借撥以期仰慰 聖慮所有遵 旨派將添營迅赴前敵緣由臣等謹合詞繕摺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防瓊崖并首城門戶片 光緒十年二月十四日

再欽州靈山一帶為從前叛將李揚材盤紮之地匪類甚多客民教民亦復不乏現當越南多事尤宜嚴防內匪勾結之漸先經飭派記名提督黃得勝管帶練勇一營駐紮與越南交界之東興地方扼要巡防尚告綏靖至欽州沿海之龍門等口本由現署瓊州鎮總兵吳全美募勇一營聯絡水師分駐巡防嗣因瓊州備禦空虛欽奉諭旨派兵設防奏派湘勇四營令現署雷瓊道王之春統帶前往該道到任後與吳全美察看情形瓊州孤懸海外四面受敵現撥四營定屬不敷分布稟商臣等添募陸勇一營紅單船水勇二營並由吳全美將分駐龍門一營論調赴瓊分別布置而北海龍門一帶與瓊州隔海相望鎖鑰西路亦未便空虛已飭高州鎮總兵張得祿選募壯勇兩營馳赴欽廉擇要屯紮併將東興黃得勝一營歸其統制飭與奏派辦理西路團練馮子材李起高等聯絡布防迭作聲援前據署南韶連鎮總兵鄭紹忠所帶安勇兩營赴瓊後紳民咸以省防兵單為慮現因惠州會匪滋事又由省防抽隊往剿因飭鄭紹忠仍補募兩營以資撫鎮而備調遣至虎門為進首第一重門戶前以兵力不逮僅於威遠上下橫橋三處築臺駐軍尚嫌單薄臣王鶴現已飭前直隸正定鎮總兵聶雲慶統率新募五營出紮沙角此外大角湖州山南北鞏固等處亦須酌量添撥水陸勇營駐守庶壯聲威應俟部署就緒再行奏報所有添募水陸營勇等防瓊廉並補募省防抽撥勇營緣由除咨明戶部兵部外臣等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三

會覆欽廉進兵摺 光緒十年三月十四日

奏為遵

旨酌度方長華一軍已由南寧進赴關外礙難由欽廉前進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於光緒

十年二月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三日

上諭徐廷旭奏布置北寧各路防軍嚴加扼守各摺片

覽奏均悉方長華一軍著張樹聲催令迅即到防欽州一帶路僻難行據奏請飭廣東官軍由欽廉進攻海陽是

否可行仍著張樹聲酌度辦理等因欽此二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六日

上諭岑毓英徐廷

旭先後奏陳調撥輪船由水陸進擊現在廣東福建防務吃緊且無大號得力兵輪無可徵調前據徐廷旭奏請

飭廣東由欽廉進規海陽仍著張樹聲遵照前旨酌度辦理等因欽此二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

八日 上諭方長華一軍可否由欽廉一帶前進著彭玉麟張樹聲酌度地勢催令迅速到防毋得遲延等因

欽此仰見 朝廷出師維藩博徵羣策 廟謨深遠欽服曷勝伏查道員方長華一軍據報由南寧進赴關

外業經另摺 奏報北寧軍情方緊勢不便折回粵東迂道欽靈以致緩不及事惟欽靈進兵之策臣等始籌

越事議者亦謂滇軍臨其西西軍當其中東軍牽其後三省合謀計當出此嗣經考核地勢審察敵情乃知其有

未易行者蓋靈山境界廣西與越南並非接壤欽州出境至越南海陽之路迤邐由東北而指西南其右皆叢山

峻嶺鳥道崎嶇省志所謂十萬山也其左一徑斜通憑瀕大海廣安一省蒸時中道法人並守之以為犄角至於

海陽境內支河汊港百道紛歧尤非陸師所能運法人久居河內洞又襲取南定與安寧平並攻奪山西各省

海陽為後路門戶設守極堅兵輪鐵艦環泊海口內外我軍沿海南行彼可以水師沿海相薄節節阻擊勢不能

前就令先下廣安渡江越河直抵海陽城下彼以堅輪大礮截我歸路環而擊我則近不足以牽掣山西河內之

法兵退反蹈頓兵堅城之危道去冬北甯官軍三襲海陽雖入其外郭而不能得手實由於此然猶幸西軍以北

甯陸地為後路河道無多可以從容撤去無取道廣安沿海之險也若由欽州迤西尋陸路進兵必越十萬山中

緣崖穿谷輾轉而前仍須先抵諒山一帶乃達海陽非復間道出奇之意而轉輸之費力則百倍於鎮南關一路矣且疊奉 諭旨法如侵我駐軍之地即與開仗已明諭法人布告各國北甯興化兩路官兵與法軍相持日久兵刃相接亦無故衅內地之嫌欽州界外廣安海陽等處東省向未駐軍近來廉瓊等處漁船偶入越洋海界輒為法軍殺傷焚燬在粵洋則彼此相安是彼族不遠犯中國之意界限猶明若東軍鼓行而出彼或藉口敗盟亦鼓輪而東各口駭然似非計之得者至廣東兵力餉力之不逮水陸轉運之艱難猶其後焉者也徐延旭節次奏請調撥輪船嚴扼順化海防各口果使力能及此則東軍由欽州前進水陸阻征原為勝算方今閩粵籌防均當吃緊且無大號得力兵輪可以徵調久為 聖明所洞燭臣等再三酌度欽靈一路似未便以偏師嘗試轉致有損無益所有方長華一軍礙難由欽靈進攻緣由臣等謹合詞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進紮虎門外要隘摺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奏為派營進紮虎門外沙角大角東西兩要隘以固前敵門戶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到防後會籌布署情形業經 奏報並聲明現委總兵婁雲慶添募五營加緊訓練擬紮虎門前敵以厚兵力而扼要衝各在案其時但就現有之兵力砲位先行布置故止議專守虎門昨慶字五營業已成軍臣督同婁雲慶等查勘營地勘得虎門以外十餘里東有沙角西有大角兩山對峙實虎門外之第一要隘沙角大角兩營拱抱舊有砲臺急須修復此處嚴防則虎門可守而粵省可以無虞與其以重兵守後路似不若進紮前路要隘正所以堅守虎門也上年冬臣到防布置時該沙角大角二處有臺無砲現今所購之砲已從外洋運到省城可以分給十餘尊安設此二處砲臺臣軍仰荷 鴻慈飭部指撥的餉可收飽騰之效現已派令婁雲慶五營進紮沙角抽調上年冬添紮烏村提督王永章所部之振字一營及總兵劉樹元之親軍一營又水師提督方耀所部亦撥出一營計共三營分紮大角與方耀現守上下橫橋及威遠砲臺之軍勢成犄角互相接應又商督臣張樹聲督臣倪文蔚飭亦

漢協副將吳迪文所辦漁園內備紅單船二十隻配齊砲位給以口糧薪水即着吳迪文管帶名為靖海水師營
給與關防以資約束訓練而專責任該營分泊沙角大角以便水陸相依為保固省城門戶之計其餘長洲大黃
清沙路魚珠烏村等隘除 奏明抽調道員王之春統帶四營別防要郡外餘均照前議辦理所有派營進紮
沙角大角虎門前敵要隘緣由謹會同兩廣督臣張樹聲廣東撫臣倪文蔚恭摺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皇太后

會奏籌防瓊州摺光緒十年三月十二日

奏為遵 旨籌備瓊州防務情形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光緒十年三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
臣密寄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昨據李鴻章電報法兵已攻取太原華兵死傷其眾法人還兵未已而且有索
費之說瓊州防務愈形吃重著彭玉麟張樹聲倪文蔚速籌備禦如兵力不敷即行添調前往以資厚集並將各
路圍防加意聯絡藉壯聲威以佐兵力所不及等因欽此仰惟 聖主履懷粵海訓示周詳為勝悚感當即欽
遵密飭瓊州鎮道委速籌備伏查去年十二月欽奉 諭旨以瓊州備禦空虛飭臣王麟前往扼守即經臣等

奏派王麟總理營務處現署雷瓊道王之春率所部毅字湘勇二營併抽調署南韶連鎮總兵鄭紹忠所部安
勇二營併歸該道統帶赴瓊力籌防堵嗣據王之春到瓊後會同署瓊州鎮總兵吳全美周歷察勘該府所屬十
縣三州除定安一縣外餘皆瀕海港口紛歧大兵輪之可停泊小兵輪之可登岸者蓋屈指難數若處處設防非
一二萬雄師不足以資分布該鎮道等以府城為根本重地擇要布置以折其衝稟請募紅單船水師兩營分
泊各港嚴加備禦臣等立即批飭照辦吳全美所部原駐欽州東安勇一營亦經該鎮調赴瓊州復經稟臣等飭
令添募一營與王之春所部各營合力分防至前署雷瓊道劉鎮楚原募鎮守營相勇一千二百五十人現已令
王之春一併接統瓊州鎮標額兵一千數百名亦經吳全美簡汰訓練各屬副練先經臣等奏派紳士戶部主事
潘存倡率辦理現又照會前福建汀延邵鎮總兵林宜華戶部主事陳喬森幫同潘存籌辦皆能踴躍從事竊惟

瓊州孤懸巨浸為水師制勝之地非有堅輪鐵甲立太枝海軍於雷瓊之間防守殊無把握臣樹聲已節次奏陳仰邀 俯鑒今越南北竄等首相繼不守法人之氣愈益駭駭有逞兵內犯踞地索費之計瓊州距越之海防僅六百餘里東道首要固彼族所為垂涎我既無水師雄視海上銷其窺伺之謀惟有截之港口扼其登岸之一法已令多備水雷安設各口以阻小輪船舢板近岸之路並慮備多力分又飭王之春添募壯勇二營以資分扼統計瓊防除額兵外共有相粵水陸練勇六千數百人瓊州產米不多平時皆仰給於北海之販運即柴薪亦多購自鄰封萬一有警敵船橫海接濟尤難業經寬籌餉銀多撥軍火以備緩急並令該鎮道多購米薪預為儲積密備快艇以通文報雖成敗利鈍非所敢期而心所能及力所能為不敢不督飭該鎮道竭力圖維以期同仇敵愾上紓 宵旰南顧之憂所有遵 旨籌備瓊州防務情形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辦廣東守禦情形摺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奏為嚴密籌辦廣東守禦情形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四月十七日接督臣張樹聲咨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昨據道員邵友濂電報德國施福譯官云洋行接廈門電報法國提督帶兵船八隻過廈門向北開駛等語法人連陷越南北竄等省其勢甚張彼以兵船來華恫喝要求自在意中沿海各處亟應妥籌備豫著李鴻章曾國荃彭玉麟穆圖善何璟張樹聲榮光劉東璋張兆棟陳士杰倪文蔚吳大澂飭令防軍加緊訓練於沿海各要隘力籌守禦務嚴密瓊州臺灣孤懸海外久為彼族所覬覦有欲據為實藉索兵費之說倘有疎虞辦理益形棘手著彭玉麟穆圖善何璟張樹聲張兆棟倪文蔚督飭將領實力籌防總期有備無患際此事機緊要正我君臣卧薪嘗膽之時該大臣等務當振刷精神竭誠籌辦用副委任仍宜持以鎮靜不得稍涉張皇是為至要該國兵船北史是否確實著即探明具奏通政使司參議廷茂奏請飭調吳長慶一軍移紮金州等語吳長慶統率所部駐紮朝鮮應否將該軍調回擇要扼守

著李鴻章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原摺着鈔給閱看御史趙爾巽奏改陳海防戰守機宜等語着該大臣等斟酌妥
辦原摺均着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臣按法夷自陷越南之北甯太原興化等省其勢日張
肆其狡焉思逞之心自不無窺伺中華之奇粵省三面瀕海而西南陸地又與越南毗連故防務緊要尤以粵東
為先除各要害有已由督臣張樹聲早經籌防外臣上年冬抵粵巡閱各海口細察形勢自宜以虎門為入省第
一要隘黃埔沙路長河魚珠島村次之大黃灣南石頭海心岡中流砥柱又次之臣已於虎門大角沙角海心岡
烏村大黃灣等處安置各營節節防守前經奏明在案目下臣不時巡視督飭要緊處陶定昇王永章劉樹元及
各營哨官等演習洋槍器械以期精熟測量地勢遠近以期取遠命中砲臺之類壞者修之不如式者改之於砲
臺後開劈山洞土港暗通小門以截兵勇使得隱蔽其身有恃無恐以便專身攻敵踴躍坑隴山凹以俟臨事潛
伏奇兵出敵不意乘間狙擊砲臺左右餘基無難互堅厚土牆前極深壕使各砲臺勇丁得在牆內通行聯絡聲
勢另開便門出隊為游擊之師勝則隨機策應不勝則退守於牆內不致為敵所乘砲臺外堆積海沙高與砲臺
相埒臨時以水林透可禦開花砲子此與御史趙爾巽所奏砲臺後宜節節遮欄陸戰分路擊宜散不宜聚之
說不謀而合此虎門至省城一切防務之情形也查虎門以西曰西海如新會香山順德等縣所屬之橫門井門
崖門蕉門虎跳門磨刀門江門等口四通八達港汊紛歧輪鐵甲船雖不能直駛而入小輪船則隨處可以登岸
臣會商督撫臣札飭地方州縣文武官辦理漁團鄉團實力講求選擇廉幹紳耆以董率之挑選丁壯以訓練之
並頒發章程撥給槍械平時則緝捕土匪以銷內患有警則據守險要以捍外侵舉辦理已數月若能歷久不懈
自可收堅壁清野之效陽春縣知縣蕭丙莖招撫海盜梁耀劉甜黃六崔仕等頭目三十九名隨帶散盜二百餘
名其人均剝悍輕趨習於戰鬥而瀕海臺雨夫風出沒潮汛又其性所能耐臣已商督臣張樹聲撫臣倪文蔚將
該投誠梁輝等編為靖海營水師以之防堵海口要隘自較新募勇丁尤為得力借此羈縻不使為盜兼可作眼
線詳察平時盜案以靖地方至瓊州廣州均逼近越南臣亦會商督撫臣為著瓊道王之春高廉鎮張得

多川

祿各添兩營俱經陸續遣赴防次並飭於該郡縣實行團練互相聯絡以壯聲威矣此省城及虎門以外各防務
 之情形也臣統籌粵省全局沿海及各處要隘均已粗有布置萬一法夷犯順尚堪一戰惟臣初擬設一二枝遊
 弋之軍以為隨時警援之用徒以餉項無出遞遲不辦此時防務日形緊急應即設法籌募又臣調來兩江合字
 三營由淮陽鎮章合才派提督陶定昇統帶到粵臣飭其分紮大黃灣及海口兩砲臺以固省城堂與兩江督臣
 左宗棠以為廣東現無軍事兩次飭章合才飛檄致陶定昇調該三營附載輪船迅回兩江臣方欲招集新軍若
 更調去此三營守禦必益形虛薄是則斷不可輕動者耳法夷提督赴津粵中亦聞此說究未詳其船隻之多寡
 與其要求之虛實今果由廈門北上其必虛聲恫喝要求無庸事在意中伏懇 密飭北洋大臣務須正詞拒
 絕折彼奸詐萬不可就其狡謀許以兵費蓋犬羊貪得之心有何既極此次得志而去將來必益肆其欺陵我若
 徒顧目前之苟安必貽日後之隱患若夫損 國威糜鉅帑又不待言矣伏思 朝廷神算無遺洞燭萬里
 必早有以處此方今時際艱難 皇上宵旰焦勞憂深南顧凡有血氣莫不思敵愾同仇上紓 宸慮况臣
 忝竊高位兼任兵權雖老病侵尋而天良未泯何敢瞬息偷安以取容虞惟有竭盡心力知無不為與督臣張樹
 聲撫臣倪文蔚和衷共濟遇事商總期諸臻妥善以弭外患而靖邊疆所有臣於廣東竭誠籌防情形謹遵
 旨恭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力阻和議片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再臣正封摺間適接督臣張樹聲致總署電音得悉著直隸督臣李鴻章方與法商議欽聞之不勝駭異伏維
 法夷犯順率土同仇臣昨奉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六日 上諭飭臣等振刷精神竭誠籌辦防務臣當宣示各
 軍莫不踴躍歡呼激昂思奮乃甫數日而忽有議款之舉得毋阻赴義之心而視敵愾之氣况今日法夷有斷斷
 乎不可欵者臣素愚竊恐其冒昧有不容已於言者請為 皇太后 皇上一一陳之法夷無端生衅殊
 我屬國及我出師保護又復肆其乘突挑戰我師迄今並未大加懲創連與議和何以致 國威示天下不可

許者一法夷並未受割結然請款是必中藏詭譎或怠我師而徐乘其後或緩我謀而誤以多方其害無窮不可
許者二既與款不索兵費更為巨測該夷惟利是視忍棄日前所索巨萬之費不言但言越境通商其中不免
有詐恐將來必有十倍取償於後者瘠中華以奉島夷飾目前以釀邊患不可許者三以一外強中乾之法夷憑
陵我藩服吞噬我疆土堂堂中華不勤遠略不問其罪轉降心相從以就其和使之此次得志而效擊法夷者必
信信然環向而起是款一法夷而轉來無數法夷也羣謀日滋隱憂方大不可許者四雲南物產富饒五金之礦
翠玉之璞豈稱於世久為西人所垂涎若與議款必由蒙自以內許其通商迨為日既久形勢險隘彼皆周知廣
傳邪教以張羽翼一旦竊發不僅通商將何以支不可許者五此五不可者人人知之儻漫不加察貿貿焉與
議和以為國計萬全臣固未敢信也法夷自通商以來前於天津教堂一案即思啟端以償其所大欲適為普人
所窘中止旋即校謀越南為自強之計我中華果以全力決戰審用兵籌餉分量彼族萬難久持故先為恫喝以
速其和又貌為恭順以工其術其實鬼域伎倆窮矣此揣敵情而可戰者一也我朝以神武開基將帥得人
遠軼前古剛平髮捻之亂亦忠勇輩出賈其餘勇似足定邊憶前議防俄之時奉旨著京外保薦人材即以
將才不易存者什一為慮再閱數年之成凋謝盡矣雖攘外不必定用安內之才而有識究須有膽曷若及時精
選宿將俾講求以柔克剛以散敵整之法以盡其長此論將才而可戰者二也道光年間夷釁初開廣東三元里
圍練義聲至今猶在此外各省因事激憤之案層見叠出亦見民間不平之氣不可遏抑越南劉義亦中華民也
窟伏荒裔自全不暇猶能尚義宴殲法夷各省山陬僻壤不乏英豪聞與夷戰莫不聽維起舞共發雄心願效死
力此察民情而可戰者三也查萬國公法有可節取者在戰分義與不義一節如與戰不義湯害天理不獨可以
理喻並可以力止等情深與齊人伐燕之義暗合亦足徵萬國之公也我朝廷一面通飭各督撫臣大張曉諭
諭於通商和好各國極力保護專與法夷絕好佳各義民誅其天主教士燬其天主鬼樓罷其駐京法使撤其生
意馬頭既銷萌蘖不虞支蔓此保公法而可戰者四也語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兵端自法夷開窮兵黷戰掠地

爭城欺侮太甚實為萬國公法所不容宜歷數法夷罪狀布告中外使咸知理由在彼直在我不得已而用兵代
罪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共鑒此衷應蒙點佑此卜天理可戰而決必勝者五也有此五可亦人人知之僅失此機
宜恐我中華永無自強之日其將如天下後世之非議何伏乞我 朝廷乾剛獨斷嚴飭沿海各疆吏及各將
領防務不可一刻稍懈尤須洗心易慮卧薪嘗膽各矢天良修矛皆作憤切同仇以與法夷從事臣雖衰朽無似
斷不敢惜此病軀殘喘稍存畏息尚當獎率將士為各軍先惟宜和宜戰大局攸關 聖明洞鑒自有權衡原
非臣下所敢妄議 微臣老病昏耗在軍言軍謹冒昧將所有不可款而可戰緣由披瀝附片具陳不勝惶悚待罪
之至仰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安插投誠台匪片光緒十年四月二十八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醫署光緒十年三月十七日奉 上諭劉秉璋奏台匪金滿自投誠以來野性驟難盡化
現經調越粵東如能立功自贖或粵省撤防萬不可仍令回浙以致別生枝節請飭彭玉麟俟海防事竣或就近
安插或長留水師營內差委等語著彭玉麟察度情形妥為辦理毋任回浙再生事端以弭後患等因欽此伏讀
之下仰見 聖謨深遠慮慮未形莫名欽服臣上年自欽奉辦理廣東海防之命念沿海地方匪徒不時滋事
殊非所以整頓防務之道因思金滿經臣招撫悔罪投誠當不致有反覆然台州等處地瘠民獷聚眾劫掠之案
時所不免或者假金滿之名以相號召必至轉生事端故於赴粵途次緘商浙江撫臣劉秉璋調金滿來粵以聽
委用蓋臣區區之愚未嘗不慮及此也今年三月初九日准劉秉璋咨飭候補知縣蔡秉澄孝廉方正謝善蘭督
同勇丁兩棚押送金滿來粵防營次其勇丁及勇夫等二十六名因水土不宜經臣酌給川資委都司章文彬護
送回浙並咨達劉秉璋俾仍歸浙江營伍金滿現留臣營朝夕察看頗知感激 朝廷寬大之恩亟思自效其
心似屬無他嗣後如有軍務倘能因事立功尚乞 逾格鴻慈許以進用以示始終曲全之意臣亦當隨時警
策激勵以堅其反正之心至於粵省撤防屆時臣當悉心籌度妥為安插或即其五品軍功歸長江提標以外委

候補不令返浙致有他虞以至上煩 宸廑也謹附片覆陳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會奏廣東積弊摺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為縷陳廣東吏治軍政民風積弊請 旨申諭俾疆臣得以逐一澈查興革以修內治而固本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玉麟奉 命籌辦海防在粵經歲粵中之政治風俗目見耳聞情形漸稔粵本可富可強之

地徒以積習相沿流弊百出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臣樹聲前次在任思竭庸愚力圖補救弊重材輕未能挽回萬

一去年回任即擬條析遞陳請 旨飭辦緣法越構兵海防事亟暫置緩圖今以衰病陳請仰蒙 恩准開

缺交卸在即不敢忽然 臣文蔚到任三月於吏治軍政民風考察所得亦應有所敷陳現在海防辦理粗有頭緒

正宜講求節吏整軍治民諸政前除積弊以立自強根本臣等會商意見相同謹分列十條披瀝陳懇如蒙

採納俟署督臣張之洞到粵臣文蔚當會同逐條察核力挽頹波蓋必先治內而後可以援外先察吏而後可以

安民如但調兵設防是第治其末塞其流非正本清源之道也不揆冒昧敬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水師宜練也廣東為南海嚴疆水師提督駐劄虎門為海防而設然通省並無成隊堅利大號兵輪可以禦

敵者從前初辦海防所費不貲曾無濟於實用近年竭力布置修築各處砲臺添購各臺砲位而庫款久匱海口

紛歧防務曾未能嚴密良由水師未練提督亦未以水師為專責也夫洋人之陸兵不足慮水師則宜設所長彼

其船堅砲利誠非一日所能猝辦矣臣樹聲前次擬議籌款奏奉 諭旨飭部議准照辦比以防餉吃緊製船

之款均經挪用未能舉行亟宜及時籌巨款購造戰艦使足自成一隊養成水師提督專意訓練但能皆以水

師為身心性命之學自將弁以至舵工砲手莫不重而習之遇風浪而不驚震雷震而不懼仍照臣玉麟前所

奏辦長江水師列都守以下哨弁皆在本船住宿無事不准登岸官有在岸居者參究兵有在岸宿者革職懲

當以船為衙署視戰船砲械不啻傳家之世業官階遷轉不出水師如此實力練練以戰練不足以守必有餘方

為一勞永逸之計總之不恃海之無警恃吾有以防之虞不至有名無實耳

一陸營宜整也廣東賭風最甚營員向多庇賭收規以規多者為優缺鎮將或不得人則賭營賄進百弊俱生營伍何由整肅臣樹聲歷年三令五申自總兵以下節節擇尤參辦惟積重既深稍維即進應請飭新任督臣認真整飭原營伍日有起色前督臣瑞麟裁減三成額兵每年節存額餉米銀約三十餘萬本議清理欠餉後為練兵加餉但以協撥各餉藩庫入不敷出率皆隨時移挪此項裁兵餉銀並未專款提存前督臣劉坤一批選兵丁成營訓練轉須另籌練餉且練營仍多循綠營舊習殊鮮成效亟應清出裁兵餉銀做照曾國藩直隸練兵章程以湘淮勇營之法練經制之兵則兵為有用而餉不虛糜矣

一教民宜別也自和約許令外洋傳教大為世道人心之害無賴之徒貪其小利誘入教中遂為遺毒之藪凡奸民訟棍在教中者地方官不得過問因而激成事端焚毀教堂之案不一而足今既不能禁其入教則請以明許暗禁之法行之一日別編教民戶冊二日州縣官給以教民小匾釘懸門首三日凡教民必令異其服色用短裝不穿長衣凡所以動其羞惡之心而絕其招徠之路或慮傳教之士不以為然則有說以折之彼既勸民入教入教之民自當表異於眾若既入教而不肯自承是謂恥教恥教者西士所不許也且入教之民與眾無所區別地方官亦無由為之保全故特編戶籍以陰識之給匾額以明表之異服色以彰顯之假使對教師入會堂則自甘入教對外人則諱莫如深甚且以為大辱西士亦何責有此入教之民哉如此折之彼此無詞以對此法一行已入教者不敢肆其欺陵未入教者不敢輕試而官吏亦可察人數之多寡矣臣玉麟竊以此法各省可行當自粵始應請飭督臣撫臣通飭各州縣多製粉書小匾如法辦理其匾必定表息至教士不許干預有司獄訟天律條約已申明之無如州縣畏事者多故隱忍遷就而莫能自振耳

一倉儲宜備也粵民食米多恃外洋城內無論貧富不存旬日之糧前經臣等會同奏明蒙恩准往江浙及廣西產米之區採辦免收釐稅在案軍民同深感戴惟江浙米價頗昂商民不願往採廣西軍餉半賴米釐敷用又未便挹彼注茲當經臣樹聲臣文蔚飭司先後籌撥銀六萬兩辦理官運委員先往江浙江西浙江兩湖福建

籌省採買穀米並勘定省城釐務局後身地基寬大可以修建倉廩以備收因官運米穀查粵東地方旱濕因米易於霉變現在官運已飭委員多購穀粒如果經理得人貯藏以時亦無大虧折惟粵省戶口繁盛官倉之儲積必不能敷為姓之取求一旦海上有事糧無來源何以定人心而濟軍食尤亟宜曉諭紳商家自為儲各儲半年之糧以期有備無患足食先於足兵實根本之計也

一瓊州宜圖也瓊縣海外夷瘴尤甚內地之人視為畏途故令到彼以其瘠苦荒遠罕能自勵全境內黎外海州縣存傳舍之見不為地方求長久治安黎患難除動煩兵力現在法人在越南北圻距瓊僅數百里彼欲有事東方此實必爭之地中國宜及是時實力經營瓊道員必擇文武兼資有雄才大畧者任之所屬文武地方官皆令選舉賢才略參辟召之意一切兵刑錢穀勿以內地成例相拘末現有籌防大軍用明臣海瑞邱濬之議開通五指山十字路設立都邑講求樹藝開採礦產大利既興積款購置兵輪鐵艦沿海港口本有可作船塢之處能練成水軍一枝則南海屏藩永永鞏固矣伏乞 聖裁採擇施行

一鹽務宜定也粵鹽省河各埠餘課現尚能按額全完依限奏銷潮橋各埠則自道光初年以來疲滯已深節次展緩奏銷近年雖竭力整頓而福建江西私多銷帶大小河商販裹足皮支難支廣西臨全大江各埠亦復私鹽充斥查道光年間准北鹽務做壞已極陶樹政行票鹽或豐年間江路梗阻淮南鹽斤引不行同治初年曾國藩改行票鹽同治年間福建鹽務極疲左宗棠改行票鹽皆所至立應成效大著至今猶守其法擬請援照成案將粵鹽改行票運必當大有起色或將潮橋各埠先行試辦以次推行伏候聖裁飭部議行

一會匪宜清也粵中華洋錯居人心浮動愚民昧義趨利乘黠之徒倡為天地會三點會等名目編造邪說狂誕不經拜會誦經形既詭密轉輾煽惑趨之若鶩西路則高廉一帶東路則自惠潮嘉各府州以及北江韶州各屬外連江西福建各處皆有頭目潛相糾結已數十年於茲尤以香港澳門洋界為窟穴之數數千里之間實類編布聲息相通臣樹聲前次在任曾通飭各屬嚴密查辦在長樂縣破獲潛謀滋事之首要多人近年高州惠州疊

次蠢動雖經懲創根株尚深往者覺逆之禍幾遍天下推究原起則亦粵中會匪階之勸也應請 旨由督撫
臣督飭各屬力行保甲嚴擊頭目盡法整治以示大成而散其黨並 飭下江西福建督撫臣一體查辦以銷
無形之巨患

一沙田宜查也粵東各屬沙坦自康熙年間清丈後百數十年來承懇升科不下萬餘頃續又歸屯變升覓荒抵
補頭緒愈繁有前後編征稅則不同有老田與新沙田界參差有小沙附大沙土名各異其間應否補升是否缺
溢豈不升科均無從稽核雖有請給印照而年湮代遠輾轉變遷或割膏截分或影射虛偽或推移飛佔大抵皆
沙棍把持牽強兼并書更改混百弊叢生爭端紛起纏訟糾門永無清給之時上虧 國課下病民生雖經疊
次奏明查清迄未能澈底勘丈積弊無因而除亟應遴派廉正明練大員會同司道提綱繫領總析條分逐一清
丈給照如有豪紳土棍從中阻撓即行奏參嚴辦使經界正而賦稅足則小民亦同沾樂利矣

一墳墓宜嚴也粵東墳墓多係官山民葬故有碑碣而無契券民間惑於風水之說相率停棺不葬或已葬啟棺
檢骨另裝骸屢謀地不成暴露原野甚至兄弟相爭一畝分葬數處更有奸滑之徒覬覦吉壤在他人已葬墳內
或預埋空塚或暗藏碑記出名徑爭官履勘則指空塚為骸被掘據碑記為有確憑反誣原葬之家謀佔句結
土棍賄請訟師上控京控纏訟不休往往釀成械鬥巨案揆厥由來實因官山無稅人皆可圍省城附郭墳冢壘
壘近冢居民俗謂之山狗若輩私將官山培築墳墓轉售得價名為工本銀兩署券名為送帖買主不能鈐稅與
訟仍屬無憑並有已葬墳地子孫遠客未歸山狗始則毀其墓碑繼則平其墳冢另起墳墓復行售賣忍心害理
莫此為尤光緒七年 臣文蔚在臬司任內詳請督撫臣設立墳山公所清查注册已得數十萬家此風稍戢然有
外盜莫振墳之案仍復層見疊出應飭各州縣申明禁令嚴禁山狗務期有犯必獲獲犯必辦以挽挽風
一水利宜善也粵東環海為疆三江匯注西江容納百派尤源遠流長皆以廣州為歸墟之所從前海口深連江
面寬闊建瓴順軌尚鮮泛濫嗣以下流香山新會東莞新安順德番禺各屬每於沿海淺水堵石築壩攔阻泥沙

淤成田畝於是羣起爭利東以斥鹵報西以草坦升園外加墾田外生田河高日盛出水日艱大雨時行各江咸漲上流各屬動遭水患決圍潰隄閘戢相望擬請援照乾隆十三年湖北巡撫彭祖蔭奏禁私墾灘地嘉慶七年湖南巡撫馬慧裕奏禁增築湖田隄埤辦法曉諭各屬沙坦以現在報墾成田者定為限制嗣後永遠禁止添築石壩基圍以利宣洩而慶豐稔

以上十條皆臣等見聞所得籌議所及舉其卓卓大者皆係歷年積弊關乎吏治之汙隆民生之休戚而地方之治亂繫焉夫從前洋務初起大局貽誤自粵東始則今日維持大局亦必自粵東始蓋必能知人而後可以察吏能察吏而後可以安民能安民而後可以治內能治內而後可以攘外此正本清源之道也然積弊已深動多牽掣往往欲興一利而百計阻欲除一弊而謗議叢生眾口鑠金是非莫辨必賴聖明主持飭下辦理庶幾得以及措手從此風清弊絕公道大彰措正施行屬精圖治凡事必計久遠不徒敷衍目前內治修而遠人服粵首幸甚天下幸甚所有粵中積弊臣等謹就所見合詞專摺條陳伏乞

再陳粵省積弊摺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皇太后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奏為敬陳粵省積弊尚有未盡事宜謹就見聞所及恭摺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到粵以來業逾半載時艱

莫濟株守籌防雖治軍政者初無與乎吏事籌其然者並無涉乎民情然抵防數月所見所聞粵中積習如日下江河無所底止夫內不治而欲以攘外臣固未見其可也竊維粵東土地富饒人物繁庶即值有事之秋籌兵籌餉尚非難事惟當其事者不患財用之不足而患徒資冒濫擄節之無方亦不患流弊之太深而患徒事具文隱徇之未絕臣留心察訪雖未盡窮底蘊亦得畧悉端崖思挽救而未能欲緘默而不可除臣所已商之督撫臣逐條具 奏外更有諮詢所得不宜墜於 上聞者復條具於後謹為 皇太后 皇上續陳之

一捐攤宜嚴也外省地方公用有格於成例不能作正開銷者輒令州縣捐攤此亦各省皆然顧未有如粵東之甚者如道光二十八年清查案內查出各屬虧短無者各款 奏明由各屬捐廉歸補又如州縣錢糧官墊民

欠分年征補不足即歸本缺流攤此外地方一切公用勢不能免而又例不准銷者或連年捐解或按缺勻攤繁
缺州縣或數逾千金之多即簡小之缺亦須五六十金或三四百金不等若攤賠民欠則數目多者萬餘金少者
亦千數百金前撫臣蔣益澧奏減米羨即議將捐攤各項大為減裁近年以來亦間有停攤減捐之款無如所減
無幾款目尚繁州縣仍不能支非挪移庫款漫成虧空即藉詞賠累巧取於民名為州縣捐廉實則下剝民膏上
虧公帑用東吏治之壞其故尚不止此一端而此一端之害要為最鉅若不急圖補救必致公私俱敝官民兩傷
其補救之法非豁免以前捐攤不足蘇州縣苦累甚深貪贓因之而起故州縣未得缺則望得缺既得缺則
又淪入苦海交代紛紜謹愿者則告貸無門致扣留閭居閱十數年不能清算欲仕不能欲歸不得坐以待斃久
之典賣一空糜費不合家破身亡子孫流落勢所必然巧滑者於到任莅官之日先存一預備交代之心妄取諸
民公行賄賂枉法貪贓無惡不作民不聊生矣且性本愚直非為州縣請命實為民生請命應請 旨飭督撫
臣查清實報將州縣以前捐攤無論多少一概豁免禁止上司收受應節籌禮以及門包等費用不准再有捐
攤若目則州縣之甚累稍蘇然後責以潔己勤民於吏治實大有關係倘州縣仍不自愛視民如魚肉者立即嚴
參究辦庶幾官清民安天下幸甚禍亂不萌矣此正本清源之道不獨廣東為然亦各省通病而廣東尤亟宜整
理者也

一釐金宜核也廣東官山府海物產甲於天下而釐金所入僅及一中省者以當局者不肯實心任事別弊釐奸
半歸中飽也除瓊州潮州未設釐廠外其餘七府皆有釐廠每廠有總辦幫辦而總領於省局及督糧道釐局之
弊皆司事及巡丁為之即如六大廠每廠約用司事及巡丁三四十人司事巡丁與商賈勾通私自賣放總辦幫
辦均有月規亦不常親自到廠一切公事悉聽巡丁司事之所為而巡丁司事又多由賄購而得聞其缺價有至
五六百洋圓者夫一司巡有何榮貴非有大利存乎其中誰肯以重價充此賤役耶廠員既有所私一切不復過
問而所謂總辦幫辦者又或由請託或由賄進上既以此為調劑之端下即以此作生財之路雖立比較之法

入數短絀總以來路閉塞為解閩各廠乾修乾俸不一而足省局均置之不問其中即有秉公潔己之員上官亦眾人視之從無激勸之事此弊實之所以日滋也請 飭督撫臣嚴飭省局明定章程填發三聯印票設立旬報其總辦若辦不到或者立即撤之總理省局道員遇旬報到時隨查核分別功過該局員能每月比較有贏者則記功每年有贏者則留辦有不足而太短少者則立撤若查有實弊虧空則參辦 臣在浙江查有紹興府百官地方一釐局向來疲弊所收釐金有缺無贏經藩司德馨遴選升用同知候補道判李承先接辦月有餘歲更有餘已留辦數載皆有贏無缺豈人人辦此局而虧空李承先辦此局顧另有術而贏餘耶不過辦理認真一意潔已奉公所用司事巡丁得人無弊而已即於餉需大有裨益粵東果能實力整頓歲可增餉百萬而總辦若辦仍請酌加薪水精養其廉庶積弊可期一洗矣

一出入款項宜清也 臣聞粵東出入款項侵漁浮濫極其混雜每年入款之多約在五六百萬猶有雜項不報部之款甚多而正款開銷不過三四百萬然猶時告空乏乞貸他人者一由於糜費之太多一由於清查之未實夫動支各項豈盡實用實銷然如數送酒席即報一千餘金移砲數尊亦報六七百金無論更他官侵言之亦殊可駭其他虧漏隱報移東補西不問而知其糜費也各局公事挪借濫源本不清如善後釐金機器軍裝輪船等局一切雜辦支應不免浮開濫費種種糾纏弊端百出而釐金一項侵漏尤多聞歸公者尚不及十之四五善後局中之弊以句結武員為大端遇有支領款項有請託則准無請託則駁把持侵蝕無所不為而從中挪借需索百弊叢生嗜嗜人言必非無因而至輪船虛費大宗則在煤片機器軍火軍裝積弊總歸支應或串通一氣或暗地分肥則清查未實也統計各端非亟為整頓清查不能杜弊歸源有裨實用應請 旨飭下督撫臣實力清查不避嫌怨務使歷年積款和盤托出核其疏漏清其界限揭其檔冊逐件核對一目了然及幾款有所歸把持侵蝕者無所施其伎倆貪無可貸因循徇隱者不能任其含糊 臣非敢盡信道路之謠傳而當此時事艱難費用浩大苟有裨於 國計無損於民生者即思挽回以希補救於萬一除一耳之美即歸一事之公是在當事者

首田... 能破除情面耳

一補署宜公也候補人員約有三種曰正途曰勞績曰捐納粵中大小官以千餘計皆有資格之先後當差之勤情按冊可稽他省多用輪補輪委法眾稱公允粵省則專用酌補酌委既曰酌則資格年勞皆可不論而專視大吏之好惡大吏所賞拔者固不乏有用之才而或取其應對之敏捷供億之周隆或有請託與援或有年世鄉誼此差甫卸彼篆復權一省中大吏注意者只此一二十人餘皆束之高閣有選缺數年而不得到任有到省十年而不得一差者豈所用者皆賢所棄者皆不肖哉縱或遲之又久與以差缺而積累既深雖欲潔己奉公而不能此民生所以日蹙而怨嗔所以日滋也應請 飭下督撫臣轉飭藩司凡補署悉循資格輪班序用至公至嚴公則不可干以私嚴則無所容其弊所用者或式而不效或更有劣蹟立即撤之參之如必須因地擇人則每十缺留二三缺為酌補地步總不可為人而擇地如此則舉措得宜而民心悅服外患不足憂矣

一差委宜均也粵省佐貳雜候補者佐約千餘人不外勞績捐納當用輪委之法以示均平粵中局事甚多莫不需員差遣故指捐雖多而酌派均勻尚堪安頓第間有巧宦之流半係紈袴子弟平日與幕府官場廣通聲氣指捐此地倩人驗看不出戶庭居然美官而差事之優已先當緣得委一朝果到札委適承酌委記功儘先調劑更無論矣又有先充釐廠司巡分獲贏餘納捐一職洎由此職存充幫辦總辦餘利更多酌捐管捐不過數百金遂屬開通之列其人應酬奔競是其所長謹愿者何能望其項背得美差是以捐餉為進身之階而其取償於公家者耗餉且十倍也此等取巧之員曾經委過即應查明停委俾謹愿者可望差使總之為上官者果能隨事留心則流品之清濁聲明之優劣才具之短長不難了然在目而又隨才器使位置得宜雋異者庶脫穎而出如是可無乏才之歎亦無壅積之虞矣

一劣幕宜驅也定例疆臣幕友不准換官而不換幕上官亦不准為幕友於屬員粵東近來不然如前撫幕友沈彬既居撫幕又兼廣州府及廣州通判之幕其子沈校又居南海縣幕其門徒數十則分薦入各州縣則業未必

皆遇有疑難則專差打包請示於其師以至沈彬之門如市富甲一時首城大宅更居租價高昂以及賭館娼寮無非雄幕之屋又與本地紳商結聯姻婭有所請託無不顛倒是非擅權納賄夫州縣命盜各案供詞之虛實關舉名之出入屬員錯誤賴上官以駁正之今皆一手提定一氣呵成則公事不可問矣此所以疊被參劾也又幕友宋華庭宋升之等聲名狼藉亦經被參有案可考幕之為害較貪酷之吏尤甚應請 飭督撫臣勿存回護之念通飭藩臬以下竭力稽查凡遇此種劣幕指名驅逐毋許盤踞首城並其子弟在本省候補當差亦須勒令改省以杜流弊庶官幕各顧聲名吏治可期振作矣

以上六條尤為粵東政治切要弊端積習相沿莫知其所自始不能專究一二人臣意亦非有所彈劾祇以飭吏整軍治民用人籌餉諸政總宜漸除積弊以立自強根本謹就見聞所及列款披瀝續陳應請 飭下該督撫逐條細心察核既往不容復犯必懲嚴立章程屬精圖治風清弊絕公道大彰力挽頹波以維大局如但調兵設防是遺本就未尚非清源之道撫 臣仰文蔚雖履任未久然深悉粵政窳敝已極亟思釐正凡臣所論列或有未及詳備者必能隨事敷陳以期漸臻上理臣愚竊不揆冒昧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接濟劉永福片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再越將劉永福平粵西細民窺身交趾及越法敵紳遂能糾眾拒相持數年大小數十戰屢挫凶鋒載其泉帥為越南之保障固中華之藩籬其功亦云偉矣後雖兵勢稍弱守保勝然其聲威猶震於泰西諸國莫不噴噴曰為異人而法夷屢受其創血尤欲得而甘心伏乞 密飭督撫臣加意接濟其軍火餉項無或缺乏俾得一意堵禦毋致陷敵以快仇讎即今和議有成可否仰邀 邊格鴻施授以邊方武職移紮內地以示 朝廷體恤之意且藉其敵愾之忱臣因邊才難得宜加保護是是否有當謹附片具陳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緊要事件益加慎密片

再臣正封摺間適奉軍機大臣寄字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近來寄信緊要事件往往漏洩甚至外間傳播

列入新聞紙中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深至周詳非臣下粗疏所能意及竊維機要事件似此刊布通都

互相傳播臣向曾未聞見近來乃有 寄諭及各省緊密公件未經見有明文而外間已傳說紛紛列入報紙

初謂民間謠傳未足深信既而無不昭合殊堪詫異即如此次天津所議簡明條約未接密咨以前已見各報館

詳為刊列其得信不知從何而來誠有不可解者查該報館意存壟斷惟務蒐採新聞人所未及知者列入報中

使人以先睹為快售廣利贏彼既惟利是規則所以用其探刺者無所不至亦難免不別有營謀此事之所由漏

洩也且有變混黑白以無為有壬性詭譎尤堪痛恨臣嗣後惟有益加慎密不敢稍有疎忽致取愆尤理合附片

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密署軍機處布置片

再密陳前 奏調來營道員鄭官應一體血性能耐勞苦洵屬有用之才臣屬謀是難接應之舉令其函商彼

處機密辦理稍有端倪華人在彼國者萬數千人的念祖宗原藉山華情切同仇皆思出力報効但須先委結實

可靠之員前去慎密籌辦事求是可得効驗數十人三四箇月為度通盤籌其口糧器械一切約計不過

花費三十餘萬金以期直搗西貢且於該處已安頓內應有人務領謀法吏老巢如或餉需不繼彼國華民尚可

報效捐助此端中飭鄭官應機密辦理之實在情形也惟該夷狼貪成性詭譎多端臣細察其天津就和條約五

則實美我師之計候三箇月後始行互議通商條陳再行定妥和議其已說者一殊為叵測查越南此時天氣炎

熱異常瘴癘愈甚彼族甚難禁受必得休兵一屆秋涼重理和議必將故作刁難多所要挾不遂其欲即肆猖獗

執計必以此時不軍防務正宜未雨綢繆一刻不容稍懈臣素性肝膽老兩日 查見木人司令已屬難支兼以

廣南炎嶠潮濕重 更形其德伏維時際艱難軍情時變安敢 三山告勞致榮 宸澤愈滋罪戾惟臣性論急

深慮秋間法夷復啟端若不乘時先為預備時事必誤機宜已密商鄭官應令官署前往西貢暹羅全邊各處
不動聲色細心體察情形西貢是否防守嚴密該處華人果否蓄恨甚深內應可靠暹羅國君臣果否實心樂助
軍力該處華人果否真心報効願助餉需以及若何進兵若何攻擊地勢若何夷情若何統凡一切作何規畫之
處均須一一暗地密查確實斷不敢輕舉妄動致肇他衅本月十三日欽奉四月二十二日 上諭本日已降
旨令何維輝前赴廣東交彭玉麟差遣委用並著察看是否可用據實具奏等因欽此 臣俟該鎮到營察看其才
果可任用候鄭官應回營斟酌擬即派該鎮往該國混跡華人內於暗中維持該軍號令歸一靜以待動此時不
必另募客民數營以節糜費將來和議若無翻覆就我範圍此舉即作罷論如或該夷狡焉思逞臣一面飭鄭官
應飛電何維輝及各該處聯絡之人眾乘機而起使法夷猝不及防一面懇求 諭旨飛飭准臣帶領所部十
五營出關會合岑毓英潘鼎新妥為密商分途並進收復山西河內北甯等城撫藩服以安邊圉逐島族而振
國威在此一舉矣如察看何維輝或不謹慎難勝此任則不使其去當與鄭官應另行商擇妥人前去照料至
粵東防務應請 飭張樹聲督辦該督久官粵中情形熟習專其責成必多裨益所有微臣愚昧之見是否有
當理合敬謹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旨覆奏并陳今昔情形不同摺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奏

奏為查次欽奉 諭旨嚴申軍令恭摺覆陳並將今昔情形不同時移事異言易行難滙陳下忱仰祈聖鑒事
竊臣前奉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本日閱張樹聲遞到潘鼎新電報法兵攻撲觀
音橋營盤我兵槍砲互擊於本月初三日獲勝殺斃法人千餘生擒多名此次衅自彼開原非中國違約惟洋人
狡很若為滇粵各軍所扼不能得志必將四出滋擾廣東與越南切近首當其衝現在張樹聲行將交卸張之洞
甫經赴任諸事生疎該處一切防務彭玉麟務當妥籌兼顧以期嚴密至該尚書密陳一切仍遵初四日密諭不
動聲色預為布置一俟奉有電旨即可應機辦理惟此事關係重大須慎密圖維勿稍孟浪將此由六百字密諭

知之欽此閏五月十六日又接總署轉電本日奉 旨彭玉麟在粵辦防忠義奮發布置周密現在法國雖仍
來講解和議尚未大定防守更關緊要該尚書仍令督飭各軍實力備禦勿稍鬆動欽此伏讀之餘莫名感奮臣
值此時艱備防備與疆臣悉心籌畫雖海各要隘粗有布置何敢言盡臻周密猥荷 恩綸懷慚何似惟
有實心實力通勉圖維以期無負 皇上委任之至意署督臣張之洞履任後與臣熟議海防諸務意見悉符
臣隨與張之洞張樹聲倪文蔚乘坐小輪船巡閱各海口數日悉心商酌察其險要兵單之處添募勇營填紮以
為各砲臺遊擊策應之用沙角大角在虎門之外為省城第一重門戶最關緊要飭記名提督雲慶添置兩營
大角與沙角對峙海中情形吃重原駐兩營太單飭記名提督王永章亦添兩營魚珠為入省城陸路總要與常
洲沙路唇齒相依飭署廣州副將記名總兵鄧安邦亦添兩營又於虎門內署水師提督方耀所守威遠砲臺後
山亦添山營以為威遠防軍接應至省城河南向本空虛飭署陸路提督鄭紹忠新添兩營隨機策應查虎門以
西有崖門橫門虎跳磨刀等六門其水雖淺而小輪船可直達佛山鎮以拊省城之背張之洞商之方耀派員雇
募拖船二十號配足水勇分守陳頭五斗口一帶河面以顯首垣後路又調集各差遣小輪船十號紅單船十號
駐泊橫檔左右以為沙角虎門各砲臺應援又派小輪船十號並紅單船四號駐泊黃埔一帶以為常洲沙路魚
珠各砲臺應援如此節節水陸設防較前似稍為嚴密萬一有警尚可無虞閏五月二十五日接北洋大臣轉寄
總署電音二十四日奉 旨法國已使逗遛上海不承天津議約並據各處電報孤拔有集兵船他駛佔據中
國地方為質索賠兵費之說無理要求萬難遷就海疆防務吃緊著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統兵大臣等密飭各軍
嚴防以待一面廣為偵探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如果橫犯我營或登岸肆擾務須力迎擊
並設法斷其接濟期於有戰必勝如退縮不前者立即軍前正法欽此本日又欽奉 諭旨各營士卒奮勇有
功者除破格施恩外並發給內帑獎賞將士夫者從軍已先賞給江南福建廣東各營平安字各十五圓其餘各
省以次給賞即傳知各軍知悉欽此仰見 聖明洞燭萬里妙協機宜莫名欽服粵東地處南方軍士何淺此

征時值瘟疫流行十常四五正多死亡仰荷 聖慈許以破格之 恩施軫其暑雨之疾苦臣當即宣示各

軍莫不踴躍歡呼感德 德回生起死感激涕零至沿海一帶已嚴飭設法斷其接濟倘該處稱兵犯順務

必奮戰直前不容稍有退縮若彼按兵不動臣亦斷不敢輕舉以啟他衅六月十五日接總署電音十四日奉

旨現在閩防日緊沿海防務亦均吃重彭玉麟素有遠畧著於廣東應留防軍外預備二萬人聽候調遣或就

原統之營整練或招募壯勇足數悉由該尚書酌辦欽此六月十九日又接總署電音十八日奉 旨彭玉麟

等派營援閩力顧大局殊堪嘉尚現在滬議未就法情叵測萬一決裂必宜出奇制勝潘鼎新岑毓英務將現駐

關內各軍切實訓練聽候調遣彼此聯絡聲勢足迅赴戎機 牽制敵勢廣東能否別出奇兵由欽廉小路前進

著彭玉麟等預為籌畫或別有制勝之策均著電奏 旨並著潘鼎新迅即知照岑毓英一體遵辦欽此臣聞

命自天悚惶無地欽奉之下除督臣張之洞張樹聲撫臣倪文蔚會同臣由電音覆 奏外而微臣區區愚

忱尚有不容已於縷陳者自關外各軍奉聞五月二十二日 上諭盡行撤退入關後該法夷無復後顧之慮

肆行搗搗以致橫行東南洋面探瓊州駛上海窺福州欲逞其志昨接兩江總督臣曾國荃電報該夷復奪據雞

籠砲臺恣肆馮凌要挾鉅款凡有血氣莫不憤切司仇成思一戰以冀此凶頑蒙 聖訓必宜出奇制勝仰見

廟謨廣運 宵旰憂勤欽服無量臣伏思今昔事勢既大不同軍情亦因時而異若諒山興化各軍未退

入關以前可以密行詭道表裏夾擊臣率全部十四營由欽廉度十萬大山過五峒出越南密約岑毓英潘鼎新

會劉永福分三路前進再以海外兵船載二萬人暗駛大洋水路兩面夾攻奇兵四合可期一鼓掃蕩收復山西

北甯直搗西貢傾其老巢制法死命無如此時滇桂各軍盡行撤回內地全越皆歸法有彼必布置周密即劉永

福素稱善戰胆畧自雄計此時進退無據我縱冒險出奇由欽廉小路間關入越越中已無我軍一人一騎岑毓

英潘鼎新東西懸隔數千里聲勢難援應無從孤軍深入自蹈危機兵法所忌是所謀以制人者轉為敵謀以

制我矣此理甚明人人知之臣非敢苟且偷安取巧推諉自罹罪戾蓋今昔情形迥異勢有不能非不為也至奉

多引

旨豫籌二萬人聽候調遣臣於粵中人地生疎一時警哨等官揀擇不易且軍裝餉項一無所出曾密商督撫臣張之洞倪文蔚亦苦無力接濟時勢急迫不能迅速為計焦灼萬分臣愚戇成性誠實自矢不敢為欺屢蒙

顯皇帝溫旨嘉獎自顧愚劣抱愧五中今則孤負 天恩實屬罪戾滋甚咎無可辭為今之計惟有謹遵閏五月初七日 上諭事體關係重大總須謹慎不敢稍涉孟浪致債大事並仰遵屢次 上諭會合督

撫臣並張樹聲密飭各軍嚴防以待倘法兵前來撲犯躬親前敵督率各營將士并力迎擊務期有戰必勝不敢受憲以取愆尤謹將疊奉 諭旨并今昔情形迥異所謀言見行難各情恭摺摺陳不勝惶恐待罪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籌補救越南片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六日

再密陳正封摺間通道員鄭官應自暹羅返粵據稱到彼晤該國君臣相待甚恭在彼華民亦歡躍相從慨計密備相助惟彼國素不准預蓄軍械槍砲須購於英法而秘謀轉輸必延至五六月之久方能成軍約計口糧經費所需不過數十萬兩該道正與彼國親王參贊軍機大臣及領事除金鐘等密為籌辦忽聞諒山保勝我華軍盡撤入關全越皆為法有彼都人士皆為短氣咸謂此舉可作罷論緣彼國兵出須假道金邊國始達越境越國以襲人本為險事我若以重兵向越彼倚我聲威自可出偏師相助今見滇桂各軍一律調回內地謂我已無保護越南之意安能為彼聲援倘輕率舉事兵單勢孤不惟立見敗衄而國且危矣因悉欲該道速歸無得召禍查道員鄭官應此次子身冒暑遠涉重洋奔波七十餘日往返一萬餘里出入於驚濤駭浪疊烟毒瘴之中可云不避艱險奮發從公乃事竟無成惜哉竊惟越南為我朝二百餘年之藩服屏蔽夫荒尚稱恭順今以島族馮陵一旦棄同化外似非所以字小之道臣再四圖維欲求補救之策似莫如仿照朝鮮近事藉通商以資禦侮查越南穀米豐穰土產饒裕歐洲諸國素所垂涎徒以越南閉關謝客向不與諸國往來是以未通互市同治庚午辛未間普法交戰番人已蓄意於西貢將取之為東道主無如法已捷足先登西貢遂為所獨佔今復力索諒山保勝勢

已盡吞越南以窺中華然法果盡得越南實歐洲諸國所大忌也為今之計欲杜法人之吞噬似宜防照朝鮮章程使越南盡與泰西諸國通商蓋歐洲諸國素以不滅人國為美談越誠與各國通商則法人舉動有大悖乎公法者諸國必起而議之投鼠忌器法終不能獨噬越南矣此時和戰未決預為之計倘終歸款議可否求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告以法越構兵兵連禍結初止為通商而起一國通商不若合諸國通商之公而且海除俄國向不在南洋貿易外若美國英國德國丹國日國荷蘭國比國美國奧國日本國均約同赴越之西貢北圻各立本埠一律通商越境仍歸該國王自理則法必有顧忌而然或可與圖存矣蓋越為我屬國義當為之解紛即以泰西之事論之英國以並境而爭比利時以印度而爭阿富汗即按諸萬國公法勢亦不能坐視也昔年美國攻日本索通商準頭當時僅美利堅一國耳而日本則謂當與泰西諸國一律通商不必以一國為限而美遂不能獨擅其利英人之始來中國也諸國繼之英人頗有德色而我 國家一視同仁來者不拒卒至互相牽制受我範圍合之朝鮮近事皆其明效大驗也諸國志在貿易未必皆以法美為然又不免互相忌嫉一聞比議或當踴躍奉行即或不能全至但有數國肯來法之狡謀亦當不能逞兵為越南善後隱憂維持起見謹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會查兩廣總督岑款摺光緒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為遵 旨會查前督 張樹聲被參各款據實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 王麟 臣 之洞 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奏參兩廣總督張樹聲不符物望難勝魚圻推諉取巧玩視邊防貽誤地方任情徇私各等語前據張樹聲奏患病未痊已有旨准其辭缺兩參各款是否屬實必須確切詳查著彭玉麟張之洞會同秉公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又前有人疊次奏參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庇匪收規營私弱職候補知府黃杰奉委查案得贖據稟各情先後諭令張樹聲倪文蔚確查尚未據該督撫覆奏茲復有人奏參利輝執法妥為軍政廢弛等款並著彭玉麟張之洞查照歷次奏參各節一併澈底根究據實參辦摺五件片

件均着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承准此 臣等查閱鈔發各摺片張樹聲被參各款

大略相同 臣之洞抵任後即與 臣王麟詳核卷宗案訪與論一面檄飭藩臬兩司會同運司楊道按照所參各節

確查稟覆其有應行咨查者即咨詢前督 臣張樹聲令其據實登覆前來 臣等復博訪周諮互相考證陳情德誠到

將利輝參事頭緒紛雜捐納道員陳桂士參案續奉 寄諭交 臣之洞確查原奏事極繁瑣均與張樹聲無大

關涉應另行查明廣奏外謹將前督 臣張樹聲被參各款先行逐一查明敬為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如原奏內稱越南河內初為法人所困曾遣使赴督署告哀乞援張樹聲置之不理並無一詞慰藉致越人失望

於 中朝而轉附法人一條准該前督覆稱法人謀佔越南北圻規取河內係在光緒七八年間七年十月

署擬善辦法奏奉 諭旨飭下南北洋及滇粵各省各酌辦理樹聲當派道員唐廷庚於十一月間齎咨前往

越南順化國都見其國王登欵政將通商自強各事及聯絡外交之法密為探詢隨機進說導以先路八年三月

十一日覆奏密籌越南事宜大概情形摺內陳明在案唐廷庚等至越南與其執政商詢一切及該國請求各節

均經轉達總署核辦有案該國並未遣使來粵告哀乞援樹聲先派大員齎咨任詢尤非置之不理並無一詞慰

藉等語查越南河內先為法人所困初無使臣來粵之事至光緒九年正月越遣使臣阮連范慎遠來粵經派員

妥為看待嗣復派員送往天津其時張樹聲尚未回粵督之任又原奏內稱去歲越南不堪法人苛令戕其國王

張樹聲若蘇來機亟往定亂越南民心向未盡向法人猶可挽回乃張樹聲既不自任人不遣人前往致法人從

容定計收拾人心越事遂不可問一條准該前督覆稱光緒九年初九日奉 旨現聞越南民變將該

國嗣王被害禍亂方殷着即派張樹聲統帶兵勇前赴越南相機勦定直達順化妥籌鎮撫或由海道或由陸路

前進之處並着詳籌妥辦等因欽此樹聲當以越南之禍與朝鮮內亂不同海道難以前進擬至廣西由龍州出

諭電請總署代奏欽奉十二月十四日 諭旨廣東至龍州道路遠達日前河內等處節節梗阻勢難遠達順

化於越事緩不濟意前旨令岑毓英出首調度計日當已起程滇軍馳赴越境較為便捷本日已改水岑毓英

迅速前進相機酌辦張樹聲即着毋庸赴越仍將廣東防務妥為布置等因欽此樹聲係電奏請行奉 旨毋庸赴越未便復遣員前往等語查該前督此節係奏明遵 旨辦理又原奏內稱法越切關粵時前雲貴督臣劉長佑即函商措置兵船火器以為戰具張樹聲輒以餉措無出無從措辦履之未幾調署直隸總督則又對人鋪張謂已部署嚴密先自為地及此次回任兵端已見則畏懦不前以前鋒委之彭玉麟聞彭玉麟部兵三千僅以千人委道員王之春出防瓊州餘悉留省張樹聲外和內忌難鉅則委之事權則毫不假借彭玉麟雖有智勇亦無所施一條准該前督覆稱光緒七年夏間樹聲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譯寄西報知有法人伯明手般獻取東京之論即經密致前雲貴督臣劉長佑豫籌守邊保藩之策嗣後疊函往來籌商邊防並無劉長佑先行函商措置兵船火器以為戰具樹聲輒以餉措無出無從措辦履之之事粵東海防因餉源艱窘布置未密即次奏陳有素可考據者直督特安有對人鋪張之事直隸僚友甚多此可問而知之者至此次回任法越兵端已開樹聲兩次奏請出關身當前敵雖未奉 俞旨而是否畏懦不前毋庸置辯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旨瓊州預備空虛著派彭玉麟迅速前往擇地駐紮等因欽此當與將軍臣長善前撫臣裕寬會商令以瓊在偏隅省為根本重臣未可輕出公同商派道員王之春毅字兩營赴瓊駐防會同 臣玉麟電達總署並會奏有案其以千人防瓊餘悉留省並非樹聲主持等語 臣玉麟查去冬到防與該前督籌議諸事莫不和衷商榷間有議辦而不能隨行者實以餉項支絀力不從心之故謂其有心牽掣殆不其然至於身臨前敵力肩艱鉅乃統兵人員分內之事亦臣玉麟應盡心力之事 臣玉麟以本兵奉 命督辦粵防軍中之事豈不能自主何至聽張樹聲之忌而委之此理不待辯而自明也又原奏內稱張樹聲於鹽務釐捐百務發弛軍用不給則借洋款以應多費重利往往為洋商劫制此次飭辦邊防借洋款二百餘萬兩任外國購買鐵甲船又未確悉夷情既付價而船不以時至虛糜巨款不得其用一條查光緒八年正月奉 旨飭粵省治水師經該前督會同前撫臣裕寬議購快砲船大根撥大蚊船十艘練一小枝水師約須銀二百萬設法向行商先為墊付請停解西征協餉二成改撥加撥京餉

多... 三

十餘萬兩抵還籌借商款五年清還於光緒八年三月十一日會奏嗣奉戶部議准復奏行知該前督時已赴直督署任是以未經訂購各船行商銀款亦未取用上年秋間該前督回任後防務緊急庫款匱乏於十月十三日會同前撫臣裕寬奏准息借商款銀二百萬兩擬以百萬兩購防百萬兩購營艦二艘迭經電詢各國出使大臣外國並無現成製造合式鐵艦若由船廠訂造必須年餘始克告成且法越之事未中即有造成之船各國皆按公法不肯運送來華鐵艦一層急難舉將擬購營艦之一百萬兩先行提應急需其水師鐵艦俟法越事平另籌擬購於光緒十年四月初四日會同撫臣倪文蔚附片奏明各在案嗣因防務緊要續借之一百萬兩亦撥充軍餉並未先付船價此外並無另籌息借商款之事又原奏內稱前招商局唐廷庚以越南招商局為法人所毀捐辦槍礮若干助粵西軍用張樹聲託以山路難運扣留不發一條查有候選道唐廷桂報効廣西軍火經撫臣倪文蔚前在西撫任內會同該前督奏明該道報捐德國克鹿卜後膛銅礮六尊礮子九百六十顆英國皮利後膛槍二百枝槍子十萬顆法國來福前膛槍一千一百六十枝美國士兵令馬槍五百枝四開金底銅帽一百萬顆經西省委員赴滬由海道運至東省據東礮身太重梧潯以上河灘水淺轉運艱難出關山路崎嶇礮車亦不能行當經該前督商明西撫臣倪文蔚將礮六尊留東配用其餘槍械均運至梧州轉運關外並無扣留不發之事此外另解士乃打槍二千枝並子藥水雷等件運交前撫臣徐延旭應用有案可稽又原奏內稱此次廣西清敗之提督黃桂蘭素為張樹聲倪文蔚所信任道員趙沃則為徐延旭所信任故兩人不和張樹聲又意存左袒黃桂蘭因益驕恬不受徐延旭節制以至於敢一條准該前督覆稱廣西邊防向由西撫臣王政委任將領調度各營粵督不參異同前撫臣徐延旭出關視師黃桂蘭與趙沃分統左右兩路防軍一切軍事皆稟承徐延旭樹聲實無事左袒徐延旭前後函牘亦從無言及黃桂蘭驕恬不受節制之事等語查黃桂蘭於光緒五年十二月張樹聲在西撫任內派令接統粵西防軍十二營旋蒙簡放提督統軍五年此次援越以驕妄無律致敗取論命同徐延旭先以藩司出關統兵勢難節制實缺提督及任巡撫月餘即已覆敗至謂該前督左袒黃桂蘭查無實據

惟查桂蘭准軍部張樹聲職任兼圻不能隨時督察及早勅奏邊事既經濟敗在事文武諸臣自當分任其咎
本年三月張樹聲奏請嚴議奉 旨加恩改為交部議處是 朝廷於此事已加譴責自可無事苛求又原
奏內稱張樹聲辦理沙面案進退無據始為洋商所持則託美國調停繼而各國領事刁難又託太古洋行調停
該洋行復因以訛索重利粵民無不為之痛恨者一條查沙面一案係奉 旨交藩司龔易圖專辦之件當被
焚之始各國領事初擬索償之數甚鉅經美國領事喜默從中估計各領事始從實報共索三十六萬餘圓臣玉
麟派委候補知縣張義澍以太古洋行願抽馬頭捐款調停此案均經將經理案據咨報總署嗣接總署函稱以
索款代墊不宜給利即未向太古借款現已陸續定案除稅務司報失請示外各國之款祇二十二萬六千餘圓
疊請電請總署示遵並無洋商劫制及訛索重利之事又原奏內稱張樹聲所籌邊防專事鋪張毫無實濟大小
事件輒恃電報請示總理衙門希圖結媚卸過一條准該前督覆稱樹聲才智短淺凡籌畫邊防各事從不敢為
逾量之言粉飾之說邊事關係重大疆臣不敢專擅軍情不敢壅蔽或請代奏或請核覆或須報達均不得不得電
報總署既無所用其結媚亦無可藉以卸過樹聲任內所籌邊防奏報及與總署往來電報移交在案均可查核
等語查電報係奏准進行軍情緊急沿江沿海各疆臣現均電達總署或電請總署代奏其可速達 宸聰無
闕結媚卸過之事又原奏內稱張樹聲之子張華奎由舉人捐納郎中素習干預公事張樹聲前署直隸總督時
常馳赴任所於李鴻章先後交替之際猶不自韜晦張樹聲本與李鴻章同籍姻親附以起官願事趨承李鴻章
嘗召張華奎面識之華奎不能改及隨任廣東於邊事利權遺將委官攬權受賄較前愈甚粵省有大小總督之
目一條查張華奎於九年秋間隨任來粵平日在署經理家務從未出門亦未曾見客詳查司道府縣候補各官
均未謀面凡遺將委官悉皆前督自主張華奎實係無權受賄之事亦無大小總督之目惟前督督標中軍副
將記名總兵唐士貴頗招物議經該前督查知於本年正月即行驅逐離粵外間議論或係因此謠傳又原奏內
稱前惠州陸路提督方耀軍政嚴明土匪為之斂迹張樹聲撤令回省帶兵實以其缺調劑私入蔡金章署理及

惠州亂作乃令方耀率兵回惠剿滅是惠州之亂亦張樹聲調度乖方所致一條查南韶連鎮方耀於光緒三年八月委署廣東陸路提督五年五月交卸係前督臣劉坤一任內之事嗣於署潮州鎮任內經前督臣曾國荃飭令挑勇往欽州駐紮九年八月奉 寄諭調回當經張樹聲派委接署廣東水師提督以防虎門至該鎮交卸陸路提督歷李占春楊玉科兩任之後蔡金章始署斯缺並非緊接方耀之任至本年二月惠州歸善縣土匪黃金鞞李河都等糾眾滋事先經蔡金章合力剿捕旬日之間首要各匪大半就擒奏明有案是該前督調度尚無不合又原奏內稱張樹聲留辦洋務之候補道盛宣懷乃曾經劉坤一劾奏之人聲名最劣張樹聲事事信任盛宣懷惟事諂附洋人實無所能一條查九年十一月間直隸候補道盛宣懷因香港電線事來粵該前督飭令承辦由粵至廣西龍州電線該道任粵僅止旬餘旋即回滬嗣經該前督會同前撫臣裕寬奏調該道會辦沙面一案該道旋因李鴻章奏留並未留粵又原奏內稱南海縣丞薛璠光因過為前藩司剛毅撤省張樹聲喜其逢迎又令其次子向薛璠光學習洋語之說情留任剛毅不從復強令飭回陽江縣丞本缺剛毅對股有藩司不能撤一條丞之語一條查薛璠光係陽江縣丞署南海縣丞以通曉各國言語久充洋務委員遇有接晤洋人令其在旁傳述問答之詞因其為人素為物望所薄前藩司剛毅撤其署南海縣丞飭回本任以示裁抑該前督當經批准並無為之說情及令次子學習洋語之事薛璠光到陽江縣丞任後又經糧道以洋務局乏人稟請調省差委蓋傳述洋話繕譯洋文此類人員各省率皆權宜節取實非該前督喜其逢迎而然臣之洞到任後即已另派洋務委員然或遇洋務繁冗不敷奔走之時間亦量加差遣此後仍當隨時察看如有劣蹟即行嚴參至另奏所稱廣西是該前督兼轄廣西警報乃竟現為膜外及至北甯勢不能支始遣王德榜方長華接應援兵未至要隘已失復於敗衄之後自請處分以嘗試居心尤為取巧等語查前福建藩司王德榜於九年十一月經前兩江督臣左宗棠奏請募勇十營由湘援越道員方長華於九年十二月經該前督臣會同前撫臣裕寬札飭募勇五營由漳州南甯一路出關北甯不守係本年二月間事均有月日可指至總督例請處分似非嘗試取巧伏查該前

督政如各節或本無其事傳聞失實或原無大過責備太苛或已經 聖裁不必追論似均可勿庸置議臣等
竊維張樹聲素行謀謹久歷封疆刻意自愛履官各省類皆孜孜求治初任粵督聲望頗優回任之後非議頗集
今經臣等詳考案牘按實政似其設施不宜有此揆其致此之由畧有數端一由於上年七八兩月英人羅近
梧覽華民幼孩一案葡人戴阿士踢傷華民溺水一案因格於洋例不能令洋人抵償民情憤怨輒以袒畏洋人
議之一由於海防事起多用淮將准軍該前督之意謂粵軍以驍悍勝准軍以訓練勝欲以此示之準的自是治
軍正論而本省將士因疑有鄙夷粵軍之意又該前督議防中路故戡具守具先於此處布置物力所限他軍或
未能遽行適及於是粵省將校不悅滋甚一由於該前督謂兵力不敷扼要以近為宜主守黃埔臣玉麟謂藩籬
當固禦敵以遠為宜主守虎門并沙角大角兩山現在兩策並行始分終合持論偶不甚相同屬僚遠妄生揣測
謂為懷忌擊肘由是民心將志各存成見吹求附會浮言遂多今既解任治兵督率所部辦防在 朝廷實為
保全善任在該前督亦得專力殫心於防務必有裨益以上所陳皆係實言之言平情之論臣等奉 命確查
斷不敢有一毫隱飭所有查明前督臣被參各款謹合詞據實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奏為前總督請 卹摺光緒十年九月十六日

奏為辦理防務大區積勞在營病故謹陳事迹請 旨優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前兩廣督臣張樹聲
於交卸督篆後出駐黃埔親督各軍籌備戰守日前患病增劇暫回省城醫治均經該前督 奏報在案臣等
連日前往問疾見其病勢愈篤竊以為憂茲據該前督家屬具報張樹聲於九月初八日申刻病故等情前來臣
等伏查張樹聲安徽合肥縣廩膳生家世儒素樹聲少負志節讀書好為深沈之思尤究心經世之學咸豐初年
粵逆方張皖北盜蜂起樹聲率其弟已故廣西右江鎮總兵樹珊團鄉兵築土堡拒賊遠近豪俊奉約東惟謹大
股悍賊來侵屢挫其鋒准軍宿將如前直隸提督劉銘傳前廣西右江鎮總兵周盛波湖南提督周盛傳等皆樹

聲所與聯團樂侮者同治元年今大學士直隸督臣李鴻章督師赴上海令樹聲募勇從樹聲為言劉銘傳及周
氏兄弟才武在提右聖各建旗鼓淮軍之興實樹聲為之創也李鴻章克平江南先後數百戰樹聲殿後不與三
年蘇浙肅清四年樹聲補江南徐海道銅沛境內湖團客民與士民日存勳華聲營兵端適於東東湖團謀勾
賊時故大學士曾國藩駐軍徐州檄飭查辦樹聲督同府縣分別良莠隨宜留遣酌定善後事宜安吐已亂徐人
至今頌之是年十一月擢直隸按察使五年五月到任先是檢首張總愚在運河東路竄擾連月樹聲辦省南河
防躬勸督各鄉設團募寨為守望計民感其誠凡官令修牆浚濠之事得樹聲一檄婦子皆荷春鑄恐後緣河堡
寨千里屹然遇警悉持械晝夜登陴賊屢撲運河不得渡遂繼馬直隸訟案積壓萬餘件吏治之疲民生之困均
由於此曾國藩時為總督與樹聲善清釐之法讓清訟事宜限期功過章程樹聲實力奉行積案全數清結量移
山西旋擢布政使十年十二月 簡授漕運總督調署江蘇巡撫兩月後署兩江總督遂補授江蘇巡撫所
至孜孜求治吏長民懷望益隆矣十三年丁憂回籍光緒四年冬服闋赴都五年正月奉 旨補授貴州巡
撫未至黔調撫廣西值粵將李揚才為亂出邊擾越南越之北圻夙多土匪李揚才勾結各股蔓延四出勢益張
廣西出兵剿辦師久無功樹聲至激厲軍心考核地勢與提督馮子材計畫方略數月之間元惡授首餘黨悉平
是年十一月補兩廣總督廣東嶺海粵區二十年來治粵者習為寬弛紀綱清紊庶事廢弛軍政膠固難理
樹聲正己率屬首勅監司鎮將之不職者調李用清致起諸人任以整軍理財各事表朱次琦陳澧之學行以示
風厲風氣翕然一變八年春調署直隸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朝鮮忽內亂倭日本使館日本兵艦連檣向
仁川內訌外偏李氏宗祀幾危樹聲得報先遣兩兵輪東渡觀變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軍駐防登州樹聲知
其可任飛函令部署出師調集兵商各輪由登州橫海而東一日夜吳長慶率所部三千人齊達仁川直入朝鮮
國都取李蓮應送天津先後十日國中大定日本大將海軍卿領兵海口相顧錯愕狡謀不敢發皆樹聲策也於
時樹聲方病累疏乞退皆蒙 溫旨慰留給假調理九年秋法蘭西用兵越南粵防日亟樹聲奉 命迅速回

任力疾請假七月航海抵粵察海防則兵餉俱缺燬臺槍礮水雷一切備禦之具蕩焉無存警報且日夜數至
樹聲由津南來時即購帶哈乞開司毛瑟各洋槍克勞伯過山各礮並 奏請江南籌部提督吳宏洛准勇五
營令駐長洲併力扼險築二礮臺並遣將募兵訓練分布要害復電致外洋訂購克勞伯大礮二十餘尊毛瑟精
槍數千桿及虎門長洲應用水雷電礮炸藥棉藥之屬刻期運到是年冬臣玉麟至復與樹聲及臣長善臣文蔚
通力合作臣之洞到任以來措置一切得有所憑藉者樹聲經營先事之力為多樹聲既以病開缺遵 旨督
所部辦理粵防交卸後即親駐黃埔行營督率諸將備戰守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勢講求礮準及擱河阻船安雷
發電截擊捷應各事炎暑蒸海風尤厲病體中之遂不支臣等以營中醫藥均艱力勸暫至省城調治終以積
勞過甚受病已深服藥亦不效臣等間日走視蕭然布被伏枕支離惟以外患未平 聖恩未報流涕嗚咽無一
語及私眷皆諸語奉旨部勒防務或大呼礮擊賊聞者悲之樹聲忠憤懣懣量過人平時治事纖悉縝密若
拘謹已甚遇大利害當機立斷無稍回惑即如朝鮮之役非樹聲赴機神速其不為越南前事者僅矣臣玉麟老
病日甚臣之洞 文蔚未嫻軍旅方藉張樹聲相與共濟是以出關援閩樹聲一再奉 命慷慨治行均經臣
等籲留不謂其一病不起肅志長逝臣等檢閱其書疏彙草所言經營海疆諸策類多深識苦心時事方艱一時
封疆舊臣如樹聲之文武兼資通達中外機要者已不多有今乃俄為彫謝不獨臣等痛失同志之助尤不能不
為一 國家惜此人也合無仰懇 天恩飭部照總督軍營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該前督事迹 宣付
國史館立傳以彰忠蓋張樹聲受 列聖知遇為 國大臣以死勤事予諡建祠諸曠典 聖明自有
權衡非臣下所敢擅請而該前督生平志事勳績臣等謹為同官知之既稔不敢不披其華澤大者應舉 上
聞張樹聲長子舉人戶部員外郎張華奎次子附生張雲霖三子張雲鶴年未及歲所有辦理防務大臣在營積
勞病故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張樹聲遺摺現據該前督家屬呈請
代遞謹一併附 進合併聲明謹 奏

會覆長江太湖改用輪船摺光緒十年九月二十八日

奏為遵 旨會商妥議長江太湖水師一時未能改用輪船長龍舢板不宜裁減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

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劉銘傳奏長江太湖水師應宜改設以練

道員徐承祖條陳長江水師宜參用小輪船各等語長江太湖水師前經曾國藩會同彭玉麟創立奏辦行已多

年現若改用小輪船較之長龍舢板等船果能得力自當因時制宜以收實效即着彭玉麟曾國藩李成謀將劉

銘傳等所陳各節悉心會商妥議具奏原摺呈均着摘鈔給與閱看欽此仰見 朝廷慎重江防湖防之至意

莫名欽佩臣等細閱劉銘傳徐承祖條陳意在酌裁長江太湖水師長龍舢板五成改添小輪船數隻行駛較速

聲勢較壯如果經費充足可以咄嗟立辦豈不甚妙惟其中有未便輕議更動致貽地方隱憂者理宜據實陳

於 聖主之前臣玉麟親歷長江三十餘年與前督臣曾國藩奏請將此項礮船定為經制水師又將二十年

矣良以地連五省遙迤三千餘里水兵之數不滿萬人而各省江面之湖河港汊更復難數分隸該水師將備管

轄用以緝捕匪類巡邏賊盜責任綦重十餘年來五省商旅往來如履坦途重載民船所過無虞劫盜實賴舢板

分汛各顧責成晝夜梭巡之力而舢板所以得力者在於船身輕便行駛靈捷橫河側港蘆葦叢雜難涉堆水淺

之處舢板亦可昇之游泳而入外來盜匪莫敢入境潛蹤或十數里安泊一隻或遇港口屯駐一柯保護商民無

間晨夕可請不遺餘力矣今若改用十丈長小輪船微特造船之經費無從籌畫即應用之機器亦宜購諸外洋

且廢十船而成一船五省江面地立見空虛實非數號輪船照料所能周密查舢板能到之處有輪船所不能

到者萬一匪類匿跡其中乘虛竊發長江商旅受害不淺且此項小輪船以禦外侮則練不足而以之堵內寇則

又不如舢板之可遍及也查長江水師原案每營長龍兩號左右兩都司各領一船平日則住船辦公一遇領餉

則用長龍轉解以昭慎重且一營僅祇兩船兩都司各坐一船當日之定數既少今若議裁無可轉節查輪船

鼓行用煤最多為費甚鉅若無火力則寸步難駛惟舢板開行可以人力為之雖遇逆風亦可搖槳而行如欲試

營官之膽氣練水師之筋骨即此亦可操習勤苦若長江近海粵區防守外寇之利害則非大輪船不可以敵巨浪夫豈小輪船所能過其兇鋒哉至於江南提臣李朝斌所統太湖水師計分兩項一曰留防水師一曰經制水師留防每營長龍一號舢板二十號或二十餘號不等以之分巡江蘇各港汊及保護各處釐卡關繫亦重經制每營僅額設舢板十八號分段巡查常覺地廣船稀處處不敷分布良以蘇松各郡湖蕩港汊所在皆是內中水淺草多之處不便輪船行駛誠恐捕務稍疎民心更懷疑懼此太湖水師原係因時制宜可收巡江緝盜之實效也臣等欽奉 諭旨與提臣李成謀李朝斌往返函商意見相同臣 玉麟速在粵東詳函具述水師原委不宜更制裁改囑臣 國奎繕摺會銜覆奏以備 聖朝採擇 臣等恭候 訓示施行所有遵 旨會商妥議長江太湖水師一特未能改用輪船長龍舢板不宜裁減各緣由謹會同長江提督臣 李成謀合詞恭摺慶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謝賜 御書匾額 恩相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 恭閱邸報光緒十年十月初一日 上諭欽奉 慈禧端佑

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本年五旬萬壽慶典迭沛恩綸因念封疆大臣實能為國宣力者尤宜優加獎敘兵部尚書彭玉麟忠誠莅事保障宣勞者加恩賞給御書匾額一方等因欽此跪讀之下慙感交深嗣於十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大票齎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御書建節經疆四字匾額到臣營次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祇領伏念臣 猥以幹材忝在軍事累 天威而勤遠略乏奇才以靖邊氛迺以 慶典恭迎仰荷 殊榮寵錫啟黃封而 龍戩燦爛望紫氣而 鳳藻輝煌 奎文合雲漢為章頌自 禁廷軍民咸歌觀動色 義畫與日星並煥奉 廟孫曾永世守承 恩伏地拜登瞻 臣遠領親師籌

防羊石華祝徒殷於蟻佃高呼未例乎鵷班忽 英敷之欽承詎私衷所敢及惟有勉策驚鈍上答 鴻施利 國家無不為期仰副忠誠之慈訓竭股肱以圖效庶堪資保障於邊疆所有微臣 惠激榮幸下忱理合繕

摺具 奏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奏復龍港森出奇制勝片光緒十年十月十八日

再臣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翰林院侍讀龍港森奏請出奇兵以牽敵勢

並募用雲南夷人中之獼猴各摺片據稱關外之師宜分為兩道以蘇元春等部作正兵攻北甯山西等省以劉

永福一軍作奇兵由雲南假道暹羅或水陸並征或專用陸路直趨西貢之西則臺灣河內等處法兵自鬆等諸

所籌固係出奇制勝之策是否可行著彭玉麟會同岑毓英確探情形妥籌具奏其夷人獼猴能否招用並著岑

毓英酌度辦理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跪讀之餘仰見 聖謨深遠軫念邊

疆之至意莫名欽服竊維越南之西貢法界經營竊據視為巢穴已十餘年我果能以偏師擾之彼必返顧內犯

之謀當可稍止故臣於春間曾密陳瓊路運糧以擣西貢之策後遣道員鄭官應密赴南洋冒險到暹羅入西貢

往返數月經二萬餘里訪察情形均實較手查西貢瀕海之處礮臺林立守備頗為嚴固非有堅船利礮必難襲

取暹羅國中半係華民情切內附惟其國貧弱已甚武事久廢軍械亦無未可倚用所以臣復密 奏請作罷

論此水道之不可行也龍港森所請由雲南假道暹羅直趨西貢係屬陸道其道路之遠近險易臣未深悉奉

諭旨後當即飛咨雲貴督臣岑毓英屬其就近密探該接其履歷謂由雲南二千數百里始為南掌中歷南掌

暹羅二國始達西貢路既為遠復多秋民出沒其間若以孤軍深入異域數千里外援應莫及軍火糧餉無從接

濟在在皆為危地自係實在情形誠未可輕於一試臣愚以為冒險而微不可知之功不如持重而求可以勝之

道現在滇省岑毓英劉永福之軍進逼雷光粵西清鼎新前敵各營屢經報捷臣與督臣張之洞撫臣倪文蔚前

奏派廣西提臣馮子材等第十營由欽廉趨越刻已整軍啟行分道並舉該勇備多力分且方注意臺灣其

守禦必難悉臻固恐但有一路得手獲一大捷軍威既振敵氣自奪各路乘勢夾擊節節掃蕩漸次逼進以期恢

復越南全境似較之千里趨利為有把握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

上聖鑒 奏

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撥月餉摺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為臣所部新募營勇月餉請 旨飭部來年如數指撥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上年奏調防

粵各營記名提督王永章振字四營由湖南給餉廣東糧道王之春發字一營記名提督陶定昇合字三營由江

蘇給餉均奉 旨按月籌解源源接濟在案此外委前直隸正定鎮總兵晏雲慶新募慶字五營記名提督張

振辛新募毅字一營凡六營共三千人又調長江水師親兵二百名又加足振字四營行糧及行營一切辦公經

費共計每年所需餉項約及三十萬兩當經奏請指撥的餉奉 旨飭部於今年廣東庫金項下應解東北邊

防經費內撥銀八萬兩粵關六成洋稅項下應解東北邊防經費內撥銀十二萬兩又由前兩廣督臣張樹聲所

借高欵內撥銀十萬兩共三十萬兩俱經陸續解交臣營足供今歲支放惟是一日不能撤防即一日不可缺餉

目今越南及臺灣戰事方殷粵省各營其間防務至為喫重未可一日稍鬆伏懇 天恩俯念粵防緊要飭部

於來年 廣東庫金及粵海關六成洋稅項下應解東北邊防經費內仍照舊撥解以濟 臣軍實為至幸至所

撥粵省高欵十萬兩通去年前曾 臣張樹聲借有鉅款故可通融分撥今則粵東籌辦海防添募各營並資送赴

越後臺各軍以及購辦軍火協濟鄰省費用浩繁實已悉索一空極形支絀目下該督撫臣無計畫少焦急萬狀

復今代籌此款其力實有不能 臣素性迂拙不善籌餉曾經奏明茲與督臣張之洞撫臣倪文蔚共事一方目觀

其艱窘情形不能借箸代謀方深內愧若以臣軍餉項當其萬難之時轉令代 臣設措於心實有未安查各省關

籌解東北兩路邊防經費本為辦防而設可否籲懇 皇仁飭部於東北邊防經費項下添撥銀十萬兩以足

成三十萬兩之數俾臣軍之餉不致虛懸無善則感戴 慈惠逾格實無既極所可 臣軍新募營勇月餉請來

年如數指撥緣由謹繕摺具 奏再臣自去歲戎軍以來所領餉項其支發數目已飭截至今歲年底趕清

冊咨部備案以便稽核而重欵項謹併附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多川直公奏高

代陳海防管見摺光緒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為據情代

奏啟陳海防管見以備採擇仰祈

聖鑒事竊據在籍兵部候補主事梁宏諫呈稱方今事

勢不患兵之不强礮之不精而患於鐵甲船之不足雖有勁兵鉅礮亦將阻於重洋而弗能以互應伏見我

國家講武勵兵孜孜求自强之道二十年來凡兵輪火器類多仿照泰西固將日起有功矣然觀福建之船政局

上海及粵東之機器局所費動以億計為時不可謂不久用款不可謂不多所成就無非小輪船洋槍炸彈等項

防內河則有餘防外洋則不足若移此鉅款以購置鐵甲船亦或就內地各機器局自造約可得二十艘且將雄

視歐洲閩省戰事何至決裂如斯上煩 宸慮為今之計惟有籲懇 天恩飭各直省督撫聯合官紳商民

每省各捐購鐵甲一號查鐵甲船之小者價銀約一百餘萬兩其大者亦不過三百萬兩船之大小視省分之大

小以為差合一省之力為之似亦無難集事凡某省購置之船即以防禦某省海口其無海口者將船派往大沽

口及旅順口以供衛 鐵輔近地滿漢則互相應援先調鄰省以次及於遠省勿分畛域出全力以應之使海

內之大儼成常山率然之勢必於防務大有起色目今海氛未靖凡在臣民同深感悚自當踴躍從事不日就功

所有捐辦各員俟船成之日 欽派大臣查驗如果著有成效可否照河工事例核給獎敘以昭激勸之處恭

候 恩命遵行再兵輪交戰專尚機器轟擊機器一壞此船即廢是以西人製船凡機器之式火藥之種其位

置無相同者乃船政局所延法國匠人教造各輪船凡火藥櫃多設在機器之旁識者皆知其謬此後須得公忠

廉幹之員認真經理實事求是必能洞悉利弊出奇制勝以仰慰 聖慈屢念海疆之至意茲據該主事呈請

轉 奏前來臣維今日籌辦海防鐵甲船似不可少所請每省購置一船然各行省有股肱之不同能否一律

照辦未可懸擬但所陳不為無見未便壅於 上聞謹繕摺代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示謹 奏 會奏大舉規越摺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分遣廣軍四枝大舉規越以緩臺圍而振全局仰祈 聖鑒事竊惟法人犯順擾閩以後圍禁臺灣
朝廷指授機宜保全南嶠各省疆臣渡江濟餉百計俱施然以阻隔重洋艱難殊甚粵東疊濟餉械派兵往助俱
已陳明懇籌今日敵情事勢我不能逐逐法虜以去雖龍法亦不能盡破我軍而踞臺地惟有力爭越南攻所必
救庶不致率其醜類肆毒於臺越圻漸恢臺圍自解屢奉 諭旨進兵越南牽制敵勢 明見萬里勝算無違前
經臣之洞電奏軍越南以振全局復蒙 俞旨飭辦欽遵在案自十月以來法虜添新兵來華大率赴越者三
之二赴臺者三之一復據西電法人決意併力先逐桂軍出越再圖上拒滇軍誠以桂近滇遠為彼北甯河內等
處眉睫之患此時滇軍及提督劉永福方攻宣光未能即時東下桂軍扼守觀音橋谷松那陽三路雖獲勝兩次
為敵所阻兵力尙薄必須由東路進兵使敵首尾兼急倚虛而入查前廣西提督馮子材現在欽廉本籍奏請團
練該提督老成宿將久官粵西會征越匪威望在人罷兵未久舊部尚散派令募勇十營繼因該提督力陳出疆
征討兵力須厚又在續募八營計馮子材共統十八營由欽州上思州出邊入越趨那陽一路據報於十二月初
五日到龍州先遣八營紮思陵隘口之外惟續運八營軍械須正月中旬始到又查右江鎮總兵王李祺現在粵
省防營該總兵戎行穩練派令帶本部四營抽撥省防粵軍四營歸其併統計王李祺共統八營由梧州潯江至
龍州出關入越趨諒山一路據報於十二月十五日到龍州軍裝器械二十二日到龍州又查欽州參將莫善喜
素號能軍自請率師圖越意以法虜屢來窺伺欽境口岸不如先發制人因飭就原部二營增募三營以為馮子
材後路策應又據參將陳榮輝疊次上稟請出奇兵襲越因防粵新募習於越情水陸勇一營並由署雷瓊道王
之春撥所部兩營助之會合莫善喜並其由臣玉麟抽省防相軍一營填紮瓊防漢明正馮軍深入相機進兵計
莫善喜共五營陳榮輝等共二營由欽州東興出邊趨海陽一路又查五品卿銜吏部主事唐景崧前經臣之洞
奏派統帶四營入越會合劉永福攻剿嗣於十一月內宣光攻剿喫緊准添二營該主事由桂入越總幽踰險千
二百里非復入行之境到防以來勇略殊常屢挫強敵閱岑毓英奏稿亦贊其奮不顧身有膽有識將滇軍潘德

繼三營歸其兼統自宜厚其兵力以資展布已飭侯宜光克復添足十營計唐景崧現有六營正攻宜光攻克後即下趨瑞維一路通計廣軍規越者馮子材十八營王孝祺八營莫善喜陳榮輝等並瓊軍共八營唐景崧現有六營共四十營分為四枝分道進攻迭相呼應會合滇軍桂軍劉軍互相奇正優懸賞格申嚴軍律救民固不可濫誅法人亦許其歸命斷不准騷擾妄殺驅資敵現因諒山各路告警已電飭馮子材王孝祺飛速分道各拔俟明年正月以後各軍俱齊械到餉足事機當可漸順惟軍資浩繁餉固不資械尤難購內防外協日不暇給即使有餉有械而水上水轉運甚遠關外辦糧甚苦特是權衡時勢之緩急上體 宵旰之憂勞不得不勉為其難現將落運各庫之存儲軍火各局之浩辦搜羅殆罄應付邊軍幸蒙 聖恩准借商款已奉 電旨俟陸續提到當可支持自十月以來七接密報法虜將窺伺廣東曾紀澤自英來電亦同蓋深慮廣東為臺越各軍餉械之所資力欲擾我以圖軍制然制敵機要所在斷不能為之動搖以上各節均經隨時擇要電奏除本省防務隨時竭力籌辦外所有廣軍大舉規越緣由謹合詞繕摺由驛馳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 賞福字及荷包等件 恩摺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八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准兵部遞到軍機處咨行齋奉單開交出

恩賞福字荷包銀錢銀珠珍果食物等項 欽頒到臣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伏惟 皇上福被

九域 文同八表 乾學圍珠囊之祕 坤珍啟銀雙之祥萬方悉來獻其琛朱提赤反羣黎則既飽以

德含甘吮滋臣 幸際 昌熙自維良朽偏師謬領炎海籌防方期蠻浪之永清渥荷 龍光之下逮箕

疇際五 鷺章煥日月之華 帝命錫三魚袋繪星雲之彩仰泉力於 禹鑄上幣承 恩分珍錯於

堯厨下忱銜感臣惟有效竭駑鈍上答 鴻施仰託 福休播梓席以固圉藉敷 文德輝干羽以

銷鋒究奇策於赤艾翼紆 聖主宵衣之慮待洗兵於銀漢庶免古人素食之譏所有微臣感激榮幸下懷謹

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京察優敘 恩摺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准吏部咨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朕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三載考績為國家激揚大典中外滿漢諸臣有能恪共職守勞勩最著

者尤宜特加甄敘以示優眷茲當京察屆期吏部開單題請詳加披閱兵部尚書彭玉麟督師嶺南保障宣勞著

交部從優議敘等因欽此跪誦之餘感愧交集伏念臣三湘下士九伐謀司覺忝竊之已多愧涓埃之鮮補乃以

忽飛譽浪聲譽西戎因之暫佩虎符防粵南粵遂承 宸算差幸邊境之無驚自尚幹材實乏微勞之可紀茲

屢激揚之大典倖蒙 獎敘之優加聞 命自 天抱慙無地臣惟有勉竭愚忱力圖寸效肅清炎徼務

期 馮甸之胥安綏輯海疆仰副 虞廷之考績所有微臣感激勞幸下忱謹繕摺具 奏恭謝 天

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嚴備戰事以應後患摺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奏為夷情叵測欵議難定仍宜嚴備戰事立自強之基以應後患謹憑愚忱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

接總署轉電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旨法人現來請和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南宣光以東三月初

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援隊撤回等因欽此臣比即電致總署為萬不可先撤兵中其狡謀乞為代 奏二十

七日復接總署轉電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彭玉麟電奏請飭統兵諸將仍紮原處等語撤兵係照津約斷難

失信昨已將辦理此事全局利害論知張之洞著即給與該尚書閱看自可了然且撤兵回界仍係整軍嚴防彼

即挾詐背盟我亦有備無患該尚書等惟當慎守前旨迅速辦理毋誤事機欽此伏讀之餘仰見 聖謀深遠

籌策萬全於議和息兵之中仍寓思慮預防之意莫名欽服但微臣區區愚慮尚有不能已於上瀆 宸聽者

請更陳之我 聖朝政崇寬大待島族過於優容決無自我橫啟弊端之事彼族知其然也而以為畏之遂日

肆其欺侮而悍然固顧然如琉球之不復伊犁之讓界兵端未開猶可說也此次 朝廷赫然震怒命將出師

迄今三載本年二月十三日諒山大捷 天討方張乃津約忽以款局終事墮其術中益見輕於彼矣彼夷犬
羊成性最捷為心如市井無賴小人惟利是趨安知信義挾其趨利之心存一見輕之意見我之兵衛既撤全越
悉為彼有險要已失藩離洞開安有不乘機侵軼之理若待至此而始悔失計不亦晚乎且上年津方定約彼即
犯越之觀音橋我兵方撤入關彼即肆擾臺灣前事固昭昭可鑒今復徂其故智以款欺我我復信之堂堂中華
任其玩弄於股掌而毫不省覺臣愚恐諸夷聞之謂吾華之易與也亦必從而生心羣思因我以為利邊鄙之患
其有已將然抑臣更有慮者西夷覬覦中土多歷年所彼其用兵於我忽而請款者夫豈有愛於我而講信修睦
哉真必有所圖也明矣自海上告警以來召將徵兵購船製械天下騷然糜餉已數千萬及布置粗定兵機漸利彼
乃以一和字誤之而我所用經費盡成虛擲如此行之數四海內罷敵勢必不支不得已一惟和之是從由是當
事者以和為得計無復自強之謀領兵者以和為固然潛銷致果之氣邊疆要隘又以屢和之故武備懈弛而不
修一旦點虜挾其堅船利礮號召醜類環起而與我為難其時財用既匱兵氣不揚天下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
此其用心至深設謀至毒而其勢殆將必然故臣每一念及輒中夜以興繞帳傍徨不能一刻稍安也昔趙宋南
渡韓劉諸將百戰抗金岳飛力圖恢復長驅北向幾復中原乃首鼠正搗金牌遠召遼終宋之世訖不復振何則
戰則氣以厲而彌奮故可進於強和則氣以餒而益偷故日趨於弱宋之已事固其明效大驗矣方今款議已定
自難中改然夷虜無信事未可知伏乞 嚴飭沿邊各疆臣及各將領嚴備陸師戢守外瀕海如天津吳淞福
州廣東臺灣等處應趕緊添造大小鐵甲戰船每口至少須十隻各另成一軍募各海島精壯漁戶熟習風濤沙水
之性者編為各船之勇免使為敵人善用以成奸細精濶久於水師身經百戰健將為之管帶勤加操練靜以待
之庶幾立自強之基萬一敵復敢盟投焉思逞即水絕其好一意從事於戰倘內外臣工復有敢以議款之說進
而稍成納侮者應請照十年七月十五日 上諭交刑部治罪 諭旨森嚴自宜凜遵斷不可一誤再誤仍
臨前撤圍一時之苟安若無窮之隱患惟務釐罪致討大張聲伐必令頓首帖耳就我衝勒不敢復肆鴟張而後

已如此則 國家之威稜退暢異類之窺伺應銷四海永清寰宇蒙庥矣微臣慙 不知避忌謹披瀝血忱由

驛馳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報銷軍餉摺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奏為 臣軍餉項收發款目造冊報部請 飭核銷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光緒九年九月奉 旨籌辦廣

東防務是年冬間戎軍抵粵所部各營惟所調振字四營其坐糧由湖南接濟合字三營穀字左營其口糧由江

蘇接濟此外新募及調來長江水師親兵各營弁勇夫役製辦一切雜款其餉俱由 臣處發給仰蒙 天恩

俯念需餉孔殷上年 飭部於廣東釐金項下應解東北邊防經費銀指撥八萬兩粵海關六成洋稅項下應

解東北邊防經費銀指撥十二萬兩廣東所借商款內銀指撥十萬兩又方其成軍之始費用較繁各省疆臣不

分畛域相與共濟時艱亦曾撥助餉項安徽湖南及兩淮鹽課各協銀三萬兩湖北江西各協銀二萬兩合之部

撥各款均於上年陸續解交 臣營 臣維海疆不靖沿海行省籌辦防需款極鉅為數動至千萬當此萬分支絀

軍餉至艱之時仰荷 皇仁飭部指撥廣東有著之款並蒙 飭令今年仍前接解以資 臣軍之飽騰俾微

臣得所藉手効馳驅感戴 聖慈為其有極 臣履防一載有餘自限年迫衰頹智慮昏庸並無奇策速靖邊

氛實深愧悚至於餉項則事事必歸於實用款欵必期無虛糜故 臣一軍幸無冗費即省亦多茲飭糧臺報銷委

員悉心鈎稽逐欵覆算據稱自光緒九年十一月起至十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銀四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兩有奇

收米三千五百石共支銀三十四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兩有奇支米二千八百六十五石七斗五升有奇詳細造

具清冊請咨部核銷並請具 奏前來 臣詳加覆核俱係實支實報並無浮冒除齋冊送部外理合恭摺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飭部查照辦理謹 奏

改建船山書院片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再臣本籍衡陽士紳奉前學 臣朱通然面諭創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擇師王講已閱一年因院地偏近城市秋

監署屢殊不足以安絃誦復由臣捐貲改建於相水中之東洲查船山為前明遺臣王夫之隱居地在衡陽蒸水左岸夫之為崇禎十五年舉人逢亂未赴會試明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山迫脅士類從亂不降者投之湘江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朝聘為質以索之夫之因自刺兩臂俛重創昇往易父賊乃俱免之順治三年明桂藩子承明王由榔稱號肇慶其大學士瞿式耜疏薦夫之於桂王授行人司行人屢疏勅王化澄等幾蹈不測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於衡覓夫之作勸進表夫之潛逃去後乃隱居石船山築土室著書其中學者稱船山先生

聖清大定巡撫鄭端聞夫之曾拒偽命又為我朝貞士屬郡守饒鼎請見夫之受粟返帛辭不見年七十四卒所著書四百餘卷其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專尤神契張載之說作正蒙釋義與所著思問錄內外篇互相發明論者謂我朝鉅儒輩出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攷名物訓詁音韻正詩

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事之儀號為卓絕而夫之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不愧命世獨立之君子臣案夫之當時海內碩儒北有孫奇逢西有李中孚東南則黃宗羲顧炎武雖皆肥遯自甘乃辭徵辟然薦紳多從之將著述亦行於世名稱稍彰獨夫之蓋跡韜聲不欲身隱而文著故世亦知之者沒後四十年督學潘宗洛稍訪求其遺書泊乾隆中四庫館開而夫之所著易詩書春秋諸經裒疏始備著錄聖朝闡幽崇賢復

列夫之儒林傳於是天下始知其名茲學臣朱道然既創立書院期講明夫之之學兩江督臣曾國荃復將家藏所刻船山遺書三百二十二卷板片捐置書院又捐助膏獎銀兩嘉惠來學臣與夫之生同里開親讀其書私淑其人敢不勉竭棉薄力任重建書院之舉惟是該書院係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屬舉貢生監肄業其中則凡延聘師儒甄別生徒整飭院規給發膏獎皆應歸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其肄業生先由巡道札飭各府縣及各學公同詳填舉報出具切實考語送道應試每年期定二月初旬由道甄別一次復覆試以定錄取課分超特一三等限定額無多載在章程內俟經費稍足再行推廣至書院掌教山長應聘何人不得借才異地為嫌及外省籍貴胄惟擇學問名望素優者由本籍士紳商諸巡道關聘仍由巡道轉達學政不得徇私由人濫薦亦不得掌教

不到院致送乾脩以昭慎重而節虛糜當此海氛未靖異教虐謀補救之術惟在扶植人才出膺艱鉅而人才之
賢否端賴學校之陶成臣以諸生遭際 聖明忝竊躡分無濟時艱所望二三豪傑景仰鄉賢秉時奮勉養其
正氣儲為通才是臣區區之私心所竊願者可否仰懇 天恩飭湖南撫臣學臣札行衡永道實力將船山書
院一切應辦事宜妥速議定舉行實於 皇上興學育才之道不無裨益其南城書院舊址改作船山祠宇祀
夫之粟主其中可否請 旨飭有司春秋致祭俾士民有所觀感而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除將所
擬船山書院章程咨部存案外所有在臣改建船山書院及明遺臣王夫之事蹟緣由理合附片具陳再船山書
院延師獎士動用經費由衡永郴桂士紳捐集書院則由臣實地改進黨業已告成未支公款應請 恩免造冊
報部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開缺專辦粵防摺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奏為欽奉 諭旨恭摺叩謝 天恩謹瀝下情伏懇 准開實缺俾得專力戎行以釋疚責而資調養仰

祈 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十五日在行營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彭玉麟

自赴廣東辦防以來實心任事不遺餘力該尚書向有咯血等證現聞尚未痊愈亦未服藥調理身在行間與士

卒同甘苦不遑少息朝廷深慮系必宜善自調攝方能為國宣勤該尚書務當仰體此意慎求醫藥勉節勞動

以副倚畀之殷保身即所以報國也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跪誦之下感涕失聲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謝

天恩伏念微臣至愚極慙遭際 清時躋致高位以衰朽之庸驅領軍旅之重寄時艱孔亟無補涓埃罪戾實

深方滋惶悚乃更以大馬之疾上履 宸衷屢蒙 溫旨諄諄誠以勞動之宜節示以醫藥之慎求 矜

念之情溢於詞表大父母之於子也偶見其勞苦疾病即不勝憫惻嗷咻而撫摩之臣何人斯乃仰荷 聖慈

垂眷至於此極視家人骨肉不啻過之私忱銜感淚隨淪肌即捐糜頂踵詎足答 鴻仁於萬一臣素多疾苦

自抵粵防後感受瘴濕痲病疊生又時復牽動舊疾幾於無日不病上年冬間甫漸告愈詎臘杪桂軍失利風鶴頻

驚人心搖動據各處探報咸稱該法逆擬於臘盡春初以大股犯粵東臣於除夕前親歷沿海各口督飭將領嚴陣待戰即於虎門沙角礮臺枕戈度歲時陰雨旬餘海風勁烈因感風寒引動心中氣逆筋骨疼痛並右手腿筋創次第發作歷久未愈近則咯血之證復大舉發傾吐至盈盃盎日內血證雖止精力愈形疲憊加以年逾七十心神難言遇事善忘自海氛不靖宵旰焦勞憂深南顧臣稔奉偏師備防海徼巡閱要隘村哨士卒往來烟瘴之中出沒潮汐之內固領兵者之常事於勞何有與地瀕海表延其費六門口隘八達四通設防頗難周密經督臣張之洞撫臣倪文蔚動懇懇悉心籌畫防務始有規模又復公忠體國畛域無分資應前敵接濟粵省間軍餉則於粵是籌問軍火則於粵是取當拮据萬狀之時為輝霍肆應之舉無不各如其意實張之洞倪文蔚實心任事不遺餘力之所致臣深自愧弗及又於勞何有惟以蒲柳之質本屬冠羸九年正月奉旨授臣兵部尚書以衰病侵尋難肩重任力懇收回成命未蒙俞允又於是年八月痛切陳情乞開缺並除巡閱江海差事拜發數日適奉辦理粵東防務之命臣因軍事重大不容推諉即兼程赴粵前揭曾蒙留中未敢再噴伏惟古者大司馬之職實司九伐征討不庭今茲逆夷跳梁騷擾海上臣忝任斯職既未能宣播天威弭隱患於未作復不能大伸捷伐摧凶讎於已張數載紛紜迄無成績致使國家屈從和議轉藉款局以為綏邊集侮之方是臣不能稱其職矣服官不職理宜罷斥縱聖恩高厚不即隨責臣亦具有天良覩顏尸位豈不知恥此所以昕夕疚心寢饋不安病積益覺其難瘳任重終不能靜攝伊古以來人之能有守有為者固賴才智而尤仗精神若其精神疲敝雖具才智有守且不能而況有為乎臣老矣無能為也伏懇聖明鑒愚憫飭開臣兵部尚書實缺俾仍領一軍備防粵東庶臣得循愚分勉圖寸效而億微之員疚瘳寐藉可稍實斯沈痼之餘生調治或期新起謹將委曲不能自己之下忱剖瀝陳仰干天恩務乞俯俞所請並非敢矯飾退讓以鳴高亦非敢規郵事權以就逸所有微臣恭謝天恩並懇恩予開缺緣由謹繕摺具奏不勝惶悚延企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會奏廣軍援桂獲勝及遵 旨撤兵摺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奏為廣軍援桂規越會合桂省王各軍力戰破敵保全南關連克文淵州諒山省長慶府觀音橋各城壘及遵

旨撤兵回界嚴防各緣由恭摺詳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廣東奏派馮子材王孝祺兩軍入越協剿當於

上年十二月奏明在案至本年正二月間諸軍保關復諒大挫凶鋒當經前廣西撫臣潘鼎新隨時電 奏臣

等僅於桂電所不及者聞有 奏陳惟來電與各路稟報頗多異同深恐或有參差桂漏即不足以服將士之

心現在欵議粗成邊防猶亟謹將詳實戰狀上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查上年十二月法虜大股自船

頭來犯十九日攻谷松二十九日陷諒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入鎮南關桂軍將領楊玉科戰沒重傷高重傷諸軍

多潰惟蘇元春所部及陳嘉六營尚完於是法踞諒山於關外十里之文淵州築臺安礮為堅守計龍州為全軍

後路商民驚徙遊勇肆掠逃軍難民蔽江而下廣西全省大震自太平南甯以達梅梧皆電報所通水路所達紛紛

告急請兵桂林空虛倥傯籌備先是幫辦軍務前廣西提督臣馮子材暨廣西右江鎮總兵王孝祺於臘月先後

抵龍而募軍未足裝械未齊王孝祺率數營馳援出關而諒已潰馮子材原有之八營尚在東路僅帶中軍兩營

駐龍州元旦聞警乃留一營彈壓根本親率一營赴南關與王孝祺軍攔截潰勇一面調八營來關晤商撫臣潘

鼎新告以予關無須該軍令仍顧東路遂以所部全營關外派隊親往督剿初九日南關告警復檄西援十二日

聞信折回時法已於十一日晨焚關自退馮子材素有威惠為桂越人心所嚮遂入關眾心稍定乃建議於關內

十里之關前隘跨東西兩嶺間督所部築長牆三里餘外掘深塹為扼守計為桂軍宜稍養銳自任以所部率軍

守之營於嶺半令王孝祺勦軍屯於其後半里許為犄角當是時幫辦軍務署廣西提督臣蘇元春毅新軍陳嘉

善南軍俱屯幕府在關前隘之後五里將宗漢廣武軍方友升親軍俱屯憑祥在幕府後三十里潘鼎新率軍

屯海村在幕府後六十里魏剛鄂軍屯文瓦防死封在關西百里王德榜定邊軍屯油隘專備鈔截兼防入關旁

路在關外東三十里獨廣軍兩枝當中路前敵時值北海封口西電皆謂法將由欽廉攻南甯斷桂軍後路而康

州並無統將臣等因桂軍漸集擬調馮軍回顧欽廉又恐難於移動當經電奏調廉仍令馮子材酌度進退緩急
一面詢商該幫辦或全移或只調兩營或全不移動但聲言即日東援以定眾心聽其酌酌因潘鼎新屢電不以
馮軍為得力必不肯言留故今該幫辦自酌知其力任大局必有權度旋接潘鼎新屢電謂蘇元春自允對調回
即令馮軍回廉馮子材覆電則言該軍喫重兩營亦難移調當即電覆令其專顧桂防不必援廉此正月中旬以
後廣軍布置扼守前敵之實在情形也於時馮部全軍已成桂軍休息漸定越人密報法將出扣波襲允對攻牧
馬繞出南關以北且斷唐景松馬盛治兩軍歸路蘇元春率軍暨魏綱軍趨允對以待馮子材道五營扼扣波以
邀之二十七日法數十騎率教匪至允對官軍先在驚走扼扣波之馮軍突出奮擊敵遁獲其馱軍火大象一擒
匪黨二二月初二日法又爭扣波馮軍脫洋衣洋帽桂林木而竄允對即長定府法以越官長定府知府給已
殺其子遂無西犯意馮子材請於潘鼎新調蘇軍還中路法揚言將以初八九日犯關馮子材料法必於初七日
禮拜一出兵決計先發制敵羣議多不欲戰潘鼎新以士氣未復止之馮子材力爭率王孝祺軍於初五夜出關
襲敵山有賊壘三安巨燬我軍已入街心自五鼓戰至初六日午刻賊益盛王孝祺馬中燬斃騎戰率死士由
山後攀崖而上破其二壘斃賊甚多賊敗走我軍傷亡亦多未刻我軍飢疲乃還此二月初五初六日兩廣軍創
議出關力戰破壘之實在情形也初七日法果悉起諒山之眾併力入關直撲關前隘長牆攻廣軍營馮子材
告諸軍曰法再入關有何面目見粵民何以生為王孝祺以准軍為龍州人所詬病諸軍多輕之憤甚皆誓與長
牆俱死法以開花燬隊循東西兩嶺進向下轟擊以槍隊撲中路法謂越人皆馮內應自以真法兵居前黑兵次
之而貢洋匪又次之教匪客匪在後燬聲震天連闖七八十里外山谷皆鳴槍彈積陣前辱者至寸許我軍死戰
傷亡殊多東嶺新築五壘未成為敵攻踏其三王孝祺自率小隊鈔敵後仰攻敵稍卻戰至申刻蘇元春援軍至
合力拒戰諸軍竟日不食至夜仍未收隊是日王德榜自油隘出軍夾擊據文淵之對山與敵屢關數時互有傷
亡馮賊運軍火乾糧之馱馬無數逐之皆返走法糧械遂不得入關初八日清晨復大戰賊來益眾敵益緊馮子

材居中蘇元春助之王李祺當右陳嘉蔭宗漢當左左路即東嶺敵最猛馮子材與諸統領約有退者無論何將遇何軍皆誅之復於各路設卡以截殺逃者馮子材王李祺各刀退卒數十人賊勢狂悍致死已薄長橋或已越入馮子材年將七十旬短衣草屨持矛大呼躍出長橋率其兩子馮相榮馮相華搏戰將士齊開柵門湧出諸軍親馮子材如此無不感奮關外將勇各民十餘聞馮子材親出陣皆自來助戰何使隨處狙擊馮軍扣波五營自關外西路來夾擊其背於是諸軍合力死鬪短兵火器雜進王李祺部將潘瀛率選鋒袒臂裸體衝入敵陣敵所部動軍傷亡最多陳嘉蔭東嶺三壘蔣宗漢繼之七上七下陳嘉蔭四傷不退至酉末王李祺已將西路賊擊散親率軍由西嶺鈔敵後與陳嘉蔭等合擊而王德榜之軍亦自關外夾擊東嶺之背遂將三壘全數奪回是日王德榜自清晨出軍南谷待敵援賊至率隊衝之賊截為二援賊因回槍擊德榜軍我軍奮擊大勝部將張春發肅得龍戰最勇斃法酋法匪甚多餘賊敗走獲其騾馬五十餘匹所馱皆槍礮彈餅洋銀之屬德榜遂自外夾擊東嶺奔連三壘法壘戰兩日彈礮已盡而後隊軍人被截惶懼無措頃刻間礮聲頓息遂大清我軍任意斬殺賊翻巖越澗而氣教匪路熟先逸法兵多識此戰所斃真法兵黑兵千餘法酋數十名匪教匪數百遂出關十里而還

是日馮子材王李祺身畔屢有梅花礮子墜落未炸我軍與法戰被挫之時率皆陰雨霾霧彌是日大開晴霽風日光明此初七初八兩日廣軍會合桂省王客各軍血戰大捷之實在情形也初十日馮子材親率十營出關攻文淵州法匪望風潰遁追擊燒紅衣法酋一遂復文淵州以越官文淵州知州通馮剖其腹殺之而去十二日諸軍三路攻諒法路諒城固守並扼對河北岸之驅驢墟墟有王德榜營甚固黎明王德榜進攻之士卒多傷斃其六畫兵總一千後諸軍至王德榜與王李祺兩軍戰尤力傷亦多李祺部將潘瀛執旗先登諸軍並進克之法涉水而逃併守諒城十三日五鼓馮子材軍楊瑞山劉汝奇等潛度河攻諒辰刻克之獲其軍械糧米無算皆納之官軍無私焉諸軍大至法悉眾遁分兵追剿桂軍楚軍追中路廣軍追西路十五日陳嘉蔭谷松賊勢仍悍王德榜乃援克之斬三畫法酋一馮子材軍追賊至觀音橋破其巢同日克復屯梅屯梅即長慶府生擒五畫法酋一

去年官軍所駐邊界此初十日至十五日廣軍會合諸軍克諒後分兵追剿獲勝復界之實在情形也越人久苦法虐聞馮子材此次起家治兵欣若望歲越官越民多來入關通款當即密布間諜宣慰招徠及克諒後遂慨然盡掃遺北圻之計越官北甯總督黃廷經糾集各路義民立忠義五大團二萬餘人皆建馮軍旗號供糧米作嚮導或分攻或助戰北甯城內逃潰大半李揚材之弟在北甯來報官軍破郎甲彼即率眾內應馮子材各許官賞分給旗榜河內海陽太原等處皆密受約信紛紛畔法西貢亦以重金購線通款已令莫善喜一軍由欽州襲廣安時唐景崧一軍亦由牧馬進規太原馮子材已定於二十五日親率全軍進規北甯並率勳軍同進適奉停戰撤兵之旨乃止前軍馮紹珠麥鳳標等於二十九日尚攻郎甲是夜前軍聞旨乃還自三月十四五日起廣軍定鄂諸軍連環捲紮至二十日皆撤入邊馮子材之軍分屯樟山平面關彬橋等處王孝祺軍屯彬橋比二月十六日以後三月二十日以前廣軍進規北甯邊 旨飭撤還界屯防關內之實在情形也竊惟法虜自去秋敗盟以來擾閩圍臺增兵路越攻犯桂軍諒關失以後大局岌岌此戰若再不利則南太將危欽廉隔絕兩粵事體殆難措手幸賴 國家威福宏遠 認令嚴明諸將同心士卒效命遂獲大捷克復越南一省一府一州擒斬法酋六盡至一盡數十法提督尼格里重傷法之精銳盡殲各教離散全越驚擾法虜自謂入中國以來未有如此次之受鉅創者時滇軍亦獲大捷於是法都震攝 天威舉國嗟怨將其外部花利罷黜倉卒乞款 聖上寬仁不欲究武備允其請休兵息民是此戰勝負之所關實非淺鮮在前敵親見戰事者僉言法二次犯關非有生力大軍難逞言戰非馮子材創築長牆與王孝祺合軍死守則諸軍無所依倚更無戰守之法當初六七廣軍苦戰兩日之後非蘇元春軍往援陳嘉祚宗漢力拒東嶺則馮軍亦將不支非王孝祺軍疊次肉薄臨陣橫衝敵堅則馮蘇諸軍亦不能取勝非王德榜截其後路斷其軍火關內外夾攻則亦不能如此大潰然非馮子材之素得人心忠勇奮發鎮邊安民戡掠收潰設險創戰料敵情散賊黨廣援應則法亦不至如此摧破瓦

解惶駭遠道故諸將皆有功而尤以該幫辦為功首然非李秉衡之康助公誠堅鎮龍州力持危局上匡撫臣下調諸將弟死恤傷多方慰勞以撫殘軍苦心博節悉力供賞以勵將士糧餉軍火不分主客隨宜接濟則諸將亦不能成功該護撫臣之精在挽回其功不細凡此皆參考各路電報稟函采訪關內外軍民輿論並詢訪自龍來粵人員公論確情俱出一轍其廣軍屢次出力傷亡員弁勇丁已由臣之洞咨照蘇元春李秉衡稟同各軍奏請

獎卹不致慮有掩沒

聖主明見萬里優獎戎行其應如何

特頒懋賞

朝廷自有權衡惟是敵

情軍勢將略民心臣等既考察詳實不敢不詳晰上陳不惟知以前之戰狀亦可以籌後日之邊防所以廣軍會合諸軍保關克諒遠

旨凱撤入邊各緣由謹繕摺合詞具奏仰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褒賞馮子材李秉衡片光緒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再馮子材三次出關討平越亂恩威並著此次統軍赴龍桂越軍民間其至若得慈母稱為馮青天其軍紀律最好凡關外越人受法匪游勇之害者關內民人受各軍騷擾之害者咸來赴訴馮子材亦視若子弟惻然矜憐為之撫卹示禁告戒諸軍越官越民爭為耳目敵人舉動悉來報知近自北甯達至西貢皆通消息其軍出關後扶老攜幼單食壺漿來相犒問願供辦軍米嚮導先驅助官軍剿除法人長為

天朝赤子馮子材毅然自任致

書臣等請若假以自權期以一年肅清全越由今觀之全越則未可知若乘勝進兵滇軍東下劉團橫出數月之內必可掃蕩北圻其撤兵之日越民挽轡乞留痛哭不舍隨之入邊者甚多師還以後尚有越官紳阮文庭等數十人到龍具稟請馮軍往剿免遭法人報復殘虐願糾各省義民以為內應其凱旋龍州商民香燈爆竹迎送者三十里不絕當關

旨罷兵之日馮子材以兵機方利敵患方長機會可惜力持不願電函並至忠憤填胸力

請上奏阻止謂必須責法人以越地還之越王方可班師嗣經傳示屢次續奉

電旨知成約雖改始肯還師

在身為邊將者志激強虜自是職分當然如該幫辦之忠勇廉惠決機料敵戢軍愛民考之古來名將殆無以過此乃

文忠願皇帝拔擢任用之人留以備今日邊關緩急之用到防之日即奉

特旨幫辦軍務士氣為

之一振故得成功至季素衡素有清望為臬司時吏民久已翕然稱頌及到龍州辦後路即值大局將清之時屹然不動收集吏民嚴禁逃匿前撫臣潘鼎新平日撫馭將吏軍民諸多不洽屢次挫退民怨軍離威令久已不行該該撫臣惟以至誠至公激勵將士楊玉科戰沒與尸通衢無人過問乃親迎其喪為哭厚效諸軍感泣創設醫藥局治軍士之陣傷者每日必兩三次往看事竣後亦日任一次多習全活於主客各軍將領苦心調和視同一家糧餉軍火不分東局西局但擇其急者便宜應之在軍自奉刻苦濫費官支力持不予於戰卹功賞則搜括騰挪力從其厚一無吝惜設撫命下之日歡聲雷動桂省官吏軍民若慶更生無論桂軍即廣軍楚軍諸大將無不虛心相聽願為盡力大抵馮子材李秉衡兩王其忠誠廉直皆同而其得人心亦同一戰之功不足喜而邊疆文武大臣能得人心為有足恃此後邊防不論有事無事當可措置得法該兩臣均膺重任克振大局臣等既確有所知不敢不據實上聞其應如何優加褒賞之處出自宸裁理合附片詳陳伏祈 聖鑒 謹 奏

彭剛直公奏稿卷之四

會議廣東開姓摺 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奏為粵東開姓摺 旨執權利者擬請暫行弛禁收回利權恭摺密行補陳仰祈 聖鑒事竊於光緒十

年九月三十日本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 上諭翰林院代遞檢討潘仕釗奏變通挽回鉅款一

摺廣東開姓賭局迭經申禁茲據該檢討奏稱澳門開設開姓公司利歸他族現在海防需餉請飭體察情形

能否將澳門開姓嚴禁抑或暫將省城開姓弛禁等語著張之洞倪文蔚妥議具奏至所稱副將彭玉夥同奸

民何貴等私收開姓各節並著確切查明究辦等因欽此又於十一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

三日奉 上諭據御史何崇光奏稱省城開設開姓嚴視澳門開賭流弊尤其請飭申明屬禁等語著張之

洞倪文蔚歸入潘仕釗前奏孰權利害一併妥議具奏另片奏請將開姓賭匪陳恒等嚴懲懲治並著查明究

辦等因欽此又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諭據翰林院侍講梁耀樞

順天府府丞楊頤奏開姓疏 復開運陳科場場場受累奸民縱恣賭匪橫行四害請旨嚴禁並聲明澳

門僻居一隅視從前開姓已減十之六七等語開姓弊端甚多本應嚴申禁令惟須一律禁止不便利歸他族

方為上策若如該侍講等所奏不特省城未便弛禁即澳門亦可逐漸禁絕應如何設法辦理之處著張之洞

倪文蔚悉心籌商妥議具奏等因欽此 臣等博訪周諮孰權利害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電奏請 旨旋准總

理衙門電開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彭玉麟等當稱粵省開姓請暫弛禁濟餉等語著依議行仍隨時體

察如有流弊即行奏停欽此欽遵查照先後咨行在案伏查廣東開姓一事自前撫臣張兆棟奏請由禁以來

逐為澳門利藪於是議塞漏卮者率皆以此為言並不因籌餉而起海防既亟籌澳防籌軍餉者言之尤切臣

玉麟上年五月條陳廣東事宜疏內本有開姓弛禁一條臣之洞到任之初曾經錄稿相示自八月奉文防澳

門之 電旨九月奉能各弛禁之 寄諭當經分別會飭司道府縣各官妥籌詳議旋據布政使張易圖按察

門之 電旨九月奉能各弛禁之 寄諭當經分別會飭司道府縣各官妥籌詳議旋據布政使張易圖按察

使沈銘經益運使瑞璋督糧道益齡會同善後局轉據廣州府知府蕭韶署南海縣知縣危德連署番禺縣知縣侯甲濂詳稱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歷經地方官查擊開姓罰認軍需查次共罰繳銀四十餘萬兩均經奏明有案光緒元年申禁以後奸民私於澳門設局輸資商人澳商作護官力遂窮藉此巨資購船置炮近且接濟法廣同省垣溪為粵中其知為業驅商有名無實藉寇資盜有損無益現經紳商具呈如蒙弛禁請願認捐巨餉此時餉源無出亦可藉紓目前之急即據誠信堂商人張榮貴啟忠堂商人楊世勳等呈請合辦以六年為限共捐洋銀四百四十萬元五個月內先繳一百五十萬元其餘二百九十萬元按年分繳當經選集省城大紳暨各書院山長前赴明倫堂團捐局公同面議再三詰問僉謂可行並據署水師提督方耀署陸路提督鄭紹忠咨稱防務甚急絕無之援增我之餉無逾於此應請速辦等情會詳請奏前來臣等會查藩任劍所奏言弛禁便何崇光梁耀樞楊西所奏言弛禁不便兩說判然若水火之不相入恭摺九月初八日

諭旨則曰孰權利言十一月二十九日

諭旨則曰不使利歸他族

宸謨二語精要無遺實為此事之

權衡羣言之斷制謹先言資敵之官葡與法通確有明証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電旨十二月初二日曾紀澤倫敦之電信香山縣丞之密稟以及港澳各項探訪員紳洋商之密報皆謂法將借地泊船屯兵內五門窺省許以法向租澳地酌葡去秋開戰後法領事薩來思之子即潛寓澳各屬教民多逃赴澳以至代招游匪運助火食醫藥可藉海軍勇殷之時接濟苦於不能斷口岸苦於不勝方豈更可豐其毛羽資其巢窟害一也或曰中法兵費有時而弭葡雖助法何妨則請言資寇之害粵省大患首在香港澳門一東一西塞我門戶百事不得自由數奸撓法伏戎乘虛港猶隔洋澳則接壤所幸澳尚貧弱商業蕭疏近年茶商頗為減色自開姓移館以後游民雲集費販爭趨各項公司日增月盛其民增一商與商增一餉澳商歲收閩姓稅數十萬他稅亦數十萬與商或增數百萬於是增兵額加炮台以二十萬向外洋租置戰艦聲勢日張彼商務不足自存而我驅華商租稅以富之坐使肘腋之間增一強隣廣州永無安枕之日言二也或曰葡雖富強亦無能為則請言

何起之害財物止有此數枝強則幹弱外溢則內虛三十年來廣州商利半判香港此已無從追論澳門陸路相沿通遞尤便閩姓開先公司踵後洋界日富自會日貧損境內有釐有稅安分守法之良商而益聚外法令不及徵稅不知之奸富害三也或曰何不如言者所云查分館責兵役以禁之則請更言妨政之害由明文中禁以後太史避開閩姓之名而又欲讓開閩姓之利於是造為截緝之說委派員紳各路搜截八牙四出白晝橫行分館之家得規者免佛山為近郊大鎮偵知其館最旺利最豐委紳陳桂士作緝捕官得罰款七萬兵役地稅所得可想而知民間大擾遂被言官參奏上年七月初六日欽奉 寄諭飭臣之洞查辦歷案數年來肇慶韶州法道遠之分商如故官商之投買如故紳棍衙憲之陋規如故上造子虛烏有之言以欺 朝廷下行告緝沒入之法以罔百姓名實相違進退無據成何政體官四也或曰言者所陳尚有責巡船禁渡船之法則請言擾民之害有癩則蟻往有市則賈往澳館大關利徒安阻夫責閩姓者人給數禁之卷貫閩姓者人挾數寸之紙縣縣有之日日有之必將於各屬通澳水陸各路歧途支港設巡船數百號駐巡夜數千人凡往來商旅良賤解衣倒篋人人搜檢終年無休王道湯平之世安有如此政體哉即使為之而巡邏之費救赴澳洋人之夾帶北自京城上海南至暹羅呂宋新嘉坡中外輪船之遞送累有何術可以禁絕查澳館初開之年商齒歲貢稅餉十餘萬上年遞增至三十餘萬必其利厚然後稅多若謂近年已減十之六七何以澳商認稅爭充轉加三倍然則禁令之行與不行投買之減與不減亦畧可知矣禁則無之擾則有之害五也有此五害即無捐餉助軍之舉亦宜辭此虛懸之大網以塞切膚之漏卮矣且即以籌餉而論去秋以來強敵在門連營在野外援台閩滇桂內防廣朝兼瓊軍械二程炮台河道繁費萬端京餉已窮借款已罄釐稅不足勸捐不應自交冬令事益急而餉益枯始則停工繼則欠餉 臣等與司道將領外費拊循內困羅掘日夜憂焦其時寒暑天寒各營將士枕戈達旦若非幸蒙 聖恩得此巨款百餘萬聯濟目前舉事殆不堪設想夫籌餉事體向一不取之於民抽收捐集錄奏皆艱即每年數十萬亦何容易軍餉多一來源即民間少一搜括此則贖軍實之與

恤民生尤顯然相為表裏者也至何崇光等各疏大旨略同命意皆不美陳義何嘗不高然但論圍姓之當禁而不考歷年之未嘗禁且不思禁省不禁澳之不如不禁諸臣皆為粵人而並不考粵事始非核實平心之論乎此舉自奉 旨飭議後臣等即懸牌揭示禁絕官吏使費與受同科責令該商將向來各衙門規費數十萬盡數歸公加入正款於是正項由三百萬加認一百四十萬似已盡盡利孔周諮博訪官紳士庶眾論攸同若謂此數百千文武紳民人人皆為賭匪所役語語皆憤關說之私斷無此理若謂商賈受累奸徒得規則省澳有何區別屬禁愈嚴索規愈暴陳桂士以得規來所得者省禁澳開之規也彭玉亦以得規來所得者亦省禁澳開之規也此皆諸臣原奏所言者也至科場弊端自宜嚴杜特是作樂者在省與在澳同粵省有匪徒名為開棍紅姓可槍招搖射利歷年有之惟在學政考官明於校閱監臨提調嚴於闈防自無禁實查粵中司文衡者物議紛紜適在光緒元年既禁開姓之後潘仕釗疏內已計不待煩言而解現經臣之洞臣文蔚等嚴章明示凡關涉學政考官及各衙門人等不准設賈責成該商稽查如投買之人與得標人可疑者即行舉發查究將所得之承充公該商隱匿不舉即封其館不准開設棍徒無從獲利其禁自絕臣等學術才性素近迂拘若僅恃此為防海之良圖理財之上策臣等雖陋不至此然當此安攘交亟之際而有權宜弭患之方既已詳考博求利害較然斷不敢飾空論以欺 聖明務虛名而激實禍所有開姓暫行禁一節現已飭行司局格遵十一月二十九日 電旨妥為辦理以後仍隨時體察如有流弊即行奏請停止抑臣等更有進者此舉原屬權宜不得不然終必須禁絕根株方為常經至計以後粵防自必日求強固惟有俟我兵力漸強船炮足備先行移撤澳首約彼不得梗今既匪違者絕其通商然後省澳一律通禁護符既餒令下風行庶乎坐言起行確有實際此則臣等竭心圖之而將寐不敢或忘者也至副將彭玉澳周陳恒何貴等在澳設廠收規名情由臣之洞臣文蔚另行查明覆奏再何崇光等摺係交臣之洞臣文蔚議奏因此議原係用道具詳紳商具稟經臣玉麟與督臣撫臣公同飭議批准先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會銜電奏是以此次摺奏仍會同列銜

合併聲明所有違 旨善議閩姓利害請暫弛禁擱案屆屆各緣由理合繕摺合詞補行具 奏是否

當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創設廣安水軍摺 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為創設舢板炮船設立廣安水軍頭炮均用七百斤梢炮均用三百斤以防內河恭摺 奏陳仰祈聖鑒事
竊維粵東防務當去年秋冬之間中區首衝白虎門以內至黃浦魚珠沙路南右鎮等處水陸戰守之具已有
規模惟連西焦門橫門磨刀門虎跳門厓門五口外廣而內歧交午旁通皆可互達巨艦可入口百里或數十
里中小輪則可由五門而導省垣由磨刀門入西江而薄肇慶敵若犯境必以巨艦綴我中路而以餘船旁突
五門窺我堂奧雖於西路近外之盤古廟梅角村菱角洲右口沉博刀沙大律口圭沙等處近內之隙頭五十
口蔗園口銀河口東港口等處築壘造營酌量調集分築土壘屯軍安炮特是台粗炮小力量殊薄若無水師
萬一敵船闖入省河將坐視其縱橫城下復經分駐紅單船水勇以助各台調集各路巡緝扒船以資策應然
而紅單重濬非風不行板屋高大招炮引火扒船頭方底平行駛甚遲船腹有險阻寒漿路皆非戰具徒以別
無可用之船不得姑就固有者布置應急至臨正之交警報日亟皆謂將提五門以窺粵省臣之洞臣文蔚
屢與將弁詢究省河如何防禦率多游移無詞此時欲製淡水輪船而倉卒難成已購外洋雷艇而阻絕難至不
得已而思其次惟有用舢板炮船之一法蓋省河非戰艦所能到舢板炮船以多制寡以小制大以散制整未
為非計查法人慣用小雷傷我兵輪惟有舢板可以防彼攻襲本年正月十五十七等日浙江鎮海口內南營
兵輪三艘將法船雷艇擊碎即得舢板之力是此船可以禦敵確有明証去冬巴先令署南海縣知縣同知危
德連試造數號驗之可用但覺其笨因與臣玉麟籌商定議即委危德連督提督王光耀前記名總兵柏正才
購辦設廠製造舢板炮船一百號募勇配炮以百號分為三營統名為廣安水軍營制餉查填照長江水師規
制間有不便稍加變通照舊併造長龍四號為統領營官營務處乘用一切工匠由臣玉麟向長江水師船廠

調集併令熟習操演之營弁親兵監造選派湘軍習於水師之將弁為統領管哨官其募配水勇之法定為湘勇三分之一粵勇三分之一非導以湘勇不解習戰非參以粵勇無從練習他年運用漸熟便可多配與軍級紅軍扒船起居皆便長江炮艇上面無屋均用本帳與勇戰戰而不耐苦故向不喜用此式之船前據臣將益濱曾於粵省造舢板多隻以供巡緝行用靈捷有案可據此船製造甚速早經造製多隻六月內一律竣工即可成軍操演為粵省內河水師張其風氣太抵粵防為五門計為省河計以多造淺水輪船多購魚雷艇多有水雷為上策此數百里間縱橫港汊瀾望沮洳無地可以建壘無路可以通軍行目前船造土台類多孤雷隔絕蓋其地勢斷非炮台所能為防陸營所能肆應無陸隊則炮台為孤注無台船護守則橫河堵壩船水雷皆為棄物方今已繼水師未成淺水輪船未備惟有炮船水雷之舉尚可趁期觀成此外更無防守內河之法要之以焚船禦兵輪似乎不敵然而裡河支港迅駛環攻獲我之水雷擊破之雷艇雖有摧破巨艦之大力確有便捷如意之實用粵省劫盜最多水路尤甚舊設之扒船器械朽練兵飢疲積習亦深將來防務大定即以此項舢板炮船分撥附近省河各該地段分汛巡緝漸減無用舊船勝之遠矣其造船工料編營新舊配用炮械應俟成軍後核實奏報目前即將所募紅軍水勇先行裁撤移具船租餉項以充此軍之用據善後海防局司道會詳請 奏前來所有創造舢板炮船設立廣安水軍緣由除咨部外理合繕摺具 奏伏祈

皇太后 聖上聖鑒 奏

海防善後事宜摺 光緒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奏為遵 旨籌議海防善後事宜謹就管見所及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五月二十七日准兵部火票遵到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奉 上諭現在和局雖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實籌辦善後為久遠可恃之計前據左宗棠奏請旨飭議拓增船炮大廠昨據李鴻章奏仿照西法創設武備學堂各一摺規畫周詳均屬當務之急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我之籌畫備案未嘗不

立船廠創立水師而造船不堅製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上年法人尋釁迭次開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援應何至處處牽掣當此事定之時懲前必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船廠應如何增拓炮台應如何安設槍械應如何精選均須破除常格實力講求至於遴選將才籌畫經費尤應謀之於豫庶臨事確有把握著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圖善曾國荃張之洞楊昌濬各紆所見確切籌議迅速具奏江蘇廣東亦有機器局福建本有船廠然當時僅就一隅所見未合全局通籌現應如何變通指置或扼要設總匯之所或擇地添設分局以期互相策應呼應靈通並著李鴻章等妥議奏辦總之海防多年糜費業已不貲迄今尚無實際由於奉行不力事過輒忘幾成銅習該督等俱為朝廷倚任之人務當廣籌略行之以漸持之以久毋得蹈常襲故拾從前敷衍之詞一奏塞責李鴻章左宗棠摺著分別鈔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伏見 聖上乾惕為懷勵精圖治當海氛甫定之時為未雨綢繆之計以期有備無患海海永清誠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跪誦之下欽服莫名臣維泰西諸國自道光快其兵輪火器橫行海上近者日本復從而效之與西夷狼狽相倚狡焉思逞兇噬益張海疆日以多故我之屬國琉球已併於倭越南復入於法俄與日本又復垂涎朝鮮將肇釁端及今若不力圖自强大修軍政則猖獗及於後患何可勝言謹將臣愚所及臚具於後以備 聖明採擇焉一日分重鎮以領水師中華瀕海之地自奉錦以迄瓊崖縣延七省萬有餘里其間海口亡慮千百若處處設防徧布重兵不使敵兵一人一騎登岸非惟無此兵力且亦無此辦法同治中丁日昌請設三洋水師提督左宗棠謂海洋一水可通輪船聞警即至北東南三洋各駐師船常川會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勢若分三洋轉生畛域李鴻章亦謂宜以全力扼要隘而戒散漫分防臣按沿海地段過廣在在設防所費勢必不給然但建一軍府而三洋咸歸其節制亦覺濶濶而運掉不靈如立軍府於津沽則瓊崖有事待請命而始赴援亦緩不濟急矣且海口各防隔絕太遠則稽查必疏難保不別生弊竇西洋英法等國兵制水師僅專設一海部統之者其疆域編狹不逮吾華十之一勢固有所不同也臣擬設一總統

駐紮吳淞分設兩大鎮一駐大沽直隸及盛京山東江南各海口屬之一駐廈門浙江福建台灣廣東各海口屬之每鎮設鐵甲船六號大小兵輪十二號其餘海口分首衝次衝酌派兵輪駐守精選兵將勤加操練講求駕駛攻擊之方務期精熟察視險隘沙礁之處務使周詳將則優其俸薪毋使有尅扣兵則厚其口糧毋使有濫充無事則出洋梭巡以習勞苦以練胆氣遇有漕船可以護送兼可代運有警則出兵而應之鄰鎮亦調師船助勦察敵勢之緩急以定調船之多寡不得歧視至於水淺溜急及多沙礁口岸敵船必不敢輕犯可撥派地方防營守之且水師聞警即至或迎勦或截擊或尾追無難立時驅逐該兩鎮歸總統節制其一切大事聽總統調度惟吳淞一口為長江門戶除臣於光緒六年具奏奉旨飭南洋大臣造二十丈長輪船十隻自成一軍因經費不給僅造成一隻仍請飭催造九隻外須添置鐵甲兵艦二隻並飭長江水師提督兼願防範其兩鎮帥每年周巡各海口一次約期會哨於吳淞凡海防事務其有宜因宜改宜行宜革者酌議會同具奏以期悉臻妥善如此則軍威可振海氣可熄矣二曰練陸軍以輔水師沿海師船布防既密則陸防似在所緩矣然敵入狡譎以舟師攻我要隘如不能入則密探旁路以旱隊繞出我後使我驚遽失措然後舟師乘隙而進務遂其志庚申天津之役其陸兵繞道北塘鐵輔震動以致大沽守師因而潰敗可為前鑒今設一總統兩鎮專辦海防水師宜各精練成為可靠之軍再練陸軍一萬數千人厚給口糧屢革虛伍尅扣之弊必期一人得一人之用擇水師左近要隘駐紮務須聲勢互相聯屬倘敵或登岸有水師綴其後彼不能無返顧之虞有陸師截其前又難逞其鋒突之毒首尾夾擊不難一鼓殲滅即令其冒死弗退更番迭進而我以兩軍之力抗之彼亦斷難久持如是則水陸相倚奇正相生外夷知守禦之既堅必不復輕於嘗試況陸軍選巡海岸則教民之私相勾結接濟淡水煤炭之路可絕而盜賊之出沒海塢者亦必因之潛踪其裨益不尤溥哉三曰東三省之籌防宜豫東三省為聖朝龍興之地屏蔽京畿其地黑龍江以西興安嶺以北皆為俄壤南與朝鮮接壤目今俄與日本又復窺伺朝鮮邊界蠢蠢有欲動之意三省之防自不可緩可否請

旨飭下東三省將軍都統等除各海口歸北洋海防一體籌辦外其黑龍松花瑯春等內江設法創設兵輪配
購槍炮分置要隘不時巡閱操演務令技藝嫻熟駕駛靈便庶可有備無患至於陸兵則吉林勁旅天下無敵
其人率多材武招練成軍自可得力惟西夷陸戰全恃開花大炮其炮最能及遠奇中近越南谷松等戰之敗
與皆職此故避之之法在立地營南方卑溼久處地營多生疾疫東三省地勢高燥自無慮此宜擇善為地營
者往教軍士俾人人皆知此法由是水陸皆有戰備一日有警不難脩矛借作迅掃凶鋒豐鎬上郡金湯永固矣
四曰台灣以練勇辦團為先東南南洋面定海地僅彈丸瓊州土地確確又多瘴癘皆非敵所措意或旁務及之
我有兩大鎮鐵甲兵輪調以禦之彼何能為也物產富饒礦利尤旺為外夷所歆羨者其台灣乎道光中英夷
內犯江浙旋犯台灣近則倭人窺之於前法美擾之於後蠢爾羣夷其心豈無一日忘台也我有台灣瀕海數省
可資其藩衛如失台灣則卧榻之側任人鼾睡東南洋必無安枕之日故防海以保台為要保台尤以練土勇
為要何則外來客兵皆非土著多增一兵即多一寄食之人台地孤懸海外餉由內給則籌運維艱取之一台
則久必中匱再值兵事嚴急海道阻遏即欲援濟而無從如日前之事已定矣乎殆矣惟募本地之勇以台產
養台人而食不加多即以台人護台地而奮勇可必須招集二十營分為水陸兩軍餉必從重練必期精悍咸
勁卒用當前敵敢死之鋒至於防守險要接應聲援備緩急為長久之計又非團練不可蓋台之情形與內地
不同台民性情直遂易為感發一也好勇輕生敢於戰鬥二也皆產殷沃重顧身家三也進有所賞退無所
往四也近者暖暖村義民之戰月眉山土勇之戰皆能憤切同仇力抗驕虜若能認真舉辦簡任賢能專領其
事隨時隨地親身督勸區畫經營一如自謀其私更不時操閱以督率之酌加犒賞以獎勵之行見民皆同澤
土可成城此外兵輪鐵艦分置於海口水雷浮標潛布於港汊其虎耳雞籠淡水不屹然為海外一巨鎮乎五
日學習技藝或增造船炮務求實效也西夷挾其堅船利炮驛騷海上而我不能制其死命者徒以器械不及其
堅利耳然則欲求制勝之道自非師其所長去我所短不可左宗棠請增拓船炮大廠李鴻章請創武備學堂

誠為深謀遠慮然同治初曾清學徒出洋習藝迄今二十年未聞學徒有西學卓絕製造精妙者聞中管帶兵輪之張成學徒中之稍著者也馬尾之戰大帥誤信其言遂至備事查船炮機器局閩之馬尾蘇之滬上創立業已多年所造船炮皆不堪為重洋角逐戰陣之用愚因西匠技藝不精為該國不用之人而中國用之西人議論有謂閩局洋匠日意格督造苟簡且故以火藥船與機器船相連其用心實為叵測又有為滬局所造之船率皆脆薄所造炮均不精緻不能禦敵出洋歷年花費不免不為局員中飽者是學徒與船炮二事舉行不為不久糜餉至數百萬不為不多成效固茫乎無有也今復踵事加增其果能日起有功乎抑猶不免因循而蹈故習乎若以艱難難抵之餉仍供無益之一擲其無謂也為今善後之計如臣光緒元年專摺所奏各疆臣宜認真講究吏治軍政士氣民情四大端以立自強之基已奉 旨通飭照辦在案外茲惟乞 飭沿海疆臣於閩滬廣東各機器局廠廣籌經費拓增船炮以太自強之勢為急務臣賦性迂拙深恐夷人兼惡夷學於外洋製造之精微器物之良窳從未留心講求故於洋務毫無所解竊見出使英國使臣曾紀澤平昔究心洋務致力頗深近奉使西域駐彼且及十年閱歷既久推究必益精詳可否請密 諭該使臣細加考察西人之船炮何者為佳何者為不佳製造之事若何則佳若何則不佳一一尋究其所以然之故繪圖列說以發明其理俾查理船政者有所資以考證並密訪夷匠之極精於治船炮及水雷魚雷鐵浮標一切之事者以重貨雇倩數人瓜代時攜其來華分置閩粵滬津各船廠炮局助其工作共相講貫精益求精必能有益六曰餉捐艱結務須廣籌也今茲籌防方亟需用日繁自非設法圖維何以支持時局上年戶部會議籌餉開源節流則例綜覆精究斟酌營宜若能永遠遵行於度支豈曰小補惟一時欲驟增千數百萬金錢以濟軍用亦恐未能臣再四籌度似有數事尚可舉行各省釐金咸豐同治之交變迭檢回相繼作難踈踈幾遍天下需用浩繁而皆取給於釐金未嘗不足其後軍事稍定多撥作他項支用且有辦理不善以致收數短絀者宜請 旨飭下各省督臣撫臣清查釐金如有溢為不急之用宜即移緩就急充船炮經費其卡局員役如有侵吞入己及

私行買者查出重懲嚴參治罪務期涓滴歸公果能切實奉行每歲可收回濫用及偷漏釐稅數百萬兩各省食鹽每斤加價錢二文按綱量數解司務令於場餘包餘加斤等項一律加價每年約可增課數百萬金吾華地大物博礦藏極多金銀銅錫鉛鐵煤礦無所不有乃棄之於地不知取用詎不可惜今或至擾民者皆由辦理不善遠謂礦不可開無乃因噎廢食請飭下各省疆臣查察境內有礦之處設廠開采或由官辦或招商辦務須經畫善期於必行由是地不愛寶取不竭而用不窮富強之道孰有便於此者哉若夫捐納不減成則難期踴躍減成則仕途冗雜名器太濫借洋款則取給一時耗息太鉅皆非可屢行之事他若鈔法則窒礙多端加賦則流毒無極此乃末世之政非 聖朝所宜議及也為政之要莫先於用人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由遠古至今未有以易也然知人則哲古聖所難其亦就其事以觀其人庶幾拔十得五乎如將領之才先選其樸實為主再考其訓練士卒整頓營伍察會計之才先考其篤信再求其鉅指之密操守之廉準此以推總期考驗之真不參愛憎之見雖不中不遠矣臣衰朽頹唐身嬰痼疾備防銷表寸效毫無每思宵旰憂勞不替清夜涕零為之寢饋俱廢茲承 聖訓垂詢昏眊之餘智慮短絀安有深謀至計上酬 清問但冀 管見亦有不吝自己者謹傾竭愚見繕晰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密保將才海防片

光緒十一年七月初七日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事易一結此其樞紐甚微關係甚大自非洞曉洋務必不能勝任愉快且曾紀漢識海甚正非若今之尊西學者欲盡棄數千年周孔之教而從事於洋務又復所學未精稍有毛皮即借此侈談欺人以便其蠅營狗苟圖為進身富貴之階者可比故臣竊以為辦理海防水師事宜兼督造船炮等局如該侍郎其人殆莫之或先也惟海防水師貴得統帥尤貴得將才否則無以相助為理查有浙江提督歐陽利見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署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瓜洲鎮總兵吳家榜漢陽鎮總兵高光効均身經百戰奮勇無前為水師中不可多得之員又記名總兵吳安康廉潔強幹以上六員皆有膽有識為守兼優實可為干城腹心之選臣既知之甚確用敢臆舉 上聞以備海疆之用 臣 因海防大局起見冒昧附片密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遵查廣東藩司參款摺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為遵 旨查辦前廣東藩司龍易圖被參各款據實覆陳請 旨懲處以肅官方仰祈 聖鑒事竊

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 上諭有人奏調任藩司龍易圖前在廣東各任內勒索

巡丁收受賄銀縣丞薛瑤光浮冒軍火並不撤參稅廠陋規不能復革且將裁兵之費為屬員賂墊之款獲釀事變現在聞姓弛禁該藩司從中牟利並以部民節姓之女為妾及徇庇同鄉袒護劣員貪贖巧詐請飭查辦等語著彭玉麟按照所奏各節確切查明如果屬實即行從嚴參辦另片奏河南開歸陳許道潘仕釗猥鄙刻薄素為鄉里所不齒在籍時與革員潘增榮認為叔侄控案疊疊此次履任之議該員在編修任內奏請弛禁該廠先饋銀二萬兩開辦後利則均分等語著彭玉麟一併嚴查據實具奏毋稍隱徇原摺片著分別摘鈔給與閱看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欽此臣以案情重大關係監司大員遵即將原參各款逐一訪查雖人言不必皆實而物議究非無因該藩司龍易圖由庶常改選雲南大理府雲南縣知縣逗留不前改捐同知投効軍營得留山東屢經部駁以規避取巧革職在案其時當咸豐庚申辛酉之間天下軍事方劇凡分發各省人員

如庶常改選進士即用一遇軍務省分徘徊觀望營求奏留者不止該藩司一人雖經部臣議駁而 聖恩寬大猶復棄瑕錄用如該藩司遂至存升府道陳臬江蘇維藩南粵正宜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稱乃制行不謹致違官箴彈章所及列款疊疊臣潛訪密勘已得端倪不敢深文亦不敢隱徇謹將其事之虛實一一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原參稱謀署運司勒索巡丁一節該藩司於光緒七年九月到臬司任八年正月兼署兩廣運司查粵東鹽務省河及各廠巡丁向歸各廠委員總辦派充自前運司何兆瀛收歸運署接任段起力除其弊遂不派充該藩司接任後不能檢束家丁難保其必無需索惟事隔稍久難以覆按至兼署運司係在段起病故出缺之後尚非力求督撫而得臬署揭封賭館陋規相沿已久收受與否惟視本官之自愛與不自前臬司金國琛後歷任臬司皆以此款捐置善堂書院該藩司任內亦循前法歸充公用有簿籍可稽其未收受賭館揭封陋規尚屬可信原參謂該藩司升任雲南時藉事遷延希冀對調查該藩司於光緒九年六月升授雲南布政使適前督臣張樹聲於七月回任因海防多事兼有汕頭洋務一案未經了結總理衙門亦派該藩司專辦此案故該藩司得留粵東既而與剛毅對調是奏留對調皆前督臣張樹聲為之該藩司尚非無故逗留若比又參肇慶府黃岡稅廠承充陋規為該藩司收入私囊任其短解查粵中稅廠有數年而一充者有易一任而一充者黃岡稅廠五年一充歸藩署陋規銀三千兩此次承充在剛藩司任內該藩司以此項如一千兩撥助海防經費且黃岡稅廠係歸肇慶府徵收批解藩署有案可稽是該藩司未值承充之時既無陋規可收廠中正餉亦不能任意增減可知也廣東州縣交代虧空原屬不少原參稱該藩司將裁減練兵之費為州縣填欠款其事保傳聞失實蓋該藩司在署藩任內以餉項支絀前督臣張樹聲有各營餉銀撥二成之議該藩司欲承其意而礙於回章又值升任藩司剛毅到任遂寢其議是此事並非從州縣起見且雖經議論而未果施行實無幾礙事坐情事又參聞姓并利勒索規費查此次聞姓地禁原為堵塞漏卮暫作權宜之計該藩司承辦此事緣有候補通判蔡壽高因候補通判劉鼎得以趨附該藩司之門代商人關說聞姓該

兩人慣習鑽營聲名狼藉故人言藉藉謂有納賄之事究之事無左驗不能臆斷且此件已有另案查參澈底推究自不難水落石出應請歸另案辦理廣東州縣浮收米羨曾經前撫臣蔣益澧奏明裁革上年以海防經費浩繁籌措無術經司道等會議詳請復行徵收一年已經部駁有案事已不行應免置議惟原案內稱該藩司納民女用私人並徇庇同鄉袒護劣員各節查明實有其事水師中營補用游擊梁肇發順德人原冒頂守備梁英病故之名因在粵人皆孰識故赴山東投効改名肇發與該藩司在山東認識前年回粵謀合其胞嫂之妹鄧氏為該藩司之妾因得管帶海東雄輪船武營皆不齒之經督臣張之洞特參摘去頂戴並據差使其妾父名鄧茂鴻番禺人係五品軍功妾兄名鄧耀廷居住省城外河南漱珠橋宜安里在太平沙開設永安和益館人皆知之妾之姊鄧梁氏往來藩署亦時有至傳遞滋弊踪跡秘密莫可稽查此該藩司納部民為妾實在之事也有商人石應麟者福建人在香港開設小洋行在粵省城外開設觀海樓牌館因與該藩司家丁蔡永軒結識遂出入藩署購買軍裝浮開價值凡購買外洋軍火均由該行換立行單蓋凡大洋行交易祇有九五扣此外則不肯浮開一由該行換票則惟意所欲其中顯有乾沒之弊又為其子石和鈞營幹以解運軍火為名得保把總曾將軍火槍械沉溺海中致損溼歸於無用復與蔡壽嵩高串買年久朽壞輪船一隻其價倍開朋分鉅款又得管帶廣成輪船其善於鑽謀如此查軍火槍械為行軍利器各省採辦皆遴派廉幹之員以昭慎重該藩司乃以重大事件委之市井小人輕視要需實屬不成事體應請飭下督臣撫臣清查明確勒令賠繳以儆浮冒此該藩司引用私人徇庇同鄉侵蝕採買實在之事候補通判劉鼎兼當數差派充營務處文案該藩司開立佛山火藥局委劉鼎總辦其事名為坐辦實不到局經理光緒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辰刻該火藥局不慎致燬於火轟斃工匠一百九十餘名焚燒去火藥數百萬斤轟擊震動省城臣營亦聞之幸該局與佛山鎮市相距較遠不致延燒民居是該藩司應如何懲儆乃該藩司竟以含糊了事有心掩庇情節顯然陽江縣丞前署南海縣丞薛瑞光本係廣東人冒籍福建向為洋行服役略通洋語以此奔競得差重奪其薪水

每月支至四百金為粵省道府兼差新俸所未有該藩司謂其能辦洋務引為己用前藩司剛毅因其行止卑
 汙聲名狼籍屢請於前督臣張樹聲撤署南海縣丞並請省中各差飭到陽江本任均為該縣丞從中鑽營得
 免不為動搖嗣因司道等公言始撤南海縣丞署任仍留省中各差該藩司與剛毅對調後又復優加差事查
 該縣丞所辦洋務不過藉事說詐從中漁利並未了過一事其購買軍火係該藩司總辦善後局務一切把持
 任其侵蝕此該藩司袒護劣員實在之事也凡此數端臣考諸官僚證以輿論確鑿非虛不敢以該藩司調任
 湖南守居邦不非之義夫粵東吏治弊竇滋多罔利圖私者以廉恥為無用阿諛競進者以正直為狂邪習染
 已深由來者久督臣張之洞到粵之初適當海防吃緊之際籌餉籌軍日無暇晷自未能兼及吏治該藩司請
 假實因有病要無督臣再三挽留亦無手書隱言不加彈劾之事惟該藩司以自宣大員用行政統緒如此
 無怪眾論繁興輿情不洽其應如何懲辦以為大儆營私不職者戒出自 聖裁廣東候補通判劉鼎恭壽

萬陽江縣丞薛瑤光均鑽營取巧朋比營私應請 旨將該員等革職永不叙用以儆官邪廣東候補游擊

梁肇駁候補把總石和鈞行為卑鄙應請一併革職永不叙用以肅營伍至原參之劉忱現署博羅縣知縣雖

與該藩司屬在親誼並無顯著劣跡表伯玉籍隸江西闕為原籍現署番禺縣事辦事尚為明晰亦無劣跡可

查陳嵩壽之名與蔡壽嵩彷彿該員經前督臣張樹聲奏參由通判降選縣丞現充署水師提督方耀營文案

曾因他事為該藩司所誣責實非該藩司私人原奏殆未知其詳該三員應請毋容置議河南開歸陳許道潘

仕釗確實查察於聞姓受賄事並無過交實據惟在籍時與同姓不宗之潘增榮認為叔侄與之扛訟把持地

方官府品行不端稟梓噴有煩言實屬貪利無恥有玷縉紳應即請 旨革職所有查明調任藩司參欺緣

由謹據實覆陳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撤防閑缺銷差摺 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奏為請撤防軍節省餉項並 奏 病狀增劇難以遠痊願懇 天恩俯准開缺銷各項差使回籍調理恭摺

奏為請撤防軍節省餉項並 奏 病狀增劇難以遠痊願懇 天恩俯准開缺銷各項差使回籍調理恭摺

奏為請撤防軍節省餉項並 奏 病狀增劇難以遠痊願懇 天恩俯准開缺銷各項差使回籍調理恭摺

奏為請撤防軍節省餉項並 奏 病狀增劇難以遠痊願懇 天恩俯准開缺銷各項差使回籍調理恭摺

具奏仰祈 聖鑒事 為 臣前奉 旨籌議海防善後事宜仰見 聖鑒深遠慮事采形及今未雨綢繆

海疆庶期永靜惟是興辦一切需用極為浩繁若非樽節冗費何以資挹注而無虞不給粵中自辦防以來添

募之軍林立就中的留得力營伍分布要隘已無不足 臣所部一軍自宜全數撤去騰出餉項以應要需查 臣

軍由江南調來台字三營數字一營向由江蘇給餉湖南調來振字四營向由湖南給餉應仍撤還各原省由

各該省督撫分別裁留又由長江調來水師員弁親兵當咨送粵防新立廣安水師酌量委用所有 臣在粵東

奏請部撥額餉添募之湘軍慶字五營數字一營應即一律裁撤以免虛糜除由 臣備文咨撤外理合先行

奏明至 臣稟賦羸弱素本多病九年自浙巡海入江一路按部五省以及湖河港汊凡萬餘里八月底抵

湘精實屬不支因即具摺 奏請開缺並開除巡江一切差使以期靜養醫治拜發方數日接奉 上諭

飭赴粵東辦理防務維時迭接前督 臣張樹聲公牘私函以廣東軍務萬分緊急 臣即未敢以病推委力疾就

道一鞭鞍馬馳至羊城籌防調度一切二載以來感受海瘴潮溼幾於無日不疾上年脫抄諒山失利各處探

報均稱法夷將以大股於臘底新春內犯廣東 臣即親赴虎門沙角炮台枕戈度歲督飭將士嚴陣待戰晝夜

快疾巡歷海壖五門各要隘復感風寒引動心中氣逆筋骨及舊創痠痛等症今年春來致發咯血加劇數倍

於前精力愈形疲憊適法甫乞款夷情叵測難遽深信仍支病體加意嚴防未敢以庸軀疾苦屢瀆 宸聰

茲於七月初八日晨起作字忽覺右腕麻木不能握管兼之舌本蹇澀語言不清兼旬以來迄未鬆減大以中

風之狀召醫命藥總未見效愈云 臣心血過虧非一時所能速愈尤慮日見加增不能醫治督 臣攝 臣東管存

問見 臣衰憊過甚相顧欷歔伏念 臣年逾七十氣血久耗舊創時時稜証叢生今復新病踵增勢將成廢手難

作字公事積壓心神恍惚焦灼愈甚斷非請假數月在營調理可冀就痊茲值款局大定海氛已熄凡得首善

後事宜督 臣張之洞識量闊達謀慮精撫 臣倪文蔚實心任事和衷克濟自能辦理裕如日臻上理賴 維惟

有仰懇 聖慈准銷粵防及巡閱長江水師差使並開兵部尚書寶缺放歸田里事權不屬或可攝養

餘生微臣身受 重恩際此時艱豈忍作事外安問之慮儻能調理漸愈即當隨時具摺上聞如蒙 賞

派差使雖至艱極鉅在所不辭萬不敢惜此幾年希圖安逸自外 生成茲謹臚陳 微臣患病實情仰懇

鴻仁曲予矜憐俾得靜資調養醫治不勝迫切待 命之至所有請擬防軍並 微臣病體增劇懇 恩准

銷差使並開實缺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會查營弁參款摺 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奏為營弁被參開收田粟坐收規費審明分別議擬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

被參縱容在營帶勇之武生區志剛開收田粟坐收規費先奉 諭旨飭令查辦札委候補知府黃杰前赴

南海縣屬大岡墟傳出永隆店主區信及候補守備區志剛等訊取供結案同順德協副將利輝另款被參各

節逐一稟覆旋據生員區贊森等以劣紳創立田粟藉公營私委員查辦冒列伊等名字稟結等情控經督臣

張樹聲批飭府會同黃杰集訊稟覆黃杰旋因委署廉州府事改委候補知府萬方輝夏獻銘赴府會訊隨

據區贊森等與區志剛等先後赴府投到並經委員夏獻銘將區信所開永隆粟廠查封繪圖稟復飭拘區信

等已先期逃匿提同兩造人等質訊供詞各執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

迭次奏參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庇匪收規營利溺職候補知府黃杰奉委查案得賄謀稟各情先後諭令張

樹聲倪文蔚確查尚未據該督撫覆奏茲復有人奏參利輝藐法妄為軍政廢弛等款並著彭玉麟張之洞查

照歷次奏參各節一併澈底根究據實奏辦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當經轉行欽遵茲據廣州府等會同提

集兩造說明解司由臬司沈銘經會同藩司龔易圖覆訊議擬解審前來臣等會提覆訊緣區志剛渠觀瀾陸

連陞等分隸南海三水二縣區志剛由勇自號保德先守備換戴花翎奉發督標中營効力派赴順德協副將

利輝江浦行營帶勇緝捕梁瀾瀾係由廉生考取道光丁未年歲貢生陸陞連係南海縣學武生報捐都司職

銜區志剛與生員區贊森等同族無服南海縣屬之仙跡渡瀆兩圍與三水縣屬之良涌圍先因連年被水衝

決隄基未修光緒七年間三圍紳民公議按田科費將其身加高培厚聯築大基設立公所邀請舉人陳振庸管
理區志剛因係三圍內人在營告假回家對同料理總計給發工料及補償其身填挖泥土各田價共用銀三
萬餘兩按田科派僅得銀八千餘兩尚短銀二萬餘兩無從籌備各業戶欲將田畝推出變價一時無人承受
適有未獲之區信聞知即起意商同未獲之蘓阿厚等設廠開收田票將推出田畝估價標投每田一坵編一
字號估定價值每號洋銀一千元或五百元至二百兩不等先發招帖招人投買每號以一千份為率投買之
人一千元者每份出銀一元五百元者每份出銀半元不及此數者遞減每份給簿一本為據俟湊足一千份
擲定名次按照所估田畝大小股份管業不願得田者按價折給銀兩每收銀一兩抽銀八分內四分二釐歸
經手之區信等所得以三分八釐歸入公所清償基費每月開投一次將投得字號及應分田銀數目刊結清
單名為謝教即在大岡墟區信所開永隆雜貨店內收投區信等商定後即向區志剛及同圍紳耆貢生梁觀
瀾武生陸連陞等告知眾人均為清償基費起見事屬公用俱各允許區信等隨於八年三月內開投每月收
銀多則二萬餘兩少則六七千兩均係按成抽費至十年二月止該區信等共交過公所銀七千餘兩業經先
後清還築基欠款其餘銀兩實有若干投買之人是何姓名每人分得銀兩多少均由區信等經手其支收數
簿亦歸區信等管理區志剛等均不知詳細旋由縣訪聞飭禁並言官奏參欽奉 諭旨飭令查辦派委候
補知府黃杰前往傳出區志剛及區信等查訊分稱委因基費不敷將田畝變價清償並非招搖射利取其區
志剛等切結稟覆區志剛等因生員區贊森等於委員到地曾允同往謁見隨後託故不往仍將區贊森等姓
名列入稟結區贊森等遂以劣紳藉公營私創立田票賭博委員黃杰到圍查辦公所司事冒列伊等名字朦
混稟結請將永隆店查封澈究等情控經前督臣張樹聲批飭府會同黃杰集訊稟覆黃杰旋回委署廉州
府事改委候補知府萬方輝夏獻銘赴府會訊隨據區贊森等與區志剛等先後赴府投到並經委員夏獻銘
將大岡墟區信所開永隆店票廠查封繪圖稟覆區信等先期聞風逃匿飭拘未獲提同區志剛等質訊供詞

各執復經有人奏參欽奉 諭旨澈底根究據實參辦並據廣州府提集訊明解司覆訊議擬解審前來臣等
會提覆訊據區志剛等供認前情不諱惟查區志剛既在大岡墟公所辦理築基事宜區信等近在同墟開收
田票即難保無同夥開投情事所稱並未同謀殊難憑信又向區志剛再三詰問據供伊委因清償基費起見
僅止事後知情並無夥謀開收實諸梁觀瀾陸連陞等供亦相同其為實無夥開田票尚屬可信現在逸犯區
信等屢緝未獲利輝與黃杰等續被察劾各節亦經逐一查明另摺覆 奏親提區志剛等隔別集訊供詞如
一似無遁飾應即先行議結查律載不應為而為事理重者杖八十等語此案候補守備區志剛貢生梁觀瀾
武生陸連陞等於區信起意開收田票當時並未同謀後經區信等告知情由輒因抽收經費可以清償築基
欠款即各任聽開收並不實力禁阻雖查次提訊僉稱實為公用起見究屬不應迨至委員黃杰到圍查辦又
將生員區贊森等姓名擅自列入結內遞具公稟尤屬不合應請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區志剛以候補武弁
擅離營伍干預鄉事情節較重並請革去守備拔去花翎免其折責梁觀瀾陸連陞杖不滿百照律納贖追出
贖銀飭解充公並將區志剛保獎原札追出邀銷區贊森等呈控得實應免置議區志剛等所得銀兩業經清
償築基欠款應免著追其區信等實在得過銀兩若干投買之人係何姓名每人分得銀兩多少均俟飭緝區
信等到日另行著追究結案經訊明未到人証並免傳質以省拖累嗣後三處基圍修築經費及前欠築基不
敷銀兩均應由地方官督同圍紳業戶人等另行籌給不准再行藉端歛費所封永隆店房屋飭縣變價充公
本案先經由縣訪聞飭禁失察職名應請免開除備錄供詞咨部外所有審明議擬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飭部核覆施行謹 奏

會查副將知府參欽摺 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奏為遵 旨查明副將利輝知府黃杰被參各節據實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光緒十年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有人迭次奏參廣東順德協副將利輝庇匪收規營私溺職候補知府黃

多川

尤奉委查案得賄賂票各情先後諭令張樹聲倪文蔚確查尚未據該督撫覆奏茲復有人奏參利輝范法安為軍政廢弛等款並著彭玉麟張之洞查照應次奏參各節一併澈底根究據實參辦摺片鈔給閱看等因欽此同日奉 上諭有人奏粵省吏治積弊太深臆陳賄賂之風賭博之習差役之害請飭清查禁革等語著張之洞於到任後按照所奏各節認真清查禁革原摺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遵即會札藩臬二司另派員會同廣州府按照原參各節逐一確查據實詳辦去後茲據廣東按察使沈鎔經會同布政使龔易圖詳稱遵經遴委候補知府夏獻銘馳赴南海順德各縣調該卷宗並會同廣州府知府蕭韶按款詳查並委候補知府唐樹滋密查稟辦除區志剛被控開收田票一案及西營千總補缺收規各節另行詳辦外當經該司等按照委員稟詳逐一確查如原參順德協副將利輝在江浦行營捕務廢弛盜風益熾一節查江浦行營駐紮南海縣海口地方該處盜匪繁多派記名總兵鄧定邦副將利輝帶勇防緝自光緒三年十月開辦起至十年九月止先後獲犯一千餘名內正法者四百七十餘名解省審辦者一百餘名發縣查訊者三百九十餘名取供後病故者二百一十餘名是以所管境內搶劫之案較前略少再四訪查利輝捕務尚屬認真並無玩視廢弛情事又原參利輝縱容武生區志剛開收田票坐收規費一節查區志剛係由勇自遞保守備向在江浦營帶勇嗣因南海縣之仙跡渡灣與三水縣之良涌三處圍基連年被水衝決經三圍紳民公議按田科費將基身加高培厚聯築大基設立公所邀陳振庸管理其事區志剛因係三圍內人在營告假回家幫同料理總計工料及補還壓佔田價共需銀三萬餘兩按田派費僅得銀八千餘兩其餘之銀均係借墊隨後議將田畝推出變價償還借項一時無人承受適未獲之區信聞知起意商同未獲之蘇阿厚等於八年三月間在永隆雜貨店內開收田票將推出田畝編號定價發帖招買田價一兩抽費八分內四分二釐歸經手之區信等所得以三分八釐歸入公所清償其費並向區志剛及同圍之貢生梁觀瀾武生陸連陞等告知眾人均各允許未阻每月收銀多則二萬餘兩少則六七千兩並無四萬元之多至十年二月止公所按成抽得銀七千餘兩並無二十餘

萬无之多業經先後清還築基欠款旋經南海縣訪聞飭禁並奉 奏參行查飭委候補知府黃光前赴查辦區
志剛與梁觀瀾以款歸公用聯名遊具稟結並因生員區贊森區天驥等於委員往查之時原議同往謁見請被
始託故不出即將該生等姓名一併列入黃光即據所稟情節稟覆據區贊森等以劣紳營私委員得賄賈
列姓名稟結因稟開收如故請飭查封追究等情赴前督臣具控批府會集稟訊稟辦嗣黃光委署廉州府後改
委候補知府萬方輝會訊並委夏獻銘將開案之永隆店查封提同梁觀瀾等訊悉前情再三究詰委無坐收
規費營私得賄情事又原參委員黃光捏稟後人心大憤區贊森等業已親向田粟局奪得送規簿內中註明
每月送行營等處規費若干字樣利輝收受賄規已有確據一節隨訊據區贊森等供稱並未奪有送規簿據
前之區志剛亦稱營內未見收規費似係傳聞之說又原參利輝藉修江浦神廟費戲窩賄衣冠高坐收取戲
船銀兩及賭規各節查南海縣屬官山墟向有神廟一座因年久破爛經該處舖戶集資修葺光緒九年正月
十四日工竣酬神演戲利輝於十五日前往行香並督飭弁兵在該處巡防彈壓並非觀劇旋於十六日回至
順德協署二十一二日復又演戲其時利輝尚在署中並未回營詢據各舖民僉稱並無戲船入口收銀十
兩及每間賭場銀三十兩之事聯名遊具切結稟復在該墟附近地方訪詢亦屬相符惟聞自利輝回署後
曾有賄匪在於墟後僻地開攤聚賭經該地方文武訪聞飭擊始行逃散又原參利輝陞調屬員先行授意因
親現任順德協左營守備劉國培說合賄賂始行允准該協右營界排外委蘇騰蛟告休遺缺先賂銀五百兩
以其子蘇逢春承補一節據署順德協中軍都司鄧鎮邦左營守備嚴大翎右營守備葉維光結稱蘇騰蛟係
右營外委因年老病廢稟請辭退照例改為勒休所遺弁缺經都守等考驗得其子蘇逢春年壯勤明技藝嫻習
且管駕段船學獲著匪多名是以稟由本協副將利輝轉稟提督咨准拔補並非蘇騰蛟有心干求亦非都守
等徇情濫送況其家計清貧衣食不繼焉有餘資可以賄賂都守等可以出結如有隱瞞情甘同罪等情遞具切
結前來復經傳到劉國培再三詰問據稱伊係順德協左營把總同治四年到汛副將利輝始於光緒二年到

多川直公三

任相距十餘年雖與其弟利成耀係屬兒女姻親惟營中公事均由都守核轉非把總所能越職干預實無利
輝說合賄賂之事經該府等詳加查訪亦屬相同又原參利輝範法妄為聲名狼籍光緒七年七月 國制
始滿百日利輝在署娶婦晏慶連朝一節查得利輝先為其次子聘定麥姓之女為婦於光緒七年七月初四
日成婚僅止親友到署便飯並無宴饗作樂經夏獻銘飭傳協署兵役人等結稱當日利輝娶媳委係違例不
作樂並無連朝宴饗等事核與訪查情形相符查道光七年七月初四日已在 國制百日之外嫁娶不作
樂係違例部行禮節辦理尚無不合又原參利輝與地方官結納干預詞訟如塘利鄉築建水閘兩姓互控藉
彈壓為名囑縣令袁祖安將紳士壓留從中納賄乃行釋放一節查順德縣屬西華塘利兩鄉於同治五年
會議築基建閘以捍水患嗣於光緒六年據西華鄉生員梁藻勳等以該鄉基圍傾卸稟請捐修並於羅潘涌
中間添建子閘一道致塘利鄉民周連盛等以所建子閘開塞下流請飭禁止等情具控經前署縣張琮諭紳
妥處未覆前署縣馮泰松傳集兩造親詣勸明飭令西華鄉將添建子閘拆毀梁藻勳等具結遵斷惟梁騰章
心猶未服以狡串勒結等詞赴府翻控批飭覆集訊斷該前署縣袁祖安抵任會同該副將利輝前往勸復飭
照原斷拆毀梁騰章等不肯具遵暫行管押梁騰章等旋以拆子閘水勢直注為害無窮議將另建西閘送與
塘利鄉聽其關閉並另補修費銀百餘兩已經商妥等情赴縣具稟袁祖安以所稟尚屬實情似可照辦將梁
騰章等交保而塘利鄉江韶貴等堅請將子閘拆毀不肯具遵復行翻控因此旋斷旋翻是以尚未了結再三
訪查利輝當時係由縣邀往會勘並非結納干預該前縣袁祖安將梁騰章等暫行看管因具抗不遵拆起見
隨後願將西閘送與塘利鄉自行關閉即行交保候訊非由利輝請託所致並無從中納賄情事又原參利輝
委用營弁率皆循私左營外委則補其婿龍錫芳右營外委則補其甥梁慶麟一節查順德右營左哨頭司外
委把總缺先因尹廷相患病辭退經該管都守以龍芳緝捕勤奮考驗拔補奉前督臣曾國荃給委飭遵其右
營右哨外委千總馮定標補遺缺係由署督標中軍副將唐士貴以梁慶麟獲犯出力稟奉前督臣曾國荃

尚無私自描摹情弊秉公斷結省釋並將莫仲燾移送回營各在案該府等詳加查核並無受賄關說實據又原參利輝在任九年未嘗考選一兵考送一弁軍政廢弛一節據左右營守備查得副將利輝自光緒二年三月到任起至十年九月底止共挑補過左營兵額五百七十九名右營兵額六百一十五名均由都守考送呈請該副將驗補又考補過千總王雄斌余鎮藩徐成標三員把總胡應麟黃者安等六員外委梁壽年等九員內惟梁慶麟一員係由署督標中軍副將唐士貴開單呈請拔補其餘各缺均由都守呈送利輝照例考驗分別轉送考拔調查冊籍卷據均屬相符尚無廢弛營伍不補額缺情事又據候補知府唐樹滋覆稱所有原參知府黃杰往查副將利輝各節黃受重賄先獲賂銀二百兩由裕祥銀號遞付遂朦混稟覆一節遵查裕祥銀號係在省城雙門底上街開張當即改裝易服不動聲色前詣該銀號調取歷年各種流水帳簿及一切總帳簿詳細核閱並無利輝付交黃銀二百兩一欸詢之該店主司事人等僉稱平日與利輝從無銀錢交往委無過付黃銀兩情事取具切結稟到司由司確切考核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加查核所有原參利輝捕務廢弛則先後獲犯至一千餘名辦理確有成效所稱縱容區志剛開收田粟坐收規費則審明實有開票情事惟係在逃之區信起意開收區志剛不過事後知情未經攔阻區贊森等並無拿獲送現簿據利輝亦無收過規費自傳傳聞之說所稱賣戲收規則因神廟落成前往行香彈壓旋有失察賭博之過以致事出懷疑外委莫仲燾被控毀佔墳墓業經撤任送縣訊實尚無受賄關說串押舞弊所稱軍政廢弛則查明挑補兵丁已在一千以外所拔弁兵所拔弁缺亦有一十八員之多均有案冊可稽至塘利鄉建閘之案由縣令邀請同往查勘非該副將越職干預武弁胡定朝派充約總亦係由縣自行採訪非該副將代為圖謀署潭洲千總胡應麟未在本汛係因管帶巡船出外緝捕亦非該副將任聽家居並不舉發即劉國培雖與其弟利成耀兒女姻親惟劉國培補缺在前利輝到任在後其蘇逢春拔補蘇蛟勳休遺缺係由該管都守考送由提督轉請咨部非利輝一人所能授意賄賂所稱國制娶婦查明已在百日以外官員例准嫁娶尚無譴禁作樂情事

所稱委用員弁率皆循私查明龍錫芳等雖與科輝或係翁塔或係甥舅惟外委未弁向來無須迴避且一由都守考拔一由督標中軍副將選送此外查無受賄收規確情惟守備區志剛以派司緝捕人員告假回家幫修基圍以致興起訟端雖非有心庇縱究屬疏於稽察又該副將自行香回署之後即有匪徒乘隙聚賭未能先事查拏亦屬失於覺察其候補知府黃杰被參得賄賂稟一節現已委員澈底密查並無其事惟於區志剛等背簽姓名一節漏未查出輒據所稟情節稟復究屬疏忽相應請旨將順德協副將利輝候補知府黃杰一併交部議處以示懲儆再副將利輝臣之洞因其性情近滑已於特參不職文武各員摺內請旨革職暫留本任以觀後效仍由臣隨時察看再行奏明辦理在案除將守備區志剛與梁觀瀾等審擬緣由另行具奏外所有查明副將利輝知府黃杰被參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履陳伏乞皇太后 皇

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以李宗義事蹟付史館片 光緒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再前任兩江督臣李宗義於上年七月在籍病故該故員以進士分發即用知縣游擢封圻所在著聲威費中臣勦辦金陵粵逆時該故員在任大率士曾國藩幕中襄辦軍務後該故員總督兩江復值臣巡閱長江水師與臣雅故因得知其生平行事甚悉竊見該故員其行政務有濟於世其遇事不肯為苟同其制行尤必出於正臣請舉其卓卓者言之署兩淮鹽運使時淮南鹽艘因亂後改道奏與河漫難運該故員乃於瓜洲之東別審一河計長一千五百餘丈沿江築壩名曰新河壩內渚塘名曰新河塘於是舊河可屯小船沿江可建倉棧外江停泊鹽艘永無風濤之險至今商民賴之為江甯藩司時大難初平荒蕪徧地該故員創辦招墾法以安殘黎圖籍無存請無論民衛丁漕按各縣科則酌中折徵錢文以應正供並助軍需之用民皆以為便清水潭決口籌款工賑工活三十餘萬人准軍剿擒北行督辦後路糧台歲給餉需四百餘萬大功以成巡撫山西時值逆回方熾晉省屏蔽畿疆關係甚重該故員添募勇丁五千擇要扼紮水橋疑結之時回匪三次搶渡均

力擊却之及總督兩江以其俗尚華麗尤以黜浮崇實力挽澆風為務講求海防廣置船炮力陳蘇松之門戶以吳淞為最要長江之關鍵以江陰為最先鎮江府之焦山象山江甯府之烏龍山均為長江險要之區應趕於各處創建炮台至今遂為重鎮其行政之可稱者如此黃河石莊戶決口山東大吏護以口門難施上下游應籌防範該故員言自古宣防之方不外審地形順水性從未有上游決口不堵而下游能防範者力疏爭之卒如其議而河患以塞洋夷以吳淞漲沙曉濤總署議行批挖該故員上書極言不可逐層辯論實關海防形勢水利大局事得不行其遇事之有執如此該故員內行純篤已故豫撫嚴樹森曾以其孝行特薦於

朝從事軍中每遇保薦輒辭不與大府以介子推目之嘗以卓薦分發湖北差遣委用該故員力請回皖不能得大吏復委其代理荆州府事力辭之時兵燹之餘鄂租完善皖則糜爛已極或謂既係改歸湖北人員即仕荆州何害該故員則謂己以院員乞病不仕則已仕則必仍歸皖不得曰鄂安而皖危鄂肥而皖瘠也荆州雖善地於心何安乎其制行之不苟如此臣考之輿論所聞見略得其真竊謂該故員節概置之古名臣中始可無愧伏念表彰賢能國家激勸人才之切務可否仰懇 天恩飭將該故員歷官政績事實宣付

史館立傳之處祇候 訓示臣謹攝其行事大略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長江水師不宜改用輪船摺 光緒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奏為欽奉 慈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三十日管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議防海善後事宜摺內奏稱長江水師岳州漢陽湖口瓜洲狼山五鎮之舢板船宜令先裁一半將營哨弁兵額缺酌量裁并即以裁出之餉添製淺水輪船分隸巡防等語前於江南軍務大定後曾國藩等創立長江水師固因江面巡防不可不各專責成亦為安置立功水勇起見今已十有餘年各營舊勇大半更換巡防一切規模亦不及從前之嚴整每年糜餉甚鉅本應設法刪汰節省現在整理海防如於長江水師中參用淺水輪船自較舢板船為得力

惟必須騰出餉項方能次第辦理者彭玉麟曾國全裕祿李成謀悉心會商所有原設長江水師能否酌裁一半
及淡水輪船應添若干分撥各鎮詳晰籌議具奏將此由五百里諭知彭玉麟曾國全裕祿李成謀知
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伏讀之下仰見 聖慮周詳整理防務之至意莫名欽服臣維長江水師經前
兩江督臣曾國全與臣慘澹經營再四商酌始得創定規模 奏明添設十餘年以來江防嚴密行旅無驚
並無流弊臣頻年上下巡閱各營操防未嘗懈弛雖係額設之兵亦並無綠營習氣上年八月欽奉 上諭
以劉銘傳及道員徐承祖 奏請酌裁水師長龍舢板五成改添小輪船 飭臣與兩江督臣及長江水
師提臣會商妥議經臣與兩江督臣曾國全往返函商以未便更動合詞恭摺覆 奏在案茲奉 旨請
詳飭更籌議謹遵即悉心推究務求其是覺江防情形與海防異水師舢板仍未可裁淡水輪船可以不設請
敬為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海上盜賊縱橫大洋浩渺之中故須輪船方能得力江上盜賊出沒
於浦灘叢澗之間淺港分歧之所輪船縱小亦必長十餘丈喫水已深不能涉淺若遇劫掠盜船一經掉入淺
隘蘆葦叢蘙之處則不能窮追搜捕方將熟視而莫可如何是輪船用以駛行大江中流則捷用以巡緝支河
港汊則笨用之通文報托重載則宜用之入淺水搜藏盜則滯此不便者一製造輪船據劉銘傳所言每隻須價
萬餘兩長江水師由釐金項下每歲助餉八十萬兩即概以製造輪船計僅得船八十隻酌裁一半僅可得船
四十隻現在水師分防五省舢板兵船星羅密布節節巡故盜賊無從伺隙若每鎮酌減一半所減之舢板
船則多所添之輪船則少恐分布汎地不能周密宵小乘間竊發勢所不免此不便者二不能彈盜則商賈之
挾重貨販運者必皆畏縮不前各卡釐稅必至減色此不便者三如日節省餉項亦不妨擇善而從也查造師
船一隻所需不過二百餘金計須四十餘隻師船之費始能造一輪船則製船之費鉅師船三年一修所費無幾
輪船則機器偶壞船身偶損非重價雇洋匠不能補治則修理之費鉅師船水勇月餉不過數金輪船則司
事之人皆須厚給廩俸則資養之費鉅師船較此即行駕駛靈便輪船非用煤火即不能動所費尤鉅統而計

之輪船之糜費何止百倍於師船此不便者四如曰可練水軍猶不妨因勢利導也師船持舵掉漿犯浪衝風全恃人力非壯勇不得濫充輪船全恃火力運其機器雖怯弱亦可從事久之人習於遠兵日以疲將來徒有水師之名其流弊真與綠營無異此不便者五以上數者孰得孰失較然易明若必改弦更張竊恐有用者將轉成為無用省費者轉致於多費臣愚竊未見其可昔賢有言利不百不變法況此所變徒有害而無利乎方今士大夫侈談洋務事事求效法西夷不知洋務有不可不講者如出洋之兵輪扼險之炮台此宜推究西法精益求精以期可以制敵保疆也有不必講者必洋槍陸隊其隊伍雖似整齊其號令雖似嚴肅然臨陣呆笨知正而不知奇故馬尾之戰一登岸而穆圖善敗之諒山文淵之戰馮子材王德榜等合軍擊敗之我軍之趨捷輕快實遠勝於西人今乃必從而效之延聘夷師教習是欲去己之長效彼之短此臣之所不解者也薄小輪船僅可傳遞信息運送物件以之攻擊胞薄而不堪用巡緝長江尤所不宜長江水師舢板以前盜賊橫行商賈畏足既立水師舢板之後往來上下商民視為坦途釐金暢旺得濟數十年餉精已著明效乃欲以此易之此又臣之所不解者也臣於水師先後三十年於茲矣其中得失之故皆身親歷而深知之敢竭管見披瀝直陳如謂長江水師由臣創設固存膠執成見之心臣碌碌之愚自問不敢出此所有水師舢板仍未可裁減水輪船可以不設緣由謹繕摺覆陳仰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垂示謹 奏

謝賞假回籍調理 恩摺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為 微臣 仰蒙 賞假三月回籍調理病軀謹繕摺具 奏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病

勢增劇難冀速痊於八月十五日恭摺馳陳請 旨開缺並懇銷巡江各項差使回籍調理茲於十月初二

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光緒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內閣奉 上諭彭玉麟奏病難速痊懇請開缺並開各

項差使回籍調理一摺該尚書公忠體國夙著勳勞覽奏殊深屢繫彭玉麟著賞假三月回籍安心調理毋庸

開缺並毋庸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跪誦之下感激涕零臣身受 重恩忝司軍旅

寸籌未展，錮疾遽嬰，乃復上頌。聖慮念其犬馬之微勞，許以沐沐於故里。此後有生之日，無非

太后 皇上所賜之年。鴻仁高厚，決難逾。臣所患數月以來，鍼灸迭進，服藥多至百餘劑，雖亦間

有微效，逾時仍復依然。蓋以年力衰頹，氣血兩耗，兼之炎方暑濕，水土不宜，在此辨防三年，深受潮濕，

爾至此，臣惟謹遵查次。聖訓慎求醫藥，以期漸就痊可，仰紓宸繫。至臣在粵防經手，現飭隨營文武

各員逐一清釐，須俟辦有端緒，方能起程。其時容臣另摺詳悉具奏。所有微臣仰蒙 賞假回籍調理

理台恭謝 天恩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為王水章請 恤摺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奉為調辦海防前署湖南提督記名提督積勞病故顯懇 天恩從優 賜恤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

事竊臣於光緒九年冬間 奏調前署湖南提督記名提督振勇巴圖魯王水章統帶振字四營來粵辦防

以大紮為虎門外第一重門戶，飭該營駐紮防守。其地屏蔽虎門之右，高峯屹立，斜出海中。該提督立置其上

操防之餘，即督率勇丁營建炮台，開山劈石，兩年中祁寒暑雨，工作不息。其成炮台十餘座，並未雇倩工匠計

節省經費甚鉅。前此警報狎至之時，該提督督飭弁勇嚴防險要，夜間親自巡視。恐其疏虞，並瞭望海面，以防

敵船猝至，往往達旦不寐。如是者數月，其勞瘁實為備至。惟地在海中，瘴澤薰蒸，水土惡劣，又或中夜狂風驟

雨，攪海搖山，將營帳一捲而空，以致屢宿雨中，因之染受寒疾。時作時愈，前此督臣張之洞欲留臣部數營分

防大角沙角，以資熟手。臣即擬留該提督於此，該提督以病未全愈，力請回籍。臣以其情詞懇切，未忍過拂。其

意為咨送湖南撫臣回防原所，不意其部署各營次第開拔，料理甫畢，方欲登城，忽於十月二十五日舊恙復

發，遽爾身故。茲據該營管官等稟報前來，臣查王水章湖南寧鄉縣人，咸豐三年以武童投効軍營，克復湖北

之通城、崇陽、蒲圻等城，攻拔小池口及江皖之彭澤、望江、東流、銅陵等縣，又克復安徽舒城、廬州，大小數百戰

身受重傷數十處，所向無前，功績卓著。經曾國藩、胡林翼、王文韶、李鴻章、張之洞、岑春煊、劉坤一、張蔭桓、

彭川直公高

辦防剿咸豐十年撲滅湖南柳桂一帶逆匪復越境剿辦賀縣股匪迭破卡隘屢獲大勝回剿甯臨宜章桂陽
之粵匪一律教平湘省邊境肅清海保總兵同治元年出境截剿粵逆石達開克復來鳳縣城四年領兵援黔
進攻思南府教匪攻克大壘小壘天台寺等處賊渠楊姓奏保託名提督光緒六年江華土獍滋事領兵剿
理剿撫事宜當將首逆各犯全數擒治地方以安又屢經署理湖南永州鎮總兵鎮守總兵湖南提督印務
皆舉其職該提督秉髮從戎在軍日久其驍果善戰夙著名稱故臣特 奏調來粵藉資臂助不料防務甫竣
方令其回防將息竟爾一疾不起實堪憫惜可否仰懇 天恩念其曠昔屢著戰功此次復以積勞之故沒於
嶺表俯准 飭部從優議恤之處出自逾格鴻施其部下各營已飭其分帶營官總兵樊本德副將顏武林
等督帶回湘業已由粵起行所有該提督在防病故請 旨賞恤緣由謹繕摺具呈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會請已故藩司 優卹摺 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奏為已故藩司卓著循良盡瘁防務懇 恩優卹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已故廣東布政使沈銘經於
本年十月十九日因病出缺業經 臣 之洞等奏報在案查該藩司由進士即用知縣分發江西歷任長甯上饒
新建貴溪等縣知縣深已愛民息訟治盜興學養士所在皆有循聲上饒有九龍山為齋匪窟穴以計訪擒其
渠魁亂萌始息嗣選授安徽太平府知府郡無城郭該司濬壕置柵盜賊屏息調安慶府時值皖北水災殫心
拯濟以工代賑盛暑奔馳烈日中重奉撫輯全活無算居官守正不畏強禦臣 王麟巡江過皖備悉其詳心甚
敬之特升安徽鳳道光緒九年 擢授廣東按察使粵民勁悍健訟械鬥命盜重案最多務民恃洋人為護
符豪族以良懦為魚肉該司明慎公勤一介不取抵任以後清釐積案數百起洋結京控要案十餘起用法皆
得其平尤以廉正風厲僚屬力遏奔競遇事守經而體察眾情通達政體處人和遜而不為苟同其所施設與
論會然十年春間兼署兩廣運司粵鹽積年疲銷課餉甚窘該司任事數月釐剔奸蠹設法疏銷除正額照解

外復帶完價款銀七萬兩籌捐海防經費銀二十二萬兩餉銀賴以挹潤五月後法事愈棘粵防戒嚴沿海各口營屯林立軍書旁午該司總理營務處係其專責凡調和將士肅清內奸經營臺島舉辦團練無不竭盡心力區畫得宜臣等深資其助時方議發大軍進規越南援助滇桂計畫已定而苦於饋餉無出本省財力已竭兼須援濟台閩藩司困於持籌不能兼顧該司遂兼任籌規越之餉百計羅掘懇誠勸諭紳富捐集鉅款出關之軍乃得成行啟暮寇急出巡各營申儆戒備除夕駐守海墘與將卒共勞苦而司中公事仍復親自經理不少休息本年四月調任粵藩六月接篆防務甫解撤留省內省外關內關外各營數至四萬餘人移屯併成給資清餉費益浩繁散勇雲布時西北兩江大水為災人心惶惶深慮擾動該司籌款資賑復派員弁分途押送均各帖然回籍一面籌措巨款議修廣肇兩府圍堤考核圖經規畫工料現已籌度畧定該司以粵省吏治久敝亟思激揚而廓清之自受藩篆以來嚴立章程銓品人才孜孜如恐不及數月以來屬吏欣欣皆有爭自濯磨之意八月以後洋款屆期京協各款待解尤急司庫搜括殆盡該司焦思籌畫屢積出納力杜浮冒鈎校簿書夜分不息自夏間積受暑溼重以勞瘁過甚中氣耗損致患風痺危證溼瘡徧體雖在假中仍力疾伏牀手治官書與臣等函商兵食要政使牘往來日猶數起調理稍愈即勉出治事十月十六日委赴波羅廟致祭南海神因令就近察閱牛山新築炮台工程形勢勞頓不支十八日還省頗發前病適作函稟陳公事發函擲筆倒枕困伏氣息頓微風痰驟湧遂以不起沒之日布被蕭然一如寒素僚屬無不同聲痛悼竊維粵省物博民龐事變日多而習氣日靡吏事兵事餉事無一不費整理若該司之才職操守久為粵省官民信服使之久任必能轉移俗整飭官常本年五月奉 旨令保奏籌濟滇桂各員已擬將該司首列判章一旦因病出缺臣等失指臂之助尤不能不為 國家惜此人也合無仰懇 天恩垂念該司盡瘁防務遺疾殞生飭部照藩司軍營立功後積勞病故例從優議卹並將生平政績 宣付史館列入循吏傳以為以死勤事者勸出自 逾格鴻慈不勝感悚待 命之至謹合詞恭摺具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會查廣東學政參款摺 光緒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奏為查明廣東學臣科試惠州幕友外匪勾串滋弊獲犯審明定擬恭摺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本屆學

臣葉大焯科試惠州府屬歸善博羅二縣取進文章願招物議於二月底三月初間先經臣之洞與撫臣倪文

蔚訪聞立飭前任廣州府知府蕭昭會同善後局委員督同南海番禺兩縣查明投買聞姓各標如有未買廖

鍾王三大姓而轉買文田彭各小姓者將應得米銀三十一萬三千八百三十六兩二錢六分悉數充公以絕以

後舞弊并利者之望一面嚴飭司道府縣嚴切查辦訪緝多日並未得有學署投買聞姓憑據並經臣之洞立

即向學臣調取惠州取進新生試卷詳加推究亦未能遠定其弊端之所在隨於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有人奏廣東學政葉大焯串同幕友舞弊貪利無厭科考廣州

時聞姓尚設澳門有神羽二姓應考者各一人同時入選聞省喧傳學案得七十萬金按試惠州投考之王姓

廖姓數百人皆被抑而特取一二人赴試之文彭所得又將百萬眾論喧囂毀試院棘門該學政張皇失措

再行招復將文彭二姓扣除其時眾志皇皇遠調駐省勇丁前被彈壓等語所奏是不屬實著張之洞確切查

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欽遵分飭確查旋據前任廣州府蕭韶查明上

年科試廣棚所取神驥一名係由僧生入學平素文理尚優羽崇德一名先於府考時曾經該府面試取列第

一牌二十三名寫作均可入殼尚無弊端並據惠州府楊霽查明當日考試歸善博羅二縣文章終榜招覆眾

人閱看時雖有喧嘩不平情形並未拆毀棘門亦無在省調勇彈壓之事又於六月二十日欽奉五月二十五

日 上諭有人奏廣東聞姓舞弊濫多本年惠州科考將廖鍾王三大姓全數禁不獲售文田彭三僻姓全

數獲售榜於士子拆毀棘門幾釀巨案經該督撫飭拏舞弊之人並將所獲之彩七十萬元提充軍餉學臣

因病任職幕友家丁放騰舞弊請飭澈查等語前有人奏葉大焯串通幕友舞弊貪得無厭各節當令張之洞

確查具奏茲據所奏該學政考試惠州募友家丁舞禁情形大畧相同且有厨人暗進巴豆湯致該學政腹瀉不能閱卷等情此案查經被人參奏必應確切根究以期水落石出著張之洞歸入前奉奏公確奏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其所稱提究軍餉七十萬元一節究竟有無其事著一併覆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又經飭據南海番禺二縣稟獲投買閩姓之羅紀南梁玉山二名並訪獲曾在學署閱卷續經羅退之幕友安徽附貢生戴羅俊一名及學署書吏參羅臣即參輝一名先後被交廣州府獄局確審並訪聞已經圍籍之學署幕友福建貢生薩廷蔭舉動可疑當即委員密緝薩廷蔭來粵訊辦戴羅俊雖據供有勾串情事惟恃無質証情詞游移當經臣之洞將獲犯訊供查辦大畧情形先行覆奏在案並因廣州府知府蕭韶升授湖北刑宜施道經臣之洞附片 奏准暫留粵省查辦此案又於七月初二日欽奉六月初十日 上諭有 人奏廣東閩姓禁書滋多學臣幕友家丁舞禁查經諭令張之洞確查具奏茲又有人奏稱葉大焯按試惠州歸善博羅二縣學署與逆匪通同作弊揭曉之日眾情洶洶不得已再行招覆文理不符者甚多該學政即將文炳熙彭日光兩名降作僮生真才屈抑物議沸騰等語著彭玉麟會同張之洞按照所奏各節確查明據實具奏不得稍涉徇隱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又於八月初十日差弁齎回臣之洞覆奏獲犯訊供大畧情形原摺後開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已悉即著將已獲各犯研訊確供並飭屬嚴鞫案內要犯澈底根究務令水落石出不得稍涉含糊葉大焯應得處分著候定案時再降諭旨欽此均即欽遵辦理其時已經提到薩廷蔭及學署家丁王斌委員會同惠州府訪獲投買得米較多形跡可疑之林亞元即監生林文輝均經臣之洞先後飭發審辦並將供出之巴革承差吳子衡懸賞訪緝在案臣玉麟臣之洞遵 旨公同確查如原奏所稱抑其數百人投考之王廖而特取一二人赴試之文彭又云按試歸善博羅兩縣文姓考者僅六人而錄其四田姓十人則錄其五等語檢查府縣送考名冊惠潮紅案歸善應試童生共二千零二十五名鍾王廖三姓共一百零八名縣考前五十名內鍾王廖共有二名府考前五十名內共有四名文姓應考

六名先取後扣一名彭姓三名取進一名先取後扣一名田姓十三名取進一名博羅應試童生共九百六十三名鍾王廖三姓共六十九名縣考前五十名內共有一名府考前五十名內共有三名惟該縣鍾王廖三大姓及文彭田三小姓均無取進者兩月以來臣等會飭蕭韶督同現任廣州府知府孫楫及嶽局委員查提各犯悉心研鞫嗣據稟陳迭次訊究情形即將供出之福建廩生楊謙密委咨提並將戴羅俊等即牽涉之番禺縣廩生術榮熙先行分別咨華飭解復經臣等會札飭委藩臬運三司督糧道會同覆訊茲據現署廣東藩臬司蕭韶稟司瑞璋運司蔣澤春督糧道李慈凱明議擬解勅前來臣等親提覆鞫緣戴羅俊係安徽婺源縣學附生報捐貢生薩廷陰係福建閩縣廩生考取恩貢均於光緒八年間經現任學政葉大焯邀請來粵與福建廩生楊謙及山東拔貢郭潤奮湖北附生陶坤湖南附生張希詠周勳籍湖北舉人呂文選各在幕中襄校生童試卷光緒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學臣科試惠州呂文選患病留省未經出柵歸善童場戴羅俊等已將各人名下所分試卷馮文閱薦滿學臣染患腹瀉精神疲倦囑令楊謙先行彙集覆閱楊謙即到各友房中尋取落卷戴羅俊與薩廷陰見其手中持有抄錄府案原底形跡可疑當向楊謙詰問楊謙不能隱瞞即將在省晤見未獲之番禺縣人吳子衡即學署於光緒九年已革之承差吳彰諒及起意邀集番禺縣廩生術榮熙及各親友等籌湊本銀投買歸善博羅二縣賢官闈姓每本銀一元頭采可得銀六百元二采二百元三采一百元大姓人皆買須多買偏僻小姓方能制勝旋知在學署閱卷囑令遇有各小姓多薦數卷許俟猜中獲利提出采銀二千元作為謝禮伊已允許之言向戴羅俊等告知並囑不可聲張將來得到謝銀每人分給銀數百元戴羅俊薩廷陰亦即應允代為徇隱此外郭潤奮等均不知情楊謙隨將各友所薦歸善試卷並在落卷內挑取文理通順者潛拆彌封查對鈔存府案原底共取有文田彭小姓試卷四本當將彌封照舊粘好連別姓試卷一併送交學臣覆核學臣即就所薦之卷取錄招復外間眾論不字取錄等語經提調譚慶解散並進署面稟學臣學臣向幕友查詢戴羅俊等均稱憑文閱薦不知孰為大姓孰為小姓學臣即於二月十七日再行招覆將文

炳熙彭日光二名扣除降作僧生尚有彭鏡修田錫川二名仍准取進其扣除額缺二名未經補取旋經臣之洞與撫臣倪文蔚訪聞此次科試議論紛紜立飭將投買闈姓各標查明顯有弊實者應將銀全數扣留充餉學臣回省亦經商請將弊標充公一面出示如有招搖舞弊之人無論本署內外均許指名稟究並將戴羅俊等及楊謙等概行解去奉次欽奉諭旨飭令確查具奏經臣等先後訪獲戴羅俊薩廷隆等飭發確審經該司道等提犯訊悉前情並以該犯等既經聽從勾串扶同徇隱圖得謝銀究竟實在得過銀兩若干有無立約封銀及自行出本投買闈姓情事當時楊謙既到各處尋取落卷何以同幕郭潤齋等並不知情各童姓名彌封內向不明寫何以折閱知為小姓府案原底如何來歷且楊謙首先聽囑勾串此次試卷又適由該生會集覆閱恐所供尚有迴護隱匿別情屢加研詰據稱當日楊謙言明吳子衡係允猜中後分給謝銀旋因奉提充公實不知猜中銀兩共有若干委止口許虛贖並未得受現銀及封立銀約亦無自行出本投買情事幕友各有書房並非聚集一處是以楊謙尋取落卷時僅止伊等看出破綻郭潤齋等實不知情至於試卷彌封向係按照府案名次編列字號各柵向有一定字樣如首一字第一號即為府案第一名其餘類推是以將府案查對彌封即知為大姓小姓廣東縣府童試新生入學向有鈔錄全案名次發售人人皆可購買不獨惠州一府為然學幕間卷向有一人彙總楊謙向來閱文眼力最準大約因此令其景閱其先在省城與吳子衡等商謀作弊學政實不知情等語提同學署家丁王斌等質訊堅稱覆校試卷係幕友專司非他人所能預聞縱使欲謀多薦小姓豈肯向伊等告知自行漏洩之理至羅紀南等僅止代人投買闈姓所買標內間有猜買文田彭等小姓者係屬偶然猜中均無同夥勾串情弊質諸戴羅俊等亦稱王斌等與羅紀南等俱不知情熬審多次矢口不移並經臣等咨查學臣葉大焯覆稱本年二月間試至惠州府屬善場後忽患腹瀉曾囑楊謙將薦卷再閱一過仍由該學政親自核定去取當時士子久集場期接續偶患小恙出榜未取展緩各卷彌封曾經審視並無破綻亦無暗進巴豆湯之事文田彭四卷正場調覆文理均屬妥順當時憑文錄取原不知其何姓

迨合覆各屬後聞有浮議恐有弊端因特再行招覆文炳熙彭日光二名文理不盡相符又因其並非搶替是以扣除仍留生其田錫川彭鏡修二名前後文字一律均順自未便故抑單寒概行黜扣又恐罔利者仍從俸獲缺額未補係為任缺毋濫起見回省後當經面商將闈姓簿據可疑者查提充公曾經該學臣附片具奏在案屢向該募友等研詰未肯吐實即經出示招告未據有人將署內作弊之人指訐又未便將該募友等仍留在署是以概行辭去此外家丁書差人等形跡均無可疑亦未據獲犯供指無憑發交究辦各等語現查逸犯楊謙吳子衡即吳彰等分緝未獲現獲各犯供情似無遁飾未克久懸拖累應即先行議結查律載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無祿人各減一等枉法贓各主者通算全科無祿人一百二十兩絞監候又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交若枉者准枉法論減受財一等又名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該生戴羅俊薩廷陰在廣東學政幕中襄校試卷因吳子衡即已革學署承差吳彰湊集資本投買闈姓起意串同募反楊謙於閱看歸善試卷時多薦文田彭各小姓許於猜中得到采銀提出銀二千元作為謝禮該生等圖分銀兩聽從勾串代為徇隱尚未得財即經破獲備查律例並無因買闈姓聽許財物作何治罪明文查小姓試卷據稱仍須於各小姓中擇其文理通順者方予呈薦較諸指名賄買生童情節為輕惟於法究屬有枉該生等既經圖謝扶同徇隱即與為從無異以吳子衡所許楊謙二千元分給每元七錢二分計之贓數已在一百二十兩以上該生等係屬貢生並無月俸有犯仍應照無祿人科斷自應比律問擬應如該司道等所擬戴羅俊薩廷陰均應革去貢生比照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交若枉者准枉法論減受財一等律於無祿人枉法贓一百二十兩絞監候罪上遞減二等為從又減一等擬杖九十徒二年事據供係在逃之吳子衡即已革承差吳彰起意為首現在吳子衡與先行聽許財物之楊謙雖未就獲從犯係先後到案隔別研訊供詞如一將來鞫獲吳子衡等到案可無惑其狡辯應請先決從罪毋庸監候待質候奉准後定地押發充徒至吳子衡等先係在省商謀隨後開來遊樂事在柵內均非提調所能稽查失察職名應請免開此外幕友郭潤金等均不

知情者丁王斌等書奏監臣等及代人收買蘭姓之羅紀南渠五山林亞元均記無司夥舞樂情事俱毋庸
議所許謝禮係屬口許虛賦無從著追充公銀兩實止洋銀三十一萬餘兩並無七十餘元之多業經臣之洞
登次奏明在案其中由吳子衡等投買者固屬不少此外多係舖戶代收代買展轉寄託散在各州縣或係間
風附和或係僑中偶合實非一致凝難一一拘究既將米銀充公所有買標之人應免深究以省株累逸犯吳
子衡衛榮熙及楊謙等飭緝獲日另結其廣州府一柵查無弊端應勿庸議學臣葉大焯職司文衡又當粵省
場禁素多之地宜如何嚴密關防精心校閱乃因偶患病証發榜急促去取但憑幕反並不認真覆核於幕友
楊謙等與匪人往來勾串聽囑多薦小姓圖得謝銀各情平日既漫無關防臨事又毫無覺察雖查無串同舞
樂情事等已難辭且文炳熙彭日尤兩卷既經扣除何以並不補進足額歸善童試人數甚眾文風向稱可觀
即所留彭日尤兩卷亦僅平順何至再批兩卷平順之文亦不可得願係因眾議再覆意存苛求缺額不備以掩
具前次取錄草率之失似此校閱粗率迴護任性實屬有辜職守其應如此懲儆之處恭候 聖裁臣等伏查
聞姓一事利之所在弊叢易滋向有匪徒扛姓包槍招搖射利聞棍之名由來已久自同治以來粵省考官學
政以此招物議者頗多而人無間言者亦復不少惟在司文衡者考校嚴明則百弊自息即如本年乙酉科鄉
試一榜多係名宿與論會然亦毫無異議事理顯然總之無論開設何處均須加意防閑經此次獲犯懲
辦並將獎標悉數充公諒必各知儆懼不敢再行嘗試惟立法期於持久防患責於未然應由臣等通行
各府州縣以俟歲科考童試卷其滿封編號不得備用十字文舊日次序應由該提調隨行另批數百字密
編次序嚴密書寫黏貼完固其底冊即存提調內署不准漏洩每考更換不得沿用上屆字樣以杜拆閱揣測
之弊並嚴訪全省文武各衙門隨時留心杜弊無論鄉場小考一聞有勾串情事立即破除情面密速查拿通
稟懲究不得稍涉瞻顧庶考試可期整肅而棍徒亦斷不敢因緣為奸矣除將供招咨部外所有查明審擬緣
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報銷第二起軍餉摺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九日

奏為臣軍餉項收發數目並遣撤各營勇川資造冊送部作為第二起結總銷案請 旨飭銷恭摺具奏仰

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九年十月遵 旨赴粵籌辦海防其自光緒九年十一月起至十年十二月底

止所有各省協濟及部撥餉項收支數目經臣飭行營支應委員造具清冊送部作為第一起銷案並經具

奏於光緒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今海防解嚴臣前奏請撤遣防軍以節糜

費奉 旨俞允現撤防事竣將各項軍需及遣散勇丁數目澈底清釐計自光緒十一年正月接第一起銷

案起至是年十一月底止共舊存新收銀三十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二兩有奇共支銀二十五萬二千七百二

十七兩有奇共舊存新收米三千零九十四石八斗有奇支數如左查臣軍每年部撥餉銀三十萬兩撥於粵

海關六成洋稅項下尚存銀四萬兩廣東捐輸項下尚存銀三萬五千兩未經提取又繳存廣東海軍五萬八

千四百四十餘兩 臣共節省餘存銀共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餘兩竊惟時值多故籌餉維艱今雖西夷就款

漸熄海氛然沿海設防添置船炮需用尤極浩繁必須能省一分之虛糜方能增一分之實用臣自抵粵防以來

事事務從撙節其統帶各員臣每接見常加訓飭無敢蹈軍營浮冒之習是臣所部一軍差幸尚無冗費茲據

辦理報銷委員造具清冊詳請咨部照銷並請具 奏前來臣詳加覆核雖或有未符例案之供支委無有

不核實之款目除齋冊送部外謹恭摺具 奏請 旨飭部一律准銷臣素性醇直實事求是治軍以來

無不實用實報謹摺 文宗顯皇帝溫諭 竊以誠實不欺之語臣從不敢稍有欺飾即在粵辦防三

載所有照例應領薪水公費以及實缺廉俸均未敢支取分毫惟有自京寒素勉竭愚分以期無負 天恩

又前由江蘇調練之數字合字各營其餉由江蘇解交臣營發給現准江蘇撫 衛榮光據藩司譚鈞培詳請

咨由臣處造冊請銷茲從十年春間該軍防次領餉起截至十一年十月底止所發餉項一併造冊送部再臣

前 奏刊欽差辦理廣東防務兵部尚書木質關防一顆此次拜摺後應即銷燬仍遵用 欽差巡閱長

江水師兵部尚書關防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開缺并開除差使摺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奏為微臣扶疾回籍沿途察看水師情形及病勢日增伏懇

恩准開缺並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恭摺

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四月初十日由浙起程回籍前經具奏在案便道察看長江水師均能恪守舊章修

明紀律所有一提五鎮臣俱次第接晤並傳齊各營哨弁面加訓誡飭令操防勤慎肅清江面以仰慰 宸衷

垂念江防之至意臣於八月十八日行抵衡陽原籍殘年七十有三抱沉痾於嶺表復生返於枌榆得以重拜

先塋共酬感之情話無非 高厚仁慈之所賜感涕零粉身莫報惟是以久病虛弱之軀跋涉江湖河漢

縱橫八九千里加以巡歷五省邊管告誠愈覺困憊異常現在心中氣逆筋骨疼痛等証日益加劇心動神疲

龍鍾形骸萬分難支不敢取隱自維精力銷亡岫嶺景迫實不堪復勝艱鉅況本兵重職以臣菲材已屬虛非

其據若更以衰病老朽久致曠官則臣之咎戾滋甚而巡閱長江亦斷非沈痾餘生之所能維持有益伏懇

皇太后 皇上矜全格外施臣世世犬馬難報之恩 准開臣兵部尚書實缺並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

俾臣從容調攝或可稍冀就痊而自問碌碌愚分非必欲苟且以圖安實不敢勉支而情事大局幸甚長江幸

甚所有 微臣 衰朽不能勝任迫切愚忱謹披瀝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扶病起程巡江摺 光緒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奏為恭報微臣巡閱長江五省水師由籍扶疾起程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旨每年巡閱長江一

次自光緒九年遵 旨辦理廣東海防事務因此數年未到長江巡閱於十一年十二月奉 旨撤防維

時臣已深染海濱瘴毒手足不仁因航海東渡到浙江西湖退省履就醫度歲至上年三月醫藥無效仍抱沉

痾仰沐 聖恩賞假三箇月回籍調理於四月初十日由浙江省起程溯江而上奏明便道巡閱五省水師

臣

至八月十八日到衡陽本籍診治病軀歷年病苦情狀願懇

天恩准開臣兵部尚書實缺並開除巡

閱差使俾臣在籍靜養專摺具奏奉 旨著假三箇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並毋庸開去巡閱長江水師

差使欽此欽遵在案臣荷 皇太后 皇上格外矜全有加無臣銘心鑠骨感激涕零不意臣福薄災

纏百醫診視用藥無靈醫如不醫藥如不藥人春以米加以舊創舉發筋骨酸疼氣逆心中咯血等証次第疊

見新舊疾苦交攻較上年增劇前兩載手足雖麻木不仁心神尚未恍惚今則舉動需人左右扶掖始能移步

語言寒澀思慮昏蒙每日飲食難進形同食膈每夜寢不成寐轉難支如此衰頹日甚德素不足感人感亦

使人生玩不特無裨軍政且恐貽誤匪輕惟沐 累朝知遇之隆涓埃未報臣雖庸愚竊直具有天良何敢

因夙疾未康偷安殘喘以自干罪戾而上負 鴻慈茲萬分勉強定於三月二十一日扶疾由籍起程自湘而

鄂而皖吳按營巡閱督同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認真整頓務求操防精熟以仰副 朝廷廩念長江慎重

東南半壁防務之至意如有營員弁兵不肖不守軍政舊章胆大妄為立予參究棍責不敢姑息示恩如有稍

涉嫌疑之事臣不敢推諉當據實 諭旨一身任之專摺具奏除候巡閱查察五省事務竣另行具奏外所有

扶疾由籍起程日期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賜人復 恩摺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初七日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具報巡閱長江五省水師扶疾起程日期於四月二十七日遞回

原摺奉 硃批覽奏已悉該尚書扶疾起程具見忠悃嘉許之餘彌深慶賀著賞給人復四兩妥為調攝以

資倚畀欽此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伏念臣叨蒙 恩遇莫比涓埃夙疾新痾侵尋日甚屢

次陳情乞骸登荷 溫語慰留屋被 高厚生成即捐糜項踵莫足仰酬萬一此次扶疾起程由湘而鄂

顛頓於扁舟風浪中眩暈之餘心神益形惛恍正擬行抵安徽省垣簡軍事畢暫息旬餘以便靜心服藥調攝

稍痊再赴下游按營巡閱否則萬分難支終必僨事乃於江西途次仰邀 宸廑優加 賚以珍品 天

錫駐年之樂臣叨逾格之榮淪浹衷懷感激涕下際此時艱未文武備亟宜謹求臣以衰病之躬強自敦率雖
報國之志願永矢無涯而靡盬之馳驅豈終有裨臣素性嗜直惟持此一息尚存不敢稍渝夙志以冀仰副
聖主宵旰憂勤慎重江防之至意除俟巡閱長江事竣另行具奏外所有 臣感激下忱理合具摺由驛恭
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巡閱事竣請開缺開除差使摺 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奏為微臣巡閱事竣痼疾益深竊懇 恩慈准予開缺鈞除差使生還本籍冀得靜養調攝以期稍痊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命年巡閱長江五省水師一次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湖南衡陽縣本籍扶疾
起程業經專摺奏報旋即泝江東下由湘而鄂而荆沅而江皖於四月二十七日由驛遞回原摺奏 硃批
覽奏已悉該尚書扶疾起程具見忠懇嘉許之餘猶深慮繫著實給人護四兩安為調攝以資倚單欽此欽遵
比即望 闕叩頭祇領具摺恭謝 天恩在案伏念臣何人斯叨蒙 恩遇無已有加查荷 溫綸
至周且渥即揭瘡頂踵莫足仰酬萬一惟有盡職盡心訓練將弁士卒講究軍政營務不敢稍渝夙志冀上行
聖主宵旰憂勤祇因病骨難支在皖有延醫服藥稍息旬餘旋即巡江南蕪湖太平金陵瓜洲鎮揚等處
水師查察營制管規不憚三令五申講求實濟力除粉飾於長江五省各鎮將營官汛弁擇其能實心實力防
務整齊地方安靖者即殷勤加獎以勉勵之於稍有怠惰偏惡漏好性情乖張遇事因循者即嚴行誥誡以振
作之於官弁兵丁疏懶不肖有壞營制軍規者即明問其咎重責軍規以儆怠惰於頑劣不職滋生事端者
即行參辦或撤任擄去翎頂留營以觀後效重則參革出營永不叙用以示懲創又於沿江各汛拏獲攔江劫
盜並拒捕者即飭送各方州縣詳晰訊供如有賊據確鑿臣即親提訊問屬實屢嘗行杖罪有應得未便稽誅
即於問明後以軍法從事焉首示懲清江面而靖地方大凡養維即以貽惠懲一足以警百亦防微杜漸不
得不然耳均隨處隨時咨明各督撫 臣暨長江提臣彙案辦理以一事權於時各省督撫臣時均面商江防整

高 一

頃事宜於長江提臣李成謀在湖北武昌省並江南蕪湖縣面商兩次互相稽查務使長江水師將弁兵丁謹守舊章所刊訓言百條不得稍染境習致解防務復將本年軍政大典切囑提鎮於各標將弁應舉應劾各考語悉心詳慎斟酌於五化清冊內擬註明晰臣愚昧難直固知嫌怨固不敢稍存己見瞻徇私情尤不敢

略示寬容潛滋玩愒仍由該提督咨呈兩湖督臣裕祿兩江督臣曾國荃主政臣此次巡閱長江水師二十四營官兵隊伍尚屬整練技藝亦皆嫻熟惟洋槍打一尺二寸寬鐵靶中紅鵠者六七成八九成不等切實嚴諭勤謹操練總期精益求精以執生巧朝斯夕斯勿稍怠忽以仰體

綏之至意臣今年以病勢日重沿途調攝甚速故竣事較早刻下巡抵浙江於七月二十二日扶病到西湖退省庸原擬乘暇調理痼疾無如昔年名醫存惟臣病愈增不能不醫以冀痊可報効朝廷此素願也伏

思臣賦質孱弱兼憤從戎以來於克復岳州城九江府城小池口為城右偏手腿三次受炮子傷老來血氣愈衰舊創舉發愈形酸痛久在軍中艱苦備嘗心血耗盡加以廣東南海戰受瘡痍潮溼初則中風難於飲食繼則手足麻木語言澀塞周身亦仁於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在廣東軍次奉

上諭彭玉麟自赴廣東辦防以來實心任事不遺餘力該尚書向有咯血等證現聞尚未痊愈亦未服藥調理身在行間與士卒同甘苦不違少息朝廷實深慶幸必宜善自調攝方能為國宣勤該尚書務當仰體此意慎求醫藥勉節勞勩以副

倚畀之殷保身即所以報國也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涕失聲謹遵聖訓廣求醫藥及十一年秋撤防不能山行航海東渡至今三載醫藥未離總無大效形同傀儡舉動需人扶持偶疏即致傾跌徒事奔波靡益既不

足壯巡閱之視瞻恐貽軍民之製坑長江之整頓無益朝廷之體制有虧且江湖險阻願播風清潮溼暑秋病愈難痊更以衰朽之身上塵

榮錄骨銘心清夜淚落惟有鞠躬盡瘁以期浪濤鯨鯢長江經靖上慰

聖懷優加 慈惠 責以珍品 天錫駐年之樂臣叨逾格之

辜負之罪無如福薄災纏毫無起色實因精疲力盡故也年來心目昏蒙神思憊於往來公文

南顧之憂臣方免

辦承亥混同似此糊塗時艱無補臣前後在軍數十年百事躬親未用幫辦同治十一年奉 命巡閱五省
長江每年一次於今十餘年蒙 恩賞每年公費一萬兩陳明不敢祇領以整頓五省水師是臣分內之事即
在廣東辦軍務數載照例應領公費銀兩因兵餉支絀難籌亦未支領報銷所有歷任廉俸報効軍需臣以寒
士始願以寒士終曾經 奏明在案故力薄未能延暮友幫助以致年邁精神心力疲困之極四肢成廢一
蹶不能復振職是之由其憂苦心忡氣逆筋骨疼痛猶其餘疾矣今滿擬到浙仍延舊醫名醫乘暇診視不
意事與願左勢又不能不廣求醫治擬即附塔輪船速回本籍得以閉門謝客屏去公私靜養服藥或者見效
惟今冬未能循例在浙防度誠誠無可如何耳泣懇 天恩准開 臣尚書實缺銷除差使不限假期寬予歲
月俾得得以安心靜養調攝以冀痊可 臣具有天良但稍能步履行動如恒心地清白即行具摺領請 陸
見候 賞差使此後微臣有生之日皆 皇太后 皇上所賜之年 臣生生世世天馬圖報不盡也
拜摺後即行旋里就醫合並陳明所有 臣巡閱長江事竣病日增劇泣求 皇太后 皇上准開尚書
實缺銷除差事回籍養病緣由理合具摺由驛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假滿未愈扶病巡江摺光緒十四年三月初六日

奏為 恩賞病假四月已滿痼疾並未稍痊長江公事最關緊要未敢藉病推諉茲屆巡期祇得扶掖卧病
由衛陽本籍起程按營巡閱五省長江水師俟今年巡竣銷差仍泣求 天恩 賞開 臣兵部尚書缺
並巡閱長江差使以免防務廢弛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奉 命每年巡閱五省長江水師一次上年
在途病日增劇因趕急調攝竣事甚速於七月二十二日扶病到浙江退省履原擬乘暇調治病軀不得已
奏明告病回籍調理於九月初六日歸相初十日奉到回摺 硃批著賞假四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並
毋庸開巡閱長江水師差使欽此欽遵 臣伏讀之下悚惶無地感激涕零伏思 臣屢沐 深仁優切 厚
德 生成養養無已有加 臣粉身碎骨清埃未報以致福薄災生糾纏歲月加以身防深愛痼疾潮溼癱瘓

手足心思俱已成廢飲食舉動需人為理非敢喪心昧良欺人戀履想則陳苦情再四誠懇無如 天恩未邀 俞允祇得遵 旨扶病出巡仰體 皇太后 皇上南顧宵旰懷憂重江防之至意

謹於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南衡州本籍起程按營巡閱雖則老耄頹唐而一息尚存稍餘知識不敢不認真嚴

整防務亦容因循須臾貽誤大局以致 塵繁 聖懷務使清靖長江水師萬里波澄是為至願惟臣資

稟素弱在軍數十年奔波江湖海濤巨浪之中氣竭而枯又屢受重創頻醫罔效一切病狀上年摺內盡

已聲明在案今百病依然不敢再三瀆煩 聖聰臣此次巡閱長江數省沿途覓醫診治藥賴 慈德臣

病或稍有起色所慮者臣有時心思散亂神智昏迷舉動乖方張冠李戴出於不自知則壞大局多多巨難萬

死不足以償罪戾惟伏懇 皇太后 皇上於今秋臣巡閱差使事竣 賞開臣尚書缺並請巡閱

長江差使微臣生生世世願効犬馬之勞所有臣痼疾並未稍痊情形暨巡閱五省長江水師起程日期恭摺

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巡江事竣再請開缺除差使摺光緒十四年六月十一日 奉 聖鑒事竊臣奉 命巡閱五省長

江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湖南本籍帶病卧巡扶疾程業經陳明在案隨即由湘而鄂而江皖按察營伍傳集

營哨各官不憚三令五申反復詰誡曉以利害講明營伍整飭歸規懷遠營務即兵勇亦天良不昧尚知感泣

從公行抵安徽有撫臣陳彝晤面見臣言語不明舉動需人深為駭歎留就醫月餘服藥五十餘劑不甚大效

據醫云病久根深非草木之功能見速效間見手足浮腫服藥更因皆氣血不能宣通肝脾虛中極失職皮

涎空寒之故總不宜操勞玩藥難難以見效也臣因起程下巡旋於四月初二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

欽遵在案伏讀之下感銘縷骨曷禁涕零原冀託 天之福病稍起色不意日甚一日上煩 塵念以至

福薄災生往年咯血筋骨疼痛心中氣逆等證雖頗俱發寢饋不安萬分作苦日夜如在鍼鏢永生不能求死

不得真無可奈何也所有巡行各省行週數千里查察一周於鎮將嚴加訓誡不佳因循類項市恩見好於各哨弁兵丁嚴稽告戒不准稍染嗜好者嚴拿其尤摘去翎頂並責軍棍以觀後效而敏效尤隨時咨明督撫並長江提督查照辦理以一事權臣察看提督李成謀十數年來始終如一實心任事不市私恩實為長江不可多得之員長江重寄得李成謀實心實力任事可釋 聖主宵旰南顧之憂臣夙疾未痊累次扶病出巡職所宜然乃累汁 天恩高厚 溫語褒嘉 若上之尊嚴視 臣如骨肉 恩慈備至 塵

念尤深 途格裁成有加無已追數古人遭遇之隆無以過於此 臣自顧何人渥敷 聖眷雖肝腦塗地未能圖報於萬一原想仰賴 皇太后慈德 皇上洪福日見病廢遠退以冀臣巡閱與長江相終始縱粉

身碎骨固臣所深願也無奈命運相左百病叢生有加無減求生無路求死無門神智昏迷心散亂論理則東杜西挪迷事則左支右絀大庭廣眾徒貽人以笑柄私室自問實滋愧於臣躬四肢已成殘廢既不足壯觀

矜於體制一身盡是痼疾復不能作表率於尊僚長江不能巡營規不能整留臣廢物無能為用則事小而暗中大壞水師事宜風氣日見敗壞於無影無形之中則事大 臣病入夫性詭語瘋言毫無忌諱伏懇 天恩恕

臣萬死不擇言之罪是幸 臣於六月初四日抵浙江省城巡竣五省水師二十四營均平安無事緣由並 痼疾難痊泣求 皇太后 皇上大施 天恩並開微 臣兵部尚書缺及巡閱長江水師差使

飭臣回衡州本籍養病得救春蠶一絲之命曷勝感泣 臣辜負天恩萬死無辭不勝誠惶誠恐待命之至敬謹 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光緒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謝開缺并暫免巡江 恩摺 奏為 微臣 仰蒙 宏恩准開兵部尚書實缺並暫免巡閱長江五省水師差事謹繕摺恭陳叩謝 天恩 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六月十一日拜發巡閱事竣命轉還仍乞 准開實缺銷除巡江差使一摺昨於

七月初六日兵部遞回原摺奉到 上諭彭玉麟奏痼疾難痊懇請開缺並開去差使回籍調理一摺彭玉

麟奏為 微臣 仰蒙 宏恩准開兵部尚書實缺並暫免巡閱長江五省水師差事謹繕摺恭陳叩謝 天恩 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六月十一日拜發巡閱事竣命轉還仍乞 准開實缺銷除巡江差使一摺昨於

麟巡閱長江勤勤卓著連年以來因病屢請開缺未經允准茲復據奏病勢增重情詞懇切不得不勉如所請以示體恤兵部尚書彭玉麟著准其開缺回籍安心調理其長江水師巡閱差使毋庸開去即責成與成謀認真經理彭玉麟不必拘是假期一俟病體稍愈仍著照舊任事以副朝廷倚畀至意欽此欽遵臣跪讀之下天良未泯不禁淚如泉湧鑠骨銘心感激萬萬不獨微臣感泣於不盡即臣子子孫孫亦沒世不忘 天恩高厚也竊臣一介魯夫深蒙 累朝 鴻慈高厚不擇臣資質墩庸不次 茲成至有今日雖臣碎骨粉身涓埃未能圖報於一二而臣職未盡而財寶深愧於萬千朽木逢春禮意欲活是臣有生之日實 皇太后 皇上恩賜之年不獨臣肝腦塗地感 天恩於不盡即臣子子孫孫亦肝腦塗地報 天恩於不盡也惟臣痼疾稍痊日有起色隨即謹遵 上諭照舊巡閱長江以仰副 皇太后 皇上慎重長江五省江防之至意而上紆 慶念臣斷不敢藉病推諉至懇 聖懷謹將微臣感激下忱敬具摺由驛馳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奏報回籍日期摺光緒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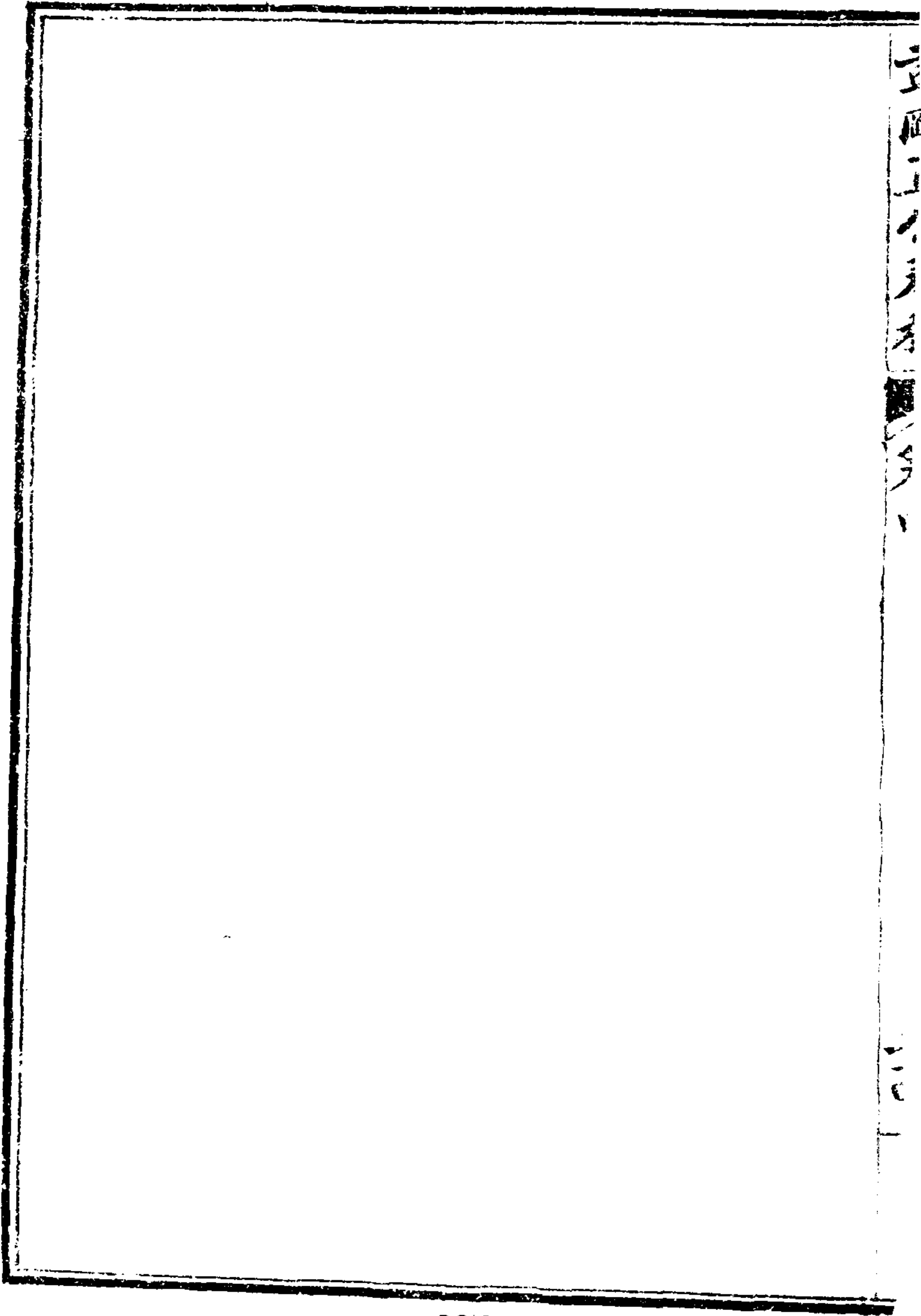
奏為微臣病勢益增乞 恩開除巡江差事扶疾回籍調理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去年巡江事竣抵乞房抱沉疴不得已瀝陳病苦情狀懇懇 天恩准開臣兵部尚書實缺並開除巡閱差事俾臣靜一臧軀專摺具奏 上諭彭玉麟奏痼疾難痊懇請開缺並開去差使回籍調理一摺彭玉麟巡閱長江勤勤卓著連年以來因病屢請開缺未經允准茲復據奏病勢增重情詞懇切不得不勉如所請以示體恤兵部尚書彭玉麟著准其開缺回籍安心調理其長江水師巡閱差使毋庸開去即責成與成謀認真經理彭玉麟不必拘定假期一俟病體稍愈仍著照舊任事以副朝廷倚畀至意欽此欽遵在案臣謹行 天恩格外矜全有加無已銘心鑠骨感激涕零原擬廣東醫藥以冀病軀痊癒可仍舊巡閱長江上紆 聖主南顧之憂下免微臣辜負之罪不意臣福薄災纏百醫診視服藥總無效驗且入春以來一切病證不獨毫無起色較上

年更加增劇語言益形澀寒與奮動愈覺艱難似此老病頽唐已成殘廢細懷 恩遇報効未能靜夜以思淚
如泉湧現定期於二月二十五日由浙江登舟溯江回籍再求醫治臣因在長江多年百事躬親經手事繁此
次沿途逐件料理清楚俟抵衡州本籍得以閉門謝客摒去公私靜心服藥或者見效所有長江水師營務臣
於接晤提鎮當隨時囑令認真整頓務求操防精熟江面肅清以仰副 朝廷慎重五省長江防務之至意
臣具有天良儻能固疾稍痊心地清白仍應懍遵 諭旨照舊巡閱江防以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斷不敢
稍渝夙志藉病推諉至負 宏恩也所有微臣 病勢增重乞 恩開除巡江差事扶疾回籍江浙起程日
期理合恭摺具 奏再臣奉 命巡閱長江曾奏明刊刻木質關防其文曰 欽差巡閱長江兵部尚
書關防並用清漢文合璧今仰蒙 天恩開兵部尚書實缺未便仍用前次關防今另刊一顆文曰 欽
差巡閱長江前兵部尚書之關防以昭信守即將舊刻關防銷燬用此關防合併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欽差巡閱長江前兵部尚書之關防

欽差巡閱長江前兵部尚書之關防

二二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